DS
748.4
.T25
v.7

十六國春秋後燕錄目

仁和 汪日桂一之 重訂

後燕錄一 春秋卷第四十三
慕容垂上
後燕錄二 春秋卷第四十四
慕容垂中
後燕錄三 春秋卷第四十五
慕容垂下
後燕錄四 春秋卷第四十六

慕容寶

後燕錄五　春秋卷第四十七

慕容盛

後燕錄六　春秋卷第四十八

慕容熙

後燕錄七　春秋卷第四十九

慕容雲

後燕錄八　春秋卷第五十

慕容永

慕容令
慕容麟
慕容農
慕容隆
慕容鳳
慕容溫
慕容楷
慕容紹
慕容會

慕容懿

後燕錄九　　春秋卷第五十一

垂后先段氏

垂后後段氏

寶后段氏

盛妃蘭氏

獻莊太妃丁氏

熙昭儀大苻氏

熙后小苻氏

後燕錄十　春秋卷第五十二

光祚

趙秋

眭邃

高展

高湖　恒　韜

崔蔭

崔逞

崔模

崔懿

封懿

封愷

封衡

宗隱

趙思

李系

李先

屈遵

賈彝
張蒲
餘崇
平規
鄭豁
呂顯
宇文活撥
谷袞
鄐紹

盧偃
盧晏
仇欵
韋閬
晁崇
段乾
公孫表
劉生
房諶

王憲
張珍
楊結
許茂
王高
陳刃
盧副鳩
房堪
後燕錄目 畢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垂上

慕容垂字叔仁（一作道明）小字阿六敦皝第五子母蘭淑儀所生也垂少岐嶷有器量豁達大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愛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之曰霸字道業將以為世子群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儁故儁弗能平之年十三

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以滅宇文之功封
都鄉侯石虎來伐既還猶有兼幷之志遣將軍
鄧恒率衆數萬屯於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
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好遊畋嘗因獵
墜馬折前兩齒儁更名爲𢨋外以慕郤𢨋爲名內
實惡而改之尋以其應讖文乃去夬更名爲垂
虎死趙魏大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
兼弱攻昧今其時也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
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機不可失儁

乃從之遂平中原以垂爲前鋒都督累戰有大功儁既尅幽州欲盡坑其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拜黃門侍郎出爲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鎮常山元璽三年封爲吳王徙治信都遷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一作利字尋遷鎮東將軍平州刺史征南大將軍荊兗二州牧有聲梁楚之南再爲司隷校尉王公已下

莫不屏跡暐既嗣位太原王恪為太宰甚器重之常謂暐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矣暐不能從建熙十年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來伐諸軍皆潰垂以車騎大將軍敗溫於枋頭威名大振太傅上庸王評深忌疾之及垂所奏將士應蒙殊賞者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為言與評廷爭嫌隙愈深評遂與太后可足渾氏其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

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上庸王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蚤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耳餘非所議也冬十一月辛卯朔垂請畋於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還以狀告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時暐遣西平公彊率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彊不敢逼日暮垂乃散

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原陵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爲會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嫉能搆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念母夷夏同之若順衆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

之謀事成誠爲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萬金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行至河陽爲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奔於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戍主吳歸追及於閿鄉令擊之而退初秦苻堅自恪卒後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事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

還卿本朝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覊旅之臣免死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楷等之才皆厚禮之賞賜巨萬每進見屬目覩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向慕之堅相王猛惡垂雄畧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可

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一作賓都）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燕軍於長安請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曰吾將擴清東夏或爲東川之别卿將何以爲贈使我覩物思人垂卽脫佩刀遺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詭傳垂語於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讒毁日甚秦王雖外遇甚厚其心難知大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

悔悟主后相尤吾今東還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覆審乃將舊騎詐爲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至藍田追騎獲之堅引見於東堂慰勞之曰卿國家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暐垂隨堅

入鄴宮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公卿大夫及故僚吏殊有慍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才遭無妄之運迍邅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蹔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畧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也垂深納之垂在秦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後堅敗於淮南諸

軍皆潰惟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奔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宜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

今其至矣垂曰沒是言也一作汝言昇也然彼以赤心拔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圖之多便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後圖之既不負夙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讌以樗蒱爲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蒱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垂弟德威將軍德亦進曰夫隣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耻非

負夙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滅
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勾踐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
敗迹乘彼士崩恭行天罰斬逆氐復宗祀建中
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兄奈何得而不
取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
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勿
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
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爲王猛所賣

無以自明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若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冠軍衆軍趙秋亦力勸之覩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屬堅農謂垂曰尊不追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者不過早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

心善其言行至滮池言於堅曰王師不利他境之民或因此輕重請奉詔書輯寧朔裔且龍鄴舊都陵墓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家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固根本鎮枝葉且垂爪牙名將勇略過人所謂今之韓白又世豪東夏志不爲人下頃者避禍歸誠非慕德而來列地百里未可以滿其欲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譬如養鷹饑則附人飽便高颺每聞

風飈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靮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不見其來關東之亂垂其首乎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國帥衆三千送垂翼夜私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舍中擊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覺而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不可行也孔子

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也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垂以為然遂自涼馬臺結筏後而渡使典軍程同衣已衣乘已馬與童僕趨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垂至安陽遣叅軍田山生一作修箋於長樂公苻丕堅又遣驍騎將軍石越戍鄴驃騎將軍張蚝戍并州時丕先已在鄴聞其北來疑其欲為亂謀襲擊之其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殿下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勅而後圖

之未爲晩也丕從之及至身自迎之館之於鄴
西垂具說淮南敗狀趙秋勸垂於坐取丕因據
鄴起兵垂不從垂於是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
祚會秦平原公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四千謀
逼洛陽堅驛書繼至使垂督兵討之石越言於
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
者衆故丁零一倡旬日之中衆已數萬此其驗
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
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鄴如藉虎臥

蛟常恐爲肘腋之患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
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
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
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爲敵非冠
軍英略莫可滅之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
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乃大賜金帛一無所
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以羸兵二千及鎧杖
之敝者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
垂之副丕私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

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畧委之於卿卿其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皆爲苻丕所留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而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

燕安肯盡忠於我乎且垂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失今不擊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蠻自鄴來以丕與飛龍謀告垂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之間有衆八千苻暉遣使讓垂使進兵簡書相尋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

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巳令氐兵五人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時慕容鳳及燕之故臣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屬之會苻暉使平武侯毛當率衆討斌鳳曰鳳今將雪先人之恥請爲將軍斬此氐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進攻凌雲臺戍克之

收萬餘人甲杖癸未垂濟河焚橋召募遠近衆至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遣田山如鄴密告農等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楷及宙留宿鄴中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以待甲申晦農宙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於列人楷紹奔於辟陽

春秋第四十三卷

後燕錄二　春秋卷第四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垂中

燕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苻丕大會賓客請農等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垂既濟河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鳳及王騰段延聞垂濟河皆勸翟斌遣使推垂爲盟主垂拒之

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
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
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
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斯議何爲
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
且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拒之丙戌垂至洛
陽暉閉門拒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
通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
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

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
乃許之斌遂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
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
當以大義諭秦奉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
乃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
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
天下衆咸以爲然引兵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
起浮橋於石門故扶餘王滎陽太守餘蔚及昌
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來降農西招庫傉官偉

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各帥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率精騎討農皆勸農逆擊之農曰我無伏兵彼有銳甲不如待暮一戰而擒之也至暮農鼓譟出陳遂大破之斬越及將士數百垂引兵至滎陽群臣朝於淸陽宫固請即尊垂以暐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故事遂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一如王者以弟德爲車騎大

將軍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太原王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封弘農王餘蔚爲征東大將軍統府左長史仍封扶餘王衛駒爲鷹揚將軍鳳爲建策將軍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庚戌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傉官偉爲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爲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爲從事中郎農等亦引兵會垂於鄴皆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

寶爲世子農爲驃騎將軍麟爲撫軍將軍隆爲元軍將軍紹爲鎮南將軍陳留王溫爲前將軍樂浪王宙爲征虜將軍章武王又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翰男子蘭審皆爲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拔野王亦引兵會鄴平幼及弟叡規亦帥衆數萬會垂於鄴苻丕聞之遣侍郎姜讓誚垂且說之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

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
過舉過貴能改先賢嘉事宜深詳思悟今猶未
晩也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
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
秦永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也
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反者孤
當窮極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亦不可
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
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

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
龍踰功舊任齊宗藩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
甚者耶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託將軍以萬里
之命奈何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夫師起無名
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
師而欲與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
元子也德邁唐衛任居陜東爲朝廷之維城寧
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大夫死王事國
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

任將軍之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亟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固吠非其主何罪禮而遣之因遺書於丕又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禍生肘腋身當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顧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恐不及去夏桓冲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筭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

馬於桂州懸旌於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
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非一豈惟陛下聖明
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
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
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追臣單赴
限以師程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
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
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
有青蠅交亂黑白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

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
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
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會實有甚焉
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丕固守匹
夫之志不達變通之宜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
不虞而丕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
越已隕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
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即惠及然後西
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

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廻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愚臣此誠未簡天聽輒遏兵止銳未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立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者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栁惠倏爲淫夫覽表慨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歸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勲輔歃血斷金披心輸赤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返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

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俳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廢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畧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壬子垂攻鄴拔其外郭丕固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癸丑垂以陳畱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二月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范陽王德擊秦枋頭

取之畱戍而歸時東胡王晏據舘陶爲鄴中聲援鮮卑烏九及郡民據塢壁不從者尚衆垂遣太原王楷陳畱王紹討之王晏詣軍門降鮮卑烏九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等畱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晏俱詣鄴三月庫傉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垂封偉爲安定王夏四月垂遣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丙辰遣撫軍將軍麟益兵助之垂以鄴城猶固會寮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垂從其

議引水灌城不沒者尺餘垂因行圍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兵出擊矢下如雨幾不得出冠軍將軍隆將騎衝之僅而得免麟拔常山苻亮苻謨皆降攻圍中山秋七月拔之執苻鑒麟威聲大振留屯中山垂遣寧朔將軍平規擊秦幽州刺史王永克之進據薊南是時翟斌恃功驕縱要求無厭又以鄴城攻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寶請除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

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爲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爲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詔群僚議之安東將軍封衡厲色切諫垂猶隱忍容之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耳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與苻丕

通謀使丁零夜決防潰水事泄垂殺斌及其弟檀斂餘皆赦之斌兄子眞夜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垂令太子寶與冠軍將軍隆擊破之眞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爲亂耳今急攻之則聚屯爲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蔑不克也垂從之八月眞自邯鄲北走垂使太原王楷驃騎將軍農率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欲逆戰農曰士卒饑倦且視賊營不

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爲眞所敗眞北邀中山屯於承營時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守死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疾吾欲遷師新都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眞之備丙寅夜垂引師去鄴北鎮新城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劉庫仁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平規敗奔薊南希長驅據唐城遂與撫軍將軍麟相持冬十月翟眞在承營與公孫希等

遙相首尾苻丕遣僕射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眞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騎數千招集冀州郡縣與祚期會襄國兵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趙粟起兵應興垂遣冠軍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擊興命驃騎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追至廣阿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從西山遁還鄴隆進擊趙粟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歸於垂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救丕發雁門

上谷代郡兵屯繁畤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垂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十一月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眞之從兄也）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藁城以逼之十二月遂與麟合兵襲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眞農復攻破翟嵩於黃泥堡丕固守鄴城請援於晉垂怒謂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

也乃復進師攻鄴開其西奔之路
燕二年春正月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驃騎將
軍農率衆數萬迎之群僚聞暐爲苻堅所殺勸
垂即位垂以冲稱號關中不許帶方太守王佐
與寧朔將軍平規共攻薊城王永兵屢敗二月
永使昌黎太守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帥衆
三萬奔壺關佐等入薊農引兵會麟於中山共
攻翟真農等先帥騎數千至承營觀察形勢真
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勇勁

而翟眞懦弱今簡精銳望眞所在而衝之眞走衆必散矣乃邀門而麾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國帥百餘騎衝之眞走其衆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郛時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命撫軍將軍隆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驃騎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爲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假從事中郎眭邃爲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翟眞夜襲中山

樂浪王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夏四月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符丕進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乙卯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引兵追之丕發兵繼後一作進庚申追及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爲強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趨輜重爲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稍亂德及隆復廻軍要擊至於五丈橋斬

首數千級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
因入臨漳招集亡散兵復少振垂與丕相持
經年鄴中饑甚幽冀亦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
垂之軍士多餓死乃禁民養蠶以桑椹爲軍糧
垂將北趨中山以驃騎將軍農爲前驅前所假
授吏眭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五月翟眞去
承營徙屯行唐眞司馬鮮于乞殺眞盡誅翟氏
自立爲趙王營人攻乞走之迎立眞從弟成爲
主翟遼奔黎陽其衆多降於垂閏月庚戌垂至

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太守王佐鎮龍城六月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將軍佐遣司馬郝景帥衆救之爲句驪所敗遼東玄菟盡沒秋七月建節將軍餘巖叛自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趨幽州垂馳使敕幽州刺史寧朔將軍平規曰固守勿戰俟吾北破丁零當自討之規違命拒戰爲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癸酉翟成長史鮮于肆一作得斬成出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唐月荷丕棄鄴城

奔於幷州垂以兄一作弟子魯陽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遣驃騎將軍農出蠮螉塞歷凡城趨龍城會兵討餘巖撫軍將軍麟冠軍將軍隆狗渤海執渤海太守封懿懿放子也之因屯歷口冬十一月繹幕人蔡匡據城以叛垂遣麟及隆共攻之太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至匡壘南八里麟等覺之諸將以匡未下外敵奄至甚患之隆曰匡恃外敵故不時下今計泰之兵不過數千人及其未合擊之泰敗匡自降矣乃釋匡擊泰大破

之斬首千餘級匡懼請降隆殺之且屠其壘農至龍城休養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道甚速今已至此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速來者恐餘巖過山鈔盜侵掠良民耳巖才不踰人誑誘饑兒烏集爲群非有綱紀吾已扼其喉久將離散無能爲也今此田善熟未收而行徒自耗損當俟收畢徃卽梟之亦不出二旬耳頃之農將步騎三萬攻令支巖衆震駭稍稍踰城歸附巖計窮力竭出城請降農斬巖兄弟進伐

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上疏請繕修陵廟垂以農爲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徙平州刺史帶方太守王佐鎮平郭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驪農以驃騎司馬范陽龐淵爲遼東太守招撫之麟攻王兗於博陵城中矢盡粮竭功曹張猗踰城而出聚衆應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兗及苻鑑殺之壬辰垂北如中山丙申遂定都於中山苻定據信都未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爲冀州刺史

帥衆討之是年造刀一口長三尺六寸銘其背
曰威遠隸書

後燕錄三　　春秋卷第四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垂下

建興元年春正月辛卯群僚勸即尊號具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遂以晉太元十一年僭即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興署置公卿百官繕修宗廟社稷於中山立世子寶爲太子以左長史庫傉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將軍張崇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尚書范陽王德

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將軍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文武拜授有差三月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遷毗后文明段氏於别室而以蘭氏配饗太祖博士劉詳董謐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亜不從又以景昭可足渾氏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享烈祖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爲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可以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爲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君父

之所爲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響也寶之逼殺其母由垂爲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爲之噲之禍況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義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夏四月甲午封子農爲遼西王麟爲趙王隆爲高陽王丙申以范陽王德爲尚書令太原王楷爲左僕射樂浪王溫爲司隸校尉五月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等攻秦冀州牧苻定鎮東將軍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將軍苻亮楷先以書遺之陳示禍福定等悉降垂封定等皆爲列侯

日以酬秦王之德且擬三恪秋八月戊辰垂留
太子寶守中山以趙王麟爲尚書右僕射録留
臺事庚午自幸范陽王德等南畧地使高陽王
隆東徇平原丁零鮮于乞保曲陽西山聞垂南
伐出營望都剽掠居民麟出討之諸將皆曰殿
下虛鎮遠征萬一無功而反虧損威重不如遣
諸將討之麟曰乞聞大駕在外無所畏忌必不
設備一舉可取不足憂也乃聲言至魯口夜廻
趣乞比明至其營掩擊擒之冬十月垂擊破苻

丕於河東丕走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擊斬之甲申寺人吳深據清河反垂攻之不克乙酉進攻吳深壘拔之深單馬遁走垂進屯聊城之逢關陂初垂太子洗馬太原溫詳奔晉晉以爲濟北太守屯東阿垂遣范陽王德高陽王隆攻之詳遣從弟攀守河南岸子楷守碻磝來拒初魏拓跋窟咄爲苻堅徙於長安因隨慕容永爲新興太守其部人劉顯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隨之前逼南境賀染干侵魏北境以應窟咄太祖

跡珪拔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阻山爲固
遣行人安同長孫賀乞師於垂垂使趙王麟帥
步騎隨同等救之麟軍未至魏衆驚擾北部大
人叔孫普洛十三人及諸烏丸亡奔劉衛辰麟
聞之先一作據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衆
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引兵自弩山遷幸
牛山屯於延水南出代谷與麟會於高柳擊之
窟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太祖悉收其衆
以代人庫狄干爲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垂

以太祖爲西單于印綬封上谷公太祖不受是
年又造刀二口長七尺一雌一雄若別處之其
刀則鳴吳深復來降附
建興二年春正月丁巳垂觀兵河上高陽王隆
曰温詳之徒皆白面書生烏合爲群徒恃長河
以自固若大軍濟河必望旗震慄一作懼不待戰
也垂從之戊午遣鎮北將軍蘭汗護軍將軍平
幼於碻磝西四十里濟河隆以大衆陳於北岸
温攀温楷果走趣平原幼追擊大破之詳夜將

妻子奔彭城其衆三萬餘戶皆降秦冗從僕射光祚黄門侍郎封孚鉅鹿太守封勸皆來奔降垂以太原王楷爲兗州刺史鎮東阿初安定人齊涉聚衆八千餘家據新栅來降垂拜涉爲魏郡太守既而復叛連結張願願自率萬餘人進屯祝阿之瓮口招翟遼兵應涉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栅城固攻之未易猝拔若久頓兵於其城下張願擁率流民西領丁零爲患方深願衆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鬬因其自至宜先擊之

願父子恃其驍勇必不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
破則涉自不能存矣垂從之二月遣范陽王德
陳留王紹龍驤將軍張崇率步騎二萬會隆擊
願軍至斗城去瓮口一作兕口二十餘里解鞍頓息
願引軍奄至士衆驚擾德因退走隆勒馬不動
願子龜出陳隆遣左右王末逆擊斬之隆徐進
戰願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遂與隆合謂
隆曰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願乘人不備宜
得大捷而吾士卒皆以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

思自戰故能郤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皆有進退之志不能齊奮宜亟擊之德曰吾惟卿所爲耳遂進戰於兖口大破之斬首七千八百級顥脫身保三布口隆等進軍歷城青徐兖州郡縣壘壁多降垂以陳留王紹爲青州刺史鎭歷城德等還師新柵人冬鸞執涉送之垂誅涉父子餘悉原之三月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戢代郡人許謙逐太守賈閏各以郡附劉顯夏四月以樂浪王溫爲尚書右僕射垂自碻磝還中山

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庚辰爲之大赦垂問盛曰長子人情如何爲可取乎盛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陛下惟當修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母也垂大悅癸未封柔爲陽平王盛爲長樂公會爲清河公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衆反覆二國之間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寶守中山自率諸將南攻翟遼以太

原王楷爲前鋒遼之部衆皆燕趙之人楷至相率歸附遼懼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以爲徐州牧封河南公井陘人賈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遥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郛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内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惟遥鮑單馬走免劉顯地廣兵强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袞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并越將爲後患今

因其内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恐或越逸可
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齊舉勢必擒之
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遠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
太祖從之復遣行人安同乞師於垂垂使趙王
麟率衆會之垂自黎陽還中山吳深殺清河太
守丁國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渤海人張申
據高城以叛命樂浪王溫討之秋七月趙王麟
討王敏於上谷斬之劉衛辰獻馬於垂劉顯掠
之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大破之

顯奔馬邑西山太祖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八月垂立劉顯弟可泥爲烏丸王撫其遺衆徙八千餘落於中山冬十月翟遼復叛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掠清河平原太祖遣外朝大人王建使於垂

建興三年春二月翟遼遣司馬眭瓊詣垂謝罪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絶之遼怒自稱大魏天王改元建光署置百官時青州刺史陳留王紹

爲平原太守辟閭渾所逼退屯黃巾自固垂更以紹爲徐州刺史渾蔚之子也初因苻氏亂據齊地降晉三月乙亥爲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悉以委之垂總大綱而已趙王麟擊許謙破之謙奔西燕遂廢代郡悉徙其民於龍城夏四月丁亥立夫人叚氏爲皇后又以太子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追謚前妃叚氏爲成昭皇后五月翟遼徙屯滑臺秋七月遣護軍將軍平幼會章武王宙討吳

深破之深走繹幕八月魏太祖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拓跋元儀奉使至中山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竝事晉室世爲兄弟今臣奉使於[redacted]未失理（一作禮）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爲比儀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強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太祖曰燕王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王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耳今則未可太祖乃止九月張申攻廣

平王祖攻樂陵壬午高陽王隆將兵討之冬十
月垂遣使報聘於魏十二月庚子太原王楷趙
王麟將兵會高陽王隆於合（一作曾）口以擊張申
王祖帥諸壘共救之夜犯燕軍楷等逆擊走之
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賊或詐走而設伏不
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群盜烏合而來僥幸一決
非素有約束能一其進退也今失利而去衆莫
爲用乘勢追之不過數里可盡擒也申之所恃
惟在於祖祖破則申降矣乃留楷麟守申壘隆

與平幼分道擊之比明大獲而還遼燕所獲之首
示申甲寅申翟出降祖亦歸罪
建興四年春正月以陽平王柔鎮襄國遼西王
農在龍城五年表請代還六甲召農還爲侍中
司隸校尉以高陽王隆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
事征北大將軍幽州牧農建西臺於龍城以隆
錄西臺尚書事又以護軍將軍平幼爲征北長
史散騎常侍封孚爲司馬並兼西臺尚書夏四
月以長樂公盛鎮薊城修繕舊宮翟遼寇滎陽

執太守張卓五月清河民孔金斬吳深送首中山魏陳留公拓䟦元䨓使於垂時暐及諸宗室爲苻堅所害者並招䰟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遼西王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大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水經注云因鄴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城輿復宮觀今府榭猶傳故制）尚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絰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

國家亦昧利於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
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
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
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
曹一作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
服禮垂不從范陽王德趙王麟擊賀訥追奔至
勿根山訥窮廹請降徙之上谷質其弟染干於
中山冬十月乙酉樂浪王溫爲翟遼所襲死之
垂遣使報聘於魏是年垂遣使遺沙門僧朗書

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澄神靈緒慈蔭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籍纂統方夏事殷昔吳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未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克興狂掃暴亂至人靈通隨權指化願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依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一百疋袈裟三領綿五十斤幸爲咒願朗荅書於垂曰能仁御世英規遐邈光敷道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習教山林豈惟詔旨諮及國難王者膺期統有六合大能併小自

上帝倫若葵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
洪融群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貧道窮林
蒙賜過分頓首復
建興五年春三月垂遣趙王麟率衆至魏夏四
月丙寅太祖會趙王麟於意辛山擊賀蘭紇突
隣紇奚三部落大破之紇突隣紇奚皆降於魏
秋八月太祖遣弟秦王拓跋觚使於垂九月北
平吳桂聚衆千餘立沙門爲天子攻破北平轉
寇廣都入白狼城高陽王隆方葬其夫人郡縣

守宰皆來會衆聞桂反請隆還城遣大兵討之隆曰今閭閻安業民不思亂桂等以詐謀惑愚夫誘脅相聚無能爲也遂留葬訖遣北平太守廣都令先歸續遣安昌侯進將百餘騎趨白狼城桂衆聞之皆潰窮捕斬之

建興六年春正月置行臺於薊加長樂公盛錄行臺尚書事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相攻魏太祖遣使告於垂請爲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鎮北將軍蘭汗

帥龍城之衆擊染干夏四月蘭汗破染干於牛
都六月甲辰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擒之降其
部落數萬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
歸言於垂曰臣觀折跋珪也宜諱舉動終爲國患不
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秋七月壬
申垂如范陽太祖復遣秦王觚獻見於燕垂衰
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太祖弗與遂與燕
絕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王永永使大鴻臚
鈞奉表於魏勸進尊號觚逃歸太子寶追獲之

垂待之如初冬十月壬辰垂還中山與群僚議討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姿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翟遼既稱尊號有衆數萬屯於滑臺與垂累年相擊至是遼死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逼鄴城遼西王農擊走之十二月戊申垂如魯口

建興七年春二月壬寅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

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釗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釗求救於西燕王永永謀於衆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敝吾乘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強弱異勢何敝之有不如救之以成鼎峙之勢可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彼必懼而還師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六月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諸

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
爲吾今爲卿等殺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
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遡
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
營西拒垂遣中壘將軍桂陽王鎮率驍騎將軍
國自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比明而營成釗聞
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士卒
往來疲渴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
遼西王農自西津濟河與鎮夾擊大破之釗走

歸滑臺擄妻子率數百騎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兵不得進晨曰劉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畱騎候之劉果下山還兵掩擊盡擒其衆劉單騎奔長子永以劉爲車騎大將軍兖州牧封東郡王歲餘謀反永殺之劉所署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夔騰陽平路纂及郝晷崔逞皆來降附垂各隨才而用之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爲兖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流民七千餘戶於黎陽以

彭城王脫垂之弟子也為徐州刺史鎮黎陽垂以崔蔭為宙司馬秋七月垂如鄴以太原王楷為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為右僕射冬十二月辛卯垂還中山以遼西王農為都督兖豫荊徐雍五州諸軍事鎮鄴

建興八年春正月陽平孝王柔卒夏四月癸子垂加太子寶大單于以庫傉官偉為太尉范陽王德為司徒太原王楷為司空陳留王紹為尚書右僕射五月立子熙為河間王朗為渤海王

鑒為博陵王冬十月垂欲興師討永於長子諸
將皆曰永未有釁頃年以來士卒疲於行陳居
人不暇耕織瘡痍滿身哭泣盈路宜且撫士安
民以俟時長子不足憂也范陽王德曰不然昔
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
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為燕臣故也符
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
急故耳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者方今海內版
蕩人百其心急之則得其用緩之各懷所私永

既國之枝葉又僭舉位號扇動華夷惑民視聽
致令群豎縱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民心
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笑謂諸將曰司徒議正
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决矣且吾此
老扣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
也遂戒嚴十一月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
軍丹陽王纘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永弟武
鄉公友於晉陽征東將軍平視攻鎮東將軍段
平於沙亭永遣尚書令刁雲車騎將軍北地王

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十二月垂至鄴
建興九年春二月垂留清河公會鎭鄴發司冀
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自滏口遼西王農出自
壺關垂自出沙亭擊永標榜所趣軍各就頓永
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
軍小逸豆歸鎭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
率衆萬餘戍之夏四月垂頓軍鄴之西南月餘
不進永怪之以爲太行道寬謂垂詭道伐之乃
悉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惟留臺壁軍甲戌垂

進師出滏口入自天一作木井關五月丁巳月掩歲星在尾占曰燕國滅亡乙酉垂軍至於臺壁永遣太尉大逸豆歸帥衆來拒垂征東將軍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及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軍還自率精卒五萬來拒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北地王鍾震怖率衆來降永誅其妻子己亥垂列陣於臺壁之南分農楷軍爲左右翼驍騎將軍國伏千騎於深澗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引軍

僞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晨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奔還長子晉陽守將閭之棄城走丹陽王纘攻克晉陽六月垂進圍長子永欲奔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備之耳永從之秋八月永困急遣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并獻玉璽一紐晉出兵救之永恐晉兵之不至又遣太子亮

爲質於晉平視追亮及於高都獲之永又告急於魏太祖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時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將賈韜等潛爲內應開門納垂兵垂進兵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幷斬其所署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圖書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垂以丹陽王纘爲平州刺史鎮晉陽宜都王鳳爲雍

州刺史鎮長子永尚書僕射昌黎屈遵尚書陽平王德秘書監中山李先太子詹事渤海封則黃門郎太山胡毋亮中書郎張騰燕郡公孫表皆隨才擢敘九月垂自長子如鄴冬十月垂東巡陽平平原命遼西王農濟河與鎮南將軍尹國畧地青兖（一作河南）農攻廩邱國攻陵城皆拔之農與平東太守章簡戰於平陸簡死晉高平太守徐含遠遣使告急龍驤將軍劉牢之不能救於是高平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

臨海偏置守宰而還十一月農敗晉辟閭渾於
龍水遂入臨淄十二月垂召農等還告捷於龍
城秦姚興遣使來結好并送太子寶之子敏於
垂垂封敏爲河東公
建興十年春正月垂遣散騎常侍封則報聘於
秦遂自平原狩於廣川渤海長樂而歸夏五月
太祖侵逼附塞諸郡甲戌垂遣太子寶及遼西
王農與趙王麟等率步騎八萬自五原伐魏范
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

繼散騎常侍高湖切諫垂怒免其官爵六月癸丑太原元王楷卒秋七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太祖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一作師）以驕之乃可克也太祖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寶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穄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師臨河造船為濟具太祖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八月太祖治兵於河南九月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奮揚威武連旌

沿河東西千有餘里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忽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垂已有疾既至五原魏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數月不聞垂起居太祖使所執使者詭爲辭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聞之憂恐以爲信然士卒駭動往往聞言皆欲爲變魏使陳留公拓跋元虔將騎五萬屯於河東要山截谷百餘里以絕其左東平公拓跋元儀將騎十

萬屯於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拓跋元遵將騎
七萬塞其中山之路時秦姚興遣楊佛嵩將兵
救魏至是亦至寶初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
折術士靳安以爲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
是問安安言於寶曰天時不利咎徵已集燕必
大敗速去可免寶愈大恐安退告人曰吾輩皆
當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艸野爲烏鳥螻蟻所食
不復得歸家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
嵩以垂爲實死潛謀作亂奉麟爲主事洩嵩等

皆死寶麟等內自猜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
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渡不設斥候十
一月己卯天暴風冰合魏引兵濟河留輜重選
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寶軍還次參合忽有大
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自軍後來臨覆軍
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
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納
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
足以威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

衆當斬以狗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范陽王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率衆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虛縱騎遊獵不肯設備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明寶遣騎還伺魏兵騎行十餘里卽解鞍寢卧魏兵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寶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勁是追兵將至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寶乃使人防後寶

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爲盡心不覺大軍
在近魏前驅斥候見燕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
分諸將掩覆燕軍諸將羅落爲東西犄角之勢
約勒士卒銜枚束馬口無聲潛進丙戌昧爽魏
兵齊進日出登山下臨燕營燕軍晨將東引顧
見軍至士卒大驚擾亂奔走魏縱兵擊之燕軍
走赴水人馬相騰躡有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
壓死傷者萬數魏畧陽公拓跋遵以兵邀其前
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杖斂手就禽其遺迸去

者不過數千人而已太子寶等率數千騎奔免
殺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
王道成垂之弟子也濟陰公尹國北地王鍾世子葵
安定王世子羊兒以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獲
寶寵妻及宮人兵甲輜重軍糧資財以巨萬計
太祖簡擇俘衆之有才能者代郡太守廣川賈
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遼東
晁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
州之人中部大人一作冠軍將軍王建曰燕衆強盛今

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
虛取之爲易若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太祖
謂諸將曰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創艾絕其向
化之心非弔民伐罪之義也諸將咸以建言爲
然建又固執乃悉坑之十二月寶恥參合之敗
屢言魏有可乘之機范陽王德亦言於垂曰虜
以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陛下聖略摧
其銳志不然將爲後患太史令曰太白夕沒西
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爲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

乃以清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爲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命隆盛悉引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建興十一年春正月高陽王隆引龍城之衆入中山軍容精整士氣稍振垂遣征東將軍平規發兵冀州二月規以博陵武邑長樂三郡兵反於魯口其從子冀州刺史平喜諫不聽規弟海陽令平翰起兵遼西以應之垂遣鎮東將軍餘

嵩擊覗嵩敗死之垂自將兵擊覗軍至魯口覗
棄衆將妻子及壽等數十人走渡河垂引兵還
翰率衆趨龍城清河公會遣東陽公根等擊翰
破之翰走山南三月庚子垂畱司徒范陽王德
守中山自率大衆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開
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畱公拓跋元虔部
落三萬餘家先鎮平城垂次獵嶺以遼西王農
高陽王隆爲前鋒襲擊之時燕兵新敗皆畏魏
強惟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徵兵未集

閏月乙卯農等軍至平城乃覺虔率麾下邀擊敗死遂拔平城收其部衆三萬餘人太祖欲出走諸部聞虔死皆有二心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水經註云設祭弔之禮）死者父兄子弟遠皆號哭六軍哀慟聲振山谷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水經註云四十里）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垂在平城或有叛者奔告於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爲信然乃進兵欲追之

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踰山結營聞魏兵將至乃築燕昌城以自固夏四月癸未垂至上谷之沮陽卒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從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強寇伺隙秘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垂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諡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後燕錄四　　春秋卷第四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寶

慕容寶字道祐小字庫勾垂之第四子也元璽元年生於信都少而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秦苻堅時爲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爲陵江將軍及爲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尤善屬文曲事垂左右以求美譽故垂以爲克保家業甚見寵愛朝士亦翕然稱之

永康元年夏四月垂死壬寅寶匿喪而還遂以
晉太元二十一年嗣即僞位尊段氏爲太后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
王德爲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王農爲都督并雍益
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又以太尉
安定王庫傉官偉爲太師扶餘王餘蔚爲太傅
左光祿大夫段崇爲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甲
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尚書

右僕射長樂公盛爲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爲冀州刺史乙丑寶遣殺太后段氏六月癸酉魏太祖遣冠軍將軍王建等三軍擊廣寧太守劉亢泥死之徙其部落於平城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皝之曾孫也）丁亥遼垂遣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封蔭之戶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十室而九時平視收合餘黨保高唐寶遣高陽王隆將兵討之東土之民素懷隆惠迎候者屬路秋七月

隆進軍臨河覘葉高唐遁走遣建威將軍進等濟河追之斬覘於濟北平喜奔彭城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幷州幷州素乏儲偫是歲旱霜民不得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會魏中書侍郎上谷張恂勸取中原太祖善之八月庚寅太祖治兵於東郊已亥大舉來伐親勒六軍步騎數十萬南出馬邑踰句注（一作陘）旌旗駱繹二千餘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左將軍雁門李粟將五萬騎

爲前驅別遣將軍封眞等三軍從東道出軍都
襄幽州圍薊乙亥寶立妃段氏爲皇后策爲皇
太子盛會進爵爲王九月章武王宙奉垂及成
哀段后喪葬於龍城宣平陵寶詔宙悉徙高陽
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戊午魏兵進次陽
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命諸將引騎環城圍督大
譟而去寶遣遼西王農及驃騎將軍李晨逆戰
敗績奔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大懼
棄城夜將妻子率騎數千東走行及潞川爲魏

中領將軍長孫肥追軍所及妻子軍士一時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太祖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敘寶在中山聞魏兵將至引群臣議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強盛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百倍若逸之使騎入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銳馬上

齎糧不過旬日空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淸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以自固是聚糧集兵以資强寇且搖動衆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敝而乘之可也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計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已未魏遣輔國

將軍奚牧畧地晉川一作汾川獲寶丹陽王買德及離石護軍高秀和於平陶以張恂等爲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冬十月太祖使冠軍將軍于栗磾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一作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路己酉太祖自井陘趨中山李先奔降太祖以爲征東左長史十一月甲子朔太祖進攻常山拔之執太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望風奔附惟中山鄴信都三城固守不下魏別命征

冀大將軍東平公拓跋儀將五萬騎南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等攻信都下令軍之所行不得傷民棗栗戊午太祖進兵中山見道路修理大悅賜栗磾名馬己未引騎圍之太祖謂諸將曰吾量寶不能出戰必當憑城自守偷延日月急攻則傷士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還取中山於計爲便若移軍遠去寶必散衆求食民間如此則人心離阻攻之易克諸將稱善高陽王隆守南郭帥衆力戰自旦至

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丁卯魏引兵而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州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垂之從弟也）乘城固守魏别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魏軍於督口城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太祖素聞宏名遣騎追獲以爲黄門侍郎博陵令屈遵降魏以爲中書令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青詳之兄也）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兵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别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

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野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
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陳方固三也
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
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
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溝固壘以老之德
從之乃召青還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率騎
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
太祖惡之沒根懼誅己丑將兵數十人來降寶
以爲鎮東大將軍封雁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

難與重兵纔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伏太祖乃覺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得首虜而還

永康二年春正月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魏廣川太守賀賴盧自以太祖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爲變矣儀以爲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

退建率其衆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以敗之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兵大破之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中山太守及高陽諸縣令長抄掠租運時魏冠軍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太祖自中山進軍來攻王戌引騎圍之其夜冀州刺史宜都王鳳踰城奔走歸於中山癸亥寶輔國將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率將吏以下舉信都降魏寶聞魏攻信都乃趣博陵之深澤

屯滹沱水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常山守兵三百餘人寶悉出珍寶及宮人招募郡縣群盜無賴者多應之因以擊魏二月己巳朔太祖還屯陽城沒根兄子醜提爲并州監軍聞其叔降燕懼誅率所部兵還國作亂魏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爲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使宂從僕射蘭眞責魏負恩悉發其衆出拒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於鉅鹿之曲陽栢津塢臨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兵進至新

梁營於水南寶憚魏師之盛乃遣征北大將軍
高陽王隆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擊魏營
寶陳於營北以爲之援募兵因風縱火燒營燎
及行宮懸擊魏兵魏兵大亂太祖驚起不及衣
冠棄營跣走軍人遂有亡奔者言魏兵敗於柏
津一作肆寶別將乞特眞率百餘人至其帳下得
太祖衣鞾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所射太祖
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
稍稍來集魏設奇陣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

之募兵大敗斬首萬餘擒將軍高長等四千餘人餘衆奔還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兵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走中山寶乃引歸魏兵隨而追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衆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爲魏兵所及命士卒皆棄袍杖戎器數十萬寸刃無還寶尚書閔亮秘書監崔逞太常孫沂殿中侍御史孟輔等並降於魏其餘將卒降魏及爲魏所繫虜者甚衆魏兵進

攻中山屯芳林園已卯夜寶尚書郎慕輿晧謀
弒寶立趙王麟妻兄蘇泥告之寶使高陽王隆
收晧晧與同謀數千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
三月寶以儀同三司武鄉張崇爲司空初淸河
王會聞魏兵東下表求赴難寶許之會初無去
意使征南將軍庫傉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嵩之子也
將兵五千爲前鋒偉等頓盧龍城近百日無食
噉牛馬且盡會猶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
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

欲輕軍前行通道偵魏強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臂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亦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步騎五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手殺數十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

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言於寶曰諱涉珪也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兇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擒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士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悔之不可得已寶然之趙王麟每阻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欲還其弟元觚割常山以西與魏求和自守常山以東太祖許之寶復不與已西太祖如盧

妓辛亥進次中山命諸將圍之給事黃門侍郎張袞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振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啓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才無奇略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祖從之乃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時寶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爲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

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強弱懸絕彼必不肯自退明矣宜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衆大忿恨隆涕泣而退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率禁兵弒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將妻子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人情駭振寶不知麟所之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清河王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

謀襲會軍東據和龍寶乃召高陽王隆及遼西王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衆（一作意字）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苦厭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

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遊養銳耳寶曰卿言
盡理朕一從卿意丙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
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
河間王熙渤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
隆還入迎之自爲轂乘俱得免難寶别將李沉
王次多張超賈歸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
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
奔鄴中山城内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太祖
欲夜入城據守冠軍王建貪而無謀志在虜掠

乃言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竢明旦乃止開封公詳一作普隣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王遂閉門拒守魏盡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諭其衆曰慕容寶捐城奔走已棄汝去汝曹百姓將誰為守何不識天命空自取死乎皆曰群小無知但恐復如參合之衆故苟延旬月之命耳太祖聞之顧視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粟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俘掠千餘人乙丑寶出中山

與趙王麟遇於泜城麟不意寶至驚駭率其衆
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開封公詳
遣兵掩擊麟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甲寅寶至
薊殿中親近散亡畧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
騎爲宿衛淸河王會帥步騎二萬列陳而進迎
寶薊南乙卯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
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傉官驥帥兵三千
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
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於夏謙澤寶不欲戰

會固請逆擊之寶許之遂整陳與魏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會既退魏兵矜狠滋甚夏四月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等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創逃遁會欲棄隆喪建威將軍餘崇涕泣固請聽載車後會復勒兵攻寶自稱皇太子盡收乘輿服御後宮子女分給將士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城中將士莫不憤憾侍御

郎高雲襲擊敗之會逃奔中山開封公詳執而
殺之丁丑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
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以農爲左僕
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寶嘉餘崇之忠拜中堅
將軍使典宿衛贈高陽王隆爲司徒以高雲爲
建威將軍封夕陽公甲申太祖以軍食不繼命
征東大將軍東平公儀去鄴圍徙屯鉅鹿積租
楊城開封公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
魏遣中領將軍長孫肥等輕騎挑戰僞退詳師

衆追肥太祖自以虎隊五千横截其後斬首五千生擒七百八皆宥而遣之五月戊戌庫傉官驥入中山與開封公詳相攻殺之詳盡滅庫傉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王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爲戰詳自謂能郤魏兵威德巳振乃僭稱尊號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譚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殺拓跋觚以安衆心庚子太祖以中山城內爲詳所脅而大軍迫之欲降無路乃密招諭之甲

晨曜兵揚武以示城內命諸軍南徙罷圍以待
其變是時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有自
龍城來者知寶猶存乃止秋七月詳殺可足渾
譚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殺戮無度所誅王公
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飢窘
詳不聽民出採稆死者相枕舉城皆謀迎趙王
麟詳遣輔國將軍烏丸張驤帥五千餘人出城
求食督租於常山之靈壽殺害吏民麟帥丁零
之衆入驤軍潛襲其衆復入中山城門不閉執

許斬之及其親黨三百餘人麟復僭稱尊號聽
人四出採稆人既得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
窮餒魏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
其外郛麟以步騎四千追肥至泒水肥自魏昌
迎擊麟敗失鎧騎二百肥亦中流矢各引而還
八月丙寅朔寶以司空遼西王農爲都督中外
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事魏自魯口進軍常山
之九門時大疫人馬牛多死太祖問疫於諸將
對曰在者纔十四五中山飢疫尤甚麟猶拒守

諸將咸思北還太祖覘知其意因謂之曰斯固
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
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諸將乃不敢復言魏遣
撫軍大將軍畧陽公遵襲中山芟其禾菜入郛
而還九月中山飢甚麟率三萬餘人出據新市
甲子晦魏遣趙武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諫曰
不吉太祖曰其義若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謂
之疾日兵家忌之不可出兵太祖曰紂以甲子
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遂進軍新市

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泒水依漸洳澤漸子廉切洳而據切以自固甲戌太祖臨麟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奔鄴甲申魏克中山所署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其將張驤李沈慕容文等先嘗降魏尋皆亡還是日入城復獲之皆赦而不問得燕所傳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簿列以巨萬計班賞群臣將士有差發開封公詳冢斬其尸收殺觚者高霸程同皆夷五族以大刃剉之

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太祖衰弱司徒德
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寶南還於是大簡士馬
將復取中原遣鴻臚魯邃册拜德爲丞相冀州
牧南夏公侯牧守皆聽承制封拜十一月癸丑
大赦十二月調兵悉集戒嚴在頓遣將軍啓崙
南視形勢
永康三年春正月啓崙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
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尚新未
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

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巳未北行庚申渡澆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魏王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大喜卽日引還辛酉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爲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戰宜且養兵觀隙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進曰今師衆巳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

不宜廣採異同以沮大計寶曰吾計決矣敢諫
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寶
發兵龍城以慕輿騰爲前軍大司馬遼西王農
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相去各一頓連營
百里壬午次於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
衆心之憚征役遂謀作亂速骨等皆高陽王舊
隊共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爲主殺司空樂浪威
王宙中牟熙公段誼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
與崇善崇擁佑之故得獨免寶將十餘騎奔遼

西王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安小澄清不可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杖走騰營亦潰寶農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尚書頓邱王蘭汗潛與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盛徙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餘人餘皆為所驅脅莫有鬬志三月甲午速骨

等將攻城遼西王農恐不能守且爲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衆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衆恃以爲強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與慕輿騰餘崇張眞李旱趙恩等輕騎南奔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𩐀讓出力犍等聞之丁酉殺羅及農

速骨郎爲之誅讓等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亡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幷其黨盡殺之廢高陽王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於薊城寶欲還北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衆徐歸龍城以俟後圖未爲晚也寶從之夏四月壬戌寶從間道過鄴鄴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遣扶風公慕輿騰與

長樂王盛招集散亡於冀州盛以騰素驕橫爲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段儀段溫收部曲於內黃衆皆嚮會克期將集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爲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爲寶合衆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徐察汗之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垂之季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他不待

早還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眞等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陘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懼欲自出請罪兄弟其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提閉門止杖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爲變而無知之何加難見寶於陘北拜謁已從寶俱進潁陰公餘崇密勸寶勿前寶不從行數里乃先執崇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遂爲汗所弑諡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已下百

餘八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提爲太尉加難爲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爲遼東公如杞宋故事初號之遷於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松二根生焉遼川無桑及廆通於晉求種江南平州（一作遼州）之桑悉由吳來廆終而桑亦亜以吳王中興桑乃復生寶之將敗大風悉拔其樹盛僭僞位追謚寶曰惠愍皇帝廟號烈宗

後燕録卷五　　春秋卷第四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秦建元中生於長安少沉敏多謀畧建元末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於中山王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三謂叔父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逮人功未有成先自驕大以盛觀

之鮮不覆敗俄而沖為段末延所殺盛隨永東
如長子謂柔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西未一吾
屬崎嶇於鋒刃之間居嫌疑之地愚則為人所
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
可坐待網罟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同歸於
垂遇盜陜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
不焦汝欲當我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
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
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賚

而遣之歲餘永誅儁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
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
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曾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
樂公歷位散騎常侍左將軍驍勇剛毅有伯父
全之風烈寶卽僞位領北中郎鎭鄴進爵爲王
拜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僕射寶自和
龍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
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
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龍城留盛在後寶

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眞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淺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入赴喪汗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汗兄提弟加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提驕狠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太原王奇楷之子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以爲征南將軍得入見盛遂相與謀盛潛使奇逃去起兵奇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 汗遣蘭提討之

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辨此豈非有假托其
名欲爲内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
衆汗因發怒罷提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率
衆討奇是時龍城自夏不雨至於秋七月汗日
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提加
難蘭提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率所
部兵背汗襲仇泥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子穆將
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讐奇今起兵
盛必爲應兼内有蕭墻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

請先除之汗欲誅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亦止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眞等皆盛之舊昵也蘭穆竝引以爲腹心旱等出入至盛所與盛潛結大謀丁未穆討蘭提加難等破之庚戌大饗將士汗穆等皆醉盛夜如厠袒而踰墻入於東宮與李旱等誅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衆皆踴躍鼓譟大呼進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李旱張眞襲

誅之藺提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
士女喜悅宇文拔率壯士數百來赴盛拜拔爲
大宗正辛亥告成於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
武之力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
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當明目當世因大赦
盛謙抑自卑不稱尊號遂以長樂王攝行統事
諸王降爵爲公以東陽公根爲尚書左僕射衛
倫陽璆王騰會恭爲尚書悅眞爲侍中陽哲爲
中書監張通爲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初

太原王奇舉兵建安將討蘭汗南北之人翕然響應汗遣兄子企討奇奇擊滅之匹馬不返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不受命遂用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謀勒兵叛盛甲寅引兵三萬餘人進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遂賜奇死桓王之嗣遂絕東陽公根等九十八人固請上尊號盛不許八月以河間公熙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陽城公元為

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爲左將軍張豪
爲後將軍竝賜姓慕容氏李旱爲中常侍輔國
將軍衛雙爲前將軍張順爲鎮西將軍張眞爲
右將軍皆封郡公乙亥步兵校尉馬勒等謀反
伏誅事連驃騎將軍高陽公崇與崇弟東平公
澄皆賜死是月梟風拔閤前七大樹九月乙未
以東陽公根爲尚書令張通爲左僕射衛倫爲
右僕射慕容豪爲幽州刺史鎮肥如冬十月癸
酉群臣復上尊號丙子盛僭即尊位於承乾殿

大赦殊死已下改元建平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爲獻莊皇帝寶后段氏爲皇太后太妃丁氏爲獻莊皇后謚太子策爲獻哀太子十二月巳亥幽州刺史豪尚書左僕射張通鎮西將軍張順坐謀反誅

長樂元年春正月戊辰昌黎尹留忠謀反伏誅事連東陽公根尚書段成皆坐死遣中衛將軍衛雙就誅忠弟幽州刺史志於凡城以衛將軍平原公前作陽城公元爲司徒尚書令壬午右將軍

張眞城門校尉和翰坐謀反誅癸未大赦改元長樂有犯罪者每十日一自決之無撾撻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夏四月甲午有異雀素身綠首集於端門棲翔東園二旬而去以異雀故大赦殊死已下改東園爲白雀園臨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群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譽於經傳歌絃至於我之太祖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闚闞難過往

日臨朝輔政群臣緝穆經略外敷闢地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群后敦穆一作睦雍熙時無二論勲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吏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瑑秘書監郎敷於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瑑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王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有以稱其高後

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昔武
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
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
美詩書以來所未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
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
夢曰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
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
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
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

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於兄
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
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
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反風亦足以
明其不詐遭流言之變而能以大義滅親終安
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
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
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
德累仁至於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

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
修長加以呂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
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已任專臨
朝之權缺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
代王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
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群疑而乃阻兵都
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於海内方貽王鴟鴞
之詩歸非於王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
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

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疎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群望之有歸天命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存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

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來今臣謂伊尹之勳有高周旦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

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者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見也亦猶泰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歟曰泰伯

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
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
帛各有差乙未散騎常侍餘超左將軍高和等
坐謀反誅秋七月己未遣拜范陽盧溥爲幽州
刺史辛酉下詔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
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
皆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八月遼西太守
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恐盛疑之累徵不赴
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召魏兵將爲自安

之計許以郡降因表請發兵詣龍城以拒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無事實盡滅其族丁酉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群臣莫測其故九月辛未復遣之朗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於北平旱候知之壬子襲克令支遣廣威將軍孟廣平率騎追朗及於無終斬之旱既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

新叛逆必悒官威一則鴆合同類刼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蒠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甲午中衛將軍衛雙有罪賜死李旱自遼西還聞盛殺衛雙懼棄軍奔走至板陘復還歸罪盛復其爵位謂侍中孫勍曰旱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罪在不赦昔先帝蒙塵衆情離貳骨肉忘親股肱失節旱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欵之

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邱山之
罪耳十二月甲午征虜將軍燕郡太守高湖帥
戶三千降魏丙午封弟淵爲章武公虔爲博陵
公子定爲遼西公丁未太后段氏卒諡曰惠德
皇后
長樂二年春正月壬子大赦去皇帝之號貶稱
庶人天王魏遣材官將軍和䟦襲幽州刺史盧
溥戊午克之禽溥及其子煥送平城車裂之盛
遣廣威將軍孟廣平援之無及斬魏遼西守宰

而還高句驪王安事燕禮慢二月丙申盛率衆三萬伐之以驃騎大將軍熙爲前鋒襲其新城南蘇二城皆克之開境七百餘里散其積聚徙五千餘戶於遼西三月辛卯襄平令段登等謀反伏誅夏四月前將軍段璣太后段氏之兄子也爲段登辭所連及五月壬子逃奔遼西戊寅段璣復還歸罪盛赦之賜號曰思悔侯使尚公主入直殿內六月甲子大赦冬十二月壬辰立燕臺統諸部雜夷丁酉尊獻莊丁氏爲皇太后

立遼西公定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引見百
僚於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
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讌群臣於新
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
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
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
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群
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宗族親舊人不自
保故信言及之

長樂三年秋七月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八月丁亥左將軍國與殿中將軍秦輿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遂峻刑極威安忍無親纖微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是以親戚亦皆離貳舊臣莫不夷滅壬辰夜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輿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搖動潛入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而有一賊從闇中擊傷

盛足盛被傷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已歿時年二十九在位四年僞謚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

後燕錄六　春秋卷第四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少子也燕二年生於長山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其害熙素爲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獨免蘭汗之篡以熙爲遼東公備燕之宗祀如杞宋故事長樂元年盛初即位降爵爲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
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淮果英上有世
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崩中壘將軍拔亢
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爲國家多難宜立
長君時群望皆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
而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遂廢太子定密迎熙
入宮明旦群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
熙熙以讓元元固讓熙遂以晉隆安五年秋八
月癸巳僭卽尊位誅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

寮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疑賜死元字
道光寶之第四子也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
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
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改
元光始改北燕臺爲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
尚書冬十二月乙卯魏虎威將軍宿庫于（庫一作沓）
率衆來伐攻令支乙丑中領軍宇文拔救之干
午宿庫于拔令支而戍之
光始二年春正月丁丑熙遣平寇將軍拔攻遼

西拔令支戍宿庫干等拒戰失利退走魏遼西太守那頡遂以拔爲幽州刺史鎮令支以中堅將軍遼西陽豪爲本郡太守丁亥以章武公淵爲尚書令博陵公虔爲尚書左僕射尚書王騰爲右僕射二月甲戌大赦夏五月高句驪攻宿軍平州刺史歸棄城走冬十月熙納故中山尹苻謨長女爲貴人幼女爲貴嬪而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謀欲廢熙事覺逼令自殺謚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狩於北

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拒熙熙率騎馳還和衆皆投兵開門盡誅反者惟和走免甲戌大赦

光始三年春正月熙引見州郡及單于北一作部耆舊於東宮問民間疾苦司隸部民劉瓚割問稱吉拜帶方太守是月大治宮室夏四月立貴人苻氏爲昭儀五月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

峯高十七丈冬十二月戊申熙尊垂之貴嬪段氏爲皇太后段氏熙之慈母也己酉立貴嬪苻氏爲皇后大赦殊死以下辛亥以衛尉悅眞爲青州刺史鎮新城光祿大夫衛駒爲并州刺史鎮凡城

光始四年夏四月熙於龍騰苑起逍遥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鑿曲光海清涼一作淨池季夏盛暑士卒暍死幾萬餘人擬鄴之鳳陽門又作弘光門累級九重

熙遊於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
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
秋七月苻昭儀有疾卒謚曰愍皇后贈苻謨太
宰追謚文獻公九月熙北襲契丹大破之冬十
二月高句驪寇燕郡殺掠百餘人
光始五年春正月熙伐高句驪苻后從行戊申
至遼東攻之不克會大雨雪士卒凍死者甚衆
熙乃引歸秋八月遼西太守邵顔有罪亡命爲
盜九月中常侍郭仲討斬之冬十二月熙襲契

丹

光始六年春正月熙與苻后至陘北畏契丹之衆將還苻后弗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句驪二月軍行三千餘里士馬俱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熙政之虐遂以疾去官夏五月寶諸子博陵公虔上黨公昭皆以嫌疑賜死乃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鎭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鎭宿軍上庸公懿爲鎭西大將軍冀州刺史鎭肥如

建始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大赦改元建始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爲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爲龍當有臣爲君者寤而告人曰國符其將盡乎夏四月癸丑苻后死熙哭之悲慟若喪考妣（具苻后錄）丁酉去太后段氏尊號出居外宮五月壬戌尚書郎苻進謀反伏誅（進定之子也）秋七月癸亥熙葬苻后於徽平陵甲子大赦初中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至是以熙政殘虐與從兄萬泥等二十

二人結盟推夕陽公雲為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分屯四門跋弟乳陳等帥衆攻弘光門鼓譟而進禁衞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等奔告於熙熙曰此鼠盜耳何能爲朕還當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褚頭踰城從熙自稱營兵同心效順惟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追熙從溝下潛匿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

尋之惟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拔謂中常侍
郭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
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
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
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十餘人登北城
將士謂熙至皆投杖請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
無後繼衆心疑懼復下城赴死遂皆潰散拔爲
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逃隱於林中爲人訴
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初

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
土有艸下有木兩頭然則艸木俱盡而成高字
雲父名拔小字禿頭有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
雲所滅終如謠言時年三十二一作二十三在位七
年雲葬之於苻氏墓僞謚昭文皇帝垂以晉孝
武帝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僭立至熙四世凡二
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三年歲在丁未滅

春秋第四十八卷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雲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高句驪之支庶也旣破高句驪徙於青山由是世爲燕臣祖父高和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雲深沉有局量厚重寡言時人莫知咸以爲愚唯中衛將軍長樂馮跋奇其志度與之爲友寶之爲太子也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郎襲敗

會軍寶遂子之賜姓慕容氏拜建威將軍封夕陽公及熙嗣位雲以熙政之虐稱疾去官其後因熙出葬苻氏馮跋與從兄萬泥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結盟共襲殺熙跋素與雲善乃推雲爲主因詣雲告之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昏虐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而九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遘千載一時

公焉得辭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絶世
務卿令與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
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強之雲
遂以晉義熙三年秋七月乙丑僭卽天王位復
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正始國仍號
大燕八月署馮跋為侍中都督督中外諸軍事
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興
公馮萬泥為尚書令馮郛陳為中軍將軍馮素
弗為昌黎尹撫軍大將軍馮弘為征東大將軍

孫護爲尚書左僕射張興爲輔國大將軍務銀
提爲司隸校尉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
士卒賞賜穀帛有差熙之群僚復其爵位
正始二年春正月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城
爲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伏誅三月庚申
葬熙及苻后於徽平陵高句驪遣使來聘且叙
宗親雲遣侍御史李拔報之夏四月大赦境內
五月以尚書令馮萬泥爲幽冀二州牧鎮肥如
中軍將軍馮乳陳爲并州刺史鎮白狼撫軍大

將軍馮素弗爲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務銀提爲尚書令秋七月封慕容歸爲遼東公使主燕祀立燕之宗廟社稷

正始三年冬十月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蓄養壯士以爲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兵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劍擊雲雲以几拒班仁從旁擊雲雲遂被殺馮跋遷雲屍

于東宮僞謚惠懿皇帝

後燕錄八卷　春秋卷第五十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永

慕容永字叔明廆弟運之孫也暐爲苻堅所滅永隨暐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鞾於市以供衣食及堅之兵敗于晉也燕故大司馬中山王冲時爲平陽太守其兄故濟北王泓時爲北地長史各起兵據郡叛堅泓破秦兵于華澤而冲爲秦將竇衝所敗冲奔于泓泓謀臣高蓋等以

泓素望不如沖且持法太峻乃共殺泓立沖爲
皇太弟承制置百官以永爲右僕射其明年進
據阿房城稱帝改元更始沖少長尊貴及是復
有自得之意而毒暴異常堅旣山奔五將山沖
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紀遂據長安樂
之忘歸且以垂之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
進乃課農築室爲持久之計衆咸怨之沖左將
軍韓延及許木末因衆心不悅攻沖殺之立沖
將叚隨爲燕王改元昌平初沖之入長安也王

嘉謂之曰鳳凰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何故在此取滅亡冲小字鳳凰故嘉云然丞與左僕射慕容恒潛謀襲殺叚隨立宜都王子顗爲燕王改元建明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於是長安空虛恒以丞爲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二志誘顗殺之於臨晉恒怒去之丞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勒黎逆戰丞執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冲之子瑤瑤一作望爲帝改元建

平謚沖曰威皇帝衆悉去瑶奔永永執瑶殺之立泓子忠爲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爲丞相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永持法寛平鮮卑安之東至聞喜知垂已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進築燕熈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凉四州牧録尚書事河東王稱藩於垂既而遣使請秦求假道東歸秦主丕弗許與戰於襄陵秦兵大敗遂進據長子僭即帝位改元中興悉誅儁及

垂之子孫男女無遺轉寇河南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其後復率衆向洛陽豫州刺史朱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偽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沚水次敗走斬其部將勿支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於太行永退屯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陜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會垂破丁零翟釗於滑臺釗求救於永永不出救釗敗奔降于永垂遂攻永永率衆逆戰軍敗奔還長子垂復進

軍圍之將士開門納垂兵垂兵入城永奔北門前驅執永數而戮之冲及永本稱西燕立國九年爲垂所滅故附垂錄

慕容令

慕容令垂之世子母先段氏所生也垂爲太傅評所忌恐其見害內以爲憂而未敢告諸子令潛知之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冲太傅嫉賢功高望重愈見猜耶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強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旣知吾心何以爲吾謀令

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感悟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乃微服出鄴將趣龍城追騎及之會日暮乃止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王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遂與令等奔秦許具垂錄苻堅以垂為

冠軍將軍復愛令等之才甚禮遇之每見必屬目王猛伐洛陽引令爲參軍以爲鄉導猛素勸堅除垂父子堅不從乃令人詭傳垂語於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令疑之躊躇終日無所復審遂將舊騎奔樂安王臧於石門暐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爲秦所厚疑爲反間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令自度終不能免密謀起兵沙城中謫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乃殺牙門孟嬀城大涉圭懼請自效令信之引置左右遂

帥讁戍士東襲威德城殺城郎慕容倉進據其
城部署官屬遣人招東西諸戍翕然嚮應鎮東
將軍渤海王亮鎮龍城令將襲之其弟麟以告
亮亮閉城拒守涉圭因侍直擊令令單馬遁走
其黨皆潰涉圭追令至薛黎澤擒而殺之詣龍
城自亮亮爲之誅涉圭收令屍而葬之

慕容麟

慕容麟垂之少子諸姬所生也素不爲垂所愛
垂之奔秦以麟嘗告變於燕立殺其母然猶不

忍殺之置之外舍希得侍見垂殺苻飛龍麟屢進策啟發垂意於是奇之寵待同於諸子署爲撫軍將軍垂既僭立進衛大將軍封趙王太子寶之守中山麟以尚書右僕射錄留臺尚書事是時丁零鮮于乞阻兵謀叛麟出討之悉擒其衆尋率騎會魏擊叛者拓跋窟咄敗之引還復率衆會魏討王敏于上谷斬之擊劉顯於彌澤破之後又擊破許謙徙其民於龍城復率衆會高陽王隆擊王祖於魯口降之及寶參合之敗

麟將慕輿嵩潛謀作亂欲奉麟爲主事洩嵩等伏誅麟與寶自相猜疑既而寶卽位魏攻圍中山麟屢撓戰計以致覆師後寶襲擊魏軍大敗而還麟遂作亂將妻子出奔寶敗於魏棄中山走麟尋襲殺開封公詳而自立於中山詳具寶錄爲魏所敗奔至鄴勸叔父范陽王德稱尊號德以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未幾謀反德殺之

慕容農

慕容農字道厚小字惡奴垂第三子也年九歲

問太史令黃泓曰俗稱參辰相見萬人相食咎自一宿何爲如是泓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主辰次曰實沉主參日尋干戈自相征討後帝不臧使閼伯主辰實沉主參別而離之相見則爭故代傳言然農曰天有定宿以人甄之而成憎愛二子之前參辰何云泓不能對垂深奇之後隨父亡秦見秦之侍其強大宮室奢侈乃私言於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

有驗六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也及垂起兵攻鄴農與楷等爲苻丕所留聞垂誅苻飛龍乃奔列人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也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來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生死惟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

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嚮應故來相告耳驟再拜曰得舊主而事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易陽烏丸劉大各帥部衆數千赴之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慕輿悕略取康臺牧馬數千疋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

農爲驃騎大將軍監統諸軍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勸農承制封拜以收衆心農從之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南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拔頓邱農號令嚴整軍無私掠士女喜悦苻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

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
惟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
越至列人西使趙秋及參軍綦母滕擊越前鋒
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杖雖精人
心危駭此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
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
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
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
其初至之鋭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

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越兵披靡農等大衆隨之越等大敗斬越及驍將毛當遂引兵會垂攻鄴垂使農東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粟屬路軍資豐贍垂甚悅之既即尊位封遼西王尋爲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農

創立法制事從寛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前後至者數萬餘口在龍城五年庶政脩舉乃上表曰臣頃因征即鎮所統將士安逸積年青徐荆雍遺寇尚繁願時代還展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餘恨臣之志也乃召農還轉侍中司隸校尉及還中山以農爲都督充豫荆徐雍五州諸軍事鎮鄴寶嗣僞位推爲都督雍益并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移鎮晉陽魏兵來伐中山被圍日久將士皆思出

城一戰而衞大將軍麟每沮其議農部將谷會
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子
兄弟泣血踴躍欲與魏戰而爲衞軍所抑主上
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
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
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爲忠臣也農欲
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
就死遂與寶等奔赴清河王會後會作亂夜遣
壯士襲農農被重創骨破見腦寶手自裹創僅

而獲濟進爲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復以大司馬領中軍趣鄴次於乙連長上將士作亂爲礹讓所殺追諡曰桓烈

慕容隆

慕容隆字道輿垂之中子也爲冠軍將軍封高陽王後代農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錄留臺尚書事鎭龍城隆因農舊制脩而廣之遼碣遂安叅合之敗垂自欲率衆討魏乃召隆還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

整燕人之氣稍振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不敢進惟龍城之兵勇銳爭先寶嗣僞位以隆領尚書右僕射率兵討克平視於高唐魏太祖攻常山農拒守南郭帥衆力戰魏乃退及圍中山城中將士皆思出戰每爲趙王麟所抑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終不許諸將固請擊之隆退而勒兵召衆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伸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

吾道此情也被甲上馬詣門侯命麟復固止隆涕泣而還寶欲走保和龍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爲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徧召僚佐問其去留惟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遂與寶等出走會軍魏引兵來躡其後會整陳力戰隆復率騎衝之追奔

百里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瓚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清河王會自以退魏之功矜狠日甚隆屢訓責之深懷忿恚夜遣壯士襲殺隆於帳下及會被殺寶槩封功臣追贈隆司空謚曰康子崇嗣

慕容鳳

慕容鳳字道翔宜都王桓之子也桓好脩宮室時鳳年八歲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觀桓謂之

曰此第好否鳳笑謂其父曰此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王脩之何足爲好鳳因言曰今王之味（一作膳）兼列百品而外有糟糠之民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彌加歎賞桓時鎮遼東燕之亡爲秦將朱嶷所殺鳳年十一但泣而不言嘗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遂陰有復仇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禮之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

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苻堅曰慕容鳳慷慨有才氣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不如早除之無使貽後患堅不從及堅淮南之敗垂起兵濟河將趣洛陽鳳勸丁零翟斌奉垂爲盟主斌遂率衆歸垂垂拜鳳爲建策將軍垂既僭位襲父爵仍爲宜都王轉冠軍將軍鳳每進戰奮不顧身前後大小二百五十七戰未嘗無功垂戒之曰今大業甫

濟汝當先自愛使爲車騎將軍之副以抑其銳垂克長子遂以鳳爲雍州刺史鎮守之寶嗣僞位遷冀州刺史戍信都甚著惠威百姓懷之魏太祖來伐鳳踰城奔中山

慕容溫

慕容溫儁第四子也初封帶方王暐爲苻堅所敗隨入長安及垂起兵攻鄴溫亦引兵會之拜前將軍改封樂浪王壽遷征東將軍屯兵中山時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郡溫謂諸

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
首尾相應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
於是撫舊懷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日月相繼
郡縣壘壁爭送軍糧倉庫充溢屢出奇兵擊破
翟眞眞不敢入境爲寇遂大營宮室於中山極
其壯麗又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及垂北如中
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
內營宮室雖古蕭何何以加之歷位司隸校尉
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其後翟遼遣丁零故堤

詐降於溫爲溫帳下乙酉刺溫殺之并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奔西燕遼西王農邀擊刺溫者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謚曰悼

慕容楷

慕容楷垂兄太宰恪之長子也與垂同避難於秦苻堅任爲積弩將軍甚見寵遇建元末苻堅大舉入寇楷與其弟紹私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淮南之敗垂起兵向鄴楷爲苻丕所

留聞垂殺飛龍乃與弟紹同奔辟陽發兵應之拜征西將軍襲爵太原王時東胡王晏與鮮卑烏丸等阻兵不服垂遣楷與紹討之楷謂紹曰鮮卑烏丸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惟宜綏之以德不可鎭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爲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業彼必聽從楷乃屯於辟陽紹率騎數百往說王晏爲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鮮卑烏丸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

文武足以繼先王矣及丁零翟眞叛走邯鄲楷率騎追之戰於下邑爲眞所敗垂卽尊位遷左僕射及克東阿署爲兗州刺史權鎭東阿垂卒諸將攻翟遼復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故衆皆燕趙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歷冀州牧進位司空以建興十年六月卒謚曰元子奇嗣奇見盛錄

慕容紹

慕容紹楷之弟恪次子也隨暐入秦仕爲陽平

國常侍苻秦封晧既廣而征伐不息紹私於兄楷曰秦恃其强大務戰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及堅淮南之敗垂起兵向鄴紹盜丕駿馬與楷奔於辟陽幸衆會之垂以紹爲鎭南將軍封陳留王後克歷城青兗徐州郡縣壁壘多降以紹爲青州刺史鎭之尋遷尚書右僕射叅合之敗爲魏所殺諡曰悼

慕容會

慕容會字道通寶第二庶子也建興初與其兄盛歸自長子封清河公未幾進爵爲王歷位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會母賤而年長多材藝有雄畧垂深奇之時寶國嗣未定垂每以爲憂然已屬意於會矣寶之北伐使會代攝東宮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及垂親率軍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鎭幽州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高選一時才俊以崇威望垂臨死顧

命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簑意不
在會長樂公盛又自以與會同年恥爲之下乃
稱簑宜爲儲貳而非毀會寶大悅訪於趙王麟
麟復希旨贊成之遂立簑爲皇太子會聞之心
巳慍懟寶詔會遣章武王宙徙高陽王隆參佐
家屬還中山會遂違詔多留部曲不時即遣宙
年長屬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知其有異志矣
永康二年魏伐中山城中危急會表求赴難寶
又詔會率幽州之衆入援會復稽留不進寶怒

累詔切責月餘始發時有趙王麟之叛寶以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遣人迎之而自奔龍城會傾身納誘繕甲厲兵帥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怪會容止怏怏殊有恨色密造隆及農言之隆農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軍分屬農隆二王是時魏兵追寶及於夏謙澤會言於寶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

衆心憤恨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遂整陳逆擊魏兵魏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會以退魏之功矜狠滋甚隆農屢訓責之益懷忿恚又以隆農嘗鎭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巳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巳又知終無爲嗣之望遂謀作亂幽并之兵皆懷會威德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

澤勇氣自倍願陛下與皇太子留鴐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爲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衆請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衞輒之事寶乃謂衆曰道通年少不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仗會以爲羽翼何可離左右也衆不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其黨侍御史仇泥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寡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

者父也父已異圖所仗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欲於何所自容乎盍若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決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不然恐成大禍農曰今寇敵內侮中土分亂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撫鎮舊都安衆寧境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其威名之重可以震服戎狄逆跡未彰宜自隱忍而遽相誅戮豈徒傷父子至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道通逆志

已成卿等仁慈不忍早殺恐一旦爲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至時勿悔自負也農隆固諫乃止會聞之益懼後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仇泥歸與提染干等率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于帳下農被重創執仇泥歸逃入山中會以仇泥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意在誅會陽爲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會乃立仗嚴備引道欲襲隆喪建威將軍餘

農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耶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群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左衛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復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復遣仇泥歸等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為太子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

輿騰爲名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遥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武城中將士莫不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復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皆逃散會單馬奔至中山踰圍而入爲開封公詳所殺寶殺會母及其三子

慕容懿

慕容懿太傅評之孫也爲鎮西大將軍幽州刺史封上庸公出鎮肥如慕容雲之亂懿以令支

奔降於魏魏以懿爲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

後坐謀反伏誅

春秋卷第五十

後燕錄九　　春秋卷第五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垂后先段氏

垂后段氏遼西鮮卑段末柸之女也垂爲吳王時立爲王妃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太后可足渾氏渾氏銜之儁又素不平於垂中常侍涅皓因希儁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爲巫蠱欲以連污垂遂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治一作驗段氏及弼志

氣確然終無撓辭拷掠甚急垂愍之私使人謂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嘆曰吾豈愛死者耶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王固不為也辨荅益明故垂得以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垂出為平州刺史還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渾氏益惡之密謀殺垂垂遂奔秦及即位追謚段氏曰成昭皇后

垂后段氏

垂后段氏字元妃遼西鮮卑光祿大夫段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節操嘗謂其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隣人聞而笑之內黃人張定善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興當由二女儀深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儀子倫謂儀曰張定何知而拒求者儀曰吾女輩志行不凡故且踟躕以擇良配既而垂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及僭即帝位冊拜爲皇

后范陽王亦聘李妃姊妹皆爲皇后卒如其言先段氏生子令寶元妃生子朗鑒愛諸姬生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爲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元妃嘗言於垂曰太子資質雍容柔而不斷遭承平之世足爲神明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之趙王麟奸詐彊愎陛下一旦不諱必爲國家之患此陛下之家事宜早圖之垂不悅寶善事

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爲賢其後元妃又言之垂謂之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其妹季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爲社稷計言之主上乃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及垂死寶嗣立使麟謂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業今竟能否宜早自裁以全段宗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其母況能保守

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世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享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從之乃成喪追尊謚曰成哀皇后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寶后段氏

寶后段氏遼西鮮卑人前將軍段璣之姑也初進爲昭儀生子策字道符策於諸子中最少寶甚寵愛之封濮陽公年十二美姿貌而蠢弱不慧時寶家嗣未定欲立太子而垂意屬於清河公會寶意不在會猶豫未決庶長子長樂公盛潛知之稱策堪爲儲貳寶遂立策爲太子立段氏爲皇后後盛嗣位尊段氏爲皇太后長樂二年冬十一月丁未卒謚曰惠德皇后追謚策曰獻哀太子

盛妃蘭氏

盛妃蘭氏尚書頓邱王蘭汗之女也寶爲汗所殺盛馳進赴哀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涕泣請盛於汗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遣其子迎盛舍於宮中親待如舊先是汗之當國也盛從寶出亡妃奉事丁氏愈謹及盛誅汗以妃當從坐欲殺之丁氏以妃有保全之功固爭之得免然終不得爲后

獻莊太妃丁氏

太妃丁氏盛伯獻莊太子全之妃七兵尚書丁信之姑也盛卽尊位尊爲獻莊皇后尋進爲皇太后及盛死羣臣共白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而熙[illegible]得幸於丁氏遂命立熙後熙寵幸苻[illegible]怨恚詛罵與丁信密謀廢熙迎立章[illegible]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謚曰獻幽皇后

熙昭儀大苻氏

熙昭儀大苻氏故中山尹苻謨之長女也名曰

娀娥納爲貴人未幾進爲昭儀熙甚幸之乃爲昭儀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苻氏美而豔好微行游宴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俄而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榮之妄立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僞追謚昭儀爲愍皇后

熙后小苻氏

熙后小苻氏苻謨之幼女也名曰訓英納爲貴

嬪寵愛踰於其姊尋立爲皇后后好游田熙從
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
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及熙伐
高句驪以苻氏從至於遼東爲衝車地道以攻
之城且陷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
入不聽將士先登由是城内嚴備攻之不克熙
乃引還又爲苻后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
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衛典軍杜靜載棺詣闕
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后嘗季夏思凍魚膾

仲冬思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之不得則加之以大辟其虐也如此未幾苻后死熙悲號躃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哭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絕久而復蘇大殮旣訖復啓其棺而與之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僚於宮內設位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如其無也則加以罪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高陽王隆妃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

其從鞾中得敝氈誣以蠱呪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兵民戶率營墓費殫竭府庫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八座之象熙謂監作者曰汝等善為之朕將隨后入此陵矣識者以為不祥右僕射韋璆一作玲等並懼為殉沐浴俟命號苻氏墓曰徽平陵及葬熙被髮徒跣步從苻后喪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會中衛將軍馮跋等閉門作亂熙置后柩於

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攻其北門不克尋爲
跋等所殺及雲僭立熙與苻后共葬之於徽平
陵

後燕錄十　春秋卷第五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光祚

光祚淸河人本宦者仕苻堅爲宂從僕射初垂在長安堅嘗與之交手語垂出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爲人下者也堅以告垂及堅敗苻丕自鄴奔晉陽祚遂奔晉晉以祚爲河北郡守營於濟北之濮陽羈屬溫詳詳敗詣軍門降垂赦之撫待如舊垂見祚流涕沾衿

曰秦王待我理深吾事之亦盡淮南之敗吾效忠節但爲公猜忌懼死而負之每思疇昔之恩未嘗中夜忘寢祚亦欷歔悲動左右因賜祚金帛祚固辭垂曰卿猶復疑耶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其死垂曰此乃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以爲中常侍

趙秋

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少而輕財好施隣

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人一作仁之本也家有二牛卽以一牛與之玄度得以葬母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俄而不見後事垂爲冠軍將軍行參軍事苻堅淮南之敗秋以千餘騎奔垂仍說垂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王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不從悉以兵

授堅及垂至鄴苻丕聞其北來疑欲爲亂身自出迎秋勸垂於坐取丕垂亦不納垂後發兵於鄴農亦起兵列人應之使秋說屠各及東夷烏丸各帥步衆數千來援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業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

眭邃

眭邃字懷道趙郡高邑人也父邁晉東海王司

馬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邃仕垂爲從事中郎農至高邑遣邃出近遊期不還長史張攀言於農曰邃目下參佐敢欺妄不還請迴軍討之農不應勑備假板以邃爲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退謂攀曰君所言殊誤當今豈可使自相魚肉吾北還邃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及垂至中山農以前驅先進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攀乃服農之智畧仕寶中書令寶逼殺太后段氏不肯成喪邃以

大義切諫（具段后錄）寶不得已從之乃成喪

高展

高展渤海蓨人也漢太傅裒之後其父慶仕燕太子詹事歷位司空慶生三子泰敬展展仕寶爲黃門郎（泰仕於秦見前秦錄）

高湖（湖弟恒恒弟韜）

高湖字大淵父泰吏部尚書中書令湖少機敏有器度與弟（一作兄）韜俱知名於時雅爲鄉人崔逞所敬異少歷顯職爲散騎常侍垂遣太子寶

等伐魏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世爲婚姻彼有內難燕實赴之燕有所求彼無違者其德施厚矣和好多年行人相繼間以求馬不獲遂留其弟曲在於我非彼之失政當脩敦舊好乂寧國家柰何復令太子率衆遠伐且拓跋魏太祖諱涉珪也雄略有謀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兵精馬强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輕敵好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令委之專征必小魏而輕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以爲慮

言頗切厲垂怒詔免湖官寶果敗於參合寶立
起爲征虜將軍燕郡太守寶走和龍兄弟交爭
湖見其衰亂遂率戸三千降魏任爲寧西右將
軍
湖弟恒字叔宗仕垂鉅鹿太守率郡二千亦降
於魏
恒弟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仕
垂爲太尉從事中郎魏武平中山以爲丞相參
軍早卒 湖即北齊獻武王高歡高祖也詳見北齊書

崔蔭

崔蔭字世祿清河東武城人仕垂爲長史章武王宙之鎭滑臺也垂以蔭爲宙司馬先是陳留王紹爲征南將軍太原王楷爲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爲征東將軍皆以蔭爲之參佐蔭才幹明敏强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所至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戸口滋息

崔逞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

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虎爲特進父
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於
野而講誦不輟慕容暐時郡舉上計掾補著作
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苻堅滅燕以爲齊郡太
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太守爲丁零翟釗所
虜授中書令及垂滅釗以爲秘書監寶走和龍
爲留臺吏部尚書趙王麟殺詳自立逞乃攜妻
子亡歸於魏先是張衮常與太祖言毎稱逞之
才可大用太祖得之甚喜以爲尚書使錄三十

六曹委以政事逞兄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仕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逞亦不得其死

崔模

崔模字思範清河東武城人父遵仕垂至少府卿叔父整廣川太守模至熈末年南渡河外爲劉裕滎陽太守戍虎牢後歸仕魏官至中尉

崔懿

崔懿字世茂博陵安平人也仕垂位秘書監子

遭字景遇位鉅鹿令其孫緯少孤學行脩明有名於世

封懿

封懿字處德渤海蓨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祖悛父放仕儁爲渤海太守暐吏部尚書兄孚仕超太尉懿儁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孚雖器有長短然名位略齊懿仕秦渤海太守撫軍麟狥清河執之以歸任爲本郡歷位中書令戸部尚書寶敗歸魏魏以懿爲給事黄門侍郎都坐大

官封章安侯問以燕氏舊事懿應對疎慢坐廢於家撰燕書十卷頗行於世

封愷

封愷字思悌奕之孫也父勸仕垂位至太常卿侍中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度支尚書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女也愷子伯達襲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伯達子休傑後還祖母盧氏猶存垂百歲矣而母李氏已先死矣

封衡

封衡字百莘中書監裕之子也輕財好施年十餘歲見一老父荷擔於路引歸問之謂其父曰宜予一飯著名春秋斯老父也宜給宅一區奴一口日供贍以終其年裕高其志而從之及長身長八尺有智略仕垂爲右司馬轉安東將軍垂攻鄴久不下衡請灌之以漳水垂以爲然遂拔鄴城外郛翟斌恃功驕恣要請爲尚書令垂將許之衡厲色止之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兒

弟封王自驩兜以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從之斌果潛通苻丕事發伏誅衡後歷位中山尹吏部尚書

宗隱

宗隱字處道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晉昌黎太守後爲應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令徐州刺史儁徙都於鄴恭始家於廣平之列人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

難易操仕垂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
隱叔父洽爲垂尚書魏太祖圍中山洽亭所領
專守北圍當洽所統魏軍士多所傷殺太祖特
深忿恨城陷被殺子順訓並下腐刑

趙思

趙思亦宦者仕寶爲中黄門令寶之自龍城奔
黎陽也寶叔冀州牧范陽王德自鄴徙居滑臺
稱燕王置百官寶遣思召德弟鍾奉迎鍾本勸
德稱帝聞思來惡之執以付獄而馳白德德與

群下議奉迎事其黃門侍郎張華等皆沮之德乃遣其將慕輿護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實謀弒之初寶既遣思後知德已攝位稱制懼而北奔護至黎陽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求還就寶德不許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楚之效尤慕龔君賓不生莽世

德怒殺之詳具南燕錄

李系

李系趙郡平棘人也仕垂散騎常侍東武城令治有能名魏太祖定中原以系爲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

李先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祖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先少好學善占侯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

仕苻丕尚書左主客郎慕容永聞其名迎爲謀主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先爲黃門郎秘書監高密侯垂滅永徙先於中山後歸仕魏

屈遵

屈遵字子度（一作子皮）昌黎徙河人也博學多才藝爲慕容永尚書僕射武桓公永滅垂以爲博陵令魏太祖南伐軍次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一作渚）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年寳師大敗今

玆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主神武命世寬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爲禍先遂歸魏以爲中書令出納號令摠攝文誥皆信委之

賈彝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藏人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以家之遂爲廣川人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伸遠近嘆之皆曰此子英俊賈誼

之後莫之與京弱冠仕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魏太祖聞其名嘗遣使求之垂彌增器重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遣太子寶伐魏敗於參合彝及從兄代郡太守潤等被執後數年遁歸又爲屈丐所執年六十卒

張蒲

張蒲字玄則河內脩武人也本名謨後改爲蒲漢太尉延之後父攀仕垂御史中丞具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端謹方正爲

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魏太祖定中山寶官司叙用多降品秩素聞滿名仍拜爲尚書左丞

餘崇

餘崇字子厚其父嵩仕垂光祿大夫平規叛於魯口嵩以鎭東將軍討之軍敗見殺崇仕寶爲建威將軍寶被圍於中山淸河王會表求赴難使崇爲前鋒率騎五百伺魏强弱遇魏千餘騎鼓譟直進手殺數十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勇

冠一時衆心稍振後會使壯士襲殺高陽王隆欲葉喪走龍城崇涕泣固諫乃聽載軍後寶嘉其忠拜中堅將軍封穎陰公蘭汗之亂隨寶入龍城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遂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腑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即屠滅但恨不得手膾汝曹爾加難殺之

平覩

平覩燕國薊人也仕垂寧朔將軍幽州刺史遷征東將軍參合之敗覩舉兵魯口以叛博陵武邑長樂三郡皆起兵應之覩弟翰亦起兵遼西從子冀州刺史喜切諫不聽時燕兵新敗諸將討之不克垂自率軍擊之軍至魯口覩將妻子及翰等十餘人渡河而走垂引軍還覩復收合餘黨保據高唐建威將軍進擊斬之

鄭豁

鄭豁滎陽開封人也五世祖渾魏將作大匠豁

仕垂至太常卿

呂顯

呂顯字子明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顯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垂以爲河間太守後率郡歸魏

宇文活撥

宇文活撥河南略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爲雄（一曰擁）部大人活撥仕垂爲唐郡內史遼東公魏平中山活撥入魏爲第一客

谷衮

谷衮昌黎人也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當時仕垂至廣武將軍

酈紹

酈紹范陽涿鹿人也仕寶濮陽太守魏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

盧偃

盧偃范陽涿鹿人也父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偃與子邈並仕於垂偃爲營邱太守邈爲范

陽太守皆以儒雅見稱

盧晏

盧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垂給事黃門侍郎營邸成周二郡太守子壽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爲魯郡太守

仇欵

仇欵馮翊重泉人也石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暐爲烏九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垂殿中侍御史徙居中山初嵩長女有姿

色尤冉閔宮闈閔破遂入於儁轉賜盧豚生子
魚後有寵於魏

韋閬

韋閬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冠族祖
楷晉建威將軍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逵仕垂
吏部郎大長秋卿閬少有器望值慕容氏政亂
避地薊城魏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卒於
官

晁崇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知名於時仕垂太史郎從寶敗於參合因留仕魏太祖甚見親待詳具魏書

䀪乾

䀪乹鴈門平原人仕垂廣武令于霸魏太祖略地至鴈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乾乃率鄉曲歸降於魏

公孫表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陵人也好縱橫刑名之

言爲慕容沖尚書郎垂破長子隨入中山仕爲
從官寶走乃歸魏爲博士歷太宗時爲大將被
僇死詳見魏書

劉生

劉生頗解卜筮慕容氏嫁女於魏遂爲公主家
臣仍隨入魏魏賜妻生子

房諶一作湛

房諶清河東武城人也仕垂爲太尉掾隨慕容
氏遷於齊子孫因以家焉遂爲清河繹幕人

王憲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祖猛爲苻堅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丕稱尊號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垂引爲安南將軍河州刺史

張珍

張珍字文表中山毋極人仕寶度支尚書

楊結

楊結清河人也仕垂至中山相生二子珍繼皆

知名於世

許茂

許茂高陽新城人也仕垂爲高陽太守

王高

王高魏郡人家貧徒有四壁夫婦二人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磚以臥

陳刃

陳刃河北人仕於垂失其官爵

盧副鳩

盧副嶋昌黎徒河人也仕垂爲尚書令臨澤公

房堪

房堪常山人仕垂貫鄉太守

春秋卷第五十二

廿鍾燕尚亭人

十六國春秋後秦錄目

仁和 汪日桂之 重訂

後秦錄一　春秋卷第五十三
姚弋仲
後秦錄二　春秋卷第五十四
姚襄
後秦錄三　春秋卷第五十五
姚萇
後秦錄四　春秋卷第五十六

DS 748.1 .T75 v.8

姚興上
後秦錄五　春秋卷第五十七
姚興中
後秦錄六　春秋卷第五十八
姚興下
後秦錄七　春秋卷第五十九
姚泓
後秦錄八　春秋卷第六十
姚嵩

姚緒
姚碩德
姚紹
姚顯
姚沖
姚詳
姚邕
姚和都
姚晃

太后虵氏

興后張氏

興后齊氏

後秦錄九　春秋卷第六十一

吉成詵

尹緯

趙遷

薛辨

胡辨

索盧曜

王奚

狄伯奇

梁國兒

王滿聰

司馬休之

韓延之

索稜

苟和

趙玄
孫讃
徐衆
後秦錄十　　春秋卷第六十二
鳩摩羅什
道恒道標
僧䂮
道融
佛陀耶舍

曇無成

道䂖

僧叡

覺賢

法明

弗若多羅

法羽

法智

讀僧

後秦録一　春秋卷第五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塡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揚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北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赤亭那玄孫柯迴爲魏

征（晉書作鎮）西將軍助魏將絆姜維於沓水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廻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十萬人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平陳安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侯邑於隴上及石虎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擁（晉書作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德衰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

心腹以實讖句虎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豫州刺史祖約奔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死虎遂執權思弋仲之言乃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率部衆數萬遷淸河之灄頭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虎既廢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或作赴正色謂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

虎懼其強正而不之責虎永興元年遷使持節十部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廻避虎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以下皆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嘗入弋仲營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爲禁衛逼脅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請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虎末年讁戍梁犢反敗李農於滎陽遂東掠陳留諸郡虎

大懼馳使召之弋仲率其衆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乃求見虎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以己所食食之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當面授方略豈來覓食耶且吾不知主上存亡若一見我雖死無恨左右言之虎引見弋仲讓之曰兒死（晉書有來字）愁耶乃至於疾小兒（晉書作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相聚反耳且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先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困思

歸之心其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晉書作或）禽耳老羌爲汝效死前鋒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乃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遂被甲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與石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虎以功命劒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據灄頭擁衆數萬不附于閔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

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弋仲率衆攻閔次于混橋陰有據關右之志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蒲洪洪逆擊破之及石祗稱尊號於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祗危急乃遣中軍將軍張春乞師于弋仲弋仲遣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祗戒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恩當爲復仇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以來不須復見我也自是弋仲遣使與燕連和告于慕容儁

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會襄襲擊閔于
長蘆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
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
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
歸弋仲咸勸殺之弋仲曰正是招才納奇之日
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之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
石祗爲劉顯所殺弋仲復與燕連和常誡諸子
曰我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我厚故欲討其賊
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

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之後汝便歸晉家當竭力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弋仲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春卒年七十三弋仲甍後柩爲苻生所得生以王禮塟之於天水冀縣及萇僭位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春秋卷第五十四

後秦錄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襄

姚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能明察善撫納士民敬愛之咸請爲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請者日以數千乃授之兵石祇僭號署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領護烏桓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永和七年遣使拜持節平北大將軍都督

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卽邱縣公晉書作平邱郡公八年春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戸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碻磝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斂岐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那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太原薛讃略陽權翼爲叅軍襄與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戸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又與秦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襄弟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

自免襄曰但令兄濟此豎子必不敢害襄會救
至俱免夏四月襄帥衆歸晉送其五弟爲質詔
襄屯譙城襄單騎渡淮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
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一
面交欵歡若平生會鎭西將軍張遇反於許昌
使其黨王恩據洛陽尚遂帥襄與遇戰於許昌
之誠橋王師敗績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
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江東人士
莫不重之徙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有北伐之

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勵將士
永和九年冬十月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枉
壽春憚襄威名會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
浩於是遂欲誅襄乃先因襄諸弟頻遣刺客刺
襄刺客皆以情告襄待之如舊浩潛遣安北將
軍魏憬帥衆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并其餘衆
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守譙遷襄于梁國
蠡臺表授梁國內史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春
襄益猜懼遣參軍權翼與使浩浩曰身與姚平北

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
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
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
將軍輕信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端在此
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縱放
小人奪掠吾馬王臣之體固如是乎翼曰平北
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仇之人亦王法所
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
軍謂平北威武自強終爲難制校兵練衆將懲

不恪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乃遣翌還先是浩師次壽春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會健殺其大臣健兄子苻黃眉自洛陽西奔浩以安等事捷意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陵園使襄爲前鋒引兵北行時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浩將至許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襄襄潛知之及明果遣謝萬追襄進次山桑襄縱兵逆擊浩兵大敗懼棄輜重走保譙城俘

斬萬餘軍儲器械皆爲襄所收掠士卒多亡叛襄使兄曜武將軍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復遣龍驤將軍劉啓及王彬之攻益於山桑襄自淮南來援啟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

永和十年江西流民郭斁一作敫等千餘人執晉唐邑內史陳留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史謝尚

自歷陽還衛京師緣江備守襄將佐部曲皆北
入咸勸襄北還襄從之方軌北行
永和十一年春正月襄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夏
五月進攻外黃晉冠軍將軍高季遣將邀擊之
襄衆大敗遂收散卒勤恤撫之於是復振進據
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
永和十二年夏四月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
月餘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略蓋世兵强
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他寇所

乘此危亡之道也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秋七月丁卯太白犯鎮星在柳占曰當有大兵八月晉太尉征西大將軍桓温自江陵討襄巳亥進次伊水上襄撤圍拒之匿精鋭于水北林中遣使謂温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勑三軍小却當拜伏道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展

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溫司馬許遜曰不得見襄而有大功見襄走入太玄中温問曰太玄是何等也荅曰南爲丹野北爲太玄襄必西北走也襄果距水而戰温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部將張駿楊凝等皆爲温所獲徙於壽陽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如遜所言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出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勇而愛人雖屢戰敗衆知襄之

所在執扶老携幼奔馳歸赴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為温所得者無不北望揮涕襄西走温追之不及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自襄所奔温温問襄之為人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此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襄遂據平陽秦大將軍冀州牧張平擊敗之乃與平約為兄弟各罷兵

晉升平元年春三月襄徙北屈將圖關中夏四

月自北屈進屯杏城遣從兄輔國將軍蘭略地鄜一作敷城遣兄曜武將軍益及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招集北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苻生遣苻飛龍拒戰蘭敗爲飛龍所執襄引兵進據黃落生又遣衛大將軍苻黃眉平北將軍苻道龍驤將軍苻堅建節將軍鄧羌帥步騎萬五千要之襄欲出戰沙門智通固諫曰去年太白犯鎮今歲彗星復掃關右不利出師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並立冀天不

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惑衆者斬五月鄧羌帥其步騎五千來壓壘門而陳襄怒悉衆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遂長驅進擊戰于三原敗績爲苻堅所殺時年二十七弟萇帥其餘衆降生生以公禮葬襄及萇僭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春秋第五十四卷

後秦錄三　春秋卷第五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萇

姚萇字景茂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子也少聰敏一作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脩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叅大謀初襄寇洛陽夢萇服袞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因謂諸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甚器異之襄死萇帥諸弟奔降於苻生苻堅嗣

立以萇爲揚武將軍轉左衞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七郡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潞川之戰累有殊功封益都侯邑三百戶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卿其勉之堅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淮南之敗萇奔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

堅堅遣子衛大將軍苻叡討之署萇爲司馬叡旣敗死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叅軍姜協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於是西州豪傑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萇將拒之校尉尹緯說曰今百六之數旣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群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

從之遂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白雀稱制行事以尹詳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爲掾屬毛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爲叅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爲將帥夏四月慕容冲與苻堅相攻冲衆甚盛萇將西上恐冲遏之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冲五月萇進屯北地厲兵

積粟以觀時變先是苻堅徙晉人李詳等數千
戶於敷陸至是來降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
降者十餘萬戶六月堅自帥步騎二萬擊萇軍
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來攻萇兵
屢敗斬萇弟鎮軍將軍尹買軍中無井士卒有
渴死者會天大雨營中水深三尺繞營百步之
外寸餘而已萇軍復振帥衆七萬擊秦堅復遣
楊璧等來拒爲萇所敗獲璧及左將軍徐成鎮
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皆禮而遣之冬十

月萇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群僚議進趣之計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以制天下萇曰不然燕因懷舊之士以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須秦敝燕廻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乃留長子興守北地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欲降之遼西太守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全齊今秦之

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此
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
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
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萇衆死者
萬餘人輔乃詐降開門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
返輔伏兵邀擊幾爲所獲死者復萬餘人堅寧
朔將軍宋方帥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
二縣邀擊破之方單騎奔免司馬田晃帥其餘
衆來降

白雀二年春正月萇留諸將攻新平克之因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苻珍嶺北諸城悉來降附夏四月苟輔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六月苻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司隷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來奔秋七月萇自故縣如新平聞堅在五將山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之堅兵皆散左忠遂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萇使求傳

國璽堅瞋目叱之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禪
代堅不許乃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冬十月慕
容冲遣尚書令車騎大將軍高蓋帥衆五萬來
侵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帥麾下數千來降拜
散騎常侍
建初元年春正月萇如安定三月慕容冲帥衆
東下長安空虛前榮陽太守高陵趙穀等招杏
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入於長安郝奴稱帝
以穀爲丞相渭北皆應之扶風王驎有衆數十

堡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萇自安定伐
麟破之麟奔漢中萇執多而進攻奴奴懼請降
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五月萇僭即皇帝位
於長安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初國號大
秦改長安為常安時晉太元十一年也追尊父
弋仲為景元皇帝母曰德皇后謚兄襄為魏武
王立妻虵氏為皇后子興為皇太子署置百官
萇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
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起殿於祕祠故

城西北七十五里鳳游鄉上又有御泉池水遂宴群臣於殿內秋七月苻丕遣平凉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奕于與萇左將軍姚方成戰于孫丘谷方成兵敗萇以弟征虜將軍緒爲司隸校尉鎭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八月萇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衆于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爲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

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家秦略陽太守王皮來降九月王統以秦州來降因享將士於上邽拜碩德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南安人吉成詵晉書作古成詵說萇散金帛招賢士萇說之拜尚書郎冬十月萇還安定脩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敝閭閻之士有毫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十一月萇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語在登傳是年造三刀長七尺一銘曰

雌一銘曰雄隸書有篋卽鳴又造一刀銘曰中

山長三尺七寸隸書

建初二年春正月徙秦州豪傑三萬戶於安定

夏四月征西將軍碩德爲楊定所逼退屯涇陽

定與苻纂共攻之戰於涇陽碩德大敗萇自陰

密救之纂退保敷陸秋七月苻登軍於瓦亭萇

攻拔彭沛穀堡穀奔杏城萇還陰密以太子興

鎮長安遂與登相拒八月登馮翊太守蘭櫝與

苻師奴離貳慕容永乘釁攻之櫝遣使請救萇

將尅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諫曰苻登近
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陛下未宜輕舉萇曰苻
登衆盛非旦夕可至且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
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敢輕軍深入比
兩月間吾必（一作已字）破賊而還登雖至無能為也
九月進次泥源（一作涯源）師奴率衆來拒大戰破之
盡俘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冬十月萇進擊慕
容永於河西永走蘭櫝復列兵拒守萇攻之十
二月擒櫝收其士馬遂如杏城左將軍姚方成

攻拔登秦州刺史徐成執之以歸萇乃掘苻堅
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建初三年春正月萇軍武都與苻登相持慕容
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來降初關西豪傑以苻
氏既終萇雄略蓋世天下之事可旦夕而定萇
既與登相持屢戰互有勝負遠近咸懷去就之
計惟征虜將軍齊難冠軍將軍徐洛生輔國將
軍劉郭單冠威將軍彌姐婆觸龍驤將軍趙惡
地鎮北將軍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遣子弟守

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旣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冬十月萇還安定苻登率衆萬餘圍萇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衆乃退十一月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大學禮先賢之後

建初四年春正月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而禱之曰往年新平之

禍臣行襄之命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陜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邱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黃眉要路拒擊不遂而沒襄勑臣行殺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疎屬尚欲復讎況臣爲兄報恥於情理何負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詔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於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耶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於此勿追計臣過聽臣至誠也登進師來攻旣而昇樓遥謂萇曰自

古及今安有臣弑君而反立像求福望有益乎因大呼曰殺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像首以送登夏四月萇與苻登戰數敗乃遣子中軍將軍崇襲大界登要擊之敗於安邱秋七月登攻右將軍吳忠等於平凉忠等敗績八月登進據苟頭原攻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旻守

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掠之諸將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征西將軍碩德鎮安定徙安定三千餘戶於陰密遣弟征南將軍靖鎮之冬十月立社稷於長安百姓年七十已上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十二月雷惡地帥衆來降拜爲鎮東將軍

建初五年春正月萇攻苻登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敗走登遂攻萇天水太守

張業生於隴東萇還救之登乃引去夏四月登
攻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帥氐胡數萬人
攻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復叛應之
攻鎮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諸將
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褐
飛何也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
圖惡地智略非常人也若南引褐飛東結董成
通典作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計得杏城李潤而據之
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乃潛

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禍飛惡地衆至數萬氐
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
群臣怪而問之萇曰禍飛等扇誘同志種類甚
繁吾雖克其渠帥餘黨未易猝滅今烏集而至
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憂一作餘
也禍飛等見萇兵少悉衆來攻萇固壘不
戰示之以弱潛遣中軍將軍崇率精騎數百出
其不意以乘其後禍飛兵遂擾亂萇遣鎮遠將
軍王超平遠將軍譚亮率步騎追擊飛衆大潰

斬羯飛及將士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謂智略傑出一時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而每遇姚公智力摧屈固其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分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或作一字）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束髮已來與人戰鬬未嘗如此之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

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為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為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蕢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辱罵太常權翼言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駕御群雄包羅儁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蕢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鴦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蕢下書有復私讐者皆誅之將吏亾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賑

給長育之秋七月鄭縣荀曜聚衆數千來附萇以曜爲鎮東將軍豫州刺史

建初六年夏四月萇與苻登相持鎮東將軍荀曜晉書作苟曜擁衆一萬據逆萬堡密信引登至於馬頭原五月萇率衆逆戰爲登所敗右將軍吳忠死之萇復收衆前戰征西將軍碩德謂諸將曰主上愼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前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此必

荀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果大破之登退屯於郿其兗州刺史强金槌以新平來降萇將輕騎數百入槌營群下諫之萇曰槌既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相結吾復以不信疑之何以御物乎群氐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以其子逵爲質冬十二月萇如陰密攻苻登勅太子興曰荀曜好姦多變將爲國害聞吾北行必

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東萇賔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義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履險若夷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群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群

臣咸稱萬歲
建初七年春正月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
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二月苻登驃
騎將軍沒弈干率戸六千來降拜使持節車騎
將軍高平公三月萇寢疾命征西將軍碩德鎮
李潤左僕射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
南將軍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
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宜盡除之興
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毛盛徐成乃赴召及至

萇怒曰王統兄弟皆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少定吾方用之奈何輒更誅害令人喪氣秋八月萇疾小瘳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復豫

建初八年秋七月苻登攻寶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萇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遐邇而英略未著宜遣太子親行擊之可以漸廣威武防闚鬩之原萇從之乃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克

矣北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擊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貸使興還鎮長安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八月晉平遠將軍護氐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來降晉龍驤將軍楊佺期及趙睦追之九月萇遣中軍將軍崇帥兵赴佛嵩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冬十月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

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
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寢而驚悸遂患陰腫迎醫
刺之出血如夢乃發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
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十二月己亥
至長安召太尉旻尚書左僕射晃右僕射尹緯
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等入禁中受遺詔輔
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
相吾子勉成大業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
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

信遇民以恩四者不失吾無恨矣晃涕泣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庚子萇卒於永安宮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葬稱原陵初萇爲左衛將軍隨楊安伐蜀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異之遊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蚤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惡子也言訖不見至是果據秦稱帝卽其地立張相公廟祠之

後秦錄四　　春秋卷第五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中書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化之晉太元十八年冬十二月萇死興祕不發喪以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

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强今易世之際朝廷必相猜疑非永安之道也不如且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遂往見興興優禮而遣之

皇初元年春正月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擒之夏四月苻登自六

陌趨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拒之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過乃自將精騎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詳用緯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以待之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其夜衆潰登單騎奔雍五月辛丑興始發喪行服

僭即皇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屯胡空堡及聞登敗皆棄城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凉收集餘衆入馬毛山秋七月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部衆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登后李氏賜姚晃分大營戶爲四寘四軍以鎮之安南將軍强熙鎮遠將軍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所在擾亂興與帥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

多而降衡弟彰武與衡離二衡奔强熙熙聞與
將至率戶三千奔於秦州衡復走汧川汧川氐
仇高執送之衡從弟統率其餘衆來降冬十二
月與遣使與燕結好送太子慕容寶之子敏於
燕
皇初二年春正月封叔父征虜將軍緒爲晉王
征西將軍碩德爲隴西王弟中軍將軍崇爲齊
公右將軍顯爲常山公又封叔父征南將軍靖
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爲公侯其餘

文武封爵各有差夏五月鮮卑薛勃屯於貳城爲魏所伐遣使請救興使弟齊公崇率衆赴之魏軍引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秋七月魏太祖珪拓跋因慕容寶入寇遣右司馬許謙詣秦乞師八月興遣鎮東將軍楊佛嵩入援於魏而佛嵩稽緩不進太祖乃命許謙爲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翦逆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氏無道侵我疆埸師老兵疲天亾期至是以遣使命

軍必望克赴將單據方邵之任總熊虎之師事
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
勳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
壽不亦緯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及至謙與佛嵩
盟曰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
以藉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隣古之令軌歃血
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分災恤
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寳既敗走佛
嵩乃還是月興追尊庶母孫氏爲皇太后配饗

太廟
皇初三年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
南將軍仇池公鮮甲越質詰歸率戸二萬叛乞
伏乾歸來降興處之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
平襄公隴西王碩德討平凉胡金豹於洛城克
之初上邽姜乳據本州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
德進兵討之乳率衆來降興以碩德爲秦州牧
領護東羌校尉徙鎮上邽徵乳爲尚書安南將
軍强熙及略陽豪族權千城帥衆三萬共圍上

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奔晉碩德西討千成於略陽千成來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時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其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晉王緒討之恭等依河拒守緒不得濟鎮東將軍汾陰薛疆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戸六千於蒲坂遂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皇初四年秋九月興母虵氏卒鮮卑薛勃復叛

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
詳於金城興遣齊公崇及尹緯討之薛勃自三
交趨金城崇列營掎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饑
緯言於崇曰輔國將軍彌姐高地建節將軍杜
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
乏絶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
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薛勃勃
懼棄其餘衆奔高平公沒奕干干執而送之興
玄氏男買得欲因興葬母鮑氏殺興會有告之

者與禾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其以告嵩嵩還
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
造錦繡及淫祀興與率衆寇晉湖城晉弘農太守
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遂至陝城進寇上
洛拔之遣齊公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
之固守金墉攻之不克乃陷柏谷徙流民西河
嚴彥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
令士卒戰亾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親近爲
之立後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

掠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東平公紹等討之斬
飛鐵遣司馬狄伯支迎流民曹會牛壽萬餘戶
於漢中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
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
事皆擢叙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
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
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
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給事
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

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於是學者咸勸儒風
盛焉
皇初五年興長水校尉姚珍奔西秦是年興建
南臺武庫朝堂於長安又立西宮名宮門曰黃
龍門
弘始元年秋七月遣齊公崇鎮東將軍楊佛嵩
寇洛陽晉河南太守隴西辛恭靖嬰城自守雍
州刺史楊佺期請救於魏八月魏太祖遣太尉
穆崇將六萬騎救之九月興班命郡國百姓因

荒自貴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與以日月薄蝕
災告屢見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下詔令羣公
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太尉趙公旻等五十
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
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
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諭方當廓靖江吳告
成中岳豈宜過垂冲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
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冲未君崇極
況朕寡昧安可處之乃遣旻告於社稷宗廟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彰皆以黷貨伏誅於是遠近肅然冬十月辛恭靖固守洛陽百餘日魏救未至崇等遂拔洛陽恭靖被執送至長安見興不拜興謂恭靖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靖厲色曰吾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囚之別室自淮南已北諸城多送任請降乃以東平公紹

爲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晉王緒隴西王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兆韋華晉帝紀作韋禮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民一萬餘戶叛晉來奔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教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而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室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

河東時晉王緒鎭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先朝舊臣姚驢磑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黄世等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悉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之稱善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决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决者讞之廷尉興嘗臨諮議堂聽斷疑獄於時號無冤滯晉王緒隴西王碩德固

讓王位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
從中沮惑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興以司隸
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
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之增
撫邑一百戸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二級
弘始二年夏五月興遣使聘魏魏遣謁者僕射
張濟報聘於興興遣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
率隴右諸軍入自南安陜伐西秦西秦王乞伏
乾歸帥軍來拒次於隴西秋七月興潛引軍赴

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與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班賜王公已下徧於卒伍與之西伐高平公沒奕干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止之干自恨失言陰欲殺序八月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使還鎮苑川復以其故部衆配之冬十月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朞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

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十一月興遣晉將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於建康魏軍襲沒奕干干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劉勃勃魏書作赫連屈丐奔於秦州興見勃勃儀貌奇之拜驍騎將軍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王塵一作貳塵入侵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於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群臣於東堂大議伐魏之策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不從司隸校尉常山公

顥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算之勝一作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

弘始三年春三月連理樹生於廟庭逍遥園有葱變爲茝咸以爲美瑞興令占之曰應有智人來入中國夏五月魏安人焦朗遣使說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王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興遂帥

步騎六萬伐涼遣乞伏乾歸率騎七千從之秋
七月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趣廣武徑倉松至姑
臧部將姚方國言於碩德曰今授師三千後無
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
來必決死拒戰可一戰而平也涼王呂隆遣輔
國呂超龍驤呂邈等逆戰大敗生擒邈俘斬萬
計隆嬰城固守別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
東苑來降先是吐蕃禿髮傉檀據西平沮渠蒙
遜據張掖李暠據敦煌各制方域與呂隆共相

攻伐至是各遣使修表奉獻八月凉將姜紀率數十騎來奔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强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三千屯據晏然碩德圍姑臧累月城中多謀外叛碩德

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九
月呂隆遣使奉貢請降興答報嘉美拜隆鎮西
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是年河東蒲坂阿育
王寺時出光明人咸異之掘得佛骨於石函中
照耀殊常
弘始四年春二月癸丑立子泓爲太子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三月晉
襄城太守司馬休之中郎劉敬宣高雅之俱奔
洛陽各以子弟爲質并求救於興興與之符信

使於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屯彭城閒夏四月西秦乞伏乾歸遣其子熾磐來朝興署爲興晉太守五月興大發諸軍遣弟安北將軍義陽公平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光遠將軍党娥立節將軍雷星建忠將軍王次多等帥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一作長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晉公緒統河東見兵爲前鋒節度東平公紹率洛東之兵始平

太守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於與司隸校尉常山公顯及尚書令晃輔太子泓守長安高平公浚弈干權鎮上邽中軍將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興帥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平平攻魏乾壁六十餘日壁中衆少失井陷之六月太祖將兵逆擊遣毘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肥等三軍六萬騎爲先鋒秋七月太祖躬帥將士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虚實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匹馬不返平

遂退走太祖急追之乙巳及於柴壁平嬰城固
守魏軍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將據天渡運
糧餽平太祖聞興將至問尚書右兵中郎中山
李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
之計將安出先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
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
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
裏然後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
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因因一作困

兵家所忌今秦皆犯之可不戰而取也太祖從之乃增築重圍內以防平出外以拒興入魏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則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太祖以爲然遂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興至蒲坂憚魏之强久乃進兵甲子太祖帥步騎三萬餘人度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

未及安營魏軍猝至興衆怖擾太祖遣毘陸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南走四十餘里魏引兵還平亦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魏知興氣已挫乃分兵四據險要南絕蒙坑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渡屯賈山令平水陸絕路將坐甲而擒之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重（一作里）以衛芻牧者使平不得近柴壁九月興從汾西北下營憑壑爲壘欲以自固又遣數千騎乘西岸闚視魏軍（一作營）乃東

柏材從汾水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橋（一作梁）魏軍皆鉤取以爲薪蒸太祖度興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之至夜興攻西圍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卬逼水門與平相望魏因絕其水中內外隔絕士卒喪氣冬十月平糧盡矢竭勢甚窘急夜悉衆突西南圍求出興列兵汾水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應太祖簡諸軍精銳屯於汾西固守南橋絕塞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

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力盡
乃將二妾帥麾下三十騎赴汾水死興安遠將
軍不蒙世揚威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多
從平赴水太祖使善遊者泅水鉤捕無一人得
免平衆三萬餘人皆斂手受縛又擒尚書右僕
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
立節將軍雷星建義將軍康官北中郎將庫傉
興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獲
先亾臣王次多靳𡙇等並斬以徇興遠來赴救

自觀其窮力不能敵舉軍慟哭聲振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求和於魏太祖不許興乃下書令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太祖聞之戊申引兵而還庚戌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戶於長安十二月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於桓玄懼而來奔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才度定何如其父卒能辦成

大事否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
政盜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
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
今已握朝權必將篡逆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
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
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馬餘皆拜
授有差虔之固辭請疆埸自效欧授假節寧南
將軍廣州刺史

後秦錄五　春秋卷第五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興中

弘始五年春正月興立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爲上庸公弼爲廣平公洸爲陳留公宣爲長樂公諶爲博陵公愔爲南陽公璞爲平原公質爲范陽公逵爲清河公裕爲隴西公國兒爲章武公二月興遣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

爲鎭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暠爲安西將軍高昌侯遣鎭遠將軍﨟州刺史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怱率騎助呂隆守姑臧松怱至魏安爲傉檀弟文眞所圍衆潰執松怱送於傉檀傉檀大怒送松怱還歸罪文眞深自陳謝與下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與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餙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雅好遊畋頗損農要京兆杜延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

草詩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來降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鎮遠將軍趙曜迎之遂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梁國而還秋七月禿髮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一方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吾有凉州險絶土田饒沃世難先遣道隆清一作後服不如因其饑弊而取之興遂遣兼

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隆弟超入侍隆遣之乃因超表請內徙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及鎮西將軍姚詰鎮遠將軍一作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等帥步騎四萬迎隆於河西八月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隆因勸難攻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前軍敗績難乃與蒙遜結盟而還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

將爲晉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室僚屬及民萬戸於長安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敘沮渠蒙遜遣弟挐貢其方物

弘始六年春二月南凉禿髮傉檀畏秦之强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閔尚一作關尚入貢興許之求領凉州興不許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欵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畱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簒逆天

未必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未幾恭靖誑守者踰墻而逃歸於江東安帝嘉之拜諮議參軍壽而病卒三月丙寅魏擒興寧北將軍太平太守衡譚掠三千餘衆而去興遣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及別將姚歛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仇池公楊盛於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歛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拒歛成從子斌拒壽都壽都逆擊擒斌盡俘其衆楊壽等懼帥衆請

降頎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來奔冬十
一月鳩摩羅什至長安
弘始七年春正月興居羅什於逍遙園以國師
禮待之奉之如神甚見優寵規帥羣臣如逍遙
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什演說佛經遂大營
塔寺起逍遙宮殿庭左右有樓閣高百尺相去
四十丈以麻繩大一圍兩頭各經樓上會日令
二人各從樓內出從繩上行以爲佛神相遇什
七歳出家日誦千言卒多諳解無不究通兼辨

夏言既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梵本相應興使
沙門僧䂮僧遷法欽道流道標道恒僧叡僧敏
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什持胡本興執舊
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
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什所譯興
既託意於佛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
至者五千餘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造浮屠於
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作須彌山四面有崇
巖峻壁珍禽異獸山林草木精奇怪異仙人佛

象人所未識見者皆以爲奇時沙門坐禪者恒
有千數州郡化之奉佛者十室而九夏五月隴
西公碩德及冠軍將軍徐洛生等帥衆伐仇池
公楊盛頻敗盛兵遣建武將軍趙琨自宕昌而
進又遣其將軍歛俱寇漢中拔固城徙流民郭
闓等三千餘家於關中秋七月楊盛請降遣子
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引還署盛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
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時劉裕誅桓玄

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來奔裕遣參軍衡凱之詣常山公顯請通和好顯遣其司馬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等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桓玄匡輔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晉

弘始八年夏六月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興
爲之大赦及歸送之至雍乃還班告境內及在
朝文武立名不得同叔父緒及碩德名以彰殊
禮太史令郭黁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妖寇
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
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桓居不安國朝夕疲
於奔命時所在有泉水湧出傳云飲則愈病後
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乃命戮之有雀數
萬頭鬭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

識者曰今雀鬪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後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於市求之不得興大閱自杜鄠至於華牧禿髮傉檀獻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乃署傉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王威不接銜膽棲冰孤

城獨守者仰恃陛下靈威俯仗良牧仁政克自
保全以至今日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戎狄
若傉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
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賤人貴
畜無乃不可乎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
臣州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
方委此玁狁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建河西
隔絕諸戎以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
毋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化流西域柰何以五

郡之地資之玁狁忠誠華族棄之荒裔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與傉之遣西平車普馳止王尚復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至姑臧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逼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旣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罹傾覆之難自張氏頹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鴟以之翻

翙群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逵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地一作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廻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冰摧不俟朱陽之燿若秋風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逵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逵役遐方劬勞

於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關自至京師二句
於今出車之命莫逮萋菲之責惟深以取呂氏
宮人裴氏及殺逃入薄不等爲南臺所禁天鑒
立鏡甓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
知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
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不等私逃罪應
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
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
瑕則過微而執憲者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

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於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德（一作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益久沉僞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爾披欵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儁也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

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可試問之興因召超謂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方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興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限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

文彩何如不以區宇格物興大悅乃赦尚之罪以爲尚書冬十一月乞伏乾歸來朝

弘始九年春正月興朝群臣於正德殿以乞伏乾歸寖强難制留爲主客尚書署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夏四月晉以平北將軍苻宣爲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梁州別駕呂瑩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南梁州刺史王敏攻之宣求援於仇池公楊盛盛遣軍臨濜口南敏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夏六月興以太子泓錄

尚書事秋七月慕容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來聘
請母及妻復遣中書令韓範奉表稱藩八月興
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報聘於超冬十月興河
州刺史彭奚念叛降於禿髮傉檀興以乞伏熾
磐行河州刺史慕容超復使左僕射張華給事
中宗正元獻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興還超
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燕司徒北地王慕容鍾
右僕射濟陽王慕容凝高都公慕容始皆來奔
華山地湧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

乃止蠕蠕社崙與興和親送馬八千匹始濟河與安北將軍劉勃勃忿興與魏交好乃殺高平公沒弈干以叛收其衆數萬邀畱社崙馬侵掠嶺北諸鎮改姓赫連氏僭稱大夏天王先是魏太祖遣賀狄干送馬千匹求婚於秦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止狄干而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興復與魏通和乃遣使請以駿馬千匹贖狄伯支等而遣賀狄干還魏魏許之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梁國康官等還長安興皆復其

爵位故勃勃因之而叛九月蜀譙縱略有益寧之地僭稱尊號晉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五千伐之縱遣使詣秦稱藩

弘始十年春三月秃髪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兵以叛夏五月蜀譙縱又與盧循潛通上表請桓謙爲助欲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民必翕然嚮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

力自足辦者亦不假君以爲羽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下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輿以傉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時勢復使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歛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步騎二萬討赫連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險遠輕敢違逆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使相攻擊待其困斃然後

取之不必煩中國之兵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弼等濟自金城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襲掩其壘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獨守可坐而克也弼不聽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自固出奇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傉檀遣鎮北俱延鎮遠敬歸等來追弼復大敗失甲士七千餘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不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率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

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率衆迎擊斬欽於陣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傉檀撫慰河外引師而還傉檀遣徐宿詣興謝罪赫連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左僕射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擊斬首七千餘人難引而還追至木城遂爲勃勃所擒復虜將士萬三千人八月劉敬宣旣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

刺史鮑陋輔國文處茂龍驤將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攻縱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赴之敬宣等引還

弘始十一年春正月興遣弟平北將軍冲征虜將軍狄伯支輔國將軍斂曼嵬鎮東將軍楊佛嵩率步騎四萬討赫連勃勃進至嶺北冲欲回師襲擊長安伯支不從而止懼其謀洩遂鴆殺伯支以滅口譙縱遣使貢其方物興遣兼司徒

葦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
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
之儀二月興如平凉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
萬年作亂太子泓遣鎭軍將軍彭白狼帥東宮
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請露布表言
廣其首級泓不許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
寇逆當責躬請罪尚敢驕矜自爲功乎興自平
凉如朝那聞冲謀逆賜死以庶人禮葬之三月
興還長安夏四月赫連勃勃帥騎二萬來攻掠

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六月南燕慕容超爲劉裕所伐遣尚書令韓範請秦乞師興遣衛將軍強帥步騎一萬隨範往就東平公紹於洛陽并兵救燕勃勃襲擊敗之強還長安秋九月興自將討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詳及輔國將軍斂曼嵬鎮軍將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率騎乘虛奄至興欲留步軍輕就詳營衆咸惶懼群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

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駕輕動衆必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惟陛下圖之興遂遣別將姚榆生逆之勃勃伏兵夾擊禽之又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拒戰中壘將軍齊莫統氐兵爲之後繼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詳助守貳城興還長

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來朝請大舉入寇江東縱以桓謙爲荆州刺史譙道福爲梁州刺史帥衆二萬東寇江陵興遣前將軍苟林率騎兵會之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餘人進屯支江林亦進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多懷異心晉荆州刺史劉道規會諸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旦不閉衆

咸憚服莫有去者會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奔赴道規單馬迎之遂留守江陵委以心腹自率軍攻謙諸將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矣豈暇復來攻城乎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並進謙等舟師大陳兼列步騎以

待之大戰於支江謙衆敗績乘輕舸奔就荀林道規追獲斬之還至湧口討林林懼引歸道規遣諮議叅軍劉遵率衆來追俘獲數千餘人九月劉遵斬林於巴陵冬十月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群臣咸諫以爲天植品物以養群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此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補不足有何不可遂行之

弘始十二年春二月西秦乞伏乾歸以衆叛攻
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負
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三月赫連勃
勃遣尚書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
因救平涼纂衆大敗生擒纂勃勃又遣兄子羅
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坑將士四千
餘人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戸避
勃勃內徙興處肆佛於湟山澤熾雲於陳倉勃
勃寇隴右攻陷白崖堡遂趨清水略陽太守姚

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虜其衆一萬六千戸而去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引還夏六月晉河間王子司馬國璠章武王子司馬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方誅桓玄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對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臣宗門有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方爲國患甚於桓玄是以避之來實非欵誠所以避死耳興嘉之拜國璠建義將軍楊州刺史叔道平南將軍兖州刺史賜甲第於長安秋九月西秦乞伏乾歸來攻

失略陽南安隴西諸郡

春秋第五十七卷

後秦錄六　春秋卷第五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興下

弘始十三年春正月興子廣平公弼有寵於興委以朝政天水姜紀遂傾心諂附之紀本呂氏叛臣阿諛姦詐好間人之親戚時弼爲雍州刺史權鎮安定紀密與弼謀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以求入朝興遂徵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左右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

宫國人惡之會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傉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得重將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路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與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

未知其爲入㨿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督鎮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覆轍興不從乃以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乞伏乾歸感而悅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乞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遣鴻臚署乾歸征西大將軍河州牧河南王及其子熾磐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潁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

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相助為吾舉之可也右僕射梁喜對曰奉吉求賢弗敢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帝王之興莫不將則孫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搢隨時任才皆能制治卿自識拔不明旁求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

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殺將流血之徵也二月安還將軍姚詳鎭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矢竭委守南奔至於大蘇勃勃平北將軍鹿弈干要之衆盡潰散遂爲所執死之興遣衞大將軍常山公顯迎詳顯聞詳敗留屯杏城遂以顯爲都督安定嶺北二鎭諸軍事潁川太守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心宜遣燒之以散其謀興曰裕甚輕弱安敢闚吾邊疆苟有奸心不在其身其在子

孫平召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帥精騎三萬燒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趨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會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朕當考躬省己以思宋景之義公等何愆宜悉冠履以復厥

位

弘始十四年夏四月西秦乞伏乾歸爲部下所殺其子熾磐新立群臣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之本心也

冬十月仇池公楊盛阻兵謀叛侵擾祁山遣建威將軍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統步卒爲之後繼前將軍恢左將軍文宗出自鷲峽鎭西將軍秦州刺史嵩出自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從陰密出汧城分道討盛與將

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會於隴口天水太守王松怱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絕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峽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所能全也直是地勢險固使之然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懼沸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與斬伯壽引兵而還嵩乃具陳松怱之言與詭之賞帛百疋遂以楊佛嵩爲都督嶺

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討赫連勃勃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猛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每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人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且去已遠追之不及吾深憂之將若之何其下咸以爲不然未幾果爲勃勃所執絕吭而死

弘始十五年春正月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下書以故丞相緒太宰碩德太傅旻大司馬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享於萇廟興以大臣屢

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三月庚午遣使至魏復修和好夏四月太尉索稜以隴西降西秦乞伏熾磐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帥師討譙縱干成都秋七月平之斬縱傳首建康

弘始十六年夏五月貳原氐羌仇常叛興遣後將軍斂成鎭軍將軍彭白狼北中郎將洛都討之成等爲常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

穆欲送毅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東平公紹與廣平公弼率禁衛將軍朱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毅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於鄭城興寢疾妖賊李弘反於貳原仇常復以兵應之興輿疾往討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於許昌左將軍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深嫉忌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爲証興怒賜文宗死自是群臣累足不敢

復言弼之短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天水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與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乘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臣等理不容默竝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姦宄無狀潛有陵奪之心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輻輳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將有廢

立之計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
曰安得有此喜等復曰若無之則陛下愛弼適
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
山之安社稷宗廟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不
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
立弼爲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太子
泓以兵屯於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廣平公弼
潛謀爲亂招集黨與數千人披甲伏於其第候
興死欲殺泓自立撫軍將軍東平公紹及侍中

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將軍姚讚京兆尹尹昭
輔國將軍歛曼嵬並典禁兵宿衛於內姚裕遣
使告上庸公懿於蒲坂并密信諸兄在藩鎮者
論弼逆狀懿流涕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
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忠於儲
宮正是孤徇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
當與孤同徇斯舉將士聞之莫不奮怒攘袂曰
惟殿下所爲生死不敢有二於是盡赦囚徒散
布帛數萬疋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

東將軍豫州牧陳留公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平原公諶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升前殿朝見群臣征虜將軍劉羌泣言於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此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於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京兆尹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憲典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闚覦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右僕射梁喜曰

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
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
第上庸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陳留公
洸及弟平原公諶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
興不許時魏遣使來聘且請婚於興會平陽太
守姚成都入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隣
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
共患遠相接援否成都曰魏自柴壁克捷以來
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

兼以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輿大悅遣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懿洸宣諶皆來入朝使裕言於輿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輿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不復煩見也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柰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

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也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群豎爲之畫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一旦禍機竊

發悔之晚矣興默然不忍誅弼免官而已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爲中書監

弘始十七年春二月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建義將軍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成王進次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遂與魯宗之及譙

王司馬文思新蔡王司馬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來奔三月廣平公弼恨宣之毀己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丕以不能匡輔將誅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以求自免興大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京兆尹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擁強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者陛下之謂也

與弗納復以彌為中軍大將軍配兵三千屯於渭北赫連勃勃攻杏城興遣彌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守將姚逵死之興如北地彌次於三樹遣彌及輔國將軍歛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秋九月赫連勃勃遣其將赫連建帥衆寇貳縣遂入平涼守將姚恢與建戰於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為建所獲進兵新平廣平公弼討之戰於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於石堡方力戰拒守積年不能克至是聞建之

敗引師而去司馬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苛深以事勢推之方爲社稷之憂未可測也乃署休之爲鎭軍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揚武將軍安鄉侯康宦驅掠白鹿原氐胡數百家奔上洛上洛太守宋林拒之商洛人黃金等起兵攻宦宦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

在後十八日出於東井留守盤旋是歲大旱赤
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諠擾有術士言
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廣
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弼
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言於
興曰臣誠不肖不能緝諧兄弟致弼搆造是非
仰慙天日此皆臣之罪也陛下若以臣爲社稷
之憂除臣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垂天性之恩
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燦然改容召

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東平公紹時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兗懼興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治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乃止興謂梁喜曰太子天性平和必少猜忌必能容納群賢保全吾子於是赦弼黨與蘭臺令張泉多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脩仁虛己以答天譴興納之冬十月壬子興遣散騎常侍姚敞等送女西平公主於魏太宗拓跋

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不成乃以爲夫人而寵
遇甚厚
弘始十八年春正月正旦興朝群臣於太極前
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之賀僧者
莫知其所從來言事皆有効驗興甚神禮之嘗
與隱士數人預於燕會興使僧宗之將兵寇襄
陽未至而卒其子輔國將軍軌引兵攻晉晉雍
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二月興如華陰使太子
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遂還長安泓欲出迎

宮臣諫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毎希冀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一作不測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理以寧社稷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從之乃止迎於黄龍門櫓下弼黨見輿升輿咸懷危懼黄門侍郎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害之尚書姚沙彌謂冲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趨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

所在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共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身於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南幸因以舉事是仗大義非但救廣平公之禍吾屬前罪亦可申雪冲等不從欲隨輿入宮作亂復未知輿之存亾疑而不發輿旣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使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杖納之武庫輿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輿少子耕兒出告其兄南

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其黨尹沖姚武伯等率甲士攻端門斂曼嵬勒兵拒戰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拒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爭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沖及

弟尹泓奔於建康與刁紹及讚梁喜尹昭歛曼
嵬等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遂卒時晉義熙
十二年也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諡文桓
皇帝廟號高祖葬於偶陵

先是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
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妖言然後
行其禍罰太宗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
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於
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

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春秋第五十八卷

後秦錄七　春秋卷第五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溫和明識寬裕而無經世之略又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狐疑不决久之立爲太子興每征伐遊巡常留總後事博覽經傳尤善談論雅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

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不重乃親詣省疾拜於床下自是公卿見師傅莫不下拜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激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乃止初興如平凉馮翊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叛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

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吾式遏寇逆吾綏理失和以長寇姦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左僕射韋華聞之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泓弟廣平公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於顏色東平公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嫌紹亦感之歸心於泓守其忠烈

永和元年春正月興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建康公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命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初猶豫久乃殺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欲謀作亂泓既發喪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巳下改元永和廬於諮議堂既葬即吉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下令文武各盡直言凡政有不便於時事有益於宗廟者其各極言勿有所隱初興徙李閏羌三千餘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

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泓遣撫軍將軍讚討
之容懼請降徙其酋豪數百戶於長安餘悉遣
歸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東平公
紹討擒之時長樂公宣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
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既發宣叅軍韋宗姦
諂好亂聞毛雍叛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
勃勃強盛侵害必深國家之難未可量也殿下
居維城之任不可不爲深慮邢望地形險固總
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集非但克固維城

亦伯王之資也宣從之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
南保邢望宣旣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東平公
紹進討破之宣詰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
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返讚成宣計紹數其
罪并殺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者贈以爵位永
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撫軍將軍
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
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勸懲
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

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東平公紹
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
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夏四月西秦
乞伏熾磐遣別將曇達等來攻上邽上邽刺史
姚艾不能守遁走五月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
落叛泓入於平陽攻立義將軍成都於匈奴堡
推匈奴曹宏為大單于所在寇掠殘賊無遺征
東將軍懿自蒲坂討之戰於平陽大破之執宏
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於雍州仇池公楊盛

攻陷祁山執建節將軍王總進逼秦州後將軍
平救之盛引退平與上邽守將嵩追盛及於竹
嶺撫軍將軍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
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與
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
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
震者三十二所殷殷有聲者八處巖嶺崩墜人
舍傾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群僚固諫止之
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

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今失秦州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率騎四萬襲上邽二旬克之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一作平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殺之又殺將軍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既克陰密遂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將軍恢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拒恢恢單騎奔歸長安立節將軍彌姐成建武將軍裴岐爲儼所殺勃勃使

鎭東將軍羊苟兒等率鮮卑五千餘人鎭安定鎭西將軍諶委鎭東走勃勃據雍抄掠郿城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鎭軍將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之征北將軍恢以精騎一萬爲之後繼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數千人復以安定來降紹進兵躡勃勃戰於馬鞍阪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復遣兄子倦入寇長鮑平陽氐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鎭遠將軍姚萬

恢武將軍姚難等討之爲渴所敗鎮西將軍諶
等討渴擒之泓使輔國將軍歛曼嵬前將軍姚
光兒討楊倦於陳倉倦奔散關勃勃復遣兄子
提南侵池陽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
義將軍虵玄擊郤之秋九月晉太尉劉裕總督
大將軍來伐師次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
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淝攻漆邱項城新野太
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
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

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攻倉垣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泓別將王苟生以漆邱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遂入潁口諸屯守將皆望風欵附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拔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言曰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以非禮待國士乎道濟怒殺之進克許昌獲潁州太守姚坦及大將軍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

衆千餘降裕板爲叅軍加揚武將軍領兵從戎
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兗州刺史韋華以
郡降神虎伐其功擅還襄邑林子執數其罪殺
之東平公紹聞晉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
兵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
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横行天下
假使二寇交侵猶不亡國如其不爾晉侵豫州
夏寇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
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

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城今關中兵馬足以拒晉無爲預自削弱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勲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欲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憂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

徽之適所以速禍耳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
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懊帥衆棄城北渡
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疋假
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遁去太宗〔諱嗣〕聞之
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
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
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
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
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

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太宗使建以問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冬十月晉師進至成皐征南將軍陳留公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赴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將軍并州牧懿南

屯陜津爲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爲洸部將說
洸固守金墉可以坐制其弊洸司馬姚禹與道
濟潛通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
咸共毀之洸遂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
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以拒晉師會陽城
及成皐滎陽虎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進
無諱至石關奔還玄爲晉司馬滎陽毛德祖所
殺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進逼洛陽丙寅洸遂
出降道濟獲四千餘人議者欲盡坑之以爲京

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時
闈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聞洛陽已陷留屯不
進十二月征東將軍并州牧懿愉薄惑於信受
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說懿襲長安誅
東平公紹廢泓而代之懿以爲然乃帥衆至陝
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納和戎
諸羌樹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
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方面之重安危休戚與
國同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

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且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若朝廷問殿下者何辭以報懿怒鞭殺之泓聞之召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遷移造此謀者必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讃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拒詔勅便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

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虵玄屯陜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不從送以呈泓懿遣驍騎將軍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擒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危如綴旒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其肯

佐明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
給之王國爲虵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
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
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耳相見在近明
公其三思之於是宣告諸城諭以順逆曉以禍
福祿馬勵兵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
深患之亦發諸城兵惟臨晉數千戸叛以應懿
成都引兵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戸大破之懿等
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起兵圍懿紿入蒲

坂執懿因之誅孫暢等是年泓尚書東武侯敞
敞弟銅遠將軍僧光右將軍定世自洛陽奔降
於魏
永和二年春正月朔旦泓朝群臣於前殿以內
外離叛晉師漸逼悽然流涕群臣皆泣時征北
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屋舍
以東爲方陣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
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
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將軍彭完都聞恢將至棄

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可亟引輕兵徑襲事必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將軍諶爲恢所敗恢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車騎將軍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澧西扶風太守姚儁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將軍姚娥都揚威將軍彭蚝皆懼降恢東平公紹聞恢之叛率輕騎先來赴難使鎮軍將軍姚洽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

屯杜成紹與恢相持於靈臺撫軍將軍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將軍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亦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群下至禍起蕭墻變自同氣旣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搆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將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有懼心

部將齊黃等棄恢詣大軍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二月晉龍驤將軍王鎮惡至宜陽紀事本末云進軍澠池遣其司馬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雅獲之旣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冠軍將軍檀道濟及建武將軍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泓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帛先據解縣林子至馳往襲之帛棄軍奔河東宋書作闕中林子收其兵糧又攻并州刺史

河東太守尹昭於蒲坂不克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爲泓寧東將軍成都所敗泓遣武衞將軍姚驢救蒲坂輔國將軍胡翼度據潼關辛酉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隷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咨決紹固辭弗許又改封讚爲東平公其餘將士封賞有差遣紹率武衞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拒守潼關又遣武衞將軍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

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謂道濟曰蒲坂城堅池濬非旦夕可拔攻之則傷衆守之則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阻形勢之地且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自服也道濟從之三月棄蒲坂南向潼關東平公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庚辰劉裕使扶風太守沈田子及司馬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城鎮

多委奔長安田子等進次青泥魯公紹方陣而前以拒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帥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據險固守遣武衛將軍姚鸞屯兵大路以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竇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鎮遠將軍姚萬拒霸鎮北將軍姚彊拒珍姚鸞遣寧朔將軍弘農太守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於潼關南爲琰所敗執送劉裕裕以雅前叛

欲殺之雅曰雅前日巳當死幸得脫至今本在望外死固丼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明公將以大義行師豈可使秦無守節之臣乎裕嘉其志尚赦之泓遣給事黄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備沈田子魯公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兵力不多嬰壘自固正欲曠日持久以待後援吾欲分軍徑據閿鄉絶其糧道不出一月道濟之首可懸麾下濟等既沒裕計自阻諸將咸以爲然輔國將軍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

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何可以戰紹乃止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於魏太宗使群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軍諮祭酒崔浩曰裕啚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愞劣國多內難裕承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

爲劻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也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河北之地安能爲吾患乎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寔北也於是遣司徒南平

公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東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於河北爲泓聲援先是劉裕與王鎮惡等期若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至是鎮惡等乘利輕趨潼關爲紹所拒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劒怒曰相公勤王志淸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係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

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亦不可得下官受命前驅誓在盡命今日之事當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面以見相公旗鼓耶鎭惡等馳使告裕且乞糧援時裕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裕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糧鎭惡乃親至弘農督人租稅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魏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

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伏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竪一白毦魏軍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既舉超石帥衆馳往赴之並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

萬騎來助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
齎大鎚及矟千餘張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
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一時奔潰
死者相積臨陣斬阿薄干魏軍退遁平城超石
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
之殺獲千餘太宗乃恨不用崔浩之言泓建威
將軍河北太守薛帛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諸
軍爲掎角之勢遣輔國將軍胡翼度據東原武
衛將軍姚鸞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丙子夜泓

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朱遼等銜枚夜襲鸞營鸞衆大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撫軍[illegible]軍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遣恢武將軍姚難運蒲坂穀以給軍士至香城林子擊敗之讚單馬奔還定城泓遣鎮西將軍諶屯嶢柳黃門侍郎和都討薛帛於河東聞晉師之要難也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別將於河曲遂屯蒲坂大將軍魯公紹遣左長史鎮軍將軍姚洽宋書作姚伯子及寧朔將軍安夷宋書作鑾護軍姚墨蠡宋書作默

縣河東太守唐小方等帥騎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爲固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擊破之斬洽及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血祭斧耳紹聞洽死忿恚發病託撫軍將軍東平公讚以後事使恢武將軍姚難屯關西

嘔血而死讃既代紹守嶮衆力益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時泓各置關以守嶮（一作峽）劉裕遣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爲營或平地結壘大小七十營濱帶河嶮泓亦保據山原陵阜之上各設營壘（今舊迹尚存）秋七月己亥劉裕次於陜城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戍將皆委城遁走田子等進屯青泥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和都屯嶢柳以拒之裕至閿鄉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於青泥將攻嶢柳泓欲自將

以禦裕軍恐田子等來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遣車騎將軍裕率步騎八千奄至青泥躬率大衆繼發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出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援（當作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吾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先薄擊之可以有功遂率所領先進弘之後繼泓兵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

生死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泓兵大敗斬首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泓奔還灞上初劉裕以沈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已破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裕至潼關以寧朔將軍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坂東平公讚拒裕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裕遣王鎭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鎭東將軍平原公

璞及黃門侍郎姚和都擊猗之等於蒲坂猗之敗死超石棄衆奔還潼關讃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内濳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旣爲鎮惡所逼自香城引兵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汎溢讃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難軍泓自灞上引兵還次石橋以爲之援讃退屯鄭城鎮北將軍姚彊率部人數千與難合陣於涇上以拒鎮惡鎮惡遣毛德祖進擊破彊彊力戰死之難遁還長安裕遂進據鄭城泓使裕

及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征南將軍陳畱公洸屯兵灃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軍逍遙園王鎮惡率水軍自河入渭泝流而上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北土素無舟檝泓軍見艦進而外無有行船人莫不驚以爲神壬戌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杖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岸渭水流急艦皆隨流遂去倏忽不知所在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

曰吾屬本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去家萬
里而遙舟檝衣糧並已隨流今進而戰勝則功
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卿等勉之
乃身先士卒衆遂騰躍爭進大破丕軍於渭橋
泓引兵赴之逼水地狹爲丕敗兵所蹂踐不戰
而潰鎭西將軍諶及前軍將軍烈左衛將軍寶
安散騎常侍王帛建武將軍進揚威將軍蚝尚
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鎭惡入
自平朔門泓與裕等數百騎出奔石橋東平公

讃聞泓敗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讃夜帥諸軍將會泓於石橋晉師已固圍之讃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詣軍門降泓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八月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壘門請降鎮惡乃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皆以國恩慰撫之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

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伯業者眞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也鎮惡何功之有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耶鎮惡性貪泓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又盜藏泓僞輦裕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泓鎮東將軍平原公璞與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撫軍將

軍東平公讃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詣軍門降裕盡殺之餘宗遷於江南送泓建康市而戮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泓既被戮建康百里之内草木皆燋死自姚萇以晉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僭立至泓三世以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歲在丙辰而滅凡三十二年

春秋第五十九卷

後秦錄八　春秋卷第六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嵩

姚嵩興之弟也仕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歷至司空封安成侯留心經典專精釋道興因賜以皇后所遺珠佛像嵩上表謝曰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覲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

此像既工寶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與又與嵩書曰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義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繼無復意事遂忽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

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可以當言
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咨什公公尋有答
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
懷不知如何矣嵩上述佛義表曰臣言奉陛下
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簡詣踰於二篇
妙盡侔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
厭眞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
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眞復詠歌弗暇不悟
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

所懷豈曰存難直欲咨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旣已達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亹亹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爲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

於理矣故聖人立言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於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眞兩冥有不即眞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立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攄愚見故經云施者授者財物不可得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眞忘彼我遺所寄而已詔云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

爲復何所爲耶至理淵談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眞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

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判二諦無
判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惟願仁慈垂
加誨諭詔云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
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麤以麤應細
以細應理固然也所以放大光明見諸神變者
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
麤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
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
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

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大小之間恐是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

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綱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暗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致緣慈願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與答書曰卿所問難引喻兼富理

極致深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當爲卿各以相
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
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
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
有詳品而得見其恠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
以斯言之定不爲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
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
諸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
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

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

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中論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吾意以謂爲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卽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

宗若求寄所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卽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殊大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嵩復上表答曰臣嵩言奉賜還詔誨諭周

備伏尋之日欣躍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
極掘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
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
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贊雖
欲心口仰詠亦復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
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增愧赧比仰
味微言研味彌至其為蒙悟豈惟過半之益但
臣仍克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
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興復答書曰得表具

一二吾常迮之才加以多事昏塞觸事面墻不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諭過美益以不安嵩時出鎮上邽以泓𣅀和元年與氐王楊盛相持爲盛所殺

姚緒

姚緒弋仲子與萇同母弟故萇甚友愛之初爲征虜將軍萇之至長安也署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興嗣立徙鎮安定封晉王率衆攻新平河

東太守栁恭安定太守秦茂等勢屈請降因徙新平安定六千新戸以實蒲坂緒遂爲元冀二州牧以鎭撫之興旣降號緒與碩德固讓王位降稱晉公弘始四年興發兵伐魏使緒統河東見兵爲前鋒節度興兵敗魏乘勝進攻蒲坂緒嬰城固守攻之不克乃引而去及興如河東緒出城迎之興見緒待以家人之禮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事緒盡禮整服傾悚言則稱

字車馬服玩先以奉緒而自服其次者國家大政必諮而後行累遷至丞相卒謚曰敬王配饗於萇廟

姚碩德

姚碩德弋仲子萇同母弟也萇起兵至安定碩德統所部羌屯於隴上自稱征西將軍率衆應萇與萇攻陷登秦州刺史王統拜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死與秘不發喪從碩德鎮陰密其

將佐咸勸碩德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不從遂往見興興優禮遣之進爵爲隴西王討平涼將胡金豹於洛城進攻上邽姜乳乳率衆來降尋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移鎭上邽後以興之降號固辭王爵遂以征西大將軍隴西公討乞伏乾歸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又帥步騎六千討呂隆於姑臧攻圍累月城不即拔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計隆懼出降軍令嚴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遂

引兵還乃自上邽入朝興爲之大赦及歸送之至雍而還甚見優禮歷位至太宰卒謚曰泰王配饗於萇廟

姚紹

姚紹萇庶母弟興叔父也爲撫軍將軍封東平公興克洛陽署爲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權鎮洛陽興之伐魏紹以洛陽之衆會集平望敗績而歸及興寢疾紹典禁兵宿衛廣平公弼潛謀爲亂稱疾不朝興聞之怒甚密謀收弼紹爲

弼羽翼馳遣告之輿力疾賜弼死既而泓嗣僞
位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復令總司戎政紹亦感
而歸誠守忠不二所在立功歷位侍中司隸宗
正尋進太宰大將軍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假
黃鉞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改封魯公先
是紹嘗召胡僧問以國之休咎僧乃求麪爲大
胡餅形徑一丈僧坐在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
又次食正南其所餘者卷而呑之訖便起去了
無所言末年晉太尉劉裕來伐紹遣左長史姚

洽屯軍河北欲以絕其糧道反爲所敗洽等死之紹聞洽死忿恚發病嘔血而卒紹未亾時率衆攻函谷關厨人爲紹炊飯氣蒸汗流輒便成血腥甚積日如此紹心惡之令勿復炊因乞食於諸軍後八十日而紹病死是年晉師北討掃定頴洛明年席卷豐鎬泓遂爲劉裕所擒斬於建康市

姚顯

姚顯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明發才兼文武爲

縣令十餘年政無疵纇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虛傅受待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坐與賢士談論時政孜孜不倦初封常山公仕至尚書令轉司隷校尉衛軍大將領司徒遷至太尉卒謚文成公

姚冲

姚冲萇之少子興弟也勇力善騎射興署爲平北將軍使與征虜狄伯支等率騎攻赫連勃勃軍次嶺北冲欲回襲長安伯支不從鴆殺之興

自平凉如朝那聞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絶人猶欲隱忍容之後軍將軍歛成泣謂興曰冲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今復賊殺竇佐反形已露願早爲之所興曰冲何能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聲其罪於四海耳乃下書賜冲死遂以庶人之禮葬之

姚詳

姚詳萇兄襄之孫也仕萇爲安遠將軍始平太守屯兵隴城興既嗣立秦苻登自六陌趨廢橋

詳據馬嵬堡拒之興慮登衆之盛遣長史尹緯
率步卒赴詳詳用緯計大破登於廢橋進屯金
城會鮮卑薛勃叛於嶺北與雜胡共攻圍詳遂
奔長安未幾徙鎮杏城復爲赫連勃勃所逼糧
盡南奔興遣衛大將軍姚顯救之軍敗詳爲勃
勃東平將軍鹿奕于所執因而遇害

姚邕

姚邕字子和小字黃兒興之弟也封濟南公弘
始中興拜劉勃勃車騎將軍奉車都尉常參軍

事甚見寵遇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育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奈何逆拒之遂署勃勃爲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爲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爲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爲邊害興不聽竟以勃勃爲使持節安北將軍配以雜虜二萬鎮朔方未幾侵掠嶺北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

至於此邑識鑒明慧尤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虛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姚和都

姚和都興時仕爲太子右衛將軍左兵尚書及泓嗣立轉給事黃門侍郎撰秦記十卷記姚萇時事

姚黃眉

姚黃眉興之子也其姊卽魏太宗昭哀皇后泓滅黃眉歸仕於魏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

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邑二百戸世祖即
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
西王諡曰獻黄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故世祖
特加禮異

姚晃

姚晃興之叔父也仕至尚書令左僕射萇没受
遺輔政興立西宮命晃與元子監國政入居西
宮

太后虵氏

虵氏略陽氏虵立之從姑也萇白雀三年立爲皇后萇死興嗣僞位尊爲皇太后皇初四年虵氏寢疾未幾而薨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孝道（道一作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左僕射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惑於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卽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

臣孝子有何罪乎尹僕射棄先王之令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如嵩議

興后張氏

張氏美容儀有淑德初進爲昭儀興甚寵之弘始五年立爲皇后未幾卒

興后齊氏

齊氏本略陽氏左僕射齊難之妹也初爲昭儀弘始十五年立爲皇后

後秦錄九　春秋卷第六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吉成詵

吉成詵南安人也建初元年萇攻拔秦州刺史王統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詵因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於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萇與苻登累年相持

左僕射尹緯尚書令姚晃謂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氐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

然後克定大業耳昝漢魏之興皆十有餘年乃能同一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歉於天下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俟天時如其鴻業不建者請腰斬詵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遷給事黃門侍郎詵風韻秀發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京兆韋高放浪不稽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嘆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援

劒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族人尹赤爲襄司馬緯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氣岸魁梧議論爽慨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嘗輟書而嘆苻堅時以尹赤降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晩乃爲吏部郎晋書作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妖星見於東井緯知堅將滅心竊自喜踊躍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

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已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耳既而爲萇別騎校尉萇如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諸豪共推萇爲盟主遷爲右司馬及苻堅敗萇遣緯說堅求禪代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郎堅歎曰卿宰相之才王景略之儔也而朕不知亾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叚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以爲不

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眞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知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出鏗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興滅苻登成興之事業皆緯之力

也歷位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封
淸河侯友人隴西牛壽帥漢中流民歸興因謂
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
道消也則追二疎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
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
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
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
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與壽言
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

未悅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開晉書作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剪滅苻登盪清泰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配饗於萇廟謚曰忠成侯

趙遷

趙遷天水人苻堅時仕洛州刺史南巴校尉慕容冲襲長安遷遂奔萇仕爲尚書左僕射萇與群臣宴酒酣言於遷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

今忽爲群臣得無耻乎還曰天不耻以陛下爲子臣等何耻爲臣萇大笑未幾卒於長安及泓爲劉裕所滅乃徙其子孫於建康

薛辯

薛辯字允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以家焉遂爲汾陰人祖陶一作濤與薛祖薛洛等分統部落故號世薛父彊復代領部衆而祖洛子孫日以微劣彊遂總攝三營善於撫綏夷民歸之者甚衆歷石虎苻堅世常憑河以自固與既

僭立遂歸仕興爲鎮東將軍入爲尚書辨幼而雋爽倜儻多大略關中豪傑多歸慕之疆卒辨襲統其營任爲尚書郎建威將軍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後稍憍慠頗失民心劉裕平泓遂舉營降

胡辨

胡辨凉州西河人爲世大儒苻堅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往從之興勑關尉曰諸生咨訪道義修已勵身往來

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遂盛辨少好學博綜經史風韻高爽氣幹不群嘗夜讀書以燭繼晝爲世大儒

索盧曜

索盧曜燉煌人仕萇爲騎都尉萇與苻登累年相持曜乃自請刺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事成甚幸不成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托明公萇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萇厚加禮贈以暹爲驍騎都尉

王奚

王奚不知何許人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仕興爲護羌校尉赫連勃勃入寇貳城奚聚衆三千屯於勅奇堡勃勃因進攻之短兵接戰奚爲勃勃所傷退而自固勃勃復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之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

狄伯奇

狄伯奇天水人伯支之弟也仕爲秘書郎中奇少游獵嘗得一豹見其文彩炳煥遂自感歎始學𦵏書獨擅其技時人莫及

梁國兒

梁國兒西胡人也膂力善騎射仕萇爲鎮北將軍守忠不二身先士卒隨萇征伐前後屢有大功封平輿侯興嗣立進位侍中性尤曠達不拘小節乃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年

八十餘而卒

王潚聰

王潚聰仕興爲城門校尉興好遊畋常從朝門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廻從朝門而入明日召聰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首嘉焉其進位二等

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字季預少仕晉清塗以功拜龍驤將
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率衆來攻休之力戰
不克乃攜子侄奔慕容超後還晉歷後將軍會
稽內史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平西
將軍荆州刺史劉裕攻荆州休之時屯江陵以
兵拒裕戰於江津敗績遂與雍州刺史魯宗之
奔於秦興尋署休之爲荆州刺史任以東南之
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遂
署爲鎮軍將軍楊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

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既得擢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畱之京師不宜放之興曰昔文王卒免羑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抂誰能違之司馬氏脫如符讖之言畱之適足爲患遂遣之裕既平泓休之奔魏未至道卒

韓延之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

少以義烈著聞仕晉建威將軍荊州從事歷平西府錄事參軍自以世仕晉臣不臣劉氏以裕父名翹字顯宗遂自字顯宗名兒爲翹後裕攻襄陽延之與司馬休之俱奔於秦興署爲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及裕入關遂奔降魏裕招延之延之復書甚烈見晉書

索稜

索稜字孟則燉煌人也好學博文萇甚器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爲平原太

守以德化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績允釐剖符作宰實獲我思與時爲太常與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傉檀蒙遜阻兵河右欲求重將鎮撫二方而難其人遂以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西秦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未幾稜以隴西之衆降於熾磐

苟和

苟和略陽人征北將軍齊公恢之舅也泓時仕爲立節將軍恢阻兵謀叛諸將多有應之者惟

和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耶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消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耻泓善其忠加金章紫綬

趙玄

趙玄天水人也仕泓爲寧朔將軍立志忠誠善撫士卒陳留公洸鎮洛陽玄時爲部將晉遣檀道濟來伐師至成皐玄因說洸曰今晉寇益深

人情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
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戰若不捷
大事去矣金墉旣固師無損敗晉終不敢越金
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是我不戰而坐收其
敝也洸司馬姚禹及主簿閻恢楊虔等與道濟
潛通嫉玄守正咸共毀之言於洸曰殿下以英
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
責乎洸以爲然遣玄帥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
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止有死耳但

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必悔之恐無及耳未幾道濟等長驅而進玄與龍驤司馬毛德祖戰於柏谷衆寡不敵爲德祖所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孫讚

孫讚咸陽石安人仕泓爲安定護軍赫連勃勃來侵人懷危懼亾奔相屬讚獨率衆拒守城陷

爲勃勃所殺

徐泉

徐泉本羌氏泓之女婿也長安既破泉率其餘黨連營叛走鎮西中兵叅軍寧遠劉營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俘馘不可稱計

春秋第六十一卷

後秦錄十　春秋卷第六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鳩摩羅什（一名句摩羅耆婆）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家世勳烈祖父達多倜儻不群父鳩摩羅炎聰慧有美節龜茲王迎爲國師王妹才悟明敏過目必解見羅炎心欲之因以妻焉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年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聲滿葱左譽流河外什母謂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應

大闡其用傳之東土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
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洗
悟矇俗雖復身當鑪鑊苦而無恨秦苻堅時遣
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西伐龜茲堅謂光曰夫
帝王應運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
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
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
且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茲卽馳驛道來光
既克龜茲還至涼州堅爲姚萇所害乃縞素三

軍大臨城南僭號稱元及呂隆時姚萇僭號關
中亦聞什名遣使來迎隆以什智計多解恐爲
姚氏謀不許東入萇卒子興襲僞位復遣使來
迎隆乃上表送什入關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
之禮甚見優寵使入西明閣及逍遥園譯出衆
經復使沙門僧䂮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
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什旨便出經論凡三
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敏隨什傳寫每與叡
言西方辭體商略異同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

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胡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悽然而止獨與興著實相論二卷幷著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旨婉約莫非玄奥興奉之若神嘗誦經於草堂寺與及朝臣沙門數千肅容觀聽興諮

什通三世論曰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判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復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胷襟之中欲有少許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毘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眞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火耶火緣

合而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什答書曰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聰明爲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報也又十方中第一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

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爲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生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隨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

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什爲人神情鑑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其疋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倦一日忽下高座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謂之曰大師聰明超悟海內無雙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自爾已後不住僧房別立廨舍供給豐盈諸僧

有效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能相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止什每至講說嘗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居秦九年而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愴惻可言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

弘始十一年秋八月二十日卒興於逍遙園依
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道恒道標

道恒藍田人學兼內外才思淸敏聞羅什入關
往從之遊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與恒齊名興
雅聞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術勅尚書令顯
宣旨敦勉罷道輔政乃下書恒標曰卿等樂道
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實在可嘉但朕臨四
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沉於屠

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之深趣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勑尚書令顥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客宰讃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也恒標抗表陳情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勑尚書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惶懸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

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法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秋毫之補將有山岳之虧竊爲陛下不取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陛下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輩堯舜今乃冠巾兩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願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群方靡不自盡況陛

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
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爲盛
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祗洹之遺響扇靈
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
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
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
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慄謹奏以
聞與復詔恒標曰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
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慇懃廣

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恒標復荅書曰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徽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愚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明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

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與復詔恒標曰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恒標復答書曰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累蒙遣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無限之罪屢汚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以聞與不得已乃書與羅什曰別已數

旬旋有思想漸暖比日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憒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碧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一爲書恒等亦可令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也與復命僧碧等勉諭之必欲遂其心碧等奏章敘其事略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毁除鬢髮著不

正之衰今使處縉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興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爲卓異何足拘以文網也興又下書與僧䂮等曰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爲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徵稱聾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關默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毒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

門亦毘世宣敎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横流人盡爲魚法師等雖毘世宣敎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時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諭時副所望僧䂮等答興書曰盖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須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王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

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散髮於若邪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有韋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性之誠心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恒等有弘毘邪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

法服將擢翠翅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冰之
下斯誠陛下仁愛愷悌不世之恩然碧等眷眷
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
德之網以羅四海使玄風扇於千載之前仁義
陶於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
之內肆玄津以逍遥匹夫無溝壑之怨嫠婦無
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
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然故在羅網
之內卽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孛佐治十二年

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儀苟於時有補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失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潁之賓復見今日矣䂮等膚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䂮等言與後頻復下書舉衆懇乞乃得寢恒因嘆曰古人

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名進眞道之累也遂與標去入琅琊山終世不出

僧肇

僧肇京兆人也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歷觀經史備盡典墳年及弱冠名振關中時競譽之徒千里負糧入關抗辯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會不流滯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辯後羅什至關中肇自遠從之什嘆賞無已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姚興命肇

與僧叡俱入逍遥園助什詳定經論因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示什什讀之稱善復著涅槃無名論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論成之後上表於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睿哲欽明道與時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遊刃萬機弘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盖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

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爲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諭猶懷漠漠爲竭愚懷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决不幸什公去世諮證無所以爲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啟末俗一日過蒙答安成矦嵩問無爲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

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闚詣神心窮究逵當聊以擬議玄門班諭學徒耳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與答旨慇懃備加讚述卽勅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爲時所重如此肇又爲羅什法師誄曰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

潛逝徽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竭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爲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旨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頹綱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叩則時無互鄉再擊則畏壘歸仁於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軍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嚮馳八極恬愉弘論思順九流大秦苻姚二

大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爲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藴懐神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和之出榑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玄闡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辨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振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地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鍊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

之其爲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
巍巍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輿若人
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
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摧朝曦落曜寶岳
崩頹六合晝昏迷駕九迴神關重閉三塗競開
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爲
誄曰先覺登遐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眞冲漠
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沉溺時無
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逵覺幽懷獨悟冲恬靜默

抱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曰應運宜當
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禶祿俊遠齠齓逸量
愍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
挺秀宏音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
尊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宗無
擬族霜結如冰神安如岳外迹彌高內朗彌足
恢恢高韻可模可因愔愔冲懷惟妙惟眞靜以
通玄動以應人言爲世寶默爲時珍華風既立
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玄新自公之覺道無

不弘靈風遐扇逸響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慧燈
道音始唱俗綱以崩凝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
寓俗其徒無方統斯群有紐茲頹綱順以四恩
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冲
帝鄉來教雖妙何足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
標此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方隆
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邅幽里冥克天路誰通
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爲而無不爲擁綱
遐籠長途遠羈純恩下釣客旅上摛恂恂善誘

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奈何昊天摧此
靈規至眞既往 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
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時惟百六道匠韜斤梵輪
摧軸朝陽頹景瓊岳巔覆宇宙晝昏時喪道目
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衄嗚呼
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
用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徽情
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貿之以千時無可待
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

昊天嗚呼哀哉肇以秦弘始十六年卒於長安是晉義熙十年也

道融

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內外經典無不綜覽聞羅什在關中負笈往從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嘆異勑入道遙園叅正詳譯又命融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嘆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獅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莫不披誦

爲外道之宗聞什在關中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土遂馱其書至乞與僧辨論時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啟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捔其辨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許之關中沙門相視缺然莫敢與抗什謂融曰子可以當之融顧外道經書未讀乃密使人錄其所讀書目一覽即誦克日議論興亦自出公卿皆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答鋒辨飛玄彼所

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能博觀爲誇
融乃數其書并秦地經史三倍之一什乘勝嘲
曰卿乃未聞秦有博學者乎敢輕遠來於是婆
羅門愧服句日而去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罽賓人來入沙勒國羅什初從受學
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頃之沙勒國王死
太子卽位時苻堅遣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求
救於沙勒沙勒自率兵救之留耶舍輔太子委

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嘆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東適龜茲什在姑臧遣使要之舍褁糧而往行至姑臧什已入長安聞興逼以宮女歎曰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刺乎什聞其至姑臧勸興往迎興不納乃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着

筆使徵言不墜取信千載與從之遣使招迎厚加贈遺舍皆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馳驛副檀越待士之勤脫如羅什見禮則未敢聞命高僧傳作則貧道當在北山北矣使還具說與歎其幾慎欽佇不已復遣使盡禮徵之方至長安與自出郊迎別立精舍於逍遙園中供設如王者舍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於是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舍既至共相參決辭理方足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

髭毘婆沙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興爲償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司隷校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後辭還泥賓

曇無成

曇無成本姓馬字季長扶風人也家世避難移居黃龍年十三出家履素清正神悟絕倫聞羅什在關中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

遠來答曰聞道而來什大喜之言之於興興謂之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知姚祚將亾關中危亂先遁迹於淮南中寺

道䂮

道䂮姓傅氏北地泥陽人奉律精苦爲興所重自羅什入關僧尼萬數頗多愆濫興甚患之曰凡夫學僧未加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正以清大望因下詔曰大法東遷

於今爲極僧尼寖多宜設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頹緒碧法師早有學誼晚以德稱可爲國內僧正給輿吏力資侍申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僧遷禪惠爲悅衆以法欽惠斌爲僧錄班秩有差尋加親信仗身曰從各三十人

僧馥

僧馥魏郡長樂人也自少出家年二十博通經論遂有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妙悟絕倫秦司徒嵩深相禮重興嘗問嵩曰馥公誰可比嵩曰實

鄴衛之松柏（一云未見歸宿）及朝會公卿大集觀其才器叡風神散徹（一云風韻窪隆含吐彬蔚）興大悅即勅給俸卹吏力人輿興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叡講成實論什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毘曇予能辯乎叡舉以應問皆當其意什嘆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復何恨焉

覺賢（即梵言佛馱䟦陀羅）

覺賢天竺人弘始八年至長安羅什倒屣迎之恨相見之遲論議多所發明賢曰公所譯未出

人意乃有高名何耶什曰吾以年運已往爲學者妄相粉飾公雷同以爲高可乎遂與賢决未了義彌增崇敬泓爲太子時延至東宮對什論法什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色卽空又問旣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沙門曇寶譯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賢所計微塵是常更申請之賢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

徵乎興時專尚立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唯賢不與衆同憤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五船俱發今應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道碧曰佛不許自言所得法五船之論何所窮詰弟子輕言狂惑於律有違義不同處渡江而去與聞其去謂道恒曰覺賢沙門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勑令追之賢謂使者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竟入匡廬山云

法明 梵言曇摩耶舍

法明罽賓人少而好學爲弗若多羅所知及長氣幹高爽神識明悟與衆不群博覽經典潛思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䭾孤行山澤不避虎兕晉隆安中至廣州住白沙寺善誦毘婆沙律咸稱爲大毘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晉故丹陽尹顏峻女法弘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諮受佛法法明爲說佛生緣起并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秦弘始中入長安興時甚崇佛法法明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

曇摩掘多亦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其出舍利弗阿毘曇弘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太子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作序

弗若多羅

弗若多羅罽賓人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專精律部爲外國師宗咸敬異之弘始初至關中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多羅既善斯部

其推譯之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沙門數百人於長安城中寺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而多羅奄逝會沙門曇摩流支亦善毘尼匡山遠公聞之而喜走書關中勸支出其律足成之支乃與什續而終焉律義大備自此而始

法羽

法羽冀州人慧始弟子也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

身供養弘始中與叔父晉王緒時鎮蒲坂羽以
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
願三思羽誓志旣堅卽服香油以布纏體誦舍
身呪以火自燎

法智

法智自丞時獨行大澤中忽遇猛火四起走路
已絕便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
遺莖唯智所容身處不燒遂敬奉大法後爲輿
將從征魏軍退失馬墜羌圍中隱溝邊叢棘以

自蔽復念觀世音心甚切至隔溝人遙與後軍
指令殺之軍過搜覓竟無見者得免於難

賀僧

沙門賀僧者不知何許人亦莫知其所從來自云遊歷五郡齋戒奉道爲百姓說吉凶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興嘗朝群臣於太極殿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之及興死泓立僧謂泓曰宜潔掃一馬廄開屋設大抑有冀馬其大非常自遠來天所送矣

十六國春秋南燕錄目

仁和　汪日桂一之　重訂

南燕錄一　春秋卷第六十三
慕容德
南燕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四
慕容超
南燕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五
慕容鍾
封孚

封嵩

杜弘

王始

張瑛

王鸞

龐世

桓敞

張華

張惆

劉昶

傅融

李根

王牢

張幸

冷平

高軌

王景暉

慕容氏

南燕錄一　　春秋卷第六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皝每對諸宮人言婦人懷孕夢日入懷必生貴子德母公孫夫人方娠夢日入其臍中獨喜而不敢言咸康二年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而皝薨哀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

雄異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觀群史性清愼多才藝以兄儁元璽初封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改封范陽王入爲魏尹加散騎常侍時秦苻堅跨據長安其將苻雙據陜以叛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見暐傳言辭慷慨識者知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太史令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爲人臣然後爲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得見殿下昇天耳德曰若如公

言不敢忘報德兄垂甚寵異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垂奔苻堅德坐與垂善免官秦滅燕徙於長安及秦伐涼德請從征自效後堅以德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堅以兵臨江淮垂請德爲副乃拜奮威將軍堅之敗也與夫人張氏相失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入主我事不適女

罷秦之喪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亦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垂稱尊號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垂欲攻慕容永於長子惟德議與垂同後克之垂臨終敕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寶既嗣位拜爲使

持節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都罷百臺以都督專總南夏永康初魏將拓跋章後燕作拓跋儀攻鄴德遣南安王青等夜擊破之魏兵退次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别駕韓諄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

其地一不安動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安動也城郭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安動也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别駕之言良平之策也乃名青等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二萬與章圍鄴德遣參軍劉藻請救於秦并參毋兄之間而秦師不至鄴中恟懼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

二字一作青字

致死者會章盧內相乖貳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擊德遣桂林王鎭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破章軍人心始固及魏師入中山寶出奔於薊開封公詳又僭稱僞號會劉藻自秦而至秦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先是姚興皇初中歲在丁酉於長安渭濱得赤玉璽上有文字曰天命燕至是而魯送之并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

揚塵埃入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群臣議以許僭號中山魏師盛於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群議乃止寶尋進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公侯牧守皆聽封拜兄子趙王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鄴中雖糧儲素積然城大難固且人情恇懼不可以戰宜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聚兵積

穀阻河自守伺釁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能久留不過抄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一舉取之河北庶可復也會兄子魯陽王和亦遣使勸德南徙德乃許之

元年春正月魏太祖既克中山遣衛王儀（一作元儀）率騎三萬攻鄴拔之遂入鄴城收其倉庫分賜將士德自鄴率衆四萬三千戶車二萬七千乘

將徙滑臺遇風船沒(水經註作既無舟楫)魏兵垂至衆心惶懼議欲退保黎陽德不從其夕流澌冰合遂於夜中南渡黎陽訖且魏兵追至而冰亦潛消若有神焉鄴令韓範(一作軌)言於德曰光武渡滹沱河澌流(一作冰)自合大王濟河天橋自成靈命所扶徵兆已見德大悅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於尾箕漳水得白玉其狀若璽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龍都蕭條趙魏遺黎鵠企皇澤伏願仰承俯順以係

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假順來議且以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而已於是德用兄垂故事改永康三年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署置百官拜趙王麟爲司空領尚書令南海王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自餘文武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麟以爲己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二月魏廣川太守賀賴盧殺冀州刺史王輔驅勒守兵抄掠平陽頓邱諸郡遂南渡河奔附於德

德以賴盧爲并州刺史封廣寧王夏四月先是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德之從弟也）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郎時南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令失據來此王亟呼丞相奉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群臣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一作奔亡）民神曠主故勉從群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

爲何如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縱橫之時豈懦夫能濟嗣帝闇弱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婦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何退讓之有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聵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爲

殿下馳徃詗之德流涕遣護護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實謀弒之初寳遣思詣鍾於後見採樵者言德巳攝位稱制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以歸德以思閑習典故欲留用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榮寵（一作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貞節（貞一作微）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爲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

室而卒根本之傾爲趙王倫之事患雖不能如
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不生於莽世也德
慚而斬之秋八月丙子晉南陽太守閭邱羨寧
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
中軍將軍南海王法撫軍將軍魯陽王和等拒
之啓方等敗績單馬走免德怒法不窮追斬其
撫軍司馬斬瓌冬十月太極端門竝就以張剛
爲材官將軍上方令時銅官令王瓚得古銅鐘
四枚於山穴獻之列於太極殿前賜瓚爵關內

庚一作闕外庚

二年春三月秦苻登既爲姚興所滅其弟廣帥部落三千來降德拜廣爲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招集亡命攻破北地王鍾時德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土無十城衆不過萬鍾既敗走反側之徒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率衆討廣斬之先是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寶和不從辯懼謀洩乃潛引晉

軍至管城冀德親帥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僉
不自安及德討廣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
和以滑臺降魏求援於行臺尚書和跋跋率輕
騎自鄴赴之既至辯復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
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
府庫時將士家屬悉在城內德聞之遣將士三
千騎攻跋跋率衆迎擊騎兵敗績跋又擊破桂
陽王鎮俘斬虜獲千餘人陳潁之民多附於魏
德欲攻滑臺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

成資向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雲斬李辯率將士家屬二萬餘口自滑臺出奔於德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依計將安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張華進曰彭城楚之舊都阻山帶河一作川地嶮人殷可攻而取之以爲基本北地王鍾慕輿護封逞

韓諱等固勸攻滑臺尚書潘聰進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可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必拒王師未易可取文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乘舟而戰者我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右有山河之固左有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豪傑蓄志以俟孰不思得明主以立

尺寸之功廣固城者曹嶷之所營山形嶮峻足爲帝王之都辟閭渾昔爲燕臣後負國恩勒兵潛據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彼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服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釁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齊州沙門僧朗素善占候德因使牙門蘇撫訪其所適朗報曰山野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托無以立陛下今即聞之檀越敬覽三策潘

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策矣且今歲之初彗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彗者除舊更新之象奎婁爲魯之分野虛危爲齊之分野宜先定兗州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豈關人哉撫不敢言以吉還報德大悅三月德引師而南五月入薛城兗州北鄙諸郡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

安之牛酒屬路秋八月德遣使諭幽州刺史齊
郡太守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遣北地王鍾率
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
十餘萬户自琅邪引兵而北迎者四萬餘人以
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守將
任安委城而退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北
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晉經
困難啓聖事彰中籙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
武鳳起於絶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

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咎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得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剥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邱暫阻王畧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咎韓信以禪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師討步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異孤

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桓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禽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首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

先是蘭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乃出降德大喜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渾聞德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荀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遣子來降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剛追斬於莒城渾少子道秀自詣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殺其參軍張瑛德遂入廣固是年德爲僧朗建神通

寺於齊州仍遺書於朗曰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晉在建興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災武王即宴永康之始東傾西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飮淚朕以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大統奉和尚大恩神祇恭護今使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荏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朗答書曰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善逢

高鑒惠濟黔黎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
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靜溪山豈臨此位且領
民戶興造靈剎所崇像福冥報有歸
建平元年春正月癸酉德定都於廣固遂以晉
隆安四年僭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
已下改元爲建平元年又詔曰漢宣閔吏民犯
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以爲二名庶開臣子
避諱之路於是更名備德敘賞其下有差設行
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追謚燕王暐曰幽皇

帝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扳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遣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立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宮簡公卿巳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餘人爲太學生每月朔親臨試之作申池以爲遊戲是年造刀四口銘其背曰建平隷書

建平二年冬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讌於延賢殿酒酣笑謂群臣曰朕雖薄

德恭巳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備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以賜多爲讓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卿飾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疋自是昌言競進直士盈朝矣備德遺從事中郎杜弘如長安問毋兄消息詳具

弘傳
建平三年春三月備德如齊城登營邱望見晏
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
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
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
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
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
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備德悅之遂以謨從
至漢城夏四月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讌庶

老於中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閒足因日牛山而
歎曰古無不死悽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
之山川邱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
備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冶於商山置監官於
烏常澤以廣軍國之資

建平四年春二月夜地震在棲之雞皆驚擾飛
散三月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
問備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動經旬餘幾於不
振會前尚書右丞孫默一作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

酒解之乃瘳拜默爲御史中丞封承熙侯是時司隷校尉慕容達因之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帥（一作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黄門孫進扶備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備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夏四月南海王法及魏師戰於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五月初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戸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諄上疏曰二寇逋誅國

耻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二
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蓁而不守豈非義
夫憤憾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畧
未振是使長蛇弗剪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
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
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
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
以保寧於營邱難以經畧於秦越今群凶僭逆
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浸窆審量虛實

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懼燻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綰之害所不辭也備德從之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韓綽爲使

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害備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讌登高遠矚顧謂尚書魯遼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昝全盛之時接慎（一作梓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邱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艸頹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荅曰昝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畱

心賢哲每懷徑事陛下慈溪二王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秋九月高雅之等表請伐桓玄先是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巳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寧朔將軍（一作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備德至是雅之等言於備德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諱（載記作韓範）亦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畧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

時則英武之志不伸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於玆桓玄篡逆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帥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強秦北抗大魏拓境

開疆保寧社稷正在今日如使後機失會豪傑
復起梟除桓玄更修德政遐邇旣寧物無異望
豈惟建康難居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
至矣天與不取悔將何及惟陛下覽之備德曰
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
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
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敎之
以軍旅而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
俟釁爲見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

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日之事其令公卿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馬騎一作鐵騎五萬三千乏車一萬七千乘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備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昝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援身有道當使無慙昝人也雅之等頓首荅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

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
建平五年春三月備德以劉軌爲司空甚寵任之劉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遂與高雅之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及鮮年豪帥免逵謀殺備德推司馬休之爲主克日垂發雅之欲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老吾觀其有安齊之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卒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洩乃相與殺軌南奔

雅之爲追騎所執殺之敬宣與休之至淮泗間
遂歸劉裕備德聞桓玄敗乃以桂陽王鎮爲前
將軍北地王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
千克期欲取江南會備德寢疾於是罷兵
建平六年夏四月先是備德迎其兄子超於長
安超潛變姓名逃歸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
以告兗州刺史南海王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
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乃不禮之備德聞
超至大喜遣騎三百出迎及至封爲北海王拜

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秋九月汝水忽竭水經註作女水水有神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備德甚惡之冬十一月備德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長短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是夜備德夢其父𩑺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敕觀此夢意吾將死矣戊午引見群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皇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竄越失位備德亦不自安輿輦還宮至夜其疾益甚

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子爲人後者人爵二級乃執超手曰若得至曉更見公卿顧托以沒死無所恨舉目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呼曰今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皇太子是夕薨於顯安殿一作堂即晉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在帝位六年乃爲十餘柩夜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虛葬於東陽陵僞諡獻武皇帝廟號世宗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納一作汭納沉靜深邃外訥內敏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氏就弟備德家於張掖備德從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備德與燕王垂起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以懷

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備德免之竊將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超年十歲而公孫氏病臨死授超以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絕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伯也呼延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秦超又隨涼州民徙於長安未幾平卒超號慟經旬超母謂之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佑人乎今雖死吾欲

爲汝納其女以以苔厚恩於是娶之超至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爲秦人所錄乃陽一作徉狂行乞於市秦人賤之惟東平公姚紹見而異焉言於姚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眞狂願微加爵祿以羈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故爲謬對或問而不苔與大鄙之因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由是得徙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賣卜於路超行而見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

於心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吳辯潛
從視之辯因宗正謙以告超超不敢告母妻潛
變姓名與謙俱歸至諸闕禁自稱張伏生二十
日始達梁父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
終之言備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
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姿瓌魁傑有類備德備德
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
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吏妙選時賢爲僚佐
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乃爲超起第於萬春門

內朝夕觀之趍亦深達備德旨入則盡歡承奉
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美焉未
幾立爲太子備德既歿超遂以晉義熙元年僭
嗣僞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太上尊備德
后段氏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爲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南海王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
兖揚南兖四州諸軍事加桂陽王鎮開府儀同
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樂浪
王惠爲司徒潘聰爲左光祿大夫段宏爲右光

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濟陽王凝爲右僕射自餘文武拜授各有差超復引公孫五樓任爲腹心乃其所親信也備德故大臣段宏及北地王鍾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乃以宏爲徐州刺史鍾爲青州牧時以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太尉封孚言於超曰臣聞親不處外羇不處內（載記作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

輔臣竊未安趙新即位忌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擅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爭說竟不行鍾宏皆不能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搆

太上二年夏無雲而雷秋八月先是趙自長安行至梁父南海王法時爲兗州刺史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一作天授）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安知非此族乎趙

聞而恚忿形於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超既與法有隙結憾彌深及備德卒法又不奔喪至是超遣使讓之法常懼禍至遂與北地王鍾徐州刺史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法與鍾並稱疾不赴收其黨侍中河間王統右衛將軍東陽王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左僕射封嵩嵩弟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尋遣桂陽王鎮等攻鍾於青州字闕二王昱等攻段宏於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中書令韓範攻法於兗州一作梁父昱等

攻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又集群盜襲石城塞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懼人懷異議凝將謀殺韓範襲擊廣固範潛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幷將其衆進攻梁父克之凝出奔秦法出奔魏桂陽王鎮攻拔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與高郡公始單馬奔秦於時超不恤政事惟畋遊是好變更舊制朝野失望百姓苦之僕射韓諄切諫不納冬十月太尉封孚卒超又欲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

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
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既不能道之
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
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
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
御寡方致蕭墻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
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名集公卿至如不
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
轘之法亦可附之條律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

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令犯罪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既廣懲惨尤深元壽建熙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煑之戮雖不在五刑品一作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

罰失中洛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
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是以蕭何定法命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
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
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
愈亦可詳聞群下議多不同乃止十二月丁未
熒惑太白皆入於羽林又合於壁占曰燕亡是
年高句驪遣使獻千里馬生熊皮障泥於超超
大悅荅以水牛能言鳥

太上三年春正月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秋七月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質至是使愷請焉愷至於秦秦主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愷還超下書使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曰太上因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一作先代遺音）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不如掠吳口與

之尚書張華曰若使侵掠吳邊必成隣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昝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巳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親在人（一云慈德在秦）堂握方寸崩亂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降屈乎宏暫降統天之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中書令韓範智能廻物辯足傾人昝與姚興俱爲苻氏太子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必得如志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

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遂遣韓範聘於姚興奉
表稱藩範至長安興見之謂曰封愷前來燕王
與朕抗禮今卿至也欵然而附為依春秋以小
事大之義為當專以孝敬為毋屈也範曰昔周
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之而生今陛下
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
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
冲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
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

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由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沛然垂慈愍之心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乘間逞說興乃大悅賜範千

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時濟陽王凝自梁父奔秦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質一作制其送使然後歸之興意乃變因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韋宗來聘超與群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爲豎子屈節超曰朕爲太后屈

願諸君勿言遂北面受詔賵宗以千金冬十月
遣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秦報聘并送
大樂伎一百二十人輿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
作秦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
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慶與之兆見於此
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
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
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輿怒曰昔齊
楚競辯二國輿師卿乃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

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十一月張華發長安宗正元先馳反命超大悅遣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率騎二千迎於境上超親率六宮迎之於馬耳關

太上四年春正月超以母妻之歸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追尊父北海穆王納爲穆皇帝立母段氏爲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爲皇后祀於

南郊柴燎爓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私告人曰令火盛而烟滅國其亡乎超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圜邱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帷幄盡皆壞裂超懼密問太史令成公綏綏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煩多事役殷苦之所致也超懼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惡之問於太史令李宣

宣曰滙水無氷良由逼帶帝京近日故也超大
悅賜宣朝服一具高句驪復遣使至獻千里人
十人千里馬一疋兗州人王滿一作蒲率衆二千
來降獻美女馬髭鬚去地九寸拜滿長水校尉
封廩邱公
太上五年春正月正旦超朝會群臣於東陽殿
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秦遂議入寇掠
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載記作韓謨諫曰先帝
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

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鋭以伺賊隙恢復
先業而更結怨南隣廣樹仇讎可乎超曰我計
巳定不與卿言二月遣將軍慕容興宗斛穀提
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拔之陽平太守劉千載
濟陰太守徐阮並爲所執大掠而歸簡男女二
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
令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族親戚並居顯要夾
輔左右王公内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
兄公孫歸爲冠軍將軍常山公叔父公孫頹爲

武衛將軍興樂公斛穀提等竝爲郡縣公桂陽王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無乃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荅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南陽（載記作濟南）執太守趙光（一作元）俘掠男女千餘

入而還夏四月晉丞相劉裕率舟師北伐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署劉敬宣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浮淮入泗五月進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至琅邪所過築城留守或謂裕曰燕人若嚴守大峴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無所資糧不惟無功何能自反裕曰不然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畧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一云惟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師一入

峴吾何患焉敢爲諸君條之超聞有晉師引見
群臣於東陽殿會議拒師之策征虜將軍公孫
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
與爭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
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敕
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
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
蕩芟除禾苗使寇至無資堅壁清野以俟其釁
彼僑軍深入士卒無食求戰不得旬日之間可

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以卒芟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彊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群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不如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鐵騎衡之（衡一作踐）此成禽耳輔國將軍廣寗王（寗一作寧）賀賴盧苦諫

不從過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太尉桂陽王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安成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禽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鎮出謂韓諄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乎

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城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蓄精銳以待之劉裕過大峴超兵不出乃舉手指天喜形於色曰吾事濟矣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勝可必矣六月巳巳裕師次東莞超遣羸老守廣固遣左將軍段暉輔國將軍賀賴盧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等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旣聞晉軍之盛大懼自率步騎四萬就暉等於臨

朐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謂公孫五樓曰今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及至裕前鋒（通典作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巳據川源五樓戰敗而還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車張幰御者執矟以騎爲遊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超兵四面而至裕命劉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弁州刺史劉道憐等拒之戰於臨朐南日巳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蕃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

必寡今以奇兵從間道徑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乃遣畨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襲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彌擐甲先登遂拔之斬其牙旗超大懼單騎奔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暉衆大敗裕軍斬暉等大將十餘人超奔還廣固裕軍獲其玉璽御輦豹尾等乘勝逐北直至廣固彌又先登丙子克其大城超徙郭內人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

重撫納降附採拔賢俊華夷大悅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六月趙使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陽王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討於群臣曰朕嗣守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急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離心士卒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患恐不

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賊如其不濟死亦未晚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軍乘勝氣勢百倍吾以敗軍之將禦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横勢如脣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

宓遣乞援以濟時艱超於是從惠計復遣韓範
與王簿乞師於秦超尚書略陽桓遵及弟京兆
太守桓苗苗或作畱踰城出降遵苗皆超所委任以
爲心腹者也或有竊告裕軍曰燕人張綱有巧
思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廣固乃可拔也秋七月
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之於裕先
是裕嘗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
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使周城呼曰劉勃勃
大敗秦軍無兵相救城內莫不失色劉毅遣上

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援裕裕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是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裕圍城益急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虜甚怒乃引伏弩射之裕軍少退左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所執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割大峴以南地爲界并獻馬千疋以通和好不聽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八月封融詣裕軍降九月尚書張俊自秦還亦降於裕因

說裕曰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相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甘言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且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將軍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來援因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以窮告急秦已遣鐵騎十萬遥屯洛陽晉軍不還便當長驅而進矣裕呼秦使者謂之曰語爾姚興我克燕之後息

兵三年當取關洛虜能自送便可速來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日常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荅之此言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西羌奄至不審明公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以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

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會姚興爲勃勃所敗追強還兵韓範歎曰天滅燕矣長水校尉王滿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敝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翼日

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之而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以其弟諱盡忠無二竝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裕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出降超怒手殺之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

太上六年春正月甲寅正旦超登天門朝群臣於城上殺馬以享將士文武皆有遷授乙卯超

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晉師之盛方奏樂乃
握超手而相對泣曲終不已韓諲諫曰陛下遭
百六之會正當勉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反
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曰孤以先
世基業締造甚艱今外寇如此恐一旦不守是
以泣耳尚書令董銑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
獄二月輔國將軍賀賴盧征虜將軍公孫五樓
爲地道出擊晉師晉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
曰昔石虎攻曹嶷瞻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

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自陷石虎從之而嶷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攻圍段龕十旬不拔塞城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存宜加修築裕從其言塞之超及城內男女悉患脚弱病者大半出降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為虐戰士尫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外援絕望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避位轉禍為福聖達所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

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於時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板屋被以牛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遥臨城上攻城之士遂得肆力超大怒懸其母於城上支解之裕圍廣固累月將拔之夜佐史並集忽有烏大如鵝蒼色飛入裕帳坐衆咸駭愕以為不祥參軍胡藩獨起賀曰蒼黑者北方之色鳶者我也北方歸我大吉之徵也衆乃大悅丁亥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

徃亡不利行師一云今徃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徃彼亡何為不利遂四面急攻之殺傷甚衆廣固鬼夜哭不止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悅壽開門納晉軍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奔為追軍所執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美哉其言也言必及親終不忘孝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乎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

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
盡坑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
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鮮卑王公已下三
千餘人沒入家口萬餘以妻女爲軍賞夷其城
隍獲生口萬餘馬二千疋并獲金鉦輦豹尾舊
式猶存送超詣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
六年韓範後爲劉穆之所惡譖於裕被殺始德
以晉安帝隆安四年歲在庚子僭號居齊王至
超二世以晉義熙六年歲在庚戌爲劉裕所滅

凡十一年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鍾

慕容鍾字道明德之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旨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備德頗從之率皆中焉由是政無巨細悉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勲封北地王超既嗣位猜虐日甚政出權門公孫五樓等覬挾威權慮鍾抑已固勸超誅之鍾懼遂與段宏

等謀叛事敗奔秦姚興拜爲始平太守封歸義
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蓨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放
吏部尚書皆顯名於燕世孚幼而聰敏和裕有
士君子之稱仕垂散騎常侍轉西臺尚書及寶
僭立累遷吏部尚書蘭汗之亂南奔辟閭渾渾
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遂出降德曰孫得
青州不以爲喜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内參

密謀雖位任崇重而謙虛博納深得大臣殿度
趙既嗣位政出權嬖盤於遊畋多違舊章軌憲
日澈殘虐滋甚孚屢與韓諄盡言匡救趙不能
納其後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孚曰桀
紂之主趙大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
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
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
謝趙以其時望特優容之太上三年卒於家時
年七十一 追贈太師謚曰文穆其所著文章多

傳於世

封嵩

封嵩渤海人也仕備德爲左司馬遷尚書左僕射德又以韓諱爲尚書右僕射時嵩諱年竝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諱弟軌爲北中郎將嵩等俱拜德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至殿方謝德顧曰所謂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超初嗣位大旱太后段氏告超曰左僕射封嵩敎殷丹下車訪問民間疾苦丹常

具陳孝婦不當死以致亢旱當誅姑女改葬孝婦冉如其言應時雨注後超信任姦邪不恤政隔嵩流其南海王法等謀反征南司馬卜珍言於超曰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奸超收嵩下廷尉辭及段太后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教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超聞而大怒乃車裂嵩於東門之外融叛出奔於魏

杜弘

杜弘平原人也仕德爲從事中郎先是德母及兄納一作光皆在長安德遣弘如長安存問消息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爲效但臣父雄今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君內

實忠孝何罪之有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
爲賊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王始

王始萊蕪人德建平四年以妖術惑衆至數千
人聚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
百官號其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弟
泰爲征西將軍德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鎮討禽
之斬於都市臨刑人皆罵之曰何爲妖妄自貽
族滅或問其父兄今竝何在始曰太上皇帝蒙

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此口過以至於此奈何臨死復爾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始仰視曰朕即崩矣終不改帝號也德聞而笑之謂左右曰熒惑之人死猶狂語何可不殺

張瑛

張瑛幽薊人也爲辟閭渾參軍常與渾作檄辭

多不遜渾敗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如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

王鸞

王鸞（一作尹鸞）濟南人也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蹬德一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乃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所能飽

且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先以司縣試之也於是拜爲逢陵長鸞到官政理修明大收民譽徵爲東萊太守

龐世

龐世不知何處人仕德爲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克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爲之謠曰龐家之巷車馬轔轔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至何所因由性苛克寡所親

桓敞或作垣字

桓敞略陽狟道人也族姓豪強居虎時自略陽徙鄴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德入青州以敞爲車騎長史超襲僞位其長子遵次子苗復見委任遵爲尚書苗爲京兆太守劉裕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順並以爲太尉行參軍

張華

張華清河東武城人也有機辨仕德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屢進直言仕超至左僕射奉使至秦辭令不屈後爲劉裕所獲

張恂

張恂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慕容氏散騎常侍父悕爲儁尚書右僕射恂隨德南渡因家於齊郡之臨淄後歸仕魏

劉昶

劉昶本平原人也世仕慕容氏昶從德南渡河因家於北海之都昌縣子奉伯爲趙東牟令後歸劉裕爲北海太守

傅融

傅融本清河人六世祖伷伷子遵仕後趙至太常融隨德南徙渡河遂家於盤陽爲鄉里所重性豪爽不拘小節尤善屬文

李根

李根遼東襄平人也仕寳至中書監與子後智等隨德南徙渡河居於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以此多輕之

王牢

王牢太原祁人也高祖宏河東太守緜竹侯牢

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德南渡居青州因以家焉

張幸

張幸清河東武城人也仕趙東牟太守後率戸歸魏

冷平

冷平臨淄人太上二年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欲以一人坐殺人論死而平安國各引

自殺讓生競以義形急難且手殺罪人宜竝加
原宥超詔俱赦之

高軌

高軌本渤海蓨人也隨德渡河徙青州因居北
海之劇縣

王景暉

王景暉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初同魯在秦魯
遣暉隨德使劉藻獻玉璽於德遂留仕德後著
南燕錄六卷行於世

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少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居歸將改適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逼我改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宿泰

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歸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曰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輓歌之聲慟絕良久

春秋第六十五卷

十六國春秋夏錄目

仁和　汪日桂一之　重訂

夏錄一　春秋卷第六十六
赫連勃勃
夏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七
赫連昌
夏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八
赫連定
夏錄四　春秋卷第六十九

胡義周
王買德
趙逸
韋祖思
張淵
吐谷渾拾寅
胡淵
費峻
韓耆

夏錄目 畢

夏錄一　春秋卷第六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魏書云屈孑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孑北人言屈孑者卑下也曾祖鐵弗劉虎南單于苗裔右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劉淵之族也居於新興虒意之北北人謂父爲鮮卑母爲鐵弗因以母號爲姓猛死子副崙奔魏虎父誥汁爰世領南落誥汁爰一名訓兜兜字或作兒字汁爰死虎遂代

焉虎一名烏洛孤始臣附於魏自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帝諱鬱律與晉幷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將復渡河侵魏西部平文帝逆擊大破之逐出塞表昭成諱什翼揵初虎又寇西部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尋死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附魏務桓一名豹子招集部落復爲諸部之雄石虎建武中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右賢王

丁零單于務桓死弟閼陋頭代立其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狡猾多變旣立之後入居塞内昭成以女妻之後通於秦苻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詣堅請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堅堅讓歸之尋復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秦堅遣其將鄧羌討擒之衛辰復降於秦堅自至朔方署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

堅雖於魏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魏因討破之收其部落十有六七衛辰走奔於秦堅送還朔方遣兵戍守遂以衛辰爲鄉導寇魏南境魏師敗績因分國人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劉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復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代來城秦末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慕容永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

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幽州牧河西王後衛辰遣子力俟提（魏書作直力鞮）寇魏南部其衆入九萬太祖（諱珪）軍士五六千人爲其所圍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力俟提單騎而走獲牛馬二十餘萬乘勝逐北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徑造代來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入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擒力俟提盡并其衆

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亾誅其族黨竝投之於河勃勃衛辰第三子也奔於叱干部帥叱干他斗伏魏書作薛干部大悉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乃馳諫曰烏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亾歸命於我縱不能救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之於秦秦高平公破多羅沒奕干

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尤
辯慧魁岸美丰儀姚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
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
於勳舊尋遷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
鎮高平議以貳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
配之使爲伐魏偵候興弟邕固諫以爲不可乃
止頃之復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
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會
太祖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興議請歸賀狄

干仍送良馬千疋以贖狄伯支太祖許之勃勃
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時河西鮮卑柔
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疋於秦濟河至大城勃
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僞獵於高平川
因襲殺没奕干而并其衆衆至數萬
龍昇元年夏六月勃勃僭號大夏天王大單于
大赦境内殊死已下建元龍昇署置百官自以
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時晉義熙三年
也以長兄右地代爲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

爲大將軍封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尚書令叱以韃爲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一作升）爲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其餘授任各以次差冬十月勃勃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山川險

固土田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且其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併力於我衆寡非敵亾可立俟不如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畧已抂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掠取嶺北嶺

北諸城門不敢晝啓十一月勃勃初僭號求婚
於禿髮傉檀傉檀不許勃勃大怒率騎二萬伐
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
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頭而還傉檀率
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鷙御
軍齊整（通典作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
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若從溫圍北渡
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
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亾之餘率烏合之

衆犯順結仇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敝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彼必土崩瓦解奈何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決矣沮衆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陜鑿陵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勒衆逆戰大破傉檀於百井追奔八十餘里殺傷士衆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積人頭而封之以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還於嶺北又

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七百人
龍昇二年夏五月秦遣將齊難等率衆二萬來伐秋七月勃勃聞秦兵旦夕將至退保河西齊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全軍覆之一云潛師襲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退走勃勃復追擊於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疋於是嶺北夷夏降附者以數萬計勃勃皆拜置守宰以撫之
龍昇三年夏四月勃勃率騎二萬攻秦入高國

及於五井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秋九月秦姚興自率兵來伐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候秦軍未集乘虛奄襲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別將姚榆生等來追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於勑奇堡勃勃進攻之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奚不肯屈遂自刎死復攻秦將王洛生或作金洛生於黃石岡彌姐豪地一作亭地於我羅城皆

拔之徙七千餘戶於大城以丞相右地代領幽
州牧以鎮之
龍昇四年春三月遣尚書胡金纂率騎二萬攻
平涼姚興率兵來救金纂力戰而死勃勃又遣
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秦北中郎將
姚廣都於定陽拔之擒廣都坑將士四千餘人
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進攻秦隴又破
白崖堡遂趣清水秦將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
奔上邽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姚興自安定

來追至壽渠川不克而退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
龍昇五年春正月秦安北將軍姚詳棄貳城屯杏川勃勃逼之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奕干要擊執之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
龍昇六年春二月勃勃率騎三萬南攻安定破秦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衆三萬五千獲戎馬二萬疋進攻秦將党智隆於東鄉降之

署智隆爲光祿勳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鎭北
叅軍王買德來奔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
秦德雖衰藩鎭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善
之拜爲軍師中郎將夏六月勃勃欲因河南王
乞伏乾歸之喪率兵攻熾磐王買德曰熾磐吾
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而又伐之匹夫且
猶耻爲況萬乘乎勃勃乃止冬十月秦姚興以
楊佛嵩爲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來
擊嵩敗死之

鳳翔元年春三月大赦境內殊死巳下改元鳳翔水經註作龍昇七年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餘戶改築都城於朔方水之北黑水之南名曰統萬城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城都巳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視民如草芥乃蒸土加功以錐刺之錐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刺之不入即殺行錐者勃勃以爲

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使造五兵之器鋭利尤甚乃咸百鍊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則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五口背上爲龍雀大環兼以金鏤作一龍形長三尺九寸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域世甚珍之復鑄銅爲一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形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餘人以

是器物莫不精麗又鑿渌漣池於三交夏五月雨魚於統萬時興役尤煩民不堪命勃勃恥姓鐵弗乃改為赫連氏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夫帝王者係天為子其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窮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

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冬十二
月立夫人梁氏爲王后子璝一作墳爲太子封子
延爲陽平公昌爲太原公倫爲酒泉公定爲平
原公滿爲河南公安爲中山公
鳳翔二年春正月勃勃侵魏河東蒲子
鳳翔三年春三月勃勃攻秦將姚逵於杏城二
旬拔之執逵及别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
敵等坑士卒二萬八夏五月勃勃遣御史中丞
烏洛孤與河西王沮渠蒙遜結盟其辭曰自金

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羣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終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

域既清則竝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
子孫汞崇斯好蒙遜遣弟漚河太守沮渠漢平
來盟秋九月勃勃遣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
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秦廣平公姚弼與戰於
龍尾堡建敗被禽
鳳翔四年夏六月勃勃聞秦將姚嵩與氐王楊
盛相持率騎四萬襲擊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
竹嶺嵩敗死勃勃遂進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
秦州刺史姚平都一作軍都及將士五千人因毀其

城轉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子太原公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秦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戸五萬據城來降勃勃署儼爲侍中韜爲尚書留鎮東將軍羊苟兒配以鮮卑五千鎮之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諶於雍城諶委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遣東平公姚紹及征虜將軍尹昭（一作尹卲）等將步騎五萬來拒勃勃退如安定胡儼閉門拒之襲殺苟兒及所

將鮮卑復以城降秦紹等進攻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去勃勃引歸杏城復遣兄子提南侵池陽秦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將軍蛇玄率衆追擊提敗遁還秋七月勃勃聞太尉劉裕伐秦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竝進且裕有高世之畧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克之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既尅長安利在速返不能久留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如拾

遺耳不足復勞吾士馬也於是秣馬厲兵休養
士卒
鳳翔五年春三月勃勃進據安定秦嶺北鎮戍
郡縣皆降遂盡有嶺北之地秋九月劉裕滅秦
入於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為兄弟
勃勃命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召
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書而
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儀容瓌偉英武絕人裕歎
曰吾所不如也冬十月勃勃還統萬十一月太

尉裕留次子桂陽公義眞爲都督雍梁秦三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鎭長安
以諮議參軍王修爲長史王鎭惡爲司馬領馮
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爲中兵參軍仍以田
子領扶風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
弘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
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勃勃聞裕東歸大
喜具買德傳乃以太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
大將軍率騎二萬南向長安前將軍太原公昌

屯兵潼關以軍師中郎將王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伐淸泥自率大軍爲之後繼

昌武元年春正月太子璝至渭陽關中士民降者屬路劉義眞遣龍驤將軍扶風一作始平太守沈田子率衆逆戰璝擊敗之退屯劉廻堡遣使還報司馬王鎭惡鎭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修曰劉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戮力今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甚懼遂與鎭惡不平初裕將東還田子及傅弘之屢

言於裕曰鎭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鎭惡故二人常有猜心至是鎭惡與田子俱出北地師於涇上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鎭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眞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鎭惡出城俱會於寧朔將軍傅弘之（一作建威將軍）壘計事田子求屏人語

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義眞義眞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鎭惡反修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鎭惡爲安西司馬夏四月傅弘之大破璝於渭陽（一作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津（一作渡）斬獲甚衆璝兵退遁秋九月劉義眞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眞曰王鎭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眞

信之使左右劉乞殺修由是人情離駭莫相統
一悉召外軍入長安城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
降於瓌瓌夜襲擊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
安樵採路絕太尉裕聞之大懼使輔國將軍蒯
恩如長安召義眞東鎭洛陽以相國右司馬朱
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
鎭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勑義眞輕裝速發
既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當與義
眞俱歸也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冬

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眞將士貪縱大掠而東
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至於灞上雍州別駕
韋華降於勃勃百姓共逐齡石而迎勃勃入長
安齡石乃焚燒長安宮殿奔於潼關璝率衆三
萬追擊義眞傅弘之謂義眞曰公處分亟進今
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將何
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眞不從俄而
璝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於青
泥北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衆寡不敵皆爲

撫軍長史王買德所擒司馬毛修之與義眞相失亦爲買德所獲義眞行在前會日暮潰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眞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叚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絕望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眞於背單馬而歸義眞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畧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大寒勃勃裸之

弘之叫罵而死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遂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於是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以謝王買德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十二月晉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於潼關之曹公故壘朱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坂聞齡石所在亦奔投之太原公昌進攻敬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

日辟兄去乎遂與敬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於長安勃勃殺之勃勃既破關中斬戮無數時有沙門曇始亦遇其害而刃不能傷勃勃異之遂赦沙門於是羣臣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側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朕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遂築壇於灞上僭卽皇帝位大赦境

內姝死巳下改元昌武文武百官進位各有差

魏太宗與崔浩論近世君臣因問浩曰屈丏何如浩曰屈丏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強隣報仇雪耻乃結忿于蠕蠕背德于姚興櫥豎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屈丏前作屈孑

眞興元年春正月勃勃遣將軍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幷州刺史毛德祖於蒲坂德祖不能禦全軍歸洛陽以侯提爲幷州刺史鎭蒲坂

勃勃歸於長安二月徵隱士韋玄玄既至懼而禮拜甚過勃勃怒而殺之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山河四塞沃饒險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風俗畧同壤境隣接自統萬去魏境裁數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恐有不守之憂若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而西諸卿特未見及此耳羣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太子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勃勃因

田於三交至滁漣池遂還統萬勃勃所都之城名也以宮殿大成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改元眞興刻石都南命秘書監胡義周頌紀功德勃勃好自矜大名其四門南曰朝宋門東曰招魏門西曰服涼門北曰平朔門勃勃遣騎三千攻魏河西魏遣散騎常侍邱推自幷州與故秦遊擊將軍王洛生等來拒奔還夏四月吐谷渾覓地聚衆六千於弱水南遣使來降勃勃拜爲弱水護軍

眞興二年夏五月雨魚於統萬冬十月起冲天

臺於統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追尊高祖諱
汁爰為元皇帝曾祖虎為景皇帝祖務桓為宣
皇帝父衛辰為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為桓
文皇后
眞興三年
眞興四年
眞興五年
眞興六年冬十二月勃勃將廢太子璝為秦王
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為太子璝聞將廢己自長

安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爲瓚所敗倫死之勃勃中子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瓚遂併其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勃大悅立昌爲太子勃勃性凶暴好殺視民如草芥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絕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

眞興七年夏六月太廟崩陷秋七月勃勃寢疾

既而疾甚輦昇永安殿召羣臣囑以後事八月癸卯卒時年四十五在位十九年僞謚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勃勃僭立十三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三年死是魏世祖始光二年也

春秋第六十六卷

夏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昌

赫連昌字還國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也鳳翔元年封太原公爲前將軍鎭潼關後率衆襲殺太子璝遂立爲太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眞興七年秋八月勃勃死昌卽僞位於永安殿大赦境內姝死已下改元承光（承字一作永）自餘文武進位各有差

承光二年春正月西秦王乞伏熾磐遣使如魏請舉兵來伐夏六月世祖（諱燾）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蝚蠕（一作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蝚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不然蝚蠕烏集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暴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伐

燕世祖乃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畋於陰山東至和兜山而還秋七月查城劉渚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抂水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八月世祖還平城九月世祖聞勃勃諸子相攻關中大亂國人不安乃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鉤巳而行其占秦亾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也嵩固爭之世祖大

怒責嵩枉官貪污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勅果毅將軍新安侯于栗磾與宋兵將軍交趾侯周幾率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爲鄉導世祖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訪於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畧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浩曰順誠有籌畧實如聖旨然臣與之姻婚深知其爲人果於去就不可專任世祖乃止冬十

月丁巳世祖發平城十一月臨雲中至君子津
會天暴寒數日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來
襲統萬壬午値冬至日昌方燕羣臣魏師奄至
上下驚擾進次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
世祖馳往擊之昌敗與數千騎退走入城門未
及閉內三郎豆代田率衆乘勝入宮焚其西門
宮門閉代田踰宮門而出世祖拜代田勇武將
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出剽掠居民殺
獲萬餘得生口牛馬十餘萬世祖謂諸將曰統

萬未可得也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道明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萬餘戸於平城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幾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升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至統萬見魏軍巳圍其城還告乙升曰統萬巳敗矣乙升懼棄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奔長安斤遂克蒲坂收其資器百姓安堵如故昌弟助興先守長安乙升至復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奚

斤又西掠長安秦雍氐羌皆詣斤乞降斤悉安

承光三年春正月乙酉世祖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傷死能至平城者十纔六七巳亥世祖如幽州昌弟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世祖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昌二月世祖還平城三月丙子世祖遣高涼王禮鎮長安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浮橋於君子津夏四月魏司空奚斤與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世祖欲乘虛伐

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廷尉長孫道生宗正娥清等將步騎三萬爲前驅常山王素太僕丘堆將軍元太毗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眞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黄眉等將步騎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爲前候五月發兵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鎭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壬午至拔隣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旦夕可拔今輕

軍討之進不可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一時俱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路非上策也朕以輕騎直抵其城下彼先聞有步兵而徒見騎至必當寬弛吾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復有黃河之險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

餘矣遂行六月戊戌軍至統萬次於黑水分軍
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出
降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
萬城堅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等然後徐往內
外擊之何有不濟故夏主堅守以待之世祖聞
之怒甚退軍城北示之以弱遣宗正娥清及永
昌王健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有得罪
亾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
兵未至宜急擊之昌信其言甲辰引步騎三萬

出城逆戰魏司徒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旣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昌陳兵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雨從東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世祖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俟後日崔浩叱之

曰是何言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分軍隱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世祖馬蹶而墜幾爲昌兵所執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昌兵乃退世祖騰馬得上刺昌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兵大潰不及入城將麾下數百騎西南走遁遂奔上邽魏乘勝追逐至於城北殺昌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

人世祖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昌衆覺之諸門悉閉世祖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世祖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已暮昌尚書僕射問至跋城奔昌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昌至於高平不及而還乙巳世祖入城獲昌所署公卿將校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疋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以昌宮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

須賜將士各有差時魏騎都尉代人來大千共長孫道生與昌交戰道生馬倒爲昌所擊大千馳救昌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得免初勃勃性豪侈好治宮室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墻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羣臣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亾其可得乎擒昌尚書王買薛超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淵辯爲太史令得故

晉將毛修之及西秦將軍庫洛干乃歸庫洛干於秦以毛修之善烹調用爲大官令世祖見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耶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世祖納勃勃三女爲貴人宜城王司空奚斤與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世祖命宗正娥清太僕邱堆帥騎五千畧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西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等攻貳城守將堅

守不下清等攻拔之世祖詔斤等班師斤上疏
言赫連昌亾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
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世祖
曰昌亾國叛夫擊之勞傷將士且可息兵取之
不晚斤抗表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
劉拔送馬三千疋并留娥清邱堆使共擊之辛
酉世祖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
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秋七月
蠕蠕寇雲中聞昌已破懼而引還

承光四年春三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昌於上邽昌退屯平涼司空奚斤進軍安定與娥清丘堆軍合時安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警備昌襲擊之堆敗以數百騎還城昌遂驕矜乗勝日至城下抄掠芻牧者不得出諸將患之監軍安頡曰本受詔誅賊今反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路而王公諸將晏然

曾不爲計將何以報恩蹇責斤曰今若出戰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力誠不足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然後步陳擊於內騎兵襲於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顗曰今猛寇遊逸於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饑色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何救騎之可待也等於就死當以戰死寧可坐而受困乎斤猶以馬少爲辭顗曰今兵雖無馬但歛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騎顗請募壯勇敢死士出擊之縱不能破敵亦可以挫其鋭且赫連昌

猶而無謀好勇而輕進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猗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往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晦士衆皆亂昌退走頡等追擊之昌馬蹶而墜頡遂擒之三月癸酉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辛巳弼等以昌至於平城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以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

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
公世祖常使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深入山澗
共逐一鹿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世祖
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進封秦王後
坐謀反被誅

春秋第六十七卷

十六國春秋卷第六十八

夏錄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定

赫連定小字直獖勃勃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鳳翔元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旣而率衆赴安定進爵爲王遷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敗定遂收其餘衆數萬還據平涼遂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慕璝爲開府

儀同三司河南王魏宜城王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擒功不在已深耻之乃舍輜重齎三日糧輕騎追定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還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定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亾歸於定具告其實定知魏軍食少無水乃設伏於隴山彈箏谷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爲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邱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尋與高涼王禮棄長安偕

奔蒲坂定復取長安世祖大怒命建節將軍西
平公安頡持節斬郎堆代將其衆鎭蒲坂以拒
之夏四月定遣使請和於魏世祖以詔諭之使
降
勝光二年春正月定弟酒泉公儁自平涼奔魏
夏五月定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
進而還冬十月敗於陰槃定少兇暴無賴不爲
勃勃所知乃登苛藍山（苛一作可）望統萬而泣曰先
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

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定旁定令射之一無所獲定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勝光三年春三月壬寅世祖封昌爲秦王秋九月己丑定遣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率衆來擊擒別將王章殺萬餘人謂以代遁還定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留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請宋求和乃與劉義隆約合兵滅魏遂分

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夏義隆遣將到彥之率衆寇河南爲定聲援世祖聞之乃攝河南三鎭北渡彥之遂列守南岸至於衡關冬十月世祖治兵將謀伐定羣臣咸諫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巳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來襲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以問崔浩浩曰劉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濟（一作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志（一作心字）虛聲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

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自當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而觀儜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甲辰世祖如統萬進軍平涼次於

涇南遣安西將軍古弼與侍中張黎攻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十一月乙酉世祖進攻平涼定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世祖使其兄昌招諭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定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等相遇弼僞退以誘之定追擊之世祖使高車勑勤馳擊定定遂大敗斬首數千級定還走登鶉觚原方陣以自固魏軍四面圍之數日斷其水道定不得水人馬饑渴丁酉引軍下鶉

觚原魏武衛將軍邱眷擊破之定衆大敗死者萬餘人定中重創單馬遁走收其餘衆掠民五萬户西奔上邽世祖獲其弟丹揚公烏視拔武陵公秃骨及公侯將士以下百餘人是日弼等乘勝進攻安定定從兄東平公乙升棄城奔長安驅掠數千家西奔上邽巳亥世祖入安定獲乞伏熾磐質子及定車旗簿其生口財畜班賜將士各有差十二月西秦畧陽太守楊顯以郡降定丁卯定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面縛

出降遂剋平涼收其珍寶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世祖世祖以定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定所署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世祖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 缺 鎮長安壬申世祖東還

勝光四年春正月定擊西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叔父北平公韋代帥騎一萬攻南安乞伏暮末

窮蹙輿櫬出降夏六月定殺暮末及其宗族五百餘人定畏魏軍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沮渠蒙遜而奪其地河南王吐谷渾慕璝因戎狄之東面以爭天下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寅帥衆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定以歸秋八月慕璝遣侍郎謝大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已丑世祖以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其明年春三月壬申慕璝送定至魏世祖殺之是魏延和元年也初勃勃僭

號龍昇歲在丁未至定滅亾歲在辛未凡二十五年

春秋第六十八卷

夏錄四　春秋卷第六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胡義周

胡義周安定臨涇人也博涉經史尤善屬文初仕秦姚泓爲黃門侍郎以文章著稱泓滅遂仕於勃勃爲秘書監勃勃作統萬城義周爲之銘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疆之祚昔在陶唐數終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資當經綸之會鑿龍門

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不綱網漏殷氏用一作遂字使金暉絕於中天神轡輟於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綿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崑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絙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

統迭制於崤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岱晏然（岱一作代）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暫擬涇陽攉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鋭雖覇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升或作照）英豪接踵若夕月之澄濛汜（澄或作登）自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十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

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天休俯順時望龍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於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當羣兇獄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竄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於柔服威厲刑張一作彰於伐叛文教與武功

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曁乎七載而王猷允協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甍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座而營露寢閶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岳峙萃林靈沼崇臺

秘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
四海莫不鬱然竝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
穹閬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
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
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
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叅制規
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
構千尋崇基萬仞立棟鏤梲若騰虹之揚眉飛
簷舒咢似翔鵬之矯翼二序既啓而五時之座

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温宮膠葛凉殿嶒
嶸絡以隋珠綷以金鏡雖曦望互昇於表而中
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
故善自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
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
以求類跡狀以效眞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
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宮尚未足以
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閟
宮有侐而頌聲是作況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

生軌一文昌舊章惟始咸秩百神寘亭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葉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

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内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京土包上壤地跨勝形庶民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如列星離宮既作别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甍風閱飛軒雲垂温室嵯峨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王貽則霸王永世

垂範億載彌光皆義周之辭也又有虵祠碑諸
文頗行於世其子方同仕勃勃中書侍郎

王買德

王買德初仕秦姚興鎮北參軍勃勃剋貳城買
德率衆來奔勃勃謂之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
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
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興先構國破家亾流離
漂虜今將應運而興思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
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

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漢皇聖畧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國猶固深願且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卽拜爲軍師中郎將後勃勃欲因西秦乞伏熾磐之喪議率衆討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今反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且猶恥爲況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

卿朕安聞此言乎其後劉裕滅秦姚泓遂據長安留子義眞守之勃勃謂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其方畧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鎭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此天以關中賜陛下機不可失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北之衝要宜先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

後杜潼關塞崤峽絕其水陸之道徐傳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義眞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定也勃勃曰善遂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而自率衆攻拔長安義眞敗走買德獲其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及司馬毛修之勃勃遂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筴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

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拜都官尚書加寇軍將軍
封河陽侯

趙逸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
父昌石勒時爲黃門侍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
歷中書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馬從征勃勃難
敗逸爲勃勃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
所爲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
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文士

褒貶多過其實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後仕于魏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仕姚泓天水太守泓敗没于氏王楊難當

韋玄

韋玄字祖思京兆人也隱居養志恬澹寡欲博涉經史尤善屬文姚興備禮致之見興不拜興亦重其志操厚爲之禮劉裕辟爲相國掾宋臺通直郎亦不就勃勃克長安遣使徵爲太子庶

子既至恭懼過禮欲以逭禍勃勃大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柰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爲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於何地耶遂殺之

張淵

張淵不知何處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南征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遂仕姚興父子爲靈臺令泓滅入仕赫連勃勃復任淵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徐辨俱見獲淵

因觀星嘗作觀象賦其詞曰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覩紫宮之環周加帝座之獨標瞻華蓋之蔭藹何虛中之迢迢觀閣道之穹窿想靈駕之電飄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鑒璣衡南覩太微三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冏冏以垂暉虎賁執鋭於前階常陳屯聚于後闈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仰見造父爰及王良傳說登天而騎尾奚仲托精於津陽織女朗列於河湄牽牛煥然而舒光五車亭柱於畢陰兩河俠井而

相望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悉置儲貳副天延延三吏論道納言各有攸司將相論次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七列九土之異左則天紀槍棓（棓一作梧）攝提大角二咸防舍七公理獄庫婁烱烱以著明官騎騰驤而奮足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磥落而電燭于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明堂配帝靈臺耆符丈人極陽而恍惚子孫嘒嘒於參隅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雞伺晨於參墟右則少微軒

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御宮典儀女史執筆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姦而察失于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扶匡照曜麗琰珮珍人星壓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河鼓震雷以砏磕騰蛇蟠縈而輪菌於是周章高眄還旋辰極既覿鉤陳中禁復覩天帝休息漸臺可升離宮可即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厠窈窕之色輦道屈曲以徼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

樹百果竹林挺焉江河炳著于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神龜曜甲于清泠龍魚摛光以暎連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彼絲竹爲帝娛懽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倏煜而驛爛弧精引弓以持滿狼星搖動於霄端其外則燕秦齊趙列國之名雷電霹靂雨落雲征陳車策駕于氏南天駟逞步於太清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姝形內則尚書大理太乙天乙之宮柱下著術傳示無窮六甲候大帝之所須內厨進御膳於

皇躬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形於其中陰陽
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恢恢
太虛寥寥帝庭五座竝設爰集神靈乃命熒惑
伺彼驕盈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于水衡
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為經暐暐其
竝曜粲若三春之榮覩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
於華京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歸邪繽紛飛
流電舉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蛇乘龍則禍連周
楚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于衛午乃有欽明光

被塡逆水府洪波滔天功隆大禹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蓋象外之妙不可以粗理尋重玄之內難以熒燎覩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響荆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衛生畫策則太白食昴而擒朗魯陽指麾而曜靈爲之廻駕嚴陵來遊而客氣著於乾象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效於既往爾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知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陰精乘箕

則大風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沱譬如晉鐘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若夫鈇車潛駕時乘六虬大儀迴運萬象俱流北斗俄其西傾羣星忽以匿幽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浹旦而過周爾乃凝神遠矚矖目入荒察之天象視之渺茫狀若混元之未判又似浮海而覩滄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旁于是乎夜對山水棲心高鏡遠尋終古悠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加黃星之靡錯明虞舜之無競嘻

呂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翊聖欽管仲之察微見虛危而知命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壯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爾乃歷象既周相佯岩際尋圖籍之所紀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之將淪咸譴告于昏世桀斬諫以星孛紂酖荒而致彗恒不見以周衰枉蛇行而秦滅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誠庸主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堯無為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

胡淵

胡淵安定臨涇人也仕勃勃給事黃門侍郎父畧仕秦姚興渤海公逵平北諮議參軍魏丕統萬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爲河州刺史

費峻

費峻代人也仕勃勃爲寧東將軍護羌校尉後率衆歸魏

韓耆

韓耆字黃耇安定安武人也仕勃勃爲并州刺

史後歸仕魏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目

仁和　汪日桂　一之　重訂

前涼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

張軌

張寔

張茂

前涼錄二　春秋卷第七十一

前涼錄三　春秋卷第七十二

張駿

715
748.4
1795
v.10

前涼錄四　春秋卷第七十三
張重華
張靈耀
張祚
前涼錄五　春秋卷第七十四
張玄靚
張天錫
前涼錄六　春秋卷第七十五
張肅

張瓘

嚴氏

馬氏

閻氏薛氏

宋配

宋混

宋澄

宋矩

宋纖

氾瑗
氾勝
氾禕
氾昭
辛攀
辛憑
辛理
江瓊
王横

張世度

索孚

索襲

索丞

索苞

索紞

索綏

索充

陰澹

張詒

張斌

張植

李弇

常據

馬岌

張沖

童巽

車濟

謝艾
張頎
郭荷
祁嘉

前涼錄目 畢

前涼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張軌

張軌字士彦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著聞祖烈魏外黃令父温爲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經有器量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字士安友善隱於宜陽女几山太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重之謂安定

中正爲蔽善抑才乃羙爲之談以爲二品之精
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與京兆杜預
以聽注易遣之太康中爲尚書郎太子洗馬中
庶子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
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
觀軌投筮大喜曰霸者之兆乃求爲凉州公卿
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爲持節護羗校尉
凉州刺史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横軌到官即
討破之斬首萬級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課農桑

拔賢才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爲股肱謀主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敎之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揚成逵殺太守以叛郡人馬忠赴屍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

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慚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封其子孫求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惠帝西略軌遣使貢其方物加號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

光熙元年冬十一月惠帝崩軌遣長史北宮純司馬張纂別駕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漢末博士燉煌侯瑾謂其門

八日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又有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關洛傾陷涼土獨全至是張氏遂霸河西今之甘州

永嘉元年春正月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韓稚擅殺刺史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

中督護氾瑗帥衆二萬討稚先遺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絡繹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单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乃詣軍門降遣太府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司馬模模甚悦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

永嘉二年夏五月王彌帥衆寇洛陽軌遣督護

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濬等帥州軍入衞京師純等募勇士千餘人突陳擊彌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京師爲之歌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

永嘉三年冬十月辛酉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攻漢壁斬渕征虜將軍呼延顥

永嘉四年冬十一月黃龍出於臨羗河癸水界天身長十餘丈張掖臨松山後魏太和中置臨松郡故城在此山

下有石如張掖字掖字漸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又蘭池遂立石大如九破之中有必字青點白文書之又姑臧遂立石白點如星成二十八宿嘉麥一莖九穗生於姑臧於時天下旣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獨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

永嘉五年軌患風疾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別駕麴晁欲專威福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司

馬模稱軌廢疾不堪視事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土汝何德以代之也龕乃止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志在涼州遂託疾歸河西陰圖代軌乃與兄酒泉太守張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圖爲輔車之勢密遣使詣京師鎮祛等上疏更請刺史禾報先移檄廢軌以軍司馬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下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

區域文值中州喪亂秦隴倒懸加以疾患委篤實思欽迹避賢但負荷重任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横與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授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坐成其志也軌默然融等遂出戒嚴武威太守張琠遣子坦馳詣京師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

克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爲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會軌子寔來自京師遂以寔爲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河西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河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

哉今數萬之軍巳臨近境惟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寔南討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疏以侍中袁瑜爲凉州刺史治中陰澹率數十人馳詣長安皆割耳於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司馬模表請停瑜會張坦至自京師亦上表畱軌朝廷優詔勞軌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巳下命寔帥尹貞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張越奔鄴別遣從事

田迴王豐師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晁拒之戰於黃阪寔詭道出浩亹戰於破羌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良者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

匱軌曰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疋毦布三萬疋冬十一月帝遣使者進拜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尋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劉曜攻陷長安（一作王彌遂逼洛陽）遷帝於平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往衛京師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軌乃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統武興大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監等縣又分西

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鄣廣昌大夏遂興罕唐左南等縣以居之

永嘉六年春三月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返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翼戴晉室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會聞秦王司馬業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搆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

明同欵宜簡令展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
配帥步騎二萬徑趍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
西中郎將寔率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瑰帥胡
騎二萬絡繹繼發仲秋中旬會於臨晉秋九月
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進位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戶固辭不受金
城太守胡曷叛遣督護宋毅治中令狐瀏討之
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虜必解甲歸
我矣曷請降軌宥之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

貫與據險斷絕使命寔與宋配等擊破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刧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苞寔遣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復與苞戰於陜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枹罕令嚴羌妾産一龍一鷲鷲尋飛去龍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郡大樹經宿還立故處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邱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勵殊勳天下崩亂皇輿幸遷

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絶其根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絶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

建興元年夏四月愍帝即位於長安遣使詔軌曰朕以寡昧纂承大統末能梟除凶逆奉迎梓宮枕戈含寃肝心碎裂惟爾凉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旌旗連絡萬里星赴進次汧隴便當協

力濟難恢復神州故遣中常侍藮馬拜爾爲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軌固讓不受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一作治）中河西荒廢不用錢幣裂疋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獘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從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西胡致金胡餅皆弗菻

作奇狀前趙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
三千人衛長安
建興二年春二月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
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朝廷以軌年老
多病拜子寔爲撫軍大將軍副涼州刺史夏五
月軌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
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
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
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己丑薨於正寢

年六十在位十三年撰易義十卷葬昭陵冊贈侍中太尉賜謚曰武穆私謚武公初軌風病積年二子代行州事閉絶音問莫能知者軌頗識天文每州內有賊輿疾仰觀曰無能爲害終如其言及祚僭號追謚武王廟號太祖

春秋第七十卷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寔

張寔（一作宴）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

建興二年夏五月軌卒長史張璽等表寔嗣攝

父位冬十月愍帝因下敕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勳西夏項邊寇狡猾侵逼近畿義兵銳卒萬里相尋奉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平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惟爾雋勁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

建興三年冬十月蘭池長趙嬰(一作奭)上言軍士張冰於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鉺鈕光照水外文

曰皇帝行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遣使送於京師

建興四年春二月寔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以來饑旱頻仍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

官以匡佐大理凝承輔弼以補缺拾遺令事無巨細盡決獨慮與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缺則下無分謗羣僚畏威面從而已如此惡專歸於上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開納羣言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賜帛四十疋冬十一月劉曜攻逼長安寔遂遣督護王該等率步騎五千人入援京師并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

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爲秦州
刺史是年分金城之令居楊枝二縣又立永登
縣合三縣立廣武郡
建武元年春正月寔猶稱建興五年黃門郎史
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將降於
劉曜前一日使淑等齎詔於寔曰天步危運禍
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
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
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於茲不

能剪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聰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刼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等雖赴國難殿而無效圍塹十里外救不至糧盡入窮遂爲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貞勳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忠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

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已詔
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艱運若
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
後事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
臨出寄命君其勉之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
以天子蒙塵謙一作沖讓不拜寔叔父肅時爲建
威將軍西海太守聞京師危逼請爲先鋒入援
寔以其年老弗許及聞京師陷沒乃悲憤而卒
寔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行事遣

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前鋒督護陰預率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鄉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復遣相國南陽王司馬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驅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騰（一作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勅騰還軍忽聞北

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嵩不進翅允持金五百請
救於嵩遂決遣騰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
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
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
進而還次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盡矢
竭璞殺駕車牛以饗士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
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吾令
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撫戎將軍張閬率金城
軍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焦嵩陳安

舉兵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惟涼州獨全先是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一作看）至是謠言驗矣

太興元年春三月焦崧陳安舉兵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於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為輕車將軍督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閬宋輯辛韶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凶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保謀稱尊號破

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莫
大之恥而亟欲自尊天不授其圖籙德不足以
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暱藩先帝
遐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位一作號傳檄諸藩副
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寔從之
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蔡忠
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比至元帝已即位於建康
改年太興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六
年是歲寔造刀一百口無故盡生文曰霸

太興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陳安叛保自稱秦州刺史氐羌多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與別將張春還南安祁山寔遣將軍韓璞率步騎五千赴援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復為安所敗遣使詣寔乞師寔復遣威遠將軍宋毅赴之安乃退

太興三年春正月晉王保為劉曜所逼遷於桑

城張春謀奉保將奔於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
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將宋陰鑒一作鑑逆保聲言
翼衛寔襲之也會鑒未至而保遇害其衆散奔
涼州者萬餘人寔是自恃險遠衆強轉爲驕恣時
祁山地震從中陶原坂三里昌覆下川忽如見
掩坂上草木存焉寔寢見所住屋梁間有人像
而無頭久之乃滅寔甚惡之先是謡曰蛇利砲
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夏六月京兆人劉弘
挾左道客居涼州天梯第五山燃燈懸鏡於山

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千有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一作沙牙門趙卬等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涉卬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弟茂潛知其謀請誅弘等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不知以其夜懷刃而入斬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爲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轘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寔時年五十在位六年葬寧陵私謚昭公晉元帝

冊贈大司馬涼州牧賜謚曰元公及祚僭號追
尊曰明王廟號高祖

張茂

張茂字成遜寔同母弟也虛靖好學不以世利
嬰心建興元年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
給事黄門侍郎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
年徵爲侍中以父疾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
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牧皆不受
太興三年夏六月寔既被殺左司馬陰元等以

寔子駿幼冲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乃誅閻涉趙印及黨與數百人大赦境內秋九月立寔子駿爲世子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

太興四年春二月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始臧令辛巖以曾爲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

命以規諫我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紛一作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民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又分武興金城西平安固爲定州

太寧元年秋劉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將軍劉

咸一作威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寗羌護軍陰鑒于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沸河動地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之長史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其觀

明公此舉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問於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師握三秦之鋭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掩克南安席捲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兵士雖多精卒寡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安能舍腹心之疾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河西耶若二旬不退珍請率敝卒

數千爲明公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將軍率步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尋遣使稱藩於曜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計曜遣大鴻臚田崧拜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太司馬涼州牧西域大都護護羌校尉封涼王加九錫之禮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

紹諫曰伏惟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旣往
之患耳愚以爲恩德未洽於邇侍雖處層臺亦
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
民繫託之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
境窺我齷齓必有乘人之規將何以佐天子霸
諸侯乎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工動衆
百姓豈所望於明公哉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
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
臣義士豈不欲全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宻

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令國家未靖不可
拘纍常吉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邅之世紹無
以對遂卒爲之茂雅有志操能斷大事涼州大
姓賈摹（一作模）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摹兄弟遂
謀害茂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
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跡威著涼域茂嘗謂馬岌
曰劉曜自古可方誰等輩也岌曰曹孟德之流
茂默然岌曰孟德公族也劉曜戎狄難易不同
曜殆過之茂曰曜可方呂布關羽而云孟德不

反豈不過哉炎曰孟德挾天子令諸侯仗大義討不庭曜一胡人卒用烏合之衆而能建威名成大業天下莫之當其不優歟茂曰天生曜以滅中國殆不可以人事論也

太寧二年春正月黃霧四塞夏五月甲申茂寢疾臨終執世子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臣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

室下欲保完百姓因下令曰吾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氣絶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殮以彰吾志是日薨時年四十八在位五年劉𨁂遣使贈茂太宰謚成烈王及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春秋第七十一卷

前涼錄三　　春秋卷第七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駿

張駿字公庭（一作彦）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覇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者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冲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

尉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置前後左右四率
官繕南宮劉曜又遣使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
涼王冬十二月涼州別將隴西辛晏阻兵於枹
罕不服駿讌羣臣於閑豫堂遣武威太守竇濤
等率兵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
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
起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柰何以饑年
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
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為恥也

駿納之乃止駿遣參軍王隲聘於趙劉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欵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隲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隲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邱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凉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冊府元龜作此凉州高士使乎得人矣乃厚其禮而遣之

太寧三年春正月駿猶稱建興十二年親耕籍田二月始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左長史氾禕言於駿曰按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興改號以彰休徵駿不從辛晏以枹罕來降拜爲護軍復有河南之地

咸和元年冬十二月駿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二千餘戶於姑臧

復遣使修好於成主李雄
咸和二年夏五月駿聞劉曜爲後趙石勒所敗
乃去曜官爵復稱晉大將軍凉州牧遣武威太
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
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東會將軍韓璞自大夏攻
掠秦州諸郡曜遣子南陽王劉胤率步騎四萬
迎擊屯於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七月駿
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渡沃干嶺辛巖曰我握
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

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輕動輕動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劉曜與石勒相攻胥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乃與胥夾洮相持積七十餘日軍粮竭乏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劉胥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我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粮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粮此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疋

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士衆咸奮於是使冠軍將軍呼延邪鷄率親御郎三千絶其運路眉自率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敗之遂潛遁璞營璞軍大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一作過）也將軍何辱皆赦之眉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誸禦之金城太守張閬枹罕護軍辛晏帥其衆數萬降眉遂失河南之地

咸和三年秋九月雨水大赦境內會劉曜東討

石勒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其子胤猶守長安險阻路遥爲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拒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耶駿曰毎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

咸和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一作毗聞曜爲石勒

所擒大懼與南陽王肖等率衆奔上邽諸征鎮
皆委城奔潰
咸和五年夏五月駿因曜之亡復收河南地至
於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五屯護軍
與石勒分境六月勒稱天王遣鴻臚孟毅拜駿
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九一作錫之命駿恥爲
之臣不受畱毅不遣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
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
凰鳴至是復有河南之地秋休屠王羌叛趙來

奔趙河東王石生擊破之駿大懼遣孟毅還使長史馬詵稱臣於勒兼貢方物時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栢請擊叛將趙貞晉載記作趙真為貞所敗議者以栢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念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公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於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伯法

律犯死罪朞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是年駿夢一人眉髮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駿寤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孫亮以為祈連令

咸和六年春正月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鍾鼓之聲又有石隕于破胡爆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處氣上黑如烟首如赤飈（一作焱）駿少而淫佚常夜出微行姦亂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

楙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簿賣田宅
以償之
咸和七年羣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署
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
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至不赦然境內皆稱
之爲王羣僚又請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
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
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
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

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
業遂殷繼貳缺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危
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
重華爲世子
咸和八年冬十二月駿初遣參軍傅穎假道於
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至是又遣治中從事張
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雄大悅淳因雄之有憾
於南氏楊初也因說雄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
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幷勢席捲三秦東

清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迓皇輿於洛邑此英覇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僞許之將使盜殺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下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於建康者誠以陛下嘉尚忠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之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

德逼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耶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宣景一作奮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試以卿意觀之奮謂淳曰卿體豐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先往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返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

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本亦不來雖
火山湯海猶將赴之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憚
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乃謂淳曰貴主
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
寡君以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未能雪天人之大
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
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
娛耶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
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

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厚
爲之禮而遣之淳至龍鶴募兵通表率致命於
建康朝廷嘉之初建興中燉煌計吏耿訪到長
安既而遇賊不敢進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
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
大使乞爲鄉導撫慰涼州時連有難許而未行
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
尉刺史公如故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
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

陵託爲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猶稱建興二十一年而不奉正朔

咸和九年春三月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駿爲大將軍都督陜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往來不絶駿讌羣臣於閑豫堂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黄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旣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親犯令卽法

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夫法惟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黄生吾不聞過矣可謂忠之至也卽於坐擢爲燉煌太守是年天雨五穀于武威燉煌植之悉生因名天麥初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旅之事無歲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謀多所延納號稱賢君

咸康元年夏四月寧戎校尉張瓘敗趙將王擢

於三交城駿遣西胡校尉沙州刺史楊宣率衆
越流沙伐龜茲鄯善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
向風靡軍次焉耆國國王龍熙拒戰於賁崙城
爲植所敗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
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
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
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其衆
四萬人肉袒詣宣降於是西域諸國及前部于
寘王並遣使詣姑臧奉貢冬十二月鄯善王元

禮一作孟獻女姝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是年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晉興廣州廣州晉書地理志作須武合十一郡爲涼州以世子重華爲玉官中郎將涼州刺史分金城興晉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城漢中八郡爲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分敦煌晉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護戊巳校尉玉門大護軍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

駿自稱大都督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事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於其中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珍極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宣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一作正德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駿士馬強盛雖稱臣於晉不行中朝正朔舞八佾建豹尾車服旌旗一如

王者置百官官號府寺皆擬天朝而微異其名始設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僚莫不稱臣又有閑豫堂前有閑豫池池中有五龍晝日見彩移時乃滅水通變色遂鑄銅龍於其上初戊巳校尉趙真不附於駿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

咸康二年夏五月雨雪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羣僚極言得失境內大饑穀價踴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

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鮮扁滋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

咸康三年駿遣參軍麴護等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一作湖寂茂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為大將軍都督陝西秦雍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

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資岐嶷
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違吳楚宗廟有黍離之
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
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維既
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皆不崇朝而皆
簒縱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
桃蟲鼓翼四夷諠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
有干將之志螢燈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
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

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渝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揚剽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

使多爲石虎所獲不達京師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庾亮上䟽言陳寓等冒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爲縣令

咸康四年

咸康五年冬十月駿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咸康六年命西曹掾集閤內外事付索綏以著

涼春秋駿復遣別駕馬詵入貢於趙表辭蹇傲趙王虎大怒欲斬詵侍中石璞切諫止之

咸康七年駿作薤露行曰在晉之二世皇道昧不明主暗無良臣奸亂起朝廷七柄失其所權綱喪典刑愚猾竊神器牝雞又晨鳴哲婦逞幽虐宗祀一朝傾儲君縊新昌帝執金墉城禍釁萌宮掖胡馬動北坰三方風塵起玁狁竊上京義士扼素腕感慨懷憤盈誓心蕩衆狄積誠徹昊靈又作東門行曰勾芒遇春正衡紀運玉瓊

明庶起祥風和氣翕來征慶雲蔭八極甘雨潤四垌昊天降靈澤朝日耀華精嘉苗布原野百卉敷時榮鳩鵲與鶯黃間關相和鳴菉萍覆靈沼杏花揚芳塵行遊誠可樂感此白日傾休否有終極落葉思本莖臨川悲逝者節變動中情

咸康八年春正月駿遣其將和驎謝艾討南羌于闐大破之

建元元年駿田於建西𥔲石縣秋九月改𥔲石縣爲金澤縣置狄道縣尒屬涼州又以狄道

立武始郡

建元二年秋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孟池縣有怪夜室如晝曉起視西北間有光明照地武威姑臧人有白興者以女爲妾其妻妬之興怒以妻爲婢爲女給使郡縣以聞駿大驚曰自古所未聞也將爲怪乎乃於姑臧市轘而殺之是月沉陰昏暝霧霾四塞

永和元年冬十月駿復遣兵討焉耆降之

永和二年夏五月戊子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

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六月丙戌甍於正德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晉穆帝遣使冊贈大司馬謚曰忠成公秋七月葬大陵及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春秋卷第七十二

前涼錄四　　春秋卷第七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一作太林）駿之第二子也寛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晉永和二年夏六月右長史任處上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内建元永樂尊嫡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永訓宮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歛除關

稅省園囿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虎未幾虎遣將軍王擢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等徙七千餘戶於雍州虎又遣梁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進軍武威金城太守張沖降之縣令燉煌車濟守節不屈伏劍而死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遣書誘致宛戍都尉宋矩矩乃自刎涼州振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兵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欲以時日斃之復遣宋輯

爲之後繼沿河次於金城將決大戰乃有黑虹下於營中懼而遁歸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強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係故燕任樂毅克平全齊及任騎刧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於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

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乃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拜艾爲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一作七千）使擊之艾進與秋戰大破之斬秋將綦毋安等俘斬萬五千級秋七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於西郊謝艾以春秋

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
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
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王
統承大位百揆維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
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
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

永和三年夏四月麻秋進攻枹罕晉昌（一作陽）太
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威（一作城）太守

張悛曰棄外城則衆心動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據從悛言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雹（一作抛）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起雲梯雹車穿地應之殺傷秋衆數萬石虎復遣別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據督宋脩張弘辛挹郭普等拒之短兵接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據斬李嘉以狗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

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
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
長最乏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
非人力也虎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
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
也乃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
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
萬降於趙復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
騎三萬進次臨河秋以三萬衆來拒事具艾傳

艾遣別將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趙軍乃退艾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夏五月秋與石寧復率衆十二萬據枹罕進屯河南遣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越洪池嶺至於曲柳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振重華議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

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策略小
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
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
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於沙阜寧退屯金
城秋七月石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
渾率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夾擊遂城
長最艾軍進次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
河南八月庚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
艾還討叛虜斯國骨一作直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戶獲牛羊十餘萬頭麻秋又襲擊重華將張瑁瑁敗失軍三千餘人枹罕護軍李逵帥衆七千奔降於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之冬十月乙丑康獻皇后詔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假節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方謀爲涼王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羣僚共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領雍秦涼三州牧使所親信人沈猛私謂歸曰我家

主公奕世忠於晉室今曾不如鮮卑何也臺加
慕容皝爲燕王而主公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
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
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
曰吾子失言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
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分王異姓尋皆誅
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
王者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
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畜之也

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伐之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位以方伯寵榮極矣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何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殊勳絶世者亦有不世之賞今貴公始繼世而便爲王設貴公率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返洛陽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乎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乃止

永和四年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業當身平

之會荷當今之重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囂然皆云去賊授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巳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奕棋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略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憂懼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

延納直言用（一作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揖彼近習彌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荅謝然不之改也是年天竺國重譯來貢其樂䟴有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笛銅鼓毛圓都曇銅鼓等九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彊舞曲又有天曲

永和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復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好與羣下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寵臣又喜傳奕頗廢政事從事

一作徵士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
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
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
廩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愼之豈可輕有虛耗以
與無功之人乎昔世祖卽位躬親萬機章奏詣
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
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況寃困於
囹圄殆非明王之事也臣竊未安重華善之
永和六年春二月重華讌羣僚於閑豫堂講論

經義

永和七年冬十二月石虎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秦苻雄所破率衆來奔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

永和八年春二月重華遣將軍張弘宋脩一作宗悠等率步騎萬五千會王擢伐秦秦苻健遣衛將軍苻碩禦之戰於龍黎擢等大敗没軍士三千餘虜張弘宋脩等王擢棄秦州单騎奔還姑臧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吊

問其家夏五月重華復遣王擢率衆二萬伐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秦將苻碩戰敗奔長安重華因遣使上疏請伐秦曰季龍自斃遺燼遊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帥步騎七萬逕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勢山東騷擾不足壓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秋七月康獻皇后詔進重華爲涼

州牧

永和九年秋九月重華欲誅西河相張祚厩馬四十疋其夜悉無後尾冬十月無雲而雷聲皆東南引日暴出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十一月己未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冊拜子靈耀（一作耀靈）爲世子大赦境内殊死巳下丁卯薨於平章殿年二十四（載記作二十七）在位八年（載記作十一年）葬顯陵私謚曰昭公及祚僭號追謚桓王廟號（闕）祖穆帝賜謚曰敬烈

張靈耀

張靈耀字元舒重華子也年纔十歲立爲世子嗣事稱大司馬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涼州牧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右長史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張據及謝艾上言權幸亂事公室將危宜盡逐長等重華不納及疾甚手令徵艾長等秘而不宣重華旣卒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

將軍輔政長等建議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靈耀冲幼論立長寧侯祚祚先烝重華母馬氏乃容說馬氏遂從長議廢靈耀爲寧涼侯而立祚尋爲宋混等所攻乃使楊秋胡將靈耀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祚

張祚字太伯小字僉斯駿之庶長子也傳學雄武有政事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與太守封長寧侯重華薨子靈耀嗣及靈耀見害祚遂自

立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為淫虐通重華妃裴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子女未嫁無不淫亂國人士相視以目咸賦牆茨之詩

永和十年春正月祚從趙長尉緝等議僭卽王位於謙光殿載記作帝位立宗廟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下書曰昔金行失馭邊方驛騷北鄙氐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

受晉禪天下所歸謙沖遜讓四十年於茲矣今中原喪亂華夷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祗岳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衆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乃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大赦殊死已下賜鰥寡穀帛加文武爵各一級收酒泉太守謝艾殺之追尊曾祖軌為武王祖寔為昭王從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桓

王立妻辛氏爲王后又立妻咤干氏爲王后子大和爲太子弟天錫爲長寧王子庭堅爲建康王重華少子玄靚（一作玄靖又作天靚）爲涼武侯畋燉煌郡爲商州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黑氣（一作風）晝闇災異屢見而祚淫虐愈甚尚書馬岌以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自我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

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逾虔守節不二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繫大涼義兵所以千里嚮赴者以陛下能奉晉室故也今既自專大高競則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於闕下遣別將和昊伐驪靬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冬十月晉太尉桓溫入關秦州刺

史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且慮擢之反噬乃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信人刺擢事覺不克祚益懼遂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燉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敗之十一月擢帥衆奔秦

永和十一年卽祚和平二年也祚廢諸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國

中仲夏雨雪降霜殺苗稼果實行人凍死祚宗人河州刺史張瓘時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之遣別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廣徵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不可行出必不還涼國將有大變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叱鸞爲妖言沮衆斬之以狥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兵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

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衆知祚必敗而
凶暴彌甚上下憤慽秋七月祚又遣張掖太守
索孚代瓘鎭枹罕使瓘討叛胡瓘聞之斬孚起
兵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单騎奔走
瓘兵躡之祚衆震懼瓘遣兵傳檄州郡欲廢祚
以侯還第復立靈耀先是驍騎將軍燉煌宋混
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至是大懼八月混與
弟澄等西奔招合夷晉衆至萬餘人遂以應瓘
還向姑臧九月次於武始大澤混等爲靈耀發

衰閏月進至姑臧祚收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有舉手者夷三族祚登神雀觀琚嵩殺祚守門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納混等領軍將軍趙長開宮門應之長等懼罪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謙光殿拜靈耀庶弟玄靚爲主混遂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下觀勞之見混等乃案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鬭者長奮

槊刺祚中頰祚奔入萬秋閣爲厨士徐黒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内咸稱萬歳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祚立三年而亡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瓘入姑臧遂立重華少子玄靚爲大都督大將軍凉王自爲凉州牧行大將軍事天錫郎位備禮改葬祚於愍陵追謚威王封子庭堅爲金澤侯

春秋第七十三卷

前涼錄五　春秋卷第七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玄靚 一作玄靖

張玄靚字元安重華之少子母郭夫人所生也祚既被殺宋混張琚等上玄靚為持節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始年七歲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大赦境內及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為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王自為衛將軍領兵萬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行大將軍事以宋混爲尚書僕射改易僚屬隴西李儼據郡不受瓘命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歸之玄靚遣將軍牛霸率衆討之未至而西平衛綝亦據郡叛霸衆大潰单騎奔還瓘欲先誅綝以兄珪在綝中爲疑綝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綝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綝將從之瓘遣弟琚

領大衆擊綝敗之西平田旋復要酒泉太守馬
基背瓘起兵以應綝旋謂基曰綝擊其東我等
絕其西不出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
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兵二千人擊基敗
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至姑臧自是瓘兄弟強
盛負其勳力有篡奪之謀矣

永和十二年春二月秦征西大將軍晉王苟椰
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涼以書說玄靚負殊至姑
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

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隣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脩好君何恠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庶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元王北面二趙惟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

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爲奸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知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

包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殽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強財富有囊括關中席捲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氷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立靚之

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右將軍宋熈請取天龜觀壞以爲宅玄靚不許
升平元年夏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地陷爲澤
地燃廣袤數丈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水深
四尺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瓘曰此皆變之大者
可移之族人
升平二年夏五月涼州牧瓘猜忌苛虐專以愛
憎爲賞罰無復綱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之瓘
怙惡不改

升平三年輔國將軍宋混賦性忠鯁瓘憚而惡之欲殺混及其弟澄因廢玄靚而自立徵兵數萬集於姑臧混知之與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中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詔令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帥衆出戰混擊敗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衆悉散去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宗族入見玄靚遂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酒泉郡侯假節代瓘輔政混請玄靚去

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寵恩比時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為心膂是年六月大雨震雷晦冥平地水深六尺宮中四尺

升平四年夏四月驃騎大將軍宋混卒以其弟澄為領軍將軍輔政秋九月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攻澄殺之遂滅其族玄靚乃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同輔政

升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思爲亂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

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値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帥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相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他無所問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乃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

以天錫爲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玄靚年既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既克邕專掌朝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

隆和元年春正月晉詔以玄靚爲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復改南州爲祁連郡

興寧元年秋八月駿妻馬氏卒玄靚以生母郭夫人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疏宗張

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被殺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一作濟南等議以玄靚幼冲國家多難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遣肅等夜率兵入禁門潛弑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謚曰冲王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張天錫

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劉美人

玄靚死國人立之謁於太廟尊嫡母嚴氏爲太王太后生母劉氏爲王后時年十八自號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涼王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幷送御史俞歸還京師

興寧二年春二月詔以天錫爲大都督大將軍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夏六月秦遣大鴻臚回國拜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興寧三年春正月天錫驕恣婬昏不恤民務元日與嬖幸褻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於求訓宮從事中郎張慮輿櫬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少府長史紀錫上疏評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騄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勿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馬明王之治必恤其民天錫亦不從

太和元年冬十月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蕩難將軍校書祭

酒索商上書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行有得
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
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
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
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通之庶無遺漏矣初隴
西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於天錫十二月羌
歛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叛秦就
儼

太和二年春三月天錫帥諸軍攻儼使別駕楊

遹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向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向白土天錫自將三萬人次倉松夏四月天錫進攻儼大夏武始二郡皆下之常據敗儼兵于葵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於秦秦遣王猛及楊安王撫鄧羌等帥步騎二萬救儼猛使鄧羌追歛岐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遹逆戰於枹罕東遹大敗殺士卒七千餘

叛猛遂與天錫相持於城下因遣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策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討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

太和三年天錫別置臨松郡

太和四年春立子大懷爲世子是時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

興地震陷裂水出天錫素服避正殿引咎責罪
太和五年晉復遣使拜天錫都督隴右關中諸
軍事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元年時天錫之八年也火燃於地中三十
餘所而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夏四月秦王
猛破天錫于枹罕獲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
苻堅乃遣據率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閻負
梁殊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公稱
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

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河關東旣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稱藩於秦秦遣使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二年天錫母劉氏卒先是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徵燉煌處士郭瑀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理雅辨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之薤谷鑿石窟而居之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天錫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眞獨

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
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
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
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
禍不可以不救君不得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
今九服分爲狄埸二都盡爲寇穴天子僻陋江
東名儒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
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
遣使者虛左授綏鵠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

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逃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

寧康元年春正月天錫以世子大懷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更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爲世子以焦氏爲左夫人秋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地動樓崩八月天錫寢疾美人閻姬

薛姬皆自殺冬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

寧康二年秋七月初安定梁景燉煌趙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景肅有勲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攺其子以爲巳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名景子曰大奕肅子曰大城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憤從弟從事中郎張憲輿櫬切諫不納

寧康三年苻堅強盛每有兼幷之志屢來攻之

兵無寧歲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
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天錫大懼乃立壇於姑
臧刑三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
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於大司馬桓温期以明
年夏誓同大舉都會上邽乃遣從事中郎韓博
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
器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彝嘲戲之彝謂博曰
君是韓盧後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
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

日明公脫未之思爾短尾者則爲刁也闓坐歎服

大元元年夏五月天錫在位十三年秦苻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王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熈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萇後

繼秋七月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議之曰今
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
中錄事席仂曰先公既有故事以愛子爲質賂
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爲之計此孫仲謀屈
伸之法也衆以仂爲老怯咸怒曰吾世事晉朝
忠節著於海内今一旦委身於賊庭辱及祖宗
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内外
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
也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攘袂大言曰

吾計决矣言降者斬使謂負殊曰君欲生歸乎
死歸乎負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
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母嚴
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横制天下東平鮮卑
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
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
日矣天錫不聽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
之八月梁熈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驍
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濟帥衆降甲申苟萇濟

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拔纒縮城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常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自將餘衆五萬軍於金昌安西將軍燉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將軍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凝謀曰馬建出於行陣必不爲國家用秦軍深入吾等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粮運決一朝命矣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

錫命故止姚萇率甲士三千爲前鋒馬建帥萬
人拒戰大敗迎降餘衆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
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復遣司兵趙充哲中衛
將軍史景等帥勁勇五萬與萇戰於赤岸復爲
秦兵所破充哲戰死景亦沒於陣時有風昏闇
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中又叛天錫窘逼乃與
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納左長史
馬芮之言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苟萇
釋縛焚櫬送於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

苻堅以梁熈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戸於關中餘皆案堵如故封天錫爲歸義侯侍中比部尚書遷右僕射初秦兵將征天錫先爲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先是駿初立時涼州謠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羖羝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又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又夢一綠色狗其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咋之天

錫床上避匝乃墮地後苻萇來破姑臧著綠地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所夢旬日而國亡又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物也此求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又天水太守史稷暴疾而卒五旬乃穌云見涼州謙光殿中皆生白瓜至是秦使中書令梁熙等來伐熙小字白瓜其後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從堅至壽陽春一作堅軍敗績乃於陣南奔建康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

天錫爲左員外散騎常侍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雖遐方殊藪亦邁人之傑也聞皇京多才欽羡彌至猶在江渚司馬著作（姓氏未詳）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珣有雋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淸令言語如流陳

説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乃遂訝服及歸朝後甚被寵遇朝士以其國亡身虜多共毀之然甚爲孝武所器每人言論無不竟日於時會稽王道子一作孝武問其西土所出何物爲美一作可貴對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其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盧江大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夷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

州刺史尋卒贈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謚悼

公子大豫後逃奔河西當呂光時起兵攻姑臧

不克爲光所殺詳具光傳自張軌以晉永寧九年辛

巳歲牧涼州至天錫亡敗之歲歲在丙午凡八

十九一作七十六年主

春秋第七十四卷

前涼錄六　春秋卷第七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肅

張肅寔之叔父也爲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劉曜逼長安肅聞京師危迫請爲先鋒入援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合族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

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之所堪也乃止及聞長安不守慤帝蒙塵悲憤而卒

張瓘

張瓘祚宗人也爲河州刺史士衆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圖瓘瓘率衆拒之殺祚於萬秋閣遂入姑臧立玄靚爲涼王自爲涼州牧瓘性猜惡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瓘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

人情不附冀有言者後又謀廢立靚而自立事未遂間與立靚同車出城城西橋梁牢壯而三梁忽摧折又數見旂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氏奴要當截汝頭祚甚惡之乃日日散錢帛於人以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多不絕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東苑大冢上忽有流水城北大澤地忽火燃廣延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火之變刺史舊事正旦放烏瓘所放出手輒死有鸛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宋混遺第

澄郎於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苟婚姻而反爲逆臯是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暨我矣乃先殺妻子三十口而自殺先是太白守輿鬼占者以爲州分當有暴兵瓘欲誅諸宋以厭之而瓘竟爲澄等所殺

嚴氏

嚴氏重華之嫡母也少有志操率下嚴厲慷慨有丈夫之節重華嗣立尊爲太王太后居於永訓宮及天錫僭位仍尊爲太王太后天錫淫昏

驕恣不恤民務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張虛輿
櫬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太后尋以憂卒

馬氏

馬氏重華所生母也美姿儀初爲駿昭儀重華
嗣位尊爲王太后居於永壽宮會重華卒遺命
冊拜世子靈耀爲嗣其庶兄長寧侯祚先與馬
氏烝淫乃密說馬氏以靈耀幼沖須立長君馬
氏從之祚遂僭立淫虐不道族人河州刺史瓘
起兵誅討領軍趙長等懼罪乃入閤呼馬氏出

謙光殿立立靚為主而殺之遂尊為太王太后
晉興元年卒

閭氏　薛氏

天錫妾閭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因色並有殊
寵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
之後豈可更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
死於前供掃灑於地下耳誓無他志也疾篤二
姬皆自刎及疾瘳天錫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宋配或作宋醜

宋配字仲業燉煌人也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軌任爲謀主鮮卑若羅拔能爲寇軌以配爲司馬率兵擊之斬拔能俘虜十餘萬屢立戰功及劉曜入寇京都傾陷軌復以配爲前鋒督護帥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仕至西平太守

宋混

宋混字玄一燉煌人仕重華驍騎將軍張瓘之誅祚也混起兵應之及瓘擅政苛虐任情乃欲

謀誅諸宋廢玄靚自立混知之與弟澄率衆誅瓘立玄靚以混爲驃騎大將軍尚書令輔政混晝寢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之則無所見乃大驚怖因而寢疾玄靚及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以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倘未棄臣臣弟澄政事頗愈於臣但恐其濡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厲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

死報無恃勢位以自驕人文見朝士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之人爲之流涕

宋澄

宋澄字玄安混之弟也混死澄代爲領軍將軍輔政時以旱祈雨帶石山澄欲登之左右曰世人云登此山者家破身亡澄曰安有此也策馬登之馬倒傷足御史房屋柱自燃燋折或曰柱之爲字也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燋宋破而主存災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馬五疋在廐中一

夜髦尾盡禿入曰尾之爲字也上尸下毛髦尾盡禿毛去尸存絶滅之徵也澄曰吉凶在天知可何如澄後燃燈油忽變爲血二歲小兒作爲老公呼曰宋澄斫汝頭叉城東水中出火未及一年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殺之盡誅宋氏先是謡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名野至是而應焉

宋矩

宋矩字處規燉煌人也慷慨有志節仕重華爲

宛戍都尉石虎遣麻秋等攻大夏大夏護軍梁戜一作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偷生於世也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宋纖

宋纖字令文一作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

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一作扃鎖）重門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明究經緯注論語

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祚後遣使
者張興辟爲太子少傅興逼喻甚切纖喟然嘆
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
至姑臧祚遣太子大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
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
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
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
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
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

先生

氾瑗

氾瑗字伯玉燉煌人也與同郡宋配陳瑱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然氾生腹有逆風當以兵死而無後瑗仕軌爲中督護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舉兵謀叛瑗率衆二萬討稚乃先遺稚書令其速降稚遂率衆迎降未幾瑗爲亂兵所殺

氾勝晉書作氾騰

氾勝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中郎值天下亂乃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家財五十萬悉散之於宗族柴門灌園以琴書自娛執徵爲府司馬固辭不受曰門一杜其可開乎病兩月而卒

氾禕

氾禕字休臧燉煌人爲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之休祖謂禕

曰君不聞寗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乎禕怒
以印繫肘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事聞休祖坐
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禕左遷居延令
後仕寔爲左長史

氾昭

氾昭字嗣先燉煌人也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
滯有人於夜中授昭以黃金者昭責而遣之其
人大慙而退

辛攀

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鍰晉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爲之諺曰三龍一門金友玉昆攀年七歲隨父在京師北地程曉攀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騂犢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賓客大奇異之建安三年爲晉大鴻臚使涼遂留仕軌

辛憑

辛憑字士彥隴西狄道人也仕茂爲燉煌太守惟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枹罕護軍辛晏反

叛爲晏所執憑勸茂討晏茂曰晏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子純臣也乃賜爵關內侯

辛理

辛理隴西人綝弟也美容貌軌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軌不能强大怒徙爲燉煌太守護羌校尉遂以憂死

江瑗

江瑗字孟琚陳留濟川人初仕晉爲馮翊太守

善蟲篆詁訓永嘉之亂棄官西奔遂仕於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

王橫

王橫太原晉陽人仕軌爲參軍晉室之亂遂奔於武威之姑臧子孫因世居焉

張世度

張世度燉煌人也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於京師者十餘人世度一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索孚

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爲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矢有扶鎬弓不命度矢不端直主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怠雖以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駿辟爲參軍時駿議治石田孚諫曰凡爲治者動不逆天機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穀不墾磐石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徙石爲田運土植穀計所損用畝盈

百石所收不過三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爲伊吾都尉累遷至張掖太守後河州刺史張瓘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之乃以孚代鎮枹罕爲瓘所殺

索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虛靖好學州郡屢徵不就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啟發不交當世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茂時燉煌太守

一作武威陰濬造之與言終日樂而忘反出而嘆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眞可以諮大義濬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寧輯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旣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卽赴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濬素服會葬贈錢二

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亂而忘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先之不願蔑以過之乃謚曰玄居先生

索丞

索丞字伯夷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之人號曰雍

門調

索苞

索苞燉煌人有文武材藝舉孝廉除郎中毎征伐克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爲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違垂當破没苞以車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塠頭拊掌大笑羌皆佩楯耀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徐彄弓接矢繞塠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循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

百計羌卽散走稱神

索紞

索紞字叔徹燉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唯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爲陽氷下爲陰陰陽事也如君所

夢道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髦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恰至仲春而成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紞曰馬爲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栢墓門像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君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寔妻弟賈摹謀反伏誅黃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中

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常奉使晉州夢狼噉一腳統曰腳肉被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果行宋桷夢內中有一人着衣桷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統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食肉矣凡所占夢莫不終驗太守陰澹命統爲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

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濬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如君所夢一作士如歸妻

索綏

索綏字士艾燉煌人父戩晉司徒綏家貧好學幼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爲儒林祭酒駿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綏著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命傳十餘篇以著述

之功封平樂亭侯初綏裛東有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以問索紞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也小角有題題所詰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果至重華時讌羣臣於閑豫庭講論經義顧問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何爲四皓既輔太子住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亓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元梠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单年七十二無妻

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不臣尚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今長安有四皓墓爲不還山也玄靚僭號五年夏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綴日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昔周冉之出漢吾郎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玄靚乃止

索充

索充燉煌人充夢天上有二棺落於充前以問

索紞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守功曹既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字也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

陰澹

陰澹燉煌人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為治中從事澹割身訴枉軌任為股肱參與機密轉督護參軍武威太守軌保涼州澹之力居多澹嘗從索

紞求占夢書紞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名姓有似隱者紞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卒不與及駿嗣位澹弟鑒爲鎮軍將軍駿以陰氏門宗強盛而功多也遂忌害之乃諷其主簿魏纂誣鑒謀反逼令自殺於是大失人情既而駿病見鑒爲祟遂死其後三年纂亦病見鑒在側亦死

張諮

張諮燉煌人也仕軌爲著作郎撰涼記八卷多

記軼事

張斌

張斌一作賦文字洪茂燉煌人作蒲萄酒賦文致甚美初舉孝廉夢堅竿中天以問索紞紞曰此未字也既而果停

張植

張植仕駿爲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蠻騎校尉張冲從沙州刺史楊宣征西域時值六月至於流沙無水士卒渴甚死者過半植乃剪髮

內祖徒跣升壇慟泣祈雨俄而雲起西北雨水成川乃殺所乘馬祭天而去遂平西域以功拜西域都尉重華時石虎使王擢麻秋等攻武威進次金城太守張冲告急植復與奮威牛霸率騎救之城陷引還

李弇

李弇字子完隴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又妻姓梁駿乃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功立事

吾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改名曰弇仕至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其孫暠王有涼土遂爲西涼王

常據 一作張璩

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邢嵩相拒十餘日據銜枚宵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遷寧戎校尉麻秋之攻枹罕也據固守大城秋率衆圍城上西北隅據使宋脩等拒之短兵接戰俘斬二百餘

入秋衆乃退重華時仕爲騎都尉性直敢言見
長寧侯祚與寵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謀將爲
亂心不平之重華末年有螽斯蟲集安昌門外
緣壁逆行據因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
災之大者願請出祚以安涼土重華曰予孫繁
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
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及重華卒祚果殺
靈耀涼州大亂天錫嗣位遷爲征東將軍秦苻
堅使姚萇等攻涼據率衆三萬軍洪池欲先擊

姚萇須天錫命會萇率甲士三萬爲前驅與據戰於洪池據兵敗績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劍而死

馬岌

馬岌仕茂爲叅軍劉曜自隴上率兵來擊涼州大振岌勸茂親出拒之乃出次石頭曜衆引退

及駿嗣位轉爲涼州刺史酒泉太守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江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乃爲立祠祀之重華時爲左長史祚既即位晃遷尚書時災異屢見而祚淫虐滋甚岌以切諫免官後祚慮秦降將王擢反噬乃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人刺擢事竟不克爲擢所殺

張沖

張沖字長思燉煌人家財巨萬悉以散之鄉閭時人爲之謡曰推財不疑張長思趙將麻秋進軍武威沖爲金城太守衆寡不敵遂以城降秋

董巽

董巽字子舉博學有才太守京兆諒舉巽上掾歷主簿功曹諒後卒官巽衰絰送喪道遇寇虜衆皆散走巽以身蔽柩慟哭嘔血賊欲破棺巽叩頭救請頭破血流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車濟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量仕重華爲金城令石虎將麻秋攻陷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濟守節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嘉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謝艾

謝艾燉煌人仕重華爲主簿兼資文武明識兵

略麻秋入寇涼州艾自許破敵乃以爲中堅將軍帥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遂大破之封爲福祿伯旣而以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次臨河逆擊麻秋艾乘軺車戴（一作冠）白帢鳴鼓而行秋遥觀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

床指麾處分秋等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敗走艾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以功遷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侯食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復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南使王擢略地晉興艾復爲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步騎二萬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軍正將軍任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破之必

矣乃密令與陽初曰今遣舍人孔章持口論要
密將軍可差心腹人詣致珊瑚鞭勒一具遺王
擢使王擢狐疑於將軍父子事得施矣軍次神
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河南艾遂進擊秋
秋遁歸金城艾乃爲表獻晉帝云登三緯地乘
六御天靖掃妖氛廣清異類重華以艾枹罕之
功甚寵遇之左右疾其賢共相譖毀出爲酒泉
太守重華寢疾嬖臣趙長等與長寧侯祚結異
姓兄弟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

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長等旣而疾甚手令徵艾爲衞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長等匿而不宣祚旣僭立追恨殺之先是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識者以爲任非其人之象會重華信譖出艾未幾身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

張頎

張頎仕天錫爲西域校尉天錫僭位元年頎以舊怨殺麴儉儉臨刑具言取之後頎見白狗以

刀斫之不中頋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暴卒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五徵皆不應命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善史書不就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

先生

祁嘉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聞牕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飾人世閒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厮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

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張存

張存燉煌人善鍼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鍼縮奴脚不得動欲使別更以鍼解之

春秋第七十五卷

十六國春秋蜀録目

仁和　汪日桂一之　惠訂

蜀録一　春秋卷第七十六
李特
蜀録二　春秋卷第七十七
李流
李雄
蜀録三　春秋卷第七十八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蜀錄四　春秋卷第七十九

李輔
李庠
李驤
李蕩
李始

李含　稚　玝
李安
李離
特妻羅氏
雄妻任氏
壽妻閻氏
蜀錄五　　春秋卷第八十
閻或
尹奉

王載

李釗

范長生　賁

楊褒

譙秀

龔壯

張寶

李洪

李高　劉玄

蜀錄目畢

蜀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李特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氏卽廩君之苗裔昔巴郡南部蠻本行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卽今夷陵郡巴山縣時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樊氏瞫氏一作瞫一作媞又音審柏氏鄭氏五姓俱出迭相爭焉未

有君長俱事鬼神乃相與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巴氏子務相劍獨懸焉衆皆歎服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以爲廩君唯務相船又獨浮因共立之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從一作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按今夷陵郡巴山縣鹽水清江水一名夷水有神女子止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與子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吾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暮輒從廩君宿旦即飛去

化爲飛蟲諸蟲皆從其飛掩蔽日光天地晝晦廩君欲殺之不可復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餘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與汝俱生弗爾且將去汝鹽女受而嬰之廩君至碭山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諸蟲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一作明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嶮曲泉水亦曲望如穴狀廩君疑之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

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五寸一作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四姓皆臣事之是時廩君死魂魄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爲祠其後種類繁盛秦倂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一作三十巴人呼賦爲賨藏宗切因謂之賨民焉漢高祖爲漢王募賨民平定三秦旣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

用敦阜俗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民敬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李氏自巴西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魏武克漢中特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按三國志作巴七姓夷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虎等爲將軍遷於略陽一云洛陽後徙關內亦萬餘家散居隴

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北地復號之爲巴氐特父慕爲東羌獵將慕凡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皆驍銳有武幹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勇善騎射沈毅有大度晉惠帝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氐頻年大饑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將入巴蜀道路有疾病困厄者特兄弟常營護賑救之旣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

於人豈非庸才耶同移者閻或音郁趙肅何巨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郡土連年軍荒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貨賂反爲表曰流民十餘萬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贍東下荆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開關放入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禁止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

音欽爲大長秋以成都内史中山耿滕代廞爲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廞所服佩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弱而趙星黄占曰星黄者王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遂與犍爲太守李苾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據成都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賑施流民以收衆心見特兄弟材武與巴同郡黨類皆巴西人率多勇壯厚卹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廞勢聚衆專爲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

民剛剽一作剛戇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遷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險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又言倉廩空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益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千餘人往迎滕滕以廞未出州故在郡廞募羌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構怨

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以觀其變乃檄諸縣合村堡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爾可退保犍爲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月遂率衆入城登西門歆遣親近代茂攻滕茂告之而去歆又遣兵逆擊與滕戰於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歆請滕喪歆義而許之歆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聞歆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功順討

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廞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廞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

司馬龔尼江源令犍為費遠等為左右長史司馬參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為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徽汶山太守楊邠成都令費立為軍諮祭酒永寧元年春正月庠與兄弟流驤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惇惇華陽國志作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苻成隗伯董勝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以斷北道庠本東羌良將且驍勇得衆心素曉軍法不用

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㕢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說㕢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㕢斂容謝曰卿言正合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㕢大悅引見之庠欲觀㕢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紀晉室不可復興明公道格天地德

被寰區湯武之事實在今日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有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也廞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淑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當棄市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宏宗族三十餘人皆見殺時特與流皆將兵在外廞慮其爲變遣人撫慰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安慰衆心併以庠喪還特其夜特流徹衆歸綿竹廞遣故陰平令張衡外

遷費恕因就綏納皆爲特所殺廞牙門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廞閤下手刃淑粲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皆廞之心腹也廞由是遂衰又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遠等大敗因放火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費遠李苾及軍諮祭酒張微（一作徵又音徵）夜斬關出奔文武盡散廞獨

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部下朱竺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殺西夷護軍姜發長史袁洽及廞所置守宰長吏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廞罪狀先是涼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叛上表稱廞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事終無成願往征之惠帝詔拜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驤於道奉迎幷獻寶物

尚悅以驤爲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
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流民專爲盜賊急宜梟
除可因會斬之不然後必爲患尚不從冉先與
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
自猜懼三月尚至成都初朝廷符下秦雍州凡
流民入漢川者皆令所在召還又遣御史馮該
張昌督之特兄輔素留略陽託言迎家既至蜀
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遂有雄
據巴蜀之意累遣天水閻彧詣羅尚求權停至

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該許之會朝廷論討趙
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洛一作樂鄉侯流奮威
將軍封武陽鄉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
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功賞廣漢太守辛冉以
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廞爲己功乃寢
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尚又遣從事催督遣
流民限七月上道特等固請求停至秋收時流
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偪遣人人愁怨
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

特復遣閻或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爲太守李苾以爲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弢秀才或爲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徙設關以奪取之尚移檄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兄弟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率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民且

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衢購募特
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大懼悉取以歸與弟驤
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
氐叟侯王一首者賞百疋流民既不樂移咸往
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之間衆至二萬
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復遣閻彧詣羅尚求申期
彧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揜流民歎曰無寇而
城讐必保焉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
知冉苾意不可回遂辭尚歸緜竹尚謂彧曰子

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令聽寛矣或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寛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予予其行矣或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信刑一作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冬十月特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

才吾屬將為豎子虜矣宜為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何是時杜弢自湘中與監軍柳純書曰前諸人不能覓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稚為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

毫釐差以千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漸爲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廞選宜內遣平西綿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寧毫釐之差正彼之謂也於是六郡流民推特爲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爲將軍以相統鎮於是進兵攻辛

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屢敗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智力俱困出奔德陽晉書作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或或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竪李叔平非將佐之才或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流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傭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信用讒構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刃以致爲變即聽或言寬使

沿嚴不過去秋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今還鄉里何有如此也或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特乃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弟流爲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長子國次子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

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閻式爲謀主何巨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日甚爲百姓患而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爲之謡曰李特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壘自都安至犍爲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持因求救於梁寧二州及南夷校尉李毅太安元年春正月羅尚遣牙門夏匡攻特於

立石失利夏四月征西將軍太尉河間王司馬
顒遣督護衙博討特博進次梓潼朝廷復以前
廣漢太守張微爲廣漢太守軍於德陽南夷校
尉李毅亦遣傁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督
四十牙門軍於繁城傳潛遣叅軍蒙紹誘特降
尚遺傳書曰昔年得李流牋降心款款由時威
怗得還爲寇聞特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
來寇日至凶奸之態詭譎不可不重以待
之也傳不從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傳而

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傅兵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舉郡降特蕩進攻傅於葭萌傅走其衆盡降群下推特爲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都督大將軍秋八月特攻破德陽殺郡守張徵初特屢敗徵軍未克議欲釋徵還涪諸將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滅知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徵

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特以別將騫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初特之攻張徵也使弟驍騎將軍驤與任回李攀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擊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破陷之遂進攻成都大獲器械攻燒其門流進軍成都之北尚遣別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之驤及將士奔於流柵併力廻攻尚軍

大破之尚軍擾亂失其器甲還者十二三先是衙懷之敗朝廷更用許雄爲梁州刺史征西將軍雄數遣軍攻特特陷破之備險不得進河間王司馬顒欲遣監軍劉沉將兵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所遣傁兵亦數挫敗特勢轉盛於是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兵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毅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建初元年春正月

朔特潛渡江擊破羅尚水上軍特從砮底渡黨徒從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特以李璜載記作瑾爲蜀郡太守撫慰其衆尚據太城自守流進屯江西之檢上尚懼遣使求和蜀民危懼並結村塢送欵於特特遣使安撫之乃以軍中穀少遣六郡流民分口入城且於諸塢就食壯勇督領村塢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

充少城然諸塢新附人心未固且山藪窮荒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縶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與司馬上官惇曰納降若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爲言特大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之心使之離叛乎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華陽國志作任督冊府作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塢就食驕怠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晉書作是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

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使𣪍夜縋出城宣告諸村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𣪍先僞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城中人情何如𣪍曰糧儲已欲盡但餘貨帛耳因求出省家特與𣪍信𣪍還報尚尚如期出軍討特諸塢亦許一時赴會二月朝廷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率水軍三萬救尚岱以阜爲前鋒進次德陽特遣蕩督蜀郡太守李璜助德陽太守蹇碩一作任臧拒阜阜等軍勢甚盛諸

塢皆有二心尚遣大衆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
逆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衆引趣
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
大軍逆戰至於官桑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
遠皆焚其屍傳首洛陽特在位一年其子雄僭
稱成都王追謚景王及稱尊號追謚曰景皇帝
廟號始祖

春秋第七十六卷

蜀錄二　　　　春秋卷第七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流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見而奇之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羌督護及避地益州益州刺史趙廞甚寵異之乃使庠収合部衆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及庠爲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民破常俊於緜竹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武陽

鄉侯特矯承制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常統銳衆與益州刺史羅尚相持尚不能破特旣見殺蜀人多叛流與特子蕩雄收集餘衆還於赤祖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時荆州刺史宋岱率水軍三萬助尚次於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攻破德陽獲特所署太守任臧守將蹇碩等退屯涪陵縣三月尚遣督護常深軍毘橋又遣牙門左氾黃誾何冲三道攻之進次簾城縣竹守將諸

降涪陵民藥紳杜阿等亦起兵應尚流與其弟驤拒深使蕩雄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氐苻成隗伯石定在營中叛應之攻蕩雄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羅傷其面晉書作睛羅氏壯氣益烈時成伯戰於內冲等攻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驤破深柵深士衆星散蕩雄亦攻破紳各引兵還與冲等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爲傻長矛所椿死朝廷復遣侍中燕國

劉沉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軍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司馬顒請留沉爲軍師遣席薳代之流以特蕩繼死而岱阜將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驤與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子世及含子胡爲質於阜阜不許胡兄離爲梓潼太守聞父舅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當爲人主要三年一更（一作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與君計雖定老子不從（一作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

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雖君叔父勢不得巳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共誘說六郡流民曰吾屬前巳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爲魚肉惟有同心襲皐以取富貴耳衆皆從之雄遂與離襲破皐軍死者甚衆會宋岱卒於墊江荆州軍退轉攻尚流慙其短大奇雄才軍事悉以任雄雄進攻尚軍尚保太城中六月雄從帛羊頹渡江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秋七月朔雄入據郫城流盡移營屯之三蜀百

姓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烟火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饑乏惟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輿說尚求爲汶山太守欲邀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輿怨之乃求使江西叛降於流流以輿爲安西將軍輿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得以復振九月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量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

於前軍以爲成都王也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
共立雄爲主雄僭稱尊號追謚流曰秦文王以
其子龍嗣

李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地
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
如寐又夢大蛇繞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
言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
身長八尺三寸容貌魁偉少時廣漢太守辛冉

見而奇之曰此相當貴又有術士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飛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為大貴位過三公不疑也雄少有烈氣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太康中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鄉里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異有大貴之表終為人主也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氣烈聞人爭歸之特起兵於蜀稱益州牧承制以雄鎮梓潼拜前將軍流亦素重雄有長者之

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勑諸子尊奉之及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郫城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紿羅尚曰李驤與雄以饑餓孤危日鬭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入郫城我爲內應城可得也尚以爲然大與金寳泰曰今事故未立效後取未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尚益信之悉出精兵使隗伯等將之從泰攻郫泰約舉火爲應驍騎將軍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隗伯兵見

火起皆爭緣梯上秦又以繩汲上伯軍百餘人皆斬之驤因縱兵内外逆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巳得郿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太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伯女爲梁雙妻時雙爲雄用故赦不殺既而復叛驤別攻犍爲斷尚運道獲郡守龔恢恢先爲天水西縣令任回爲吏回問曰識故吏否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渙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救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

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雄以李
溥爲犍爲太守初尚之在郫城也與雄攻戰郫
令犍爲張昕欽明每摧破雄雄衆戰之而昕等
救助不能并心爲雄所殺雄常言使羅尚將皆
如張昕輩吾族早無遺矣時牙門左汜亦有戰
功尚不益其兵毅汜甚恚恨以母喪歸尚累召
不往尚怒曰微左汜當不復滅賊乎遂殺之雄
聞汜死大小相賀冬十二月雄急攻尚尚糧運
不繼軍士無食留牙門張羅固守尚委城山牛

郫水夜遁比雄覺去已遠倉卒失節鉞羅從後得之并獲資應乃開門納雄遂尅成都盡有其地雄軍甚饑餒率衆就穀於郪山掘野芋而食之蜀民流散東下江陽南陵七郡

建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

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雄以西山范長生有名德爲蜀民所重欲迎以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於李國李離兄弟國等有智謀凡事必諮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楊驤楊珪等諸將固請雄卽尊位遂以晉永興元年冬十月僭稱成都王郎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爲太傅庶兄始爲太保折衝將軍離爲太尉從弟建威將軍雲

爲司徒翊軍將軍璜爲司空材官將軍國爲太宰閻彧爲尚書令楊褒爲左僕射楊驤爲右僕射楊發爲侍中楊珪爲尚書楊洪爲益州刺史徐輿爲鎮南將軍王達爲軍師其餘文武拜授各有差追尊曾祖虎巴郡桓王祖慕隴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爲王太后追謚世父輔爲齊烈王仲父庠爲梁武王仲父流爲秦文王兄蕩爲廣漢壯文公十一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攻掠蜀中斬雄從祖冉獲驤妻昝氏及子壽

等十二月太尉離寇漢中殺都戰帥趙汶轉寇

梁州

晏平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自西山詣成都雄門迎執板延坐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從弟置流子也以不陪列殺之夏六月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以晉光熙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攺元晏平國號大成華陽國志作國號太武晉載記作攺年曰太武追尊父特爲景皇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爲皇太后秋七月遣太傅驤寇漢安冬十月加

范長生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人其家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雄從之

是年造刀五百口銘其文曰騰馬隸書

晏平二年春二月關中一作秦州流民鄧定訇氏等二千餘家饑饉流入漢中保於城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討之鄧定窘急僞乞降於燕倂餽金銀於燕燕喜爲之緩師定又密遣氐結雄

夏五月雄遣太尉離太宰國司徒雲司空璝等
帥衆二萬救之離等至先攻殷營營破次攻定
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餘騎遁走離等大破州軍
進次漢中逼之漢中太守杜孟治一作正冲又作正叔遣
牙門蔡松覘離形勢松退告孟治曰州軍已破
賊衆不可待也孟治懼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
賊來雖衆客氣之常柰區區有東南之偪必不
分兵於外不過迎援定氐耳孟治曰不然雄自
稱帝王縱横天下以遣重衆必取漢中雖有牢

城不可與戰是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
孟治入大桑谷民數千家車數千輛一夜行纔
數十里而梓潼荊子以父與孟治有隙合宗族
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棄子走荊子追獲其
子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毋丘建荷檐杖
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賊
也餓死谷中孟治走至魏興張殷亦棄官而遁
時晉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張光方欲赴州不得
止於魏興乃會諸郡守共謀進取張燕唱言曰

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俟英雄孟治
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
中寔燕之罪也先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
狗離等攻陷南鄭引兵而還盡徙漢中民於蜀
漢中民句方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雄復遣太
尉離寇梁州
晏平三年冬十二月尚書令楊褒卒先是南土
頻歲饑疫死者十萬餘計南夷校尉李毅曲加
撫集雄攻之固守不降雄復誘建寧夷使爲寇

掠會稽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漢中流民逼李鳳寇掠東走荆沔時有白烏赤足來翔雄以問范長生長生曰烏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者果關中流民相繼請降
晏平四年冬十月太尉離據梓潼其部將略陽羅羨晉載記作羕天水張金苟訇琦等殺離及尚書令閻或以梓潼歸羅尚尚遣平西參軍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衛將軍張羅屯平無以逼雄雄

帥太傅驤司徒雲司空璝攻奮不克雲璝力戰
死之十二月琦等送離母子於尚尚斬之分其
室
晏平五年春正月太宰大將軍國鎮巴西帳下
天水文碩殺國以巴西降羅尚夏五月雄引歸
成都初譙周有子居巴西巴西太守馬脫殺之
其子登詣鎮南將軍劉弘請兵以復仇弘無兵
與之乃表登爲揚烈將軍梓潼內史使自募巴
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至巴郡從羅尚求益兵

不得遂進攻宕渠斬馬脫剖其肝而食之梓潼降登登進據涪城雄自率衆攻之爲登所敗張羅進據犍爲之合水巴蜀爲之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碩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氐那得前冬十月羅尚卒太傅驤攻譙登於涪城益州刺史皮素次巴東救平西將軍張順楊顯救登尚子宇及叅佐素疾登不給其糧素怒至涪欲治其罪執事懷懼十二月素至巴郡宇使降人天水趙攀閻蘭等夜襲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及攀

巴郡大亂不果救登驤知登食盡援絶攻涪愈急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熏鼠而食餓死甚衆無一人離叛者驤子壽先在登所登乃遣之歸三府官屬表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爲益州刺史治巴東

玉衡元年春正月乙亥太傅驤攻拔涪城執登遂乘勝遣太保始督部將李鳳等進攻巴西討文碩殺之巴西梓潼復爲雄有雄大悅大赦境內殊死巳下改元玉衡譙登至成都雄欲宥之

登詞氣慷慨涕泣唏噓無復降臣折情雄乃殺
之籍其軍士悉囚虜而連陰雨百餘日雄終以
登爲枉而所領無辜怨氣感天下赦出登軍士
湮沒者二月氐苻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
雄衆攻僰道走犍爲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姚
襲三月氐隗文等反於巴東秋八月己亥梁州
太守王鑒粗暴郡民毛深王騰及陰平都尉董
冲逐出之遂以郡叛相率歸雄是歲母羅氏卒
雄姨弟任小受巴郡太守張羅募手刃雄頭雄

幾死

王衡二年春正月流民楊武大略漢中吏民來奔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氐王楊茂搜茂搜去咸以其衆歸雄於是南陽得一作漢嘉涪陵遠人相繼而至漢中之地皆爲雄有遂分漢嘉蜀二郡立沉黎漢原二郡下寬大之令新附者悉假復除

王衡三年春三月西夷校尉向沈卒涪陵多瘼薦蜀郡太守江夏鄭融宜都太守犍爲楊芬西

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郡常倉弘等共推汶山太守蘭維爲西夷校尉時中原喪亂江東有事救援無所顧望融等率吏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雄遣李恭費黑邀擊獲之扶風鄧芝等各率流民前後數千家來

玉衡四年春正月雄以鳳爲征北將軍梁州刺史任回爲鎮南將軍南夷校尉寧州刺史恭爲征東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雄虚己好賢隨才授任皆得其用益州遂定太傅驤養民於內

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和一作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天水陳安舉隴右來降武都氐王楊茂搜奉貢稱臣杜弢自湘州遣使求援涼州刺史張駿遣使交好晉平夷太守朱提雷炤殺南廣太守孟桓帥二郡三千餘家叛降漢嘉夷王冲遣子爲質頃之與建寧爨亮

偕來歸附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嘗憂石勒跋扈琅邪微弱恐爲侵逼以爲耿耿不圖今日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意在招懷遠方國用不足諸將每進金銀得官者朝無威儀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祕僕射楊褎每切諫之雄不能改

玉衡五年春正月立妻任氏爲皇后

玉衡六年雄復於陽關更置墊江縣亦屬巴郡

玉衡七年

玉衡八年夏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爲丞相冬十二月雄梁州刺史鳳在北屢立戰功雄兄蕩子稚在晉壽害其功大鳳以巴西叛太傅驤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兵雄自至涪城督驤討鳳斬之以壽爲前將軍都督巴西諸軍梁州刺史鎮巴西

玉衡九年冬十月雄使征東大將軍恭及將軍羅演寇巴東

玉衡十年春晉江陽太守盧州侯馥招降夷獠

修繕舟艦爲進取之計預白寧州刺史王遜請軍移牂柯太守謝恕俱出涪陵不能自前征東大將軍恭帥衆攻馥衆寡不敵爲恭所破獲生虜馥送雄雄下廷尉責之馥曰事君有死無二其次破家與國今縱不死又無益國灰滅其分守心而已無他顧望雄必欲臣之使馥同郡人張迎曉諭之馥怒罵迎曰吾等國亡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低眉海內何面目相見也且王寧州治亂才也以吾有桑梓之恥故遠上尚書遣吾

詩賊受命之日實忘寢食但裁船未辦請軍未至卒揣不及爲他所先當滅身隕碎以謝不及冀上不負日月下不愧王侯吾豈苟生如卿見女之人乎迎還白雄雄義而赦之時雄衆冠所獲犍爲太守建寧爨絁漢國太守梓潼文琰巴郡太守巴西黃龕永昌謝俊牂柯文猛皆區區稽顙無如馥者數年卒

玉衡十一年氐王楊難敵及弟堅頭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

玉衡十二年春二月隴西賊帥陳安復來歸附夏五月雄將張龍寇巴東建平太守栁純擊走之

玉衡十三年春正月時晉太寧元年也雄遣太傅驤與鎮南將軍任回寇臺登將軍司馬玖死之文分兵寇朱提越嶲二郡越嶲太守西夷校尉李釗漢嘉太守王載皆以郡叛降於驤夏五月驤等進軍由小會攻南夷校尉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將軍姚嶽（一作崇下同）爨琛等悉衆拒之戰

於螗郫一作堂狼驤軍不利又遇霖雨引還嶽追至瀘水士衆爭濟溺水死者千有餘人嶽以道遠不敢渡水而還遜以嶽不窮追也大怒因群帥執嶽鞭之恚忿益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而卒秋七月初氐王楊難敵奔葭萌趙主劉曜遣鎭西將軍劉厚追擊之難敵送任請降於雄雄安北將軍稚蕩之第二子也時守葭萌受其賂賄不送難敵於成都及趙兵退稚卽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遣白雄請討

雄許之羣臣多諫雄不從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玲統稚攻難敵由白水道遣征東將軍壽與稚弟玝由陰平入二道討難敵難敵等先拒壽玝壽玝不得進而玲稚長驅至下辨大爲難敵所破玲稚皆死死者數千人雄深自悔責以謝百姓

玉衡十四年春正月雄后任氏無子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妾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

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
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
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
事垂成薨於戎陣朕常悼之且班姿性仁孝好
學夙成必能負荷大任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
兆基于止侯爵國志恥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
以為知人吾欲彌縫國志之恥以繼宣公之美
太傅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
明定分而防篡逆誠不可不慎也吳子舍其子

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襄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爲太子使任后母之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冬十一月張駿遣叅軍傅穎治中張淳修好於雄乃遣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常所希冀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

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遂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頡等還涼復命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建寧爨亮益州太守李邉梁州太守董慬以興古叛降於雄

玉衡十五年

玉衡十六年秋九月雄將張龍寇涪陵執太守趙俊晉帝紀作謝俊

玉衡十七年春正月越嶲斯叟反寧州秀才龐

遺起義兵應之攻圍鎮南將軍任回及太守李謙等雄遣征南將軍羅恒費黑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嶽朱提太守楊術援遺戰於臺登嶽等敗績術力戰死夏四月斯叟破秋九月謙移郡民於蜀冬十月雄將張龍復寇涪陵涪陵太守巴西趙爾爲龍所擒

玉衡十八年

玉衡十九年春雄以中原喪亂頻遣使朝貢欲與穆帝分天下先是張駿領秦梁遣傳顈來假

道通表京師雄弗許至是年又遣治中從事張淳奉貢稱藩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深耻解蒼生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瑯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自娛之有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流民避難此地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瑯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者亦當率衆

附之耳乃學禮而遣之淳遂通表京師

玉衡二十年秋太傅驤死追贈相國諡曰漢獻

王其子壽以喪還雄拜琗征北將軍梁州牧代

壽又以太子班行撫軍將軍修晉壽軍屯壽拜

壽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領中護軍西夷

校尉錄尚書總統如驤故事冬十月壽督征南

將軍費黑征東將軍任邵攻陷巴郡太守楊謙

退保建平壽别遣費黑寇建平建平監軍毋邱

奥退屯宜陽一作宜都

玉衡二十一年春正月壽引還遣任邵屯巴東雄以子越爲車騎將軍屯廣漢秋七月壽攻陰平武都氐王楊難敵降之冬十月城涪縣
玉衡二十二年秋七月丙寅雄遣大將軍壽寇寧州以征東將軍費黑爲司馬與任攀等爲前鋒由廣漢入又遣鎮南將軍任回子調由越巂征木落以分寧州之援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犍爲董炳嬰城自守寧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大姓爨琛等引兵助之時壽已

圍城欲逆拒彪黑曰料城中食少彪等雖至齎糧不多宜縱彪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爲拒之壽以爲然引兵而退彪等入城攻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久亂難服當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後取之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不從攻之果不克乃悉以軍事委黑自引而還

玉衡二十三年春正月雄復遣大將軍壽等攻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及建寧太守霍彪皆請軍

門降威振南中一作十三郡三月寧州刺史尹奉舉州來降遷奉於蜀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大赦境內姝死已下以壽領寧州刺史復置南廣郡以興古太守朱提李擂為太守秋七月建寧牂柯二郡謀叛壽復擊取之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為撫軍將軍

玉衡二十四年春正月雄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為寧州刺史爨琛為交州刺史封壽為建寧王三月壽還夏五月雄寢疾生瘍於頭召大將

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六月丁夘雄卒時晉
成帝咸和八年也雄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
謚武帝廟號太宗冬十二月丙寅葬安都陵太
子班嗣

蜀錄三　春秋卷第七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班

李班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而聰慧見養於雄初署平南将軍年十六立爲太子謙虚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事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毎觀書傳謂融等曰吾毎覩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登文章識鑒超然卓絶未嘗不有慙色

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沉毅動修軌度失在輕躁雅好田獵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輙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巳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深納之雄少數攻戰多被傷痍至是寢疾舊痕皆膿潰雄子越等皆惡而遠之獨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姝無難色每嘗藥流涕其誠孝如此雄死遂嗣僞位以

建寧王壽錄尚書事輔政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秋九月雄子車騎將軍越鎮江陽奔喪至成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與弟安東將軍期密謀作亂班弟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卽遣推誠居厚無所疑間（一云心無纖介）遣玝出屯於涪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曰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深宜愼之班不悟冬十月癸亥越期因

班夜哭弑之於殯宮并殺班仲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期旣即位謚班曰戾太子及壽立追謚曰哀皇帝子幽頵為期所殺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其母冉氏賤雄妻任氏養以爲子少聰慧攻學問容貌都雅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接引又多才藝有名譽

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各以恩信募合部衆多者纔得數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遷安東將軍凡所表薦多納用之故長吏列署頗出其門越既殺班乃讓位於期遂以十月甲子僭卽皇帝位進壽梁州刺史大都督東羌校尉中護軍徙封漢王以兄越爲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司馬大將軍與壽並錄尚書事以仲兄霸爲鎮南中領軍弟保爲鎮西北夷校尉汶山太守從兄始爲征東代越鎮江陽皆進大將軍

丙寅塟雄於安都陵征東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討玗故不許乃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玗說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玗遂棄城與其將焦會羅凱等並奔降晉期即拜壽爲梁州刺史屯涪城

玉恒元年春正月立妻閻氏爲皇后大赦境內姝死巳下改元玉恒以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司隸校尉景騫

爲尚書令征南將軍費黑爲司隷班舅羅演爲僕射秋九月班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等謀殺期立班子幽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珆子礮稚妻昝氏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內則信任中常侍許涪等慶賞刑威希復關之卿相皆决於數人而已褒無他才藝雄時常勸立期故寵待甚厚由是紀綱法度蕩然墮紊雄業衰矣

玉恆二年冬十月期以從子尚書僕射武陵公戴有雋才忌之誣以謀反下獄賜死十一月晉遣建威將軍司馬勳安集漢中期遣漢王壽攻之城陷遂置守宰戍南鄭而還雄子鎮南大將軍霸鎮北大將軍保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之於是大臣危懼人不自安而期志益廣忽慢公卿政刑失措是年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木冬華連年災火雨血地震生毛鵂鶹集於城下

玉恒三年春三月大風拔樹發屋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籍沒資財婦女以充後宮内外洶洶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嘗詐爲邊書辭以警急密問龔壯謀以自安遂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襃姚華潛謀襲壽欲因燒市橋而發兵壽

聞大懼且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餘人自涪向成都表稱騫等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爲先登越等請散財募士格戰期謂壽不自薄不許及壽到成都期不虞其卒至既不設備壽世子勢爲翊門校尉開門納之遂尅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奸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

滅期從之於是殺騫越等縱兵大掠三日乃定夏四月壽矯太后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嘆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自縊而死五月誅始等兄弟十餘人期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徙其妻子於越巂又使人就越巂殺之

李壽

李壽字武考特季弟驤之少子也有局幹愛尚禮容斂而好學雅量豁然志度少異於諸子雄

甚奇其才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諸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並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錄尚書總統封扶風公尋以大將軍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進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三郡爲建寧國旣而雄疾病侍奉左右及死受遺輔政期之殺班也征東大將軍始初欲奉壽共圖討期壽不敢發始怒說期殺壽期憚玝在北欲藉壽討玝故不許攺

封壽為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代玗治涪城壽威名遠振深為李越景騫等所憚每深憂之既屯涪城歲終當入朝覲常自危懼一作危嫌輙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邊疆寇警不時充斥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咸康三年冬北入漢中破走司馬勳壽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并有強兵懼不日全乃數聘命巴西龔壯壯往見壽是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向之言而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

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事何如舍小從大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羅恒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會養弟攸從成都病還死道中乃佯言越藥殺之又詐造妹夫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群下群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以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襲成都剋之獲期越誅宗族十餘人縱兵士虜掠民家至乃姦淫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

漢興元年夏羅恒與解思明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龔壯爲長史告下又勸令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艷及張烈等勸壽稱帝壽亦生心乃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晉咸康四年背思明所陳之計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巳下改元漢興國號曰漢以

董皎爲相國羅恒馬當爲股肱李奕任調李閎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改立宗廟追尊父驤爲獻皇帝母昝氏爲皇太后立妻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更以驤爲始祖特雄舊廟爲大成廟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分寧州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嶲河陽六郡爲漢州又分漢德縣以爲梓潼郡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

昌三縣置宕渠郡壽省以縣並屬巴西郡凡諸
制度多有改易遂以董皎爲丞相羅恒爲尚書
令解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爲鎭北將軍梁州
刺史東羌校尉李奕爲鎭西將軍西夷校尉更
代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巴黎佐省交州以
從子權爲鎭南將軍寧州刺史於是成都諸李
子弟無復秉兵馬形勢者雄時舊臣近親及六
郡士民皆見疎斥秋七月奕從兄廣漢太守乾
與大臣通謀欲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於

前殿徙乾爲漢嘉太守以李閎爲征東將軍荆州刺史移鎮巴郡閎恭之子也八月蜀中久雨禾稼損傷百姓饑疫壽命群臣極言得失草莽臣龔壯上封事曰臣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顚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謏滋蔓大義滅親撥亂反正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

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人誠允日月
光明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氾濆垂向
百日禾稼損傷加之饑疫百姓愁望天其或者
將以監示陛下故也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
下之心本無大圖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
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立宮之議難知而盟誓
顧違一旦疆邊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
久之策永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
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

功雖降階一等永爲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
君臣銘勳於上生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
弘信愼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
爭美下與齊晉抗衡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
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
客用事劉備在蜀楚士多貴及漢征蜀殘民大
半吳鄧西伐舉國屠滅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
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晉諸侯自有卿
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令

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乎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臣蒙陛下大恩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榮祿無論漢晉臣皆不處臣復何爲當併法正乎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虜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

付託深重忘疾病之篤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悾悾伏願罪戮封上壽覽之不悅然猶前言秘而不宣九月僕射任顏謀反伏誅顏任太后之弟也因盡殺雄諸子納等

漢興二年春二月晉以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庾翼鎮江陵遣武昌太守陳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參軍李松伐巴郡至江陽夏四月執壽征東將軍荆州刺史閎巴郡太守黃

植初壽許自牛鞞以東土斷與閎執政者以爲不可乃止復不益兵故閎覆沒閎弟艶以是怨故與朝右有隙是時壽疾病羅恒解思明等復議奉晉討壽而巴郡破壽以爲附晉晉當以兵威故不能自斷遂輟討五月拜奕鎭東將軍代閎守巴郡六月晉廣州刺史鄧嶽將兵擊寧州建寧太守孟彥率州人縛寧州刺史霍彪舉建寧降晉壽遣右將軍李位都討之秋七月癸卯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群臣極盡

忠言勿拘忌諱

漢興三年春三月丁卯右將軍李位都攻拔丹川晉守將孟彥劉齊李秋等皆死之先是趙王石虎遣壽書欲與之連橫入寇約中分江南壽大悅遣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使於趙龔壯切諫不聽至是下書曰吳會遺燼久逋天誅今將大興百萬躬行天罰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糇糧秋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為六軍大都督假節鉞營東塲大閱軍士七萬餘人

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有吞噬江南之志羣臣咸諫曰我國小衆寡且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懇至壽不從於是命羣臣議其利害龔壯復上疏切諫以爲不如通晉羣臣皆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冬十二月遣鎮東大將軍李奕攻牂柯太守謝恕恕保城拒守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轉寇巴東守將勞揚戰敗死之壽將閻至自成都初閻爲晉所獲逃奔於趙

壽致書於石虎以請之署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中外議中書監王波議以爲不若爲書遺之幷致楛矢石砮於壽遂遣閎還閎至壽乃下書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

漢興四年春正月壽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惠儉約得蜀人心又新行簒奪因循雄政未遑其志欲會李閎與王嘏等從鄴還盛稱石虎威疆宮觀壯麗鄴中殷實且言趙王虎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

邦域城鎮心欣慕之民有小過輙殺以立威名
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罷械事用未足
乃徙傍郡戸三丁巳上者以實成都興尚方御
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
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吁嗟
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尚書左僕射蔡興切
諫壽以爲誹謗殺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
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誅之秋七月遣
尚書廣漢李擴（一作攟）爲御史入南中擴祖毅晉

故寧州刺史以向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擴從兄演自越嶲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解思明等

漢興五年冬十月壽下書令州郡各舉明經者

漢興六年夏四月壽寢疾五月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秋八月辛亥卒是歲晉康帝建元元年也時年四十四在位六年諡曰昭文廟號中宗壽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

封好學侯

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嘆乎故能征伐四剋拓地千里雄旣垂心於上壽亦竭誠於下號爲賢相及卽僞位多所更易常慕漢武魏明之爲人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前作翊門校尉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

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僭卽帝位太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改元太和尊嫡母閻氏爲皇太后母李氏爲太后妻李氏爲皇后拜弟廣爲大將軍大都督錄尚書事封漢王其餘子弟及文武進位各有差夏四月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禮廢之譴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爲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絕乃更令祭祀始祖特太宗雄同號曰漢王是月晉遣征西將軍領

南蠻校尉庾翼率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來伐破別將李桓於江陽乃爲檄示勢曰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覩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咎皇運中消乾綱暫弛曜勒窮兇肆暴神州李劉啟逆竊逼岷川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化招携以禮而使三邦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疢如疾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

同焚永作鑒誡信誓之明有如皦日
太和二年秋八月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
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
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未幾疑馬當等與
廣有謀命相國董皎收馬當解思明斬之夷其
三族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貶爲臨邛侯廣
尋自殺思明有計謀彊於諫諍被收歎曰國之
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
馬當素得民心及其死士卒無不哀之自此之

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冬十二月勢將爨頗奔附於晉

嘉寧元年秋九月巴東太守楊謙擊勢將申陽走之獲別將樂高冬十月天大雨血於江南數畝許鎮東大將軍太保奕自晉壽舉兵反寇陷巴東蜀人多有從者衆至數萬勢登城拒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旣誅奕大赦境內改元嘉寧蜀土先是無獠至此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

不可禁制大爲民患勢既驕奢貪吝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又納奕女爲后耽於淫樂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土減削加之饑饉宇內蕭條更多忌害誅戮大臣刑獄酷濫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舊臣親信近習左右因行威福修飾屋宇群下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內罕見公卿史臣屢陳災譴乃加董皎爲太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眚

嘉寧二年春正月乙郊晉遣安西將軍荆州刺

史桓溫帥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周撫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譙王司馬無忌建武將軍江夏相袁喬等來伐先是溫謀伐蜀衆咸以爲不可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心胸然後舉無遺策耳紀事本末作不必令爲待衆言皆合也天下之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遡流萬里經略天險彼或有備必不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

進此彼聞之我巳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覬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且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水軍二千人爲前鋒白將大衆爲之後繼軍次靑衣勢大發軍拒守

遣叔父右衛將軍福與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昝堅等帥數千人自山陽趨合水拒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江南以待晉師昝堅不從率諸軍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三月溫至彭模去勢已近議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蜀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置之死地士無返顧之心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併力合衆以取一戰之捷若分軍爲兩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

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西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抵成都右衛將軍福等進攻彭模孫盛奮擊走之溫進遇權三戰三捷勢兵敗散自間道歸成都鎮東將軍位都迎詣溫降昝堅至犍爲知與溫異道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巳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於成都之笮橋文選註作柞字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

袁喬援劒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於城下縱火焼其城門勢衆大懼無復鬬志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出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開東門與昝堅走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丁亥勢使散騎侍郎王幼送降文於溫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汝蜀勢以闇弱復

統未儲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
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
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
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殺草野卽日到白水
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勑州
郡投戈釋仗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
縛軍門温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叔父福等十
餘人於建康封爲歸義侯晉升平五年卒宕渠
卽古賓國今有賓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

見於宕渠秦太史令胡毋敬曰五百年後其地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雄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為應之譙周亦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周三十二年又著讖云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尅又曰宋岱不死則孫阜不交市三旬之間流離之首懸於轅門又惠帝之世蜀童謠曰郫城堅盎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

曰巴郡葛當下美巴郡皮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至是而悉應焉先是勢未亡時頻有怪異宮人張氏有治容勢寵之一夕化爲大斑理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床下勢懼遂殺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之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未幾而死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而動搖不能言又有驢無皮毛袒肉飲食數日而死涪陵民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

截之又馬氏婦姙身兒從腋下生其母無恙兒
亦長育廣漢馬生角長大各半寸有馬生駒一
頭兩身相着六耳無目二陰一牡一牝李漢家
舂米米自臼中跳出遂歙於箕中又跳出瀉於
簞中又跳出有猿居鳥巢至城下大雨血地仍
震又連生毛鷰鴿集于城下江源又生草高七
八尺莖葉皆赤子青如牛角天譴甚多不能悉
紀特以晉太和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寧
二年時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而降於晉凡六

世合四十七年

春秋卷第七十九

蜀録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輔

李輔字玄政慕之長子特兄也銳勇有武幹初益州刺史趙廞殺其弟威寇將軍庠及其子弘等慮特等爲變乃命輔與特驤俱爲督將安慰其衆及特承制拜爲驃騎將軍官柔之敗爲益州刺史羅尚所殺雄即王位追謚齊烈王子忠嗣

李庠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氣烈爲鄉里所稱仕郡督郵主簿當官皆以美績著聞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郡以庠才兼文武舉房異（一作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都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鮮卑文鴦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任俠好濟人難以是州黨莫不附之與六郡流民避難梁

益道路有疾病饑厄者常營護隱卹賑施貧乏
大收衆心初至蜀益州刺史趙廞敬異之一作深罷
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盖亦
一時之關張也以爲寇軍將軍及特有異志委
以心膂之任表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
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
蓋封陽泉亭矦賜錢百萬馬四十匹廞忌害其
能誣以大逆殺之被殺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
涕時年五十五雄即成都王位追謚梁武王

李驤

李驤字玄龍慕之少子特弟也驍銳武幹與諸兄弟等初殺縣令屯聚樂鄉起兵應特特承制拜驍騎將軍每從征伐屢立戰功特死雄立益州刺史羅尚數攻郫城雄使朴泰誘尚襲郫城約爲內應尚信之泰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郫驤設伏於外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爭緣梯上驤因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遂攻犍爲斷尚糧道殺太守龔恢及功曹楊渙進攻益州殺別

篤許延延妻杜氏有美色驤欲納以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何不速殺我驤怒遂殺之雄即王位以驤爲太傅晉永嘉四年梓潼內史譙登據涪城時羅尚死長沙太守皮素代爲益州進治三關驤急攻登素勑張順楊顯救登尚子宇恨登不供其軍實素怒宇欲治其罪爲宇所殺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大亂不果救登驤於是攻登益急登兵窮士饑遂生

得之送之於雄雄乃殺登巴西梓潼盡爲雄有矣其後雄梁州刺史李鳳叛於巴西驤以太傅行大將軍討斬之轉攻越嶲及朱提獲太守李釗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領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尚書總統以王衡二十年冬卒追贈相國謚曰漢獻王及壽僭即帝位追尊謚曰獻皇帝

李蕩

李蕩字仲平特次子也好學有容觀特承制拜

鎭軍將軍特初稱制晉河間王司馬顒遣督護
衙博討之進屯梓潼朝廷復遣廣漢太守張微
軍於德陽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傁兵五千助益
州刺史羅尚尚遣督護張龜軍於繁城三道並
進以攻特特使蕩與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
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
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轉掠巴西巴西
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迎降蕩撫恤初附百
姓安之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悉降遂拔梓

潼巴西郡特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特特與蕩分為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迫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司馬王幸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摧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徵衆遂潰拔特於重圍之中特欲釋徵還

涪蕩與王幸進曰徽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困宜因其弊一戰擒之若舍而寬之徽養病収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徽徽潰圍而走蕩莘水陸追之殺之於巴西生擒其子存以徽喪還之其後二年官兵殺特於官桑蕩與雄共保北營羅尚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汜等軍繁城涪陵藥紳等起兵應尚蕩攻紳破之左汜率衆乘虛襲營氐苻成隗伯時在營中叛以應汜營垂欲破會蕩破紳還適與汜遇遂大

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追擊中矛而死雄秘不發喪以安衆心及雄即成都王位追贈廣漢壯文公

李始

李始字伯起特長子雄異母兄也特承制拜武威將軍雄既僭位累遷太保加折衝將軍善撫士衆衆多歸之時人爲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及期之殺班也以始爲征東大將軍代建寧王越鎮江陽始先欲附壽謀共討期壽不從始怒

說期取壽期又不許後壽用龔壯計襲破成都期自殺始亦被誅幷其兄弟十餘人

李琀 稚 玝

李琀蕩長子也次稚次都又次玝初琀爲侍中中領軍稚以安東將軍屯晉壽武都氐楊難敵來奔稚受其賂遣縱還武都難敵恃險驕慢多爲不法攻走陰平太守羅演演稚之舅也稚自悔失計白兄琀亟欲請討雄許之乃遣琀與稚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進攻下辨征東

將軍壽督琀弟玝攻陰平難敵遣軍來拒壽玝
不得進而琀稚徑至下辨武街難敵斷其歸道
四面攻之深入無繼皆爲氐衆所殺士卒死者
數千人琀有才望志尚雄欲傳以爲嗣及聞其
死深痛悼之不食數日言必流涕雄死班嗣僞
位玝與期越咸來奔喪玝勸班遣越還鎮并出
期爲梁州刺史班猶豫未許及遣玝還鎮涪城
期越竟弑班於臨次并殺其兄領軍都玝遂奔
晉歷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

從征西至於山陽戰死

李安

李安字武龍少養於外家羅氏元康元年避地入蜀從特征伐以勇烈聞特遂子之驍騎將軍驤引爲帳下督護數有戰功甚見信愛羅尚遣特成隗伯攻郫城驤逆戰不利被傷落馬卧未能起士衆皆散惟安與任回在左右隗伯帥數千騎來叱安曰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去安瞋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躍馬直前刺之伯

遂巡而退

李離

李離特妹婿含之子也初爲梓潼太守朝廷遣建平太守孫阜進次德陽含勸流降阜離聞之因與雄謀襲阜軍阜軍敗績流深奇之委以重任雄即成都王位進爲太尉事無巨細悉以任之永嘉初關中流民鄧定訇氐等掠漢冬㞐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遣牙門武敵漢國郡丞宣定圍之鄧定等求援於雄雄遣離與李璜等帥

兵入漢中赴援太守杜孟治聞離至命燕釋圍保城離至先破武軼營次攻宣定復破之燕懼將百騎走離等復大破之州軍皆散孟治開門退走離盡徙漢中民於蜀遂屯據梓潼其後部將天水句琦張金苟等叛殺之送離母子於羅尚尚斬以狥遂分其室

羅氏

特妻羅氏略陽人僕射羅演之妹也生蕩與雄時蕩等屯北營羅尚遣牙門左氾黄闇來攻營

中氏苻成隗伯叛應之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面羅氏奮擊不輟氣烈益壯蕩還得免雄稱成都王尊爲王太后及卽帝位尊爲皇太后以雄王衡元年卒雄信巫覡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司空趙肅切諫雄乃從之又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多諫弗納太傅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靖靖一作彌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illegible]魏以來

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經至哀而已驤曰任四方至此人决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至同囘入見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囘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雄涕泣從之

任氏

雄妻任氏天水人僕射任顏之姊也以建興元年立爲王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五人長子越次子霸第四子期皆爲任氏所養諸子係約等期旣僭立尊爲皇太后拜兄越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建寧王仲兄霸鎮南大將軍弟係鎮西大將軍約等皆有拜授其後盡爲壽所殺任氏亦以憂憤死

閻氏

壽妻閻氏略陽人閻式之族女也一云天水人以漢

興元年立爲皇后閻氏無子壽納李鳳女生勢
及廣閻氏子之勢後嗣位尊爲皇太后署廣爲
大將軍封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
疑馬當等與廣有異謀収當等殺之遣兵襲廣
於涪城貶爲臨邛矦廣尋自殺

春秋第七十九卷

蜀錄五　春秋卷第八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閻彧 一作式

閻彧天水人也特初起兵數使彧至羅尚求寬流民限期乃版爲始昌令及特承制任爲謀主雄即王位累遷尚書令時建國草創素無法紀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彧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空司徒掌五教九土

之差秦寘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遂越一作以
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
班位有差降而競請私寘不與典故相應宜立
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其後去雄依太尉離於
梓潼部人訇琦張金苟等叛殺離彧亦被害雄
甚悼之

尹奉

尹奉南安人晉永昌元年以零陵太守爲寧州
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鈍政治

不立爲大將軍壽所破遂舉州降時晉咸和八年也雄遷奉於蜀南中盡爲雄有其後奉仕李氏位至衛將軍右丞相

王載

王載字元始新都人也有才智幹略娶寧州刺史李毅女秀載將家避地在南適毅亡州文武以秀明達有父風才一作遂推領州事又以載領南夷校尉龍驤將軍秀獎厲督戰食糧已盡但茹草炙鼠爲食秀伺夷怠緩輙出軍掩破之載

後爲漢嘉太守太傅驤攻破朱提等郡載懼以郡迎降仕雄至騎都尉龍驤長史

李釗

李釗字世康廣漢郪人也祖旦字欽宗光祿郎中主事父毅字允剛歷寧州刺史加龍驤將軍封成都內侯釗世秉儒學有格望以父任爲謁者僕射除壽林侯相不就爲尚書外兵郎晉光熙三年毅爲叛夷所攻疾病困於窮城不能討戰上表請援時雄寇蜀郡救兵不得進釗間父

道遠故不徵遣使勑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自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無疾而卒

龔壯

龔壯字子偉巴西處士也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皆爲特所殺壯欲復仇力弱不能

故積年不除壽戍漢中與期有隙數以禮聘
壯壯雖不應聘恐其見害乃不得已往見之壽
因問以自安之策壯說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
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爲
節下奮臂前驅者哉且舍小從大以危易安莫
大之策也惟將軍圖之壽以爲然遂率衆攻成
都克之既即僞位以安車束帛聘爲太師壯誓
志不仕其所贈遺一無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
師友之列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歸

會甲子祚終於李非吾節也雄即成都王位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門執版延接即日拜丞相尊之曰范賢故又名賢勸雄稱尊號加長生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以雄王衡八年卒子賁嗣賁初爲侍中後嗣父爵爲丞相晉永和三年勢爲大司馬桓溫所滅其遺黨故尚書僕射王誓鎮西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蕭恭文等舉兵反衆各萬餘溫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撫鎮

彭模斬王誓王潤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尋而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遂陷日南殺督護劉雄共立賁為帝而奉之以父長生為雄國師蜀民愛之賁由是以妖異惑衆聚至數千蜀人相率歸附後二年周撫與龍驤朱燾擊賁斬之益州遂平

楊褒

楊褒略陽人仕特將兵都尉雄稱尊號累遷左僕射尚書令直言敢諫無所忌諱雄初得蜀用

阨表求赴難馳至牂柯夷復斷道停住交州以寧州城中無穀父疾病未知吉凶遂不食穀惟茹草首尾三年得至寧州父已喪文武復偪釗領州府事懷帝乃除釗平寇將軍領安夷護軍西夷校尉大得衆心及王遜爲寧州刺史表釗爲朱提太守尋遷越嶲治南廣以禦雄數破雄軍殺大將樂初雄王衡十三年太傅驤與任回分兵攻朱提越嶲城陷被獲尋而自蜀逃歸遜仍以釗守越嶲雄復遣驤及任回攻之釗自南

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并力來拒戰於溫水敗績遂以二郡迎降劉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軍紀之禮皆決於劉命班以師禮事之

范長生 賁

范長生涪陵丹興人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又名支字元壽巖居穴處求道養志甚有名德兼善天文頗曉術數年過百歲（藝林伐山云長生先事劉玄德至特時一百三十餘年）為蜀人所重奉之如神雄欲迎致立為君長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

度不足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褒
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英豪何有以
官爵買金銀耶雄遜辭謝之後雄因酒醉推中
書令杖太史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
有天子而爲酗也雄慙而止雄無事小出褒於
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
重者如臣乘惡馬而持矛急之則慮自傷緩之
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悟即還遂不
復出晏平三年冬十二月褒卒贈丞相太師諡

曰莊

譙秀一作焦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從及雄據蜀略有巴西太傅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亦不應一云或以禮招或以威迫而秀終不應命常冠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

晉久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如此則名垂不朽
福流子孫壽省書内懃遂祕藏之壽又遣使入
胡欲連衡爲寇約分天下壯切諫曰陛下與胡
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旣滅晉不得不北
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强弱異勢此虞虢之
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孰慮之群臣咸以壯
言爲然壽乃止壯因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
壽壽報曰省詩知來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
話言也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壯以爲

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假壽緎期私報父叔之
仇又欲使其歸順朝廷以明臣節壽既不從乃
詐稱耳聾手不制物辭疾歸家唯研考典籍覃
思文章以經史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至勢嘉
寧初卒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
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張寶

張寶略陽人仕雄爲别將天水甸琦等叛殺太
尉離寶弟全在琦中雄謂寶曰汝能得梓潼我

以李雄之官賞汝寶素兇勇乃反爲奸先殺人而亡奔梓潼琦等信之委以心腹會益州刺史羅尚遣使至梓潼慰勞琦等琦等出迎寶從後閉門琦等奔巴西遂得梓潼雄即日拜寶爲太尉

李洪

李洪廣漢人聚流民數千入定陵作亂自稱李勢子太和中因刺史劉季連失於撫綏巴西人趙續伯蜀人李金銀等共推洪爲主言當以聖

道王年號鳳凰私署百官妖惑百姓李運討斬之

李高

李高隴西人也詐稱李雄子攻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棄郡遁走犍為太守周楚遣其子帥兵討平之

劉玄

劉玄漢昭烈帝之曾孫甘陵王永之孫也永以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為鄉侯值

永嘉大亂劉氏子孫絶滅唯玄奔蜀雄署爲安樂公以嗣後主後永和三年討勢孫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云

春秋第八十卷

十六國春秋後涼錄目

仁和　汪日桂　一之　重訂

後涼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一
呂光
後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二
呂紹
呂纂
後涼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三
呂隆

後涼錄四　春秋卷第八十四

呂緯

呂訓

光妻石氏

纂妻楊氏

紹美人張氏

呂憲妻苻氏

郭麐

杜進

張資
任射
竇苟
侯瑾
齊從
宋歆
宗燮

後涼錄目 畢

後涼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光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以石氏建武四年生於枋頭夜有神光舉家異之故遂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兄弟遊戲邑里好爲戰陣之法羣童咸推爲主割土處中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好讀書惟樂鷹馬及長連結賢豪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

瞳子左肘生肉印性沉重質畧朴一作寬大有度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見而異之曰此非凡人也言之於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隣境肅清遷鷹揚將軍從征張平戰於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於秦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姧氣漸長宜持重以俟其敝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

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若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之果敗興軍從王猛平慕容暐封都亭侯苻重鎮洛陽表光爲長史及重謀反堅聞之曰長史呂光忠孝方正必不與之同謀馳使命光收重檻車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親重蜀人李焉烏一作聚衆二萬攻逼益州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

擊平之拜驍騎將軍秦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堅旣剋平山東士馬彊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以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隆一作）等總步兵七萬鐵騎五千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將佐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凡必有大福宜深保重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冬十二月光進

汲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回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水深三尺進兵焉耆其王泥流率其傍國請降惟龜茲王帛純（帛一作白）拒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列壘上將爲持久之計帛純驅徙城外人入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肘肉印隱起成字文曰巨覇營外夜有一黑物

大如斷堤動搖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塞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二十餘步鱗甲隱於地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所致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遂進軍攻龜茲城其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攻城益急帛純乃傾國財寶重賂干猶

胡以求救猶胡王遣其弟呐龍侯將馗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温宿尉須等諸國王及諸胡内外合七十餘萬人來救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鏁射不可入又以革索爲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陳案兵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按陳爲勾鏁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斬首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逼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

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人以種田畜牧爲業男女皆剪髮垂項宫室壯麗煥若神居光乃大饗將士賦詩言志命參軍京兆叚業著龜茲宫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又有千斛蒲桃士卒取實來離宫別館傍盡種之因得其樂器有箜篌琵琶五絃笙笛簫觱篥毛圓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雞婁鼓鐘鼓其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八歌曲

有善善摩尼解曲婆迦兒舞曲有天殊勒監曲諸國憚光威名貢欵屬路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望風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爲龜茲王撫其遺衆建元二十年秋八月光上疏奏捷于堅堅知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道絕不通建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光既平龜茲以龜茲饒樂遂有留

居之志始獲天竺沙門鳩摩羅什先是光軍未至什謂龜兹王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至是果敗光未測什智量見其年少乃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兹王女拒而不受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因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既被逼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愠色光還中路置軍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

納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遂深異之光欲留王西國什謂光曰此凶亾之地不可淹留推運揆數將軍宜速東歸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乃從之三月光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秋九月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强氣鋭其鋒不可當也度其

事意必有異圖且令關中擾亂京師存亾未知自河已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一作高桐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地有所必爭眞此機也熈不從美水令犍爲楊一作張絹說熈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

郡姦豪所扗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呂光
廻師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熈曰誠深憂之
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智略過人今
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一云今以
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鋭鋒
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
誠夙著立勳王室宜扗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
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收
攝衆望推忠義以總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
異心也資其精鋭東兼毛興西連王統楊璧合

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從乃殺洛於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翰之謀也願將軍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鷹揚將軍胤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拒光於酒泉燉煌太守姚静晉昌太守李純以郡迎

降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
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熙戰於安
彌大敗之熙輕將麾下數百騎逃奔杜進追而
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
執熙請迎光乃殺熙涼州郡縣望風奔降獨建
威將軍西郡太守索泮奮威將軍酒泉太守宋
皓城守不下攻而執之並爲光所殺光遂入姑
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
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將佐封拜有差主

簿尉祐姦佞傾險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熈
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姚皓及天水尹景等名士
才餘人遠近頗以此失望人懷離貳光尋擢祐
爲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
叛祐從弟隨據鸇陰起兵應之光遣將軍魏眞
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祐衆奔據
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叅軍
郭雅謀殺飛應祐祐發覺逃奔
太安元年春正月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作

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略陽王穆所匿堅還長
安穆將大豫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
送之魏安至是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
數千迎大豫爲主攻拔昌松郡執太守王世强
二月光遣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等敗績大豫
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
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
粟然後東向而爭不及朞年光可平也大豫不
從乃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

爲長史傳檄郡縣使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皆起兵應之有衆三萬保據楊塢夏四月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禿髮思復鞬子奚干一作千等陣於城南光出擊大破之斬奚干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皆曰大豫豈不及此耶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筴耳光大悅賞賜金帛有差是時堅子丕以光爲車騎

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羌大都督酒泉公使者
沒於後秦不能達秋九月光始聞苻堅爲姚萇
所害奮袂哀號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傳檄諸
州期孟冬大舉僞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
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冬十月光大
赦境內建元太安十一月羣僚勸進光曰長蛇
未殄方掃除國難不宜進位元台張大豫自西
郡入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家保據其城光將
彭晃徐靈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

人執大豫送之斬於姑臧市十二月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太安二年春正月姑臧大風木折從申至辰遣中郎房晷至晉昌祀風穴羅什謂光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秋八月甘露降於逍遙園白鸞翔於酒泉泉衆鸞成列而從之時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光以郭麐讖言改昌松郡爲東張掖郡冬十二月京州大饑穀

價踴貴斗米直錢五百文人相食死者太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強禧阻兵以叛光屢遣兵討之不克別將徐靈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將討靈靈奔於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扗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於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寔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濟若三寇連兵

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乃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旣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顗斬關納光遂拔其城誅彭晃初王穆之起兵也遣使招燉煌處士郭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殯饋魯連扗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袵吾安忍不救之乃與同郡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以餉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

史軍師將軍韶爲燉煌太守瑀雖居元佐而日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既而穆惑於讒間忌韶威名率衆伐韶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于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屋上尸至吾其死也古之君子

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光聞穆之伐嘏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將攻之諸將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亾武之善經不可以憚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之涼興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騂馬騂馬令郭文斬首送之龜茲國使至獻寶貨奇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

太安三年春正月光信讒言殺武威太守杜進

他日與羣僚讌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京兆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楚以霸何也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受天眷命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柰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寛簡之政是年燉煌太守宋歆送同心梨陳平仲（涼州記作陳坤）得玉璽獻之博三

寸長四寸直看無文字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三十四字言光當王又白雀巢於陽川令盖鈹屋光下令諸臣爲之賦時獻詩及賦者凡百餘人

麟嘉元年春正月張掖金澤縣有麟見百獸皆從光以爲己瑞於是羣僚奉表請崇進名號遂以晉孝武太元十四年三月僭即三河王位於南郊置百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縣事大赦境内改元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

至姑臧光迎於城東大饗羣臣立[redacted]氏為王妃
子紹為世子讌羣臣於內苑新堂遣市玉甕於
于闐冬十月遣弟左將軍他子武賁中郎將纂
討北虜匹勒於三巖山大破之是年造刀一口
銘其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麟嘉二年秋九月太廟新成追尊高祖為敬公
曾祖為恭公祖為宣公父為景昭王母為昭烈
妃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
望為始祖永為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焉耆國

王龍熈遣子入侍張掖督郵傅曜考覈郡縣而
邱池令尹與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
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邱池令尹與贓狀狼
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
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
光怒殺與
麟嘉三年春二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
激濁使賢愚妹貫因療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詩
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之光覽之而悅署業爲

建康太守冬十月金城王乞伏乾歸遣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兵乘虛伐金城乾歸聞之引兵而去光亦引還

麟嘉四年秋八月光遣南中郎將方及弟右將軍寶振威將軍楊範強弩將軍竇苟攻乞伏乾歸於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光又遣武賁中郎將纂及竇苟率步騎五千南攻彭奚念戰於盤夷纂大敗而歸光遂率兵親討復遣纂及揚武將軍

略陽楊軌建中將軍沮渠羅仇建武將軍梁恭
軍於左南奚念大懼乃於白土津累石爲堤以
水自固遣精兵一萬拒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
潛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枹罕奚
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還
麟嘉五年春正月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
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心中勞燕雀何徘徊
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河西樂
都秋七月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

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麟嘉六年春正月光遣使拜禿髮烏孤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郡侯夏六月光帥衆十萬伐西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使稱藩以子勑勃爲質光引兵還勑勃西秦錄作勃勃

龍飛元年夏六月五龍見於浩亹羣臣咸賀勸光稱尊光於是以晉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

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龍飛備置群司立世子紹爲太子封庶長子纂爲太原公秦州刺史弟延爲天水公弘爲常山公其餘子弟爲公侯者十七人署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爲尚書又遣使拜禿髮烏孤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冬十月西秦涼州牧乞伏軻彈與秦州牧乞伏益州不平彈率衆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

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無過今也其勑中
外戒嚴朕當親討
龍飛二年春正月光大舉攻西秦師次於長最
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
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
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
敗光自走矣二月光使太原公纂率楊軌竇苟
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來救光遣
將軍王寶等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遂

拔金城執太守衛韃韃瞑目謂光曰吾寧守節斷頭誓不爲降虜也光善而免之光又遣將軍梁恭金石生與秦州刺史沒奕于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給延云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鬭

況乾歸安肯望風自潰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奸計今宜整部陳而前使步騎相接徐俟後軍畢集然後擊之可一戰滅也延不從進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於姑臧夏四月初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爲部帥光以羅仇爲尚書從伐西秦及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沮渠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

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孰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也未幾光果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求帥喪還葬鄉里諸部會葬者萬餘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雄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多從之遂殺光護軍馬邃攻拔臨松郡屯據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蒙遜從兄

男成先爲光將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將軍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奔樂涫五月光遣太原公纂率衆二萬擊敗蒙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於樂涫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遣人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

欲立忠於垂亡之國乎男成等旣倡大義欲屈府君俯臨鄯州使塗炭之餘獲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卽墨宜息高筭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容乃許之自稱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太原公纂將兵五萬討業時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克全光以問羅什什曰觀察此行未

見其利旣而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援戰於合離纂兵大敗秋八月光散騎常侍西平郭麐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僕射王詳起兵作亂詳爲內應事發光乃誅詳麐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麐以爲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光馳使召纂討麐纂將還諸將勸纂曰段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也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畧之才若夜潛還適足張其奸志耳乃遣使

告纂曰郭麐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戰遂棄大軍先將輕騎引還纂亦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麐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請除纂勒兵推兄為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為呂氏臣安榮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為弘演矣統懼至番禾奔歸於麐麐遣軍邀纂纂[illegible]

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麿軍破之遂入姑臧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餘人反於休屠城與麿共以書箋招誘後將軍楊軌推爲盟主軌性粗直不慮麿之傾危河西太守程肇諫曰將軍之與呂王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從蛇尾非將軍之高筭也願將軍熟思之軌不從乃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麿將王斐於城西大破之麿勢漸衰遣使請救於禿

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弟驃騎利鹿孤帥騎五千援麐冬十一月光遣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麐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麐脣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凌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麐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

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虎步涼州吞黁咀桒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睽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卿三思之軌不答

龍飛三年春二月楊軌以司馬郭緯爲西平相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黁禿髮傉檀亦率騎一萬助之軌至姑臧營於城北三月太原公纂將共擊軌郭黁帥衆來救纂敗引還段業使沮渠蒙

遜攻西郡執其太守呂純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燉煌等郡竝降於業夏六月楊軌自恃士馬之盛議欲與光大決成敗麐每以天文裁止之常山公弘鎭張掖業使輔國將軍沮渠男成及酒泉太守王德來攻光遣太原公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纂合則敵强我弱養獸不討將爲後患乃與秃髮利鹿孤共邀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郭麐聞軌敗東走魏安降於乞伏乾歸常山公弘爲業所攻引

兵棄張掖東走業將兵追弘弘擊敗之業遂滅西安以別將臧莫孩爲太守太原公纂又擊敗之冬十月建武將軍李鸞以興城降於禿髮烏孤

龍飛四年夏五月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段業業乞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驃騎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案兵不動

紹等亦引而還秋九月光寢疾冬十二月光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今國家多難三寇闚闟迭伺國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墻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强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穆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

禍不施踵纂弘泣曰不敢有異心又執纂手戒
之曰汝性粗暴深爲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
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時晉安帝隆安
三年也光年六十三在位十四年僞謚懿武皇
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春秋第八十一卷

後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紹

呂紹字永業光之嫡子也麟嘉元年與母石氏至自仇池遂立爲世子光僭即天王位進爲太子光死紹祕不發喪庶兄太原公纂乃排閤而入哭之盡哀拂衣欲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也臣安敢奸之不可

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讓纂纂不許紹遂嗣僞位驍騎將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似亂常虔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言猶在耳柰何棄之且兄弟至戚寧有此乎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國家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愼勿言超曰纂威名素著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嘗不痛心切齒忘

寢與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旣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纂遂與常山公弘率壯士數百攻紹紹登紫閣自殺追謚隱王先是光未亾時有鬼叫於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弊徼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紹立五日爲纂所殺

呂纂

呂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母趙淑媛纂性粗

暴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太安元年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秦州刺史封太原公先是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既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總攝內外威恩素著宜爲社稷計不可狥小節也輙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從之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

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抽劍斫纂不中被擒紹遣武賁中郎開率禁兵拒戰於端門驍騎將軍超率衆二千赴難衆素憚纂皆不戰自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自殺於紫閣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以位讓弘弘曰向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復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於二寇宜速卽大位以安國家纂乃使弘出告衆

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元咸寧尊嫡母石氏爲王太后生母趙氏爲太后署常山公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隷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叔父征東將軍万鎭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卿可以此意諭之超乃上疏陳罪纂復其

爵位
咸寧二年春三月大司馬番禾公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以弘功高地逼深忌嫉之弘以東苑之兵作亂劫尹文楊桓以爲謀主請宗燮俱行燮固辭之遂率兵攻纂纂遣將軍焦辨擊之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女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以幽逼致殂

山陵甫訖大司馬以驚疑肆逆京邑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宜省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囚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侄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汚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乃召弘妻及男女置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征東將軍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寛汝何爲至此乃執弘繫獄馳使

告纂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是月立妃楊氏爲皇后以后父桓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夏四月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爲也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今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桑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爲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策纂不從遂帥衆度浩亹河利鹿孤遣弟傉檀

來拒戰於三堆纂衆敗績失士卒二千餘人六月纂將西襲張掖尚書姜紀諫曰方今盛夏農事方殷百姓廢農所利者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將若之何宜且迴師以爲後計纂曰虜無大志聞吾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進圍張掖略地建康傉檀聞之率萬騎襲姑臧纂弟隴西公緯憑北城以自固傉檀耀兵於青陽門虜掠八千餘戶而去纂聞之引還秋九月征東將軍方率廣武

民三千餘戶奔利鹿孤是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又有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又有黑龍行於當陽九宮門改爲龍興門鳩摩羅什獨以爲灾言於纂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見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將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巳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涼州（一作即亭不知何解）人胡據（一作胡安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眞珠簾箔雲母屏風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

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瑙鍾黃金勒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吊祭駿并繕修其墓

咸寧三年春二月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躭酒色不恤政事太常楊頴諫曰臣聞皇天降監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當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世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陛下不兢兢夕惕經

略四方以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毒一作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沉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讐爲慮臣竊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篡謝曰朕之罪也不有直亮之臣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雖有此諫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騁馳遊獵或馬奔於坑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控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

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馳之危銜橛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未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遠思二字段龜龍涼州紀作宜憶）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及思盤皆入朝超至姑臧大懼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曰不敢纂本以恐惕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諸臣同讌於內

殿超兄中領軍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禁內至琅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於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納兵舍杖將軍魏益多斬取纂首以狥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躭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至親懼社稷顛覆順人心而除之上以

安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

在位三年死纂未死時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

共圍棊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

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爲而纂不能悟

光弟寶有子名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終如什

言隆纂位僞謚纂爲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後涼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隆

呂隆字永基光弟右將軍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年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聲稱並著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得中下隆遂以晉安帝隆安五年春二月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和得小鼎以爲神瑞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神鼎追尊父寶爲文

皇帝母衛氏爲皇太后妻楊氏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二月右僕射楊桓奔河西利鹿孤任爲左司馬利鹿孤率衆來攻隆與戰敗績掠其民二千餘戸而去夏五月隆殘虐無度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

亾死者過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畧此方救生靈之沉溺布徽政於玉門篡奪之際爲功不難不可失也乃遣妻子爲質傾德遂率步騎六萬來伐秋七月傾德自金城渡河直趨廣武至姑臧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出戰大敗遁還邈爲傾德所擒所失萬計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巳西公他率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秦閏月時熒惑犯帝座有雀羣鬬於太廟

死者數萬姑臧受圍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連坐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求與秦通和隆弗許安定公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謀士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若愎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何惲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

敵去之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何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國家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乃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復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聖人以知機爲美今連兵積歲糧儲內竭强寇外逼百姓嗷嗷無糊口之計寄一作假使張陳韓白亦復無如之何陛下當思權變屈伸割區區常慮若下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苟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

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秦遣鴻臚桓敦拜隆爲使持節鎭西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刺史建康公優詔嘉美之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頴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入秦爲質碩德乃還冬十二月定安公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於魏安朗遣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傉檀來援比至超已退傉檀乃曜兵姑臧壁於胡阬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騎二千斫營傉檀縱兵邀擊集被殺失兵

士三百餘人隆懼僞與傉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傉檀遣鎮北俱延入盟延疑有伏毀苑墻而出伏兵擊之延失馬步還傉檀怒遂攻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苟安國寧遠將軍石可率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傉檀之强遁還傉檀遂克顯美執孟禕而去

神鼎二年春二月興遣兼散騎常侍席確來觀虛實因徵隆弟超爲質沮渠蒙遜率衆來伐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車騎大

將軍傉檀率衆一萬救之未至隆擊敗之蒙遜請與結盟留穀萬餘斛以賑饑人是時姑臧大饑穀價踊貴斗米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惡其沮動衆心盡坑之積尸盈於路衢戶絕者十有九焉冬十月河西王傉檀復攻隆於姑臧

神鼎三年秋七月河西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來攻隆以二寇之逼念姑臧終無以自存

乃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於秦姚興遂遣徐難等率步騎四萬來迎軍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權鎮姑臧分置守宰以戍倉松番禾二城隆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簒弑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流酸感興軍隆遂率宗族僚屬及民一萬戶隨難東遷既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尚書公

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敘之
初郭麐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
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終如麐言其
後隆坐與姚興子廣平公弼謀反爲興所殺呂
光以孝武太元十一年歲在丙戌據涼州十五
年至隆滅亾歲在癸卯凡十八年以安帝元興
二年滅

春秋第八十三卷

後涼錄四　春秋卷第八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緯

呂緯纂之弟也封隴西公鎮北城初禿髮傉檀
率衆襲姑臧緯固守北城兵不得入及纂爲超
等所害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
以介弟之親仗大義之名投戈而起且姜紀焦
辯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
濟緯遂嚴兵謂叔父巴西公他曰隆超弑逆所

宜擊之昔田氏之亂孔子隣國之臣猶抗言於
哀公況今蕭墻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
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
緯自爲禍首乎他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
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
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
之切且懼社稷覆亾故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倡
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因說緯
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

必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
主社稷四海顒顒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
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
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他尋叛
降于秦

呂訓

呂訓光子也光征西域留於仇池其後仕楊難
當爲建忠將軍王師北伐訓衛倉儲以俟既克
難當署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徙居內郡

光妻石氏

光妻石氏略陽氏人也初光之征西域留石氏於仇池麟嘉元年光僭稱涼王於姑臧石氏與子紹及弟德世來自仇池光乃迎於城東遂冊立爲王后纂篡位尊爲王太后

纂妻楊氏

纂妻楊氏弘農人尚書右僕射楊桓之女也咸寧元年立爲皇后楊氏美豔有義烈纂爲超所刺楊氏命禁兵討之殿中皆其黨與莫有應者

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楊氏泣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楊氏與婢十數人殯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出外使人搜索之楊氏厲聲責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爲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已毀之矣超見其有色欲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言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復使女辱於

二氏乎桓不能强遂自殺謚曰穆后

紹美人張氏

張氏燉煌人本隱王紹之美人也清辨有操行姿色荘麗年十四紹見殺便請爲沙門隆見而悅之欲汚其行遣中書郎裴敏說之張氏善言明理敏爲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歛衽曰欽樂至道故投身空門恐一旦辱於人誓不改節今見逼如此豈非命也於是升門樓自投於地二蹏俱折口誦佛經顏色自若俄然而卒

呂憲妻苻氏

呂憲纂之從叔也爲建節將軍遼東太守妻苻氏年十五有姿色憲卒自殺

郭黁

郭黁西平人也少明式易善天文占候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黁筮之黁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疑其非駿幽之內廐鮮卑

懼而夜遁凝以告曆曆曰是也國家將亾不可復久苻堅末年當陽門震涼州刺史梁熈問曆曰其祥安在曆曰為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於苻堅前部王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及光王河西西海太守王楨以郡叛曆勸光襲之光左丞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曆不可從誤人大事曆曰若其不捷曆自伏鈇鉞之誅

知其克也左丞爲無謀矣光從而克之遂比之京管參預機密遷散騎常侍兼太常光將伐乞伏乾歸麿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及克金城光使曜詰麿麿密謂曜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既訖冰泮國人服其神驗甚信重之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會熒惑守東

并謂僕射王詳（詳一作祥）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且主上老病太子冲闇太原公纂等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爲誅首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强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欲與公共倡大義推乞基爲主則二苑之衆盡爲我有克城之後徐更議之詳以爲然黁遂以二苑之衆夜燒洪範門使詳爲內應事洩黁據東苑以叛百姓聞黁起兵皆言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

相率從之如不及旬日之間有衆數千光孫八人年幼悉在乳母抱中先在東苑黁之叛也悉虜而獲之及纂擊破黁軍黁恚甚盡投王孫於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覩者盡皆掩目寒心不忍視之而黁悠然自若遂與光相持時有逃人奔於黁稱呂統病死黁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黁嘗曰涼州譙光殿當有索頭鮮卑居之其後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終如黁言黁性褊酷不

爲士廣所附戰敗奔降西秦乾歸敗入仕姚興爲太史令犘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兵所殺

杜進

杜進略陽氏也初爲光裨將從伐西域討平龜兹及光引還涼州刺史梁熈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率衆來拒光遣進等爲前鋒迎擊胤將麾下數百騎來奔進追擒之胡夷欵附光之定河西也進功居多表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

始侯進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
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
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也光默
然因此誅進

張資

張資仕光爲中書監博學多才藝文翰溫雅光
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
能瘥資病光喜給賜甚厚鳩摩羅什知羲誑詐
乃告資曰羲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

以事試也遂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之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結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義療無效少日資死光悼惜之

任射

任射者光時得罪自匿爲王欣家奴發覺應死射有奇巧王爾（一作肅）魯般之儔也故赦之及大殿歲久傾敗光募能正者射運巧致思不煩大工土木俱正

竇苟

竇苟略陽氐也以壯勇知名從光攻龜茲登雲梯入地道或時墮落蘇而復上光深奇之後以強弩將軍從中郎將方攻乞伏乾歸又從太原公纂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皆無所獲光親討乾歸苟又從纂率步騎三萬攻拔金城以功遷左衛將軍賜爵關內侯

侯瑾

侯瑾字子瑜能解鳥語光大安二年嘗出門見

白雀巢陽川與黒雀列行慨然嘆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共居焉遂去不知所之

齊從

齊從魏安人也仕光爲左衛將軍守融明觀紹初嗣立簒與弘率壯士攻洪範門從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耶因抽劍直前斫簒中額簒左右擒之簒曰義士也赦之勿殺及卽僞位謂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

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
達此時惟恐陛下不紹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因
善遇之

宋歆

宋歆姑臧人也仕爲燉煌太守以德惠下境內
肅清乃結同心之梨歆詣酒泉獻之光嘉其美
瑞賞帛五十疋

宗燮

宗燮燉煌人仕纂爲騎都尉尚書僕射大司馬

弘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爲謀主請變俱行變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 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臣耄矣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止

春秋第八十四卷

十六國春秋西秦錄目

仁和　汪日桂　重訂

西秦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五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西秦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六
乞伏熾磐
乞伏暮末
西秦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七

DS
796.4
.T35
1.12

乞伏益州
乞伏曇達
邊氏
禿髮氏
禿髮氏
段暉
常坦
翟瑥
焦遺
辛進

華楷

西秦錄目畢

西秦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其先有如弗斯引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當開路若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爲有

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
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
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譯莫何託譯者言
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國仁五世祖祐鄰者晉
泰始初率戶五千遷於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
結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
結敗南奔畧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
鄰死子結權立徙於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
鮮卑吐賴於烏樹山討尉遲渴權於大非川并

收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渥立祁渥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於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侵併鄰部士馬強盛以叔父軻遲爲師傅委以國政弗斯引烏渥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於麥田無孤山晋記作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秦皇始中遷於度堅山建元七年秦將益州刺史王統來伐司

繁帥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部衆五萬餘落悉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拒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乃擁部落亦詣統降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討之勃寒懼而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甚有威

惠司繁卒子國仁立堅與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領騎先鋒會國仁叔父步頹叛於隴右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黷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畧騷動蒼生疲敝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吾當與諸君共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國仁遂迫脅

部落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建義元年苻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
苻氏以高世之資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
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
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
乎遂以晉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
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爲
建義元年署置官屬以其將乙旃童埿（童一作音）爲
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群

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乃分其地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畧陽漒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都城以居之鮮卑匹蘭帥衆五千來降

建義二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諸羌胡五萬餘人來擊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秋七月祕宜與其

弟莫侯悌眷率衆三萬餘戶來降國仁拜祕宜鎮東將軍東秦州刺史悌眷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

建義三年春三月秦苻登遣使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夏五月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秋七月高平鮮卑沒弈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疋沒弈干及熙奔還二

部振懼率衆迎降署啓貴爲建義將軍六泉侯
裕苟爲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爲建節將軍鳴
泉侯是年國仁造刀一口銘曰建義隸書
建義四年春三月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
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
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請降復其官爵
夏四月討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大破之獲其
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六月
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之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畧國仁死群臣咸以國仁子公府尚幼宜立長君共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境内改元太初秋七月立妻邊氏爲王后署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爲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武始翟勍爲左司馬翟瑥爲右司馬畧陽王松壽爲

三主簿從弟軻彈爲梁州牧弟益州爲秦州牧屈眷爲河州牧自餘封拜各有差九月乾歸遷都金城

太初二年春正月秦苻登遣使署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時晋太元十四年也夏四月南羌獨如率衆七千來降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疆鮮卑豆留鞬叱豆渾及南邱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拔並

率衆來降乾歸皆署其官爵冬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帥衆來附乾歸以奚念爲北河州刺史太初三年夏四月吐谷渾王視連遣使稱臣於乾歸貢其方物乾歸拜視連爲沙州牧白蘭王秋九月視連死子視羆立視羆英果有雄畧以其父祖慈仁爲四隣所侵嘗從容謂博士騫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隣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

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畧秦隴英豪所願開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冬十月乾歸遣使拜視羆爲使持節都督龍涸巴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柰何私相假署擬僭群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淸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

子于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留芳來葉耶使還言之乾歸大怒然憚其彊猶與結好十一月隴西太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

太初四年春正月乾歸率衆擊詰歸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以宗女妻之署立義將軍秋七月秦苻登驃騎將軍沒奕干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共擊鮮卑大兜國乾歸

許之遂與没奕干攻大兜于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大兜微服遁走收其部衆而還歸没奕干二子没奕干尋叛東合劉衛辰八月乾歸率騎一萬討没奕干没奕干奔他樓城乾歸射之中目冬十月三河王呂光遣弟右將軍呂寶乘虛攻金城乾歸聞之引還爲寶所襲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岸

太初五年秋八月呂寶進攻乾歸乾歸使北河州刺史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

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光又遣子虎賁中郎將呂纂襲擊彭奚念纂復敗績奔遁

太初六年春正月休官權千成爲秦所逼遣使請降乾歸署爲東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統顯親公夏六月乾歸立其子熾磐爲太子熾磐勇畧明決過於其父

太初七年春正月秦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夏

六月苻登爲姚興所逼遣其子汝陰王崇爲質於乾歸請救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將軍翟瑥率騎士二萬救之聞登爲秦所殺引還冬十月秦苻崇爲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率步騎四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弾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率騎三萬拒之具翟瑥傳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軻弾詰歸欲引兵退冠軍翟瑥奮

劍止之軻彈率騎徃赴益州詰歸亦勒兵繼進定遂大敗斬定及祟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

太初八年春正月乾歸自稱秦王赦其境內殊死已下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出連乞都爲丞相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瑥爲吏部尚書翟勍爲主客尚書杜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爲侍中自餘拜授皆如魏武

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將軍大單于邊芮等領府佐如故夏四月索虜禿髪如苟率戸二萬來降乾歸妻以宗女六月遷都於西城秋七月三河王呂光率衆十萬來伐左輔將軍密貴周右衛將軍莫者羖羝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克剪群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恐非國家之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勅勃載記

作勃爲質既而悔之殺貴周及羖羝
勃

太初九年春正月休官權萬世帥衆來降冬十月凉州牧乞伏軻弾與秦州牧乞伏益州不平軻弾奔凉是歲乾歸所署立義將軍越質詰歸帥戸二萬叛降於秦顯親公權千成帥衆攻秦上邽不克退保畧陽姚碩德擊之千成亦降

太初十年春正月凉王呂光以乾歸數反覆舉兵來伐使呂延爲前鋒羣臣咸勸其東奔成紀以避其鋭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

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畧取之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畧不足憚也且其精鋭盡在呂延延勇而無謀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二月光軍於長最遣子呂纂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別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以爲犄角之勢呂延以

枹罕之衆攻陷臨洮武始河關乾歸泣謂諸將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凉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紿延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騎輕進遂大敗之斬延於陣夏六月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爲鎭衛將軍以鎭西將軍屋列破光一作屋弘爲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瑥爲晉興太守鎭枹罕冬十月秦長水校尉姚珍來奔乾歸以女妻之

太初十一年春正月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攻涼支陽鸇武允吾三郡皆克之虜萬餘人而還夏六月禿髮烏孤遣使求結和親涼散騎常侍郭麐來奔乾歸以爲建忠將軍兼散騎常侍秋九月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兀（載記作慕容允）冠軍將軍翟瑥率騎二萬伐吐谷渾冬十月益州等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退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乾歸以宗女妻之

太初十二年夏四月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來降乾歸以河內爲疊掘都統以宗女妻之秋七月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乾歸以金城太守辛靜爲右丞相

太初十三年春正月乙亥乾歸所居金城南景門無故自崩甚惡之遂遷都苑川大赦境內夏五月秦姚興遣征西姚碩德率衆五萬來伐入自南安陝乾歸率諸將拒之次於隴西興復遣別將潛師繼發秋七月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

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乘機籍筭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諸君勠力勉之若梟剪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採路絕秦姚興潛引兵來救乾歸聞之復使慕兀率中軍二萬遷屯栢陽鎮軍將軍羅敦率外軍四萬遷屯侯辰谷自率輕騎數千前候軍勢會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追騎所

逼入於外軍且與秦戰爲興所敗遁歸苑川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號已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衆已散敗勢不得安吾欲西堡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保全妻子勿吾隨也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豳人歸懷玄德南奔荊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况臣等義深父子而

有心離背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敗之家廢興命也茍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今將寄食於人以終餘年乃大哭而別遂帥騎數百馳至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車騎傉檀迎之置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秦兵既退南羌梁弋等密遣使來招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弟吐雷率

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殺謂太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親好與存脣齒之援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今姚氏方強吾將歸之若盡室俱去必爲追騎所及吾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既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冬十一月乾歸至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爲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

河州刺史封歸義侯久之熾磐欲逃詣乾歸武
威王利鹿孤遣兵追獲將殺之廣武公傉檀勸
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
孤從之
太初十四年春二月秦姚興遣乾歸還鎮苑川
盡以其故部衆配之夏四月乾歸至苑川以邊
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翟勍爲尚書令公卿
大將已下悉降號僚佐偏裨
太初十五年夏四月熾磐自西平奔歸苑川南

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乾歸使熾磐入朝於秦姚興署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

太初十六年秋七月秦遣乾歸以所部甲卒隨齊難等迎呂隆於河西冬十一月討叛羌党龍頭於滋川拔之

太初十九年秋九月攻仇池楊盛將苻帛於皮氏堡克之盛率兵來救戰於竹嶺爲盛所敗

晉義熙元年春正月自此以後四年竝從建康年號乾歸朝於

秦吐谷渾將大孩一名烏紇堤屢寇乾歸邊境乾歸怒率騎討之大孩大敗俘斬萬餘口而還大孩走保南凉死於胡園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衆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漒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覇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此

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乾歸聞而甚忌之秋八月乾歸率衆攻仇池爲楊盛所敗尋復率衆攻盛將楊玉於西陽堡克之

義熙二年秋七月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於寢內百草皆自反乾歸甚惡之冬十二月復入朝於秦

義熙三年春正月秦姚興慮乾歸寖强難制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留爲主客尚書以世子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部衆鎮

死川秋七月禿髮傉檀叛秦遣使來邀熾磐斬其使送之長安秦甚嘉之冬十一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禿髮傉檀秦以熾磐行河州刺史

義熙四年夏五月秦遣乾歸以鎮遠將軍從廣平公弼等帥步騎襲傉檀冬十月熾磐以秦政浸衰兵亂將始且畏秦之攻襲乃招結諸部二萬七千築城於嵻㟍山而據之十一月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爲奚念所敗而還

史始元年春三月熾磐入秦見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來襲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涼熾磐攻枹罕克之遂遣使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來降夏四月乾歸如枹罕留熾磐鎮之收其部衆得二萬人徙都度堅山秋七月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

籌四州无鮮壽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新鳥散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疆理秦隴淸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鵠望豈宜固守謙冲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即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遂以晉義熙五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悉復本位冬十月復立夫人邊氏爲王后世子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仍命熾磐爲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爲河州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錄其子華爲尚書民部郎

更始二年春正月遣熾磐討諭薄地延師次頗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衆於苑川三月遣隴西羌昌何攻秦金城郡拔之以驍騎將軍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秋七月乙丑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衆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九月攻秦畧陽南

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冬十月鮮卑僕渾羌句豈輸報鄧若等帥戶二萬來降

更始三年春二月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戶於度堅城以子勑勃爲秦興太守鎮撫之秦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使來招諭乾歸感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乞降秦復遣使署乾歸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護羌匈奴雜胡諸

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復稱藩于秦夏四月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五千餘戸於疊蘭城以兄子阿柴爲興國太守鎮撫之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爲武威太守鎮嵻峎城秋七月遣平昌公熾磐及次子中軍將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傉檀八月熾磐率師濟河敗傉檀太子虎臺於嶺南獲牛馬十萬餘而還冬十月攻秦畧陽太守姚龍

於栢陽堡克之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永洛（一作水洛）城又克之徙民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中軍將軍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十二月西羌彭利髮據枹罕自稱大將軍河州牧乾歸率騎三萬討之戰於枹罕不克更始四年春正月乾歸復討利髮師次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兄子振威將軍公府追擊至於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以審虔爲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二月

戊巳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之樹奕干請降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眞爲捕虜將軍層城都尉阿若干爲護軍都尉夏五月熾磐率衆攻秃髮傉檀三河太守吳陰於白土克之以出累代爲太守六月乾歸畋於五谿有梟集於其手心甚惡之遂爲兄子公府所弒幷殺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

木奕干率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爲鎮東將
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
及民二萬餘戸遷於枹罕先是乾歸未亡時枹
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銜馬屎羣
移而渡洮灑二水悉止枹罕自是二年而熾磐
徙居之秋七月智達等擊破公府於大夏公府
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
父子五人公府奔嵻峎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
轘之於譚郊八月葬乾歸於枹罕僞謚武元王

廟號高祖在位二十四年

西秦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乞伏熾磐

乞伏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畧過人初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署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部衆鎭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

藩於秦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遂襲僞位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境内改元永康九月署尚書令翟勍爲相國侍中太子詹事麴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謙爲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黄門郎等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永康二年春三月熾磐遣龍驤將軍智達平東將軍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

獲其將呼邪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鎮東
將軍曇達與平東將軍王松壽率騎一萬東討
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大破之進據白
石城降其衆萬餘人顯親公休官權小成呂奴
迦等二萬餘戶叛據白坑負固不服曇達進攻
克之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
悉降秦太尉索稜以隴西來降熾磐以稜爲太
傅夏四月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
討吐谷渾別統句勤一作旁於泣勤川大破之俘

虜甚衆秋七月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於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九月擊吐谷渾別統掘逵於渴渾川大破之俘獲男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逵率其餘衆來降

永康三年春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熾磐以爲已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夏五月熾磐聞南涼禿髮傉檀西征乙弗拔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羣臣咸以爲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傉

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
不得還救則虎臺傉檀子獨守窮城可坐擒也此
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率步騎二萬襲
樂都禿髮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一旬
而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將士各有差遣平遠
將軍捷虔率騎五千追傉檀以鎮南將軍謙屯
爲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
單爲西平太守鎮西平赴單烏孤之子也趙恢爲廣武
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爲晉興太守鎮浩

壘徙虎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於枹罕六月傉檀勢屈請降熾磐既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署傉檀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南涼文武隨才銓擢冬十月熾磐既兼傉檀兵強地廣復稱秦王署置百官十一月立妃禿髮氏爲王后

永康四年春三月河西王沮渠蒙遜攻掇廣武郡熾磐遣將軍魋尼寅邀於浩亹爲蒙遜所擊死之又遣將軍折斐等率騎二萬據勒姐嶺復

爲蒙遜所擒夏四月熾磐子元基(一作元方)自長安
逃歸以爲尚書左僕射五月熾磐率衆三萬攻
湟河沮渠漢平遣司馬隗仁乘夜襲擊大敗熾
磐將引還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
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昶景因說漢平出降仁
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擒之熾
磐怒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
不畏死忠臣也宜宥之以厲事君乃因之隗仁
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爲之說熾磐免之使還姑

滅六月以左衛將軍匹逵爲湟河太守因討乙弗窟乾降其三千餘戶而還署尚書右僕射出連虔爲都督嶺北諸軍事涼州刺史以涼州刺史謙屯爲鎭軍大將軍河州牧秋七月以秦州刺史曇達爲尚書令光祿勳王松壽爲秦州刺史冬十一月熾磐遣尚書令曇達秦州刺史王松壽等率騎一萬討南羌彌姐康薄於赤水降之遂以王孟保爲略陽太守鎭赤水

永康五年春正月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

湟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來援熾磐聞而引還二月尚書令曇達與涼州刺史出連虔率騎五千救石泉蒙遜聞曇達等至亦引兵去遂遣使來聘與熾磐結和親夏四月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擊秦上邽進據蒲水秦州刺史姚艾率衆來拒大戰破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冬十月使秦州刺史王松壽鎮馬頭以逼秦之上邽十二月遣使詣太尉劉裕求擊秦

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永康六年春二月遣安東將軍木奕干率騎五千討吐谷渾樹洛干於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奔保白蘭山慚憤發疾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也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年木奕干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秋七月相國翟勍卒八月以尚書令曇達爲左丞相子左僕射元基爲右丞相

御史大夫麴景爲尚書令侍中翟紹爲左僕射
冬十月遣曇達元基東討秦故將姚艾艾遣使
稱藩熾磐以爲征東大將軍秦州牧徵王松壽
爲尚書右僕射
永康七年春正月以木奕干爲沙州刺史鎮樂
都二月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戸二萬來降署爲
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於
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戸五千以西遷叛凉
州刺史出連虔遣使諭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

提孤姦猾終爲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疋後
二歲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
千入居西平冬十月姚艾叛秦降西河王蒙遜
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
有雅度自可安居事之何爲從涼王西遷衆咸
以爲然相率逐艾推儁爲主復遣使請降熾磐
大悅徵儁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
邑一千戶以左丞相曇達都督洮罕以東諸軍
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鎮南安冬十一月熾磐

東遷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餘戸於枹罕
永康八年夏四月使征西將軍他子率騎五千
討吐谷渾覔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覔地率衆五
千來降拜弱水護軍秋九月左衛將軍匹逵建
威將軍梯君等討彭利和於漒川大破之利和
单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戸於枹罕
漒川羌三萬餘戸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尚書
右僕射王松壽爲益州刺史鎮漒川
建弘元年春正月立次子暮末爲太子仍兼領

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秋七月甲辰宋初受禪詔以熾磐爲安西大將軍秦王九月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戶而還

建弘二年春正月遣征北將軍木弈干輔國將軍右丞相元基率騎攻上邽遇霖雨而還夏四月吐谷王阿柴遣使來降熾磐署阿柴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秋七月

河西王蒙遜率衆來伐使征北將軍木奕于等帥步騎拒之斬首三千而還冬十二月遣征西將軍他子等率騎二萬擊契汗禿真於羅川

建弘三年春正月征西他子等大破契汗禿真獲男女二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禿真率騎數千西奔其別部樹奚帥尸五千來降夏四月乙亥以折衝將軍是辰爲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汁羅以鎮之秋九月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率騎六千擊沮渠城都于五澗冬十月出連虔與

城都戰擒之十二月徵秦州牧曇達爲左丞相
征東大將軍
建弘四年春三月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
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王奕
世英武賢能爲用且讖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
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積弩
射（一作）將軍又寅等入見於魏貢黃金二百斤并
陳伐夏方略太宗許之
建弘五年夏四月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帥

步騎一萬南伐白苟車孚崔提旁爲四國皆來降附秋七月遣太子暮末率征北將軍木奕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建弘六年夏四月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戰於臨松擒其將沮渠白蹄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秋七月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黑水羌酋丘擔大破之冬十月丘擔率衆來降熾磐署擔爲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信帝爲平羌

校尉以鎮之
建弘七年春正月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
夏秋八月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
率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沮
渠蒙遜發兵來禦夏主赫連昌遣征南大將軍
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代將
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還九月徙其境內
老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
達守枹罕韋代攻拔南安獲秦州刺史翟爽南

安太守李亮吐谷渾握達等帥部衆二萬餘落
叛奔界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璝冬十月左丞相
曇達與夏呼盧古戰于嵻峎山曇達兵敗十一
月呼盧古韋代進攻枹罕熾磐遷保定連呼盧
古入南城鎮東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
戰郤之呼盧古韋代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於
湟河虔遣後軍將軍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
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其民二
萬餘戶而去十二月征南將軍吉毗鎮南澆隴

西人辛澹帥戸三千據城逐毗毗走還枹罕澹南奔仇池

建弘八年春正月山羌率衆叛二月熾磐遣左丞相曇達招慰武始諸羌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羌羌人執曇達送夏吉毗爲羌所擊奔還士馬死傷者什有六七三月熾磐以輔國將軍叚暉爲凉州刺史鎮樂都平西將軍麴景爲沙州刺史鎮西平寧朔將軍出連輔政爲梁州刺史鎮赤水夏六月熾磐還枹罕秋七月熾磐

謂羣臣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冒險歸魏今果如孤言八月熾磐遣叔父平遠將軍渥頭弟安遠將軍安康爲質於魏又使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九月氐王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赤水城中粮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熾磐以驍騎將軍吳漢爲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漒十二月梁州刺史吳漢爲羣羌所攻帥戶二千奔還枹罕

建弘九年春正月商州刺史領澆河太守姚濬叛降河西熾磐以尚書焦嵩代濬帥騎三千討之二月嵩爲吐谷渾元緒所執夏五月熾磐寢疾謂太子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城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熾磐在位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五年六月卒暮末嗣立僞謚文昭王塟於武平陵廟號太祖

乞伏暮末 暮一作慕

乞伏暮末字安石熾磐第二子也以元熙元年

立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熾磐卒暮末即位大赦境內改元永弘（一作洪）署右丞相元基爲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爲驃騎大將軍徵安北將軍凉州刺史叚暉爲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爲鎮北將軍凉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干爲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爲尚書僕射衛大將軍

秋七月河西王沮渠蒙遜因秦喪來伐西平太

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之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絶其水道城中饑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百有餘人鼓譟燒門元基率左右奮擊河西兵退暮末大懼八月遣使詣蒙遜許歸沮渠城都以求和蒙遜引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城都遣將

軍王伐送之蒙遜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
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既而蒙
遜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疋
及錦罽銀繒九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
西報聘冬十月涼州牧千年嗜酒殘虐不惜政
事暮末遣使讓之千年懼奔河西暮末以叔父
光祿大夫沃陵爲涼州牧鎮湟河
永弘二年春正月暮末遣征虜將軍出連輔政
等守西平政等未至蒙遜率衆拔之執太守麴

承二月立妃梁氏爲王后子萬載爲太子殺尚書隴西辛進幷其五族二十七人追恨其射傷母面也夏五月河西王蒙遜率衆來伐暮末遣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开谷以應蒙遜暮末擊敗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汗川以叛暮末討之爲幼眷所敗還於定連蒙遜進至枹罕遣太子輿國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輿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於譚郊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弟沒利

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來伐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邀擊之復大破之秋七月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來贖世子與國暮末不許尋以興國爲散騎常侍以妹平昌公主妻之冬十月暮末弟軻殊羅烝纖磐左夫人暮末禁之因與叔父什寅謀叛暮末收其黨與殺之并殺什寅禿髮氏十二月地震野草皆自反

永弘三年春三月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頗有怨言暮末皆殺

之秋九月西秦自正月不雨至於九月兼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民流叛者不可勝計冬十月暮末爲河西王蒙遜所逼遣中書侍郎王愷從事中郎烏訥闐請迎於魏世祖許以平凉以東安定以西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時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誅之夏主赫連定聞暮末將至發兵來拒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渾冬十一月世祖遣尚書庫結

率騎五千來迎暮末衛大將軍吉毗固諫以爲
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
人謀叛推安南將軍都督八郡諸軍事廣寗太
守焦遺爲主遺不從乃刼遺族子長城護軍焦
亮爲主率衆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
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
擊諸羌諸羌潰散亮奔廣寗暮末進軍攻之以
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
末進遺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

郡降夏

永弘四年春正月夏主赫連定擊暮末將姚獻獻敗遂遣叔父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并沮渠興國送於上邽夏六月夏主殺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時魏神䴥四年也先是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

視甕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東
羌西虜共相攻伐至是而亡國仁以孝武太元
十年僭位至暮末四世凡四十六年

春秋第八十六卷

西秦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乞伏益州

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乾歸時爲前將軍秦州牧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乾歸遣益州帥騎六千討之左僕射邊芮民部尚書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宗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

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將軍韋虔爲長史散騎常侍左禁將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陳聽將士解甲遊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暴以副具瞻賊已晉逼柰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今聞吾至理應遠竄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耳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

也既而乳率衆逆擊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為孤之罪也皆赦之後復率衆攻涼援支陽鸇武允吾三郡虜衆萬餘又與武衛慕兀等率騎伐吐谷渾破視羆於度周川質其子宕豈引兵而還封平遠侯尋卒

乞伏曇達

乞伏曇達熾磐之弟也仕為秦州牧鎮東將軍鎮譚郊封襄武侯與平東將軍王松壽帥騎一萬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虜其男

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粤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率衆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悉降後又帥衆討降南羌彌姐康薄於赤水沮渠蒙遜來攻石泉曇達與別將出連虔率騎五千救之蒙遜引還尋與王松壽

率步騎一萬攻姚艾於上邽進據蒲水大破之
遂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遷尚書令轉爲左
丞相尋遷都督枹罕以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
秦州牧鎮南安復徵爲左丞相征東大將軍鎮
枹罕赫連勃勃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率騎二
萬來伐曇達率衆擊之戰于嵻峎山敗績諸羌
執送勃勃

邊氏

乾歸妻邊氏金城人左長史邊芮之妹也乾歸

偖立遂以太初元年立爲王后及乾歸奔降于秦降號太妃既而返政復爲王后

禿髮氏

王后禿髮氏傉檀之女太子虎臺之妹也傉檀既降熾磐納爲王后拜傉檀爲左南公甚禮遇之虎臺亦被優寵未幾令人鴆殺傉檀河西王蒙遜遣人誘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讐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覺熾磐以后弟之故待之如初后密與虎

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以婚姻之故待之如此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爲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爲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禿髮氏

左夫人禿髮氏利鹿孤之宗女也先是熾磐爲質于涼利鹿孤妻之熾磐後奔允街禿髮傉檀

復遣歸之遂爲左夫人有寵於熾磐譖殺其姊及虎臺後禿髮氏與暮末弟軻殊羅私通暮末知而禁之軻殊羅懼遂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奉沮渠興國以奔河西使禿髮氏盜門鑰於內鑰誤門不得開門者以告暮末收其黨與盡殺之而赦軻殊羅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刳其腹投屍于河水禿髮氏乃自殺

段暉

段暉字長祚武威姑臧人漢太尉熲八世孫也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居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也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便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遂仕乞伏熾磐爲散騎常侍從征沮渠蒙遜湟河太守沮渠漢平漢平出降司馬隗仁勒壯士百餘據城

自守熾磐進擊之衆寡不敵遂爲所擒熾磐欲
斬之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之至也
乃宥之遷暉輔國大將軍凉州刺史御史大夫
西海侯暮末即位國政衰亂暉與子承根奔吐
谷慕璝後遂歸魏

常垣

常垣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五世孫也父珍苻
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凉州垣仕乞伏世爲
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

翟瑥

翟瑥武始人仕乾歸爲冠軍將軍初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著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後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凉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拒之以瑥爲冠軍將軍右司馬前鋒始交益州爲定所敗軻彈詰歸欲引而還瑥奮劍諫曰主上以神武之資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

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當宣力致命輔寧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柰何不思赴救望風奔散何面目以見主上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璫誠才非古人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輌彈謝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果能若是敢自愛死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兵斬定及首級一萬七千轉吏部尚書定州刺史俄

遷晉興太守鎮枹罕

焦遺 子華楷

焦遺南安人乾歸時仕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乾歸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也因命熾磐拜遺於床下遺子華至孝遺曾病甚冬中思食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故送助養汝從此進之華跪受寤而瓜果在手香美非常遺食之而病愈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九娶妻者欲與之

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
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饋非所願也乾歸曰卿
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華爲
尚書民部郎遺後遷安南將軍都督八郡諸軍
事廣寗太守暮末末年南安諸羌共推遺爲主
遺不從遂刼遺族子亮叛攻南安暮末擊破之
遺殺亮出降進號鎮國將軍次子楷仕爲太子
司直暮末降夏楷奔廣寗泣謂其父遺曰大人
荷朝寵震居藩鎮董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

見衆倡大義以殄寇仇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絶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爲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於河西

辛進

辛進字國都隴西人也仕熾磐至尚書初爲散騎常侍從熾磐遊于後園凌霄觀進彈飛鳥誤中慕末之母傷其面及慕末即位問傷母面之

由母以狀告暮末大怒卽日收進殺之并其五
族二十七人

十六國春秋南涼錄目

仁和 汪日桂 一之 重訂

南涼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八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南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九

禿髮傉檀

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

禿髮文支

禿髮樊尼

禿髮破羌

傉檀妻折掘氏

楊桓

宗敞

孟禕

雲霍

景保

陰利鹿
尉賢政

南涼錄目 畢

南涼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其先與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衆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其母胡掖氏夢一老父被髮左袵乘白馬謂曰爾夫雖西移終當東返至涼必生貴男言終胎動而寤後因寢而產

於被中乃以禿髮爲號其俗謂被覆之義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雄健無多謀畧晉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咸寧中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於是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所敗部民沒骨殺之以降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推斤立斤年一百一十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卽思復鞬之長子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思復鞬死烏孤嗣立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

阤謀復欲規取涼州紛阤曰明公必欲得涼州
宜先務農桑修隣好禮賢後明政刑然後乃可
烏孤從之三河王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寇軍大
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
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否衆咸曰我士馬衆
多何爲屬人烏孤將從之石眞若留不對烏孤
曰卿畏呂光耶何默無言也石眞若留曰吾根
本未固理宜隨時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
致死於我大小不敵後雖悔之將何所及不如

受以驕之侯釁而動蔑不濟矣烏孤乃受之太元二十年秋七月烏孤討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冬十月遣别將石亦干築廉川堡而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于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

叛邇既乖違遠何以附是以泣耳別將苻渾曰
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遂大
興師諸部皆來降附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烏
孤在廉州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
濟矣拜爲左司馬三河王呂光進封烏孤爲廣
武郡公十二月烏孤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太
元二十一年夏六月時魏皇始元年也呂光復
遣使署烏孤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
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

能以德懷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乃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

太初元年春正月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太初耀兵廣武進攻涼金城克之光遣將軍竇苟來擊戰于街亭涼兵大敗秋七月涼散騎常侍太常

西平郭麐叛據東苑太原公呂纂擊破之麐遣
使乞援九月烏孤使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
五千赴之冬十月河南鮮卑吐秣等十二部大
人皆來歸附
太初二年春二月涼後將軍略陽楊軌以司馬
郭緯爲西平相率步騎三萬北赴郭麐烏孤遣
弟車騎將軍傉檀率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
於城北夏六月軌自恃其衆欲與呂光決戰光
使太原公纂來迎軌與驃騎將軍利鹿孤共邀

擊之爲纂所敗秋九月軌南奔廣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烏孤尋爲羌酋梁饑所敗西奔傉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爲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饑無經遠大畧無以軍無紀律多所殘殺可一戰擒也冬十月饑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饑遣子爲

賀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皦兵强多以爲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强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振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饑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饑雖驍猛軍令不整此易擒耳遂進擊饑大破之饑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饑單騎奔澆河俘

斬數萬以田玄明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稠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餘落莫不歸附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戶數萬來奔十二月烏孤更稱武威王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傉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其宗族子弟爲公侯者二十餘人文武百官進位有差

太初三年春正月烏孤徙治樂都遣西平公利鹿孤鎭安夷廣武公傉檀鎭西平叔父素渥鎭

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同鎮廉川從叔吐若流鎮浩亹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承明一作丞郭黄郭奮史暠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隨才授任咸得其宜烏孤從容謂羣臣曰隴右河西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國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

兵張掖虜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
欲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乞
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歸命段氏書生才非經
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糧運縣絕且
結好於我許以分灾共患乘其危弊攻之不義
呂光衰耄嗣紹冲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才而內
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
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
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彼必疲於奔命人不

得安其農業無弱攻昧於是乎狂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則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歸附矣烏孤曰善遂陰有吞併之志二月造刀一口狹小長二尺五寸青色匠人云當作之時夢見一老人朱衣被髮云吾是太乙神故來看爾作刀且云若有敵至刀必自鳴後歸突厥夏可汗處四月北涼王段業為呂纂所侵遣使求救烏孤遣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纂懼燒氐池張掖穀麥而去六月署利鹿孤為涼州牧從

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錄府國事秋八月烏孤因酒醉走馬馬倒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僞諡武王廟號烈祖弟涼州牧西平公利鹿孤嗣立

秃髮利鹿孤

秃髮利鹿孤烏孤第二弟也初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尋遷涼州牧烏孤死國人共立之遂以晉隆安三年僭卽僞位赦其境内殊死巳下徙

治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於段業業曰貴主
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
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
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
嗣子幼冲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梁
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
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此殷湯之制也
亦聖人之格言萬世之通式何必胥巳爲是紹
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乃厚遣之利鹿

孤聞呂光死遣建節將軍金樹平遠將軍蘇翹率騎五千屯於昌松漠口

建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和下令曰孤以寡昧謬膺統緒思所以弘濟艱難經畧區宇者必藉股肱之力自今二千石令長清高有惠化者其皆封亭侯關內侯延耆老以訪政事夏四月涼王呂纂帥衆來伐利鹿孤使弟廣武公傉檀拒之纂士馬精銳進渡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床而坐以安衆心徐

乃貫甲與纂交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五月楊軌田玄明潛謀叛逆事洩殺之六月呂纂西擊段業傉檀聞之率衆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秋七月乞伏乾歸爲秦所敗率騎數百奔於允吾遣使乞降利鹿孤使廣武公傉檀迎之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於西平鎮北將軍俱延（利鹿孤之弟也）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

之屬國安自尊立今勢窮歸命非其款誠若逃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不如從置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托也秋八月乞伏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利鹿孤謂俱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率兵追之至河不及而還

建和二年春正月龍見於長寧麒麟遊於綏羌

利鹿孤欲自稱尊於是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崘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帶之儀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抗衡中夏雄視沙漠今舉大號誠順天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城課農桑以供軍需帥國人以習戰射若東西有變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久安之良策也虛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

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署廣武公傉檀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三月傉檀率師伐呂隆大敗之徙二千餘戸而歸獲隆右僕射楊桓拜爲左司馬夏六月利鹿孤謂羣臣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統嗣自負乘在位三載於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儆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良而下猶淹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

西曹從事史嵩對曰王者行師全國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克城而地不加廣也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視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使教胄子秋七月秦隴西公姚碩德自金

城濟河直趣廣武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軍至姑臧利鹿孤遣使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利鹿孤廣武公傉檀與論兵畧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常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肯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時利鹿孤雖僭僞位尚稱臣於秦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

遣使徵之利鹿孤不敢留餞於城東爲之流涕以遣之冬十月河西王沮渠蒙遜遣子奚念來質利鹿孤不受徵其弟建忠將軍挐蒙遜不與虜其弟鄯善苟子遂遣使稱臣入朝奉貢許以挐爲質乃還其所掠十二月呂超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爲質以請迎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昌松侯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

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敵國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傉檀從之乃與朗連和耀兵姑臧壁於胡坑堡傉檀知超必來斫營蓄火以待其夜超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來襲傉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起火光燭天照耀如晝乃縱兵追擊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大懼僞與傉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傉檀信之遣俱延入盟伏兵出擊俱延失馬步走陵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得免傉

檀怒遂攻隆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
苟安國寧遠石可率五百騎來援憚傉檀之强
遷延不進因而遁去
建和三年春正月傉檀攻拔顯美執孟禕而數
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荷呂氏厚恩分符守土
若明公甫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矣惟明公
圖之傉檀大悅拜爲左司馬固辭乞歸乃義而
釋之徙顯美麗靬二千餘戸而還三月呂隆爲
沮渠蒙遜所逼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臣議之

尚書左丞婆衍崙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繼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傉檀曰崘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敝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傉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乃徙涼澤叚冢五百餘戶而歸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

弟叛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爲反覆失今不取後必爲朝廷憂乃遣傉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傉檀送之於西平徙其民於樂都三月利鹿孤寢疾遺令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我武王踐祚實歷垂諸樊之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惙頓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經緯百揆以成先王之志言終而卒時晉元興元年也在位三年僞謚康王葬于西平之東南

弟傉檀嗣立

南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禿髮傉檀

禿髮傉檀烏孤第三弟也少機警有才畧其父思復鞬甚見愛重常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藝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拒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涼王還居樂都改元弘昌初乞伏乾歸之歸晉與也以世子熾磐爲質

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欲殺之傉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無足深責宜加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傉檀乃歸其妻子冬十月傉檀攻呂隆於姑臧十二月秦姚興遣使拜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秦建節將軍王松忽帥騎助呂隆守姑臧傉檀弟文眞擊而虜之傉檀怒遣使謝罪送還長安

弘昌二年春正月傉檀大城樂都秋七月傉檀復出兵攻呂隆於姑臧秦姚興遣左僕射齊難等帥騎迎隆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秦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傉檀厚禮而遣之

弘昌三年春二月傉檀畏秦之彊又竊圖姑臧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尚書闞尚一作參軍關尚聘於秦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而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

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俤扗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冬十月傉檀遣鎮南將軍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於秦求領涼州興不許乃加散騎常侍增食邑二千戶

弘昌四年

弘昌五年夏六月傉檀帥師伐沮渠蒙遜次於

氏沮蒙遜嬰城固守長其禾苗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疋羊三萬口於秦秦主興以爲忠署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今之西寧因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留尚興弗許威流涕固請興悔之使西平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率步騎三萬進次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逼遣尚尚出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

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敞因荐本州名士十餘人於傉檀（詳具敞傳）傉檀嘉納之乃大饗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傉檀復遣西曹從事史暠聘秦姚興謂暠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暠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暠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兄弟傾其本根陛下雖鴻羅

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嵩爲騎都尉秋八月傉檀讌羣臣於宣德堂酒酣仰視而歎孟禕極言切諫(詳具禕傳)傉檀嘉納之以鎮南將軍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於樂都傉檀雖受制於秦然車服禮儀皆如王

者九月傉檀遣使與西涼李暠修結和好冬十月傉檀僞遊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户於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於方亭十一月遷都於姑臧

弘昌六年秋七月傉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不應斬其使送長安九月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入自西陜蒙遜率衆來拒戰於均石傉檀敗績乃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復爲蒙遜所擊西郡太守楊統以日

勃降之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來奔夏主赫連勃勃遣使求婚傉檀不許十一月勃勃率騎二萬來攻戰於陽武一作支陽殺傷萬計及驅掠二萬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去傉檀欲率衆追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敗亾之餘烏合之衆柰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

之傉檀從之勃勃先於陽武下峽鑿陵埋車以塞路勒兵逆擊復爲所敗追奔八十餘里殺傷更以萬計名臣勇將死者十六七傉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傉檀懼東西寇至乃徙三百里內百姓皆入於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率其屬三百人叛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夕聚衆至數千人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遽從

此小人爲不義之事乎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何及衆聞之咸奔散七兒逃至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潛謀叛逆悉誅之

嘉平元年夏五月泰以傉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欲乘釁而取之遣尚書郎韋宗來聘因以觀釁傉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述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退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

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清濟世者不必八索九邱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載記作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為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傉檀機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況吾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何足克也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載記作終始殊塗）凌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傉檀以輕

勃勃致敗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才畧無傉檀之右者右一作疋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曰子何慮之過也不聽乃遣中軍將軍廣平公姚弼及後軍歛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姚顯率騎二萬爲弼等後繼因遺傉檀書云今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等濟自金城進次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拒之弼遣

人諭以禍福令其速降覇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佑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彌攻陷之遂斬覇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因出奇兵擊彌乃大破之彌退屯西苑城中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内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強敵在外内有姧豎兵交勢蹙禍難不輕不悉坑之何以懲後載記作宜悉坑之以安内外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

悉驅牛羊於野次欽成縱兵抄掠傉檀遣鎮北
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襲
秦兵復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
傉檀攻之未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秋
九月雨甚堰壞弼軍得水復振姚顯至高平聞
弼敗倍道赴之軍勢益盛顯遣善射將孟欽等
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
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傉檀
慰撫河外引師而去傉檀亦遣使者徐宿詣秦

謝罪冬十一月傉檀復稱涼王即位於南郊大赦境內姝死已下改元嘉平署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虎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鼂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右僕射鎭北大將軍俱延爲太尉鎭軍將軍敬歸爲司隷校尉成公緒爲大司農自餘封授各有差

嘉平二年春正月以次子明德歸爲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雋爽聰悟傉檀甚寵之年始十三

命爲高昌殿賦援筆立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嘉之擬之曹子建

嘉平三年夏四月遣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歸蒙遜大怒率騎五千來伐至於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徙數千戶而還太尉俱延率兵追擊蒙遜復大敗歸是月傉檀將親帥五萬騎伐蒙遜太史令景保及左僕射趙晁切諫傉檀不聽保固諍之傉檀大怒鏁保而行戰於窮泉爲蒙遜所敗單

馬奔還保遂見擒旣而逸歸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蓍龜也封爲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傉檀懼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隷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阬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鎭據石驢山以叛傉檀懼爲蒙遜所滅且慮嶺南爲奇鎭所剋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纔出城魏安人焦諶

王侯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譙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而自稱涼州刺史降於蒙遜司隸校尉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乘勝來伐傉檀遣安北將軍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

嘉平四年春二月蒙遜攻圍樂都三旬不克遣使謂傉檀曰若以寵子爲質吾當還師傉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

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一作保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傉檀遣太子虎臺拒之爲樹洛干所敗傉檀又欲北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且宜固守伺釁不可妄動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若䕤（若徒聊切䕤徒吊切）掠五千餘戶將軍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嶮峻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

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戸內攻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步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計之左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引軍大至傉檀敗走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遣使請和以子染干為質蒙遜引兵而去秋七月河南王乞伏乾歸遣子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審虔來伐八月兵濟河南傉檀遣太子虎臺逆

戰敗於嶺南熾磐虜牛馬十餘萬民二千餘戶而去

嘉平五年夏五月乞伏乾歸遣熾磐襲白土三河太守吳陰率衆降之

嘉平六年春三月傉檀遣安西將軍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去邯川人衛章等謀殺護軍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敢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

十餘人愷懼熾磐軍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疋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之而去夏四月蒙遜進攻樂都二旬不克鎮南將軍文支以湟河迎降蒙遜徙五千餘戶於姑臧尋復率衆來伐傉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引去

嘉平七年春唾契汗乙弗等皆叛傉檀議欲西討之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不收上下饑敝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撫

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候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傉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惟在熾磐然熾磐名微兵少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聞之帥歩騎二萬乘虛來襲虎臺嬰城固守熾磐四面攻之西曹從事中郎尉肅言

於虎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率諸晉人拒戰於外如或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蕞爾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懼晉人之有二心也乃悉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進曰熾盤不道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人神共憤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豈有二乎今事已急而殿下乃疑之如是耶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

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乞伏捷虔帥騎五千追傉檀徙虎臺及文武百姓於枹罕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泣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還歸實無所赴卿等能與吾藉乞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卽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離叛遣鎭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載記作洛

弘安西將軍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既乃歎曰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於熾磐大臣親戚悉皆棄去惟陰

利鹿隨之夏六月傉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以上賓之禮待之初樂都之潰諸城皆降獨鎮軍尉賢政固守浩亹熾磐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執正不下既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秋七月熾磐以傉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鴆左右勸傉檀解藥傉檀曰吾病豈宜療耶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偽謚景王虎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傉檀少子保周臘子破羌俱延子覆龍烏孤孫承鉢利鹿孤孫副周皆

奔於河西王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覆龍爲酒泉公破羌爲西平公副周爲永平公承鉢爲昌松公保周後叛討誅之自烏孤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歲在丁酉僭號太初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歲在乙卯滅

春秋第八十九卷

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禿髮文支

禿髮文支傉檀之族也仕至鎮南大將軍湟河太守封興城侯鎮姑臧文支荒酒慢諫不恤政事邯川護軍孟愷表奏之傉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仗者文支而已今復如此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傉檀乃召文支既至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謬承

嗣統不能荷負大業顛狽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隕厥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惟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乎文支頓首陳謝其後沮渠蒙遜攻樂都文支以湟河迎降遂仕蒙遜爲廣武太守

禿髮樊尼

禿髮樊尼利鹿孤之子也爲安西將軍傉檀爲乞伏熾磐所破滅樊尼奔赴之傉檀歸熾磐乃

使樊尼率餘衆依沮渠蒙遜後與其子歸于魏

子後仕爲臨松郡丞甚得衆心

禿髮破羌

禿髮破羌傉檀之子也偉容貌美丰儀無饒機辯傉檀之伐乞弗也破羌留居樂都傉檀既爲乞伏熾磐所滅破羌自樂都奔降於魏世祖素聞其名及見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破羌曰卿與朕本出同源因事分姓可賜姓源氏從征涼州蠕蠕及討蓋吳諸賊皆奮擊有功世祖

又賜名賀遷殿中尚書宗愛弒世祖及南安王余賀決策翼戴高宗諱濬守禁門誅弒逆加征北將軍進爵西平王歷官太尉以高祖諱宏高宗孫顯祖子太和元年卒孫懷歷官驃騎大將軍懷子子雍歷鎮東將軍爲冀州刺史討葛榮戰敗死之子雍弟子恭歷中書監其餘亦多至大官

傉檀妻折掘氏

折掘氏右衛將軍折掘奇鎮之姊也傉檀初襲位涼王立爲涼王后既而畏秦人之强乃去年

號降稱夫人及僭稱復稱涼王改年嘉平復立爲王后

楊桓

楊桓弘農人也初仕呂光光之季年內外叛作郭麐之反東苑也桓從弟統始舉兵推桓爲主而桓執義彌厲詳具光龍飛二年及呂纂時桓以后父任爲尚書左僕射而纂爲隆所弒后亦自殺桓乃棄位而出亾利鹿孤伐隆獲桓乃謂桓曰安寖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乎桓曰臣

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恥爲叛臣以見明主耳利鹿孤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秦姚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不敢留乃餞之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

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變豈曰忠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行既至秦興深禮重之屢仕顯職桓竟卒於秦

宗敞

宗敞姑臧人仕秦姚興涼州別駕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傉檀於廣武乃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

託君可乎傉檀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及卽僞位涼州刺史王尚使敞來聘傉檀謂之曰孤以不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既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復見卿也（復一作得）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念存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傉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後姚興署傉檀爲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因徵

王尚還長安敞以別駕送之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畧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衛張穆邊憲文齊揚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夫以大王之神

畧加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縱橫天下區區河右豈足定乎傉檀大悅賜敞馬二十疋至秦會王尚爲流言所謗敞抗章辨白與深美其文詳具與傳後還遷太府主簿錄記室事

孟褘

孟褘武威姑臧人也仕呂隆爲昌松太守傉檀攻褘於顯美剋之乃執褘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

分甘平禕曰明公開翦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蕞爾敢距天威釁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禕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明公圖之傉檀大悅乃釋其縛待以客禮嘉其忠烈拜爲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亾聖朝必取河右昭然已定人無智愚皆知之者但禕爲人守城不能自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於姑臧

死且不朽傳檀義而歸之及隆爲秦所滅禕仕於姚興爲涼州刺史王尚别駕司馬興後以傳檀代尚爲涼州禕出迎於道左旣至讌羣寮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禕進曰昔張文王謂張駿築城苑繕宮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漼然瓦解粱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主有西夏率土崩離嗣璧秦雍寛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

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僔檀謝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

雲霍一作曇霍

沙門雲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冢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利鹿孤僧號稱王霍從河南來至於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於水中後日衣自還其

本主一無所污行步如風雲力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生死貴賤毫釐不爽人或藏其錫杖乃大哭數聲閉目須臾立知其處起而取之人益奇其神異終莫能測因之事佛者甚衆車騎傉檀權傾一國性尤猜忌多所殺害霍謂之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徜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傉檀不從翼日又謂之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傉檀曰僕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

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饑渴之色僔檀密遣沙門智行持餅遺霍霍曰吾誰欺而欺國主乎遂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既蒙其福咸再曰聖人（一云稱之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迎爲之禮僔檀有女病篤請霍救療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吾安能延命耶止可知早晚耳僔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

傉檀命開之不及至晉義熙三年傉檀爲赫連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在

景保

景保未知何許人明於天文善陰陽占候仕傉檀爲太史令初傉檀將親帥衆伐沮渠蒙遜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傉檀曰蒙遜往年無道（一作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畜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

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耶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傉檀曰我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拒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虚必將有變傉檀怒鎻之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狥無功封汝百戸侯進次窮泉與蒙遜戰傉檀大敗單騎奔還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

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抂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於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筞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逸之至於姑臧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蓍龜也而不能從孤之深罪也封安亭侯食邑五百戶

陰利鹿

陰利鹿不知何處人仕於傉檀傉檀之奔於乞伏熾磐也惟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叛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委質爲臣忠孝之義不能兩全臣雖不才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敢離左右乎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

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矣流涕遣之

尉賢政

尉賢政仕傉檀爲別將屯於浩亹樂都之潰諸城皆降於乞伏熾磐惟賢政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孤城獨守將何爲也賢政曰吾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伏誅然不知主上存亾未敢聞命妻子小事豈足

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若邀一時之利忩委任之責者竊用耻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傳檀太子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爲國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忩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旣而聞傳檀至左南乃降

春秋第九十卷

十六國春秋西涼錄目

仁和 汪日桂 一之 重訂

西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一

李暠

西涼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二

李歆

西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三

李恂

李翻

扈妻尹氏
宋繇
劉昞
唐繇
辛淵
陰仲達

西涼錄目畢

西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暠

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曾孫仲翔後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因以家焉遂世爲西州著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顯位雍至東莞太守柔至相國從

事中郎北地太守祖弇音奄仕前涼張軌為武衛
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堅幼有
令譽為世子侍講年十八卒暠昶之遺腹子也
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
天文及長頗有聲稱兼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
與呂光太史令郭麐及同母弟宋繇同宿麐起
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者終當有國土
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光龍飛
二年建康太守京兆段業叛光自稱涼州牧以

燉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暠爲效穀
令宋繇亦仕于業爲中散常侍孟敏卒燉煌護
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燉煌索仙等以暠温毅
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暠初難之會
宋繇自張掖告歸燉煌言於暠曰段業無經濟
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黁之言耶白額駒今已
生矣暠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因以暠爲安
西將軍燉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號涼
王其右衛將軍燉煌索嗣言於業曰李暠不可

使據燉煌恐此地非復大王之有業乃以嗣代昺爲燉煌太守嗣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檄使昺迎巳昺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氏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有一國之成資柰何束手授人索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巳不虞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而擒也宋繇亦曰大丈夫巳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特有雄伯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昺

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宦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嗣見繇言所以代暠之意繇啖以甘言及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此成擒耳於是暠遣二子歆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擊破之嗣奔還張掖初暠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之交嗣常以宗族托暠曰我身猶子身勿爲疑也及是暠反爲嗣所搆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自表盡忠不貳橫爲嗣所讒請業殺嗣暠當

自歸司敗業輔國將軍沮渠男成亦惡嗣因勸
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分燉煌之涼興烏澤
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暠爲使持節都
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
庚子元年冬十一月暠所居後園有赤氣起龍
跡見於小城於是晉昌太守唐瑤叛業乃移檄
六郡推暠爲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領
護羌校尉燉煌太守領秦涼二州牧涼公大赦
境內殊死已下建元庚子時晉隆安四年也追

尊祖弁爲涼景公父寔爲涼簡公子譚爲世子
署君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
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
順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牧
府右長史張綝爲太府主簿宋縣張謏爲從事
中郎尋加縣爲折衝將軍謏爲揚武將軍索承
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軍晉興太
守氾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郡太守張靖爲折衝
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

開爲驊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招懷夷夏人情悅服遣折衝將軍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持久之計時北涼酒泉太守王德亦叛業自稱河州刺史業遣將討之德將部曲奔附唐瑶

辛丑二年夏四月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闐至是玉至燉煌納之郡府

壬寅三年春正月暠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暠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僚亦皆圖焉有白雀翔於靖恭堂暠觀之大悅冬十二月沮渠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來奔暠署爲牧府主簿是歲秦姚興遣使拜暠爲安西將軍高昌侯

癸卯四年春正月命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

甲辰五年夏四月有蒿緣木而生作黃鳥之形秋八月世子譚卒九月立第二子歆爲世子

建初元年春正月暠自稱大都督大將軍領秦涼二州牧改元建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時晉義熙元年也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京師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御權臣亂紀懷愍迍邅蒙塵塞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

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
幸江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
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
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
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關三秦義立兵强拓
境萬里桓文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崑
裔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繄此州是
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
業志匡時難克隆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

皇威遐邈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爲墟以一作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旋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竊一作襲字期運將秒四海顒顒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僚以臣高祖東莞太

守雍會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参泰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弁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於天府忘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追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尉秦涼二州牧涼公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勲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干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

禹所經奄爲邱墟五岳神山塵汚其三九州神
都氛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
心絕氣忘寢與食彤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
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
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
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卽事
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
稱元以布時令令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
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

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於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冬十月㬌讌羣僚於嘉納堂因謂之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兆故前遣毋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賔下今惟蒙遜鴟峙一城自張掖巳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右長史張邈曰殿下此議

實社稷之利也乃力贊成之暠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汝〉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遂以右司馬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涫徵折衝將軍宋繇爲右將軍領燉煌護軍與子燉煌太守讓鎮燉煌遂遷居於酒泉〈今之肅州〉

建初二年春正月暠手令誡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

秉理轡百慮塡曾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遺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微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勑戒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脩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眞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接按聽訟刑法所應

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勿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意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墻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婣親相

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迴一作違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徭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疵除垢朝爲寇讐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哲哲一作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媿前人也秋八月南涼禿髮傉檀送昺高女敬愛於酒泉并通和好初昺高之立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家文既東遷昺高從姑梁裒之母養之至是傉檀假

道於北山鮮卑使哀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暠大悅遣使報聘傉檀贈以方物九月暠親率騎二萬略地至於建康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冬十月北涼沮渠蒙遜來侵至於建康掠三千餘戶而去暠大怒率騎追之及於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秦建元之末徙江漢一萬餘戶於燉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麐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燉煌晉昌者數千戶及暠東遷皆徙之酒

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燉煌南子亭以威南虜是年暠造珠碧刀二口銘其背曰百勝隸書

建初三年冬十二月暠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於晉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否吳涼懸邈

蜂蠆衝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
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
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岨臣前路
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
士時移日邁荏苒三年撫劍歎憤以日成歲今
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
之衆冀憑國威席捲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
盡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迴遠勍寇未除
當須鎮副爲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歆監前鋒

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燉煌郡大衆殷繁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燉煌太守統攝崑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攝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靜續聞暠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於酒泉乃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昞爲文刻石頌德

建初四年時有白狼白兎白雀白雉白鳩皆棲

其園囿羣僚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
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紀其
事嵩從之初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
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至是而酒泉宮之西
北隅有槐樹生焉乃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
陋遐方立功非所也遂命主簿梁中庸及儒林
祭酒劉昞等並作

建初五年

建初六年春三月魏安侯朗據姑臧自號龍驤

大將軍遣使稱臣暠因其所稱而授之秋七月沮渠蒙遜率騎來攻暠遣世子歆及别將朱元虎禦之戰於馬廟歆敗元虎被禽暠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暠遂與蒙遜結盟而還

建初七年秋八月蒙遜復背前盟率輕騎來襲暠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已竭徐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引去暠

遣世子歆帥騎五千邀擊敗之獲其將沮渠百
年

建初八年

建初九年春三月上巳暠讌於曲水命羣僚賦
詩而親爲之序冬十月暠寫諸葛亮訓誡以勗
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
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
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
冠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不

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始終周孔之敎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入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昺乃修燉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燉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

建初十年昺以偉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起伯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

業指日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襲朝雲之菴靄仰朗日之照煦旣敷旣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翫禮敦經蔑玄冕於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尙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鵷鳶之籠嚇欽飛鳳於太清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奇秀木之凌

霜挺脩幹之青蔥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驤攀瓊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蘂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於南崗時弗獲彰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邱衡風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繽紛以交錯歡慼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懋德於圓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祕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

奕奕崇明岌岌王居誂誂百辟君希虞夏臣庶
蘽盍張王頹巖翠后墜鑿淳風杪莽以承喪揞
紳淪胥而覆溺呂發釁於闔牆厥構摧以傾顛
疾風飄於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
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絶千邑闃而無烟
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
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闇王命而不尋邀非
分於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胥生靈於土壤
哀餘類之怭㦄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

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淳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邪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崑墟以爲墉總奔駟之駭轡接摧輳於峻峰崇崖嵃嶫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紆嶔岑榛棘交横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鴟鴞羣吟挺非我以爲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儁哲庶罩綱以遠籠豈徒射鈎與斬袂或脱

梏而纓褻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陸拔翹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驍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荊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於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

物希風而潤雨婚盜既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
濟濟隆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
塵於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牙旗以啓路驅
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
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趨趨千歲翼翼上
騁志戢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陽拯涼
德於已墜開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
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
餐而忘寐表略韻於紈素託精誠於白日又感

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初嵩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嵩聞而弔之嵩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乃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

建初十一年

建初十二年夏六月北涼沮渠蒙遜每年侵寇嵩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與校司馬索承明上書勸伐蒙遜嵩引見謂之曰蒙遜爲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

有必禽之策當爲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懟懼而退

建初十三年春正月暠寢疾顧命長史宋繇曰吾少罹荼毒百艱備嘗乃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惙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伸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戒危殆之機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

之士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略
乖衷失成敗之要遂以晉義熙十三年二月薨
於光德殿時年六十七在位十八年葬建世陵
謚武昭王廟號太祖

春秋第九十一卷

西涼録二　　春秋卷第九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歆

李歆字士業暠第二子也爲撫軍將軍領護羌校尉監前鋒諸軍事暠死左長史宋繇等上爲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録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三月河西王沮

渠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於歆以誘之歆遣武衛將軍溫宜等率兵往赴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於蓼泉歆聞之引兵還蒙遜率衆來追歆親貫甲與戰於解支澗大破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去

嘉興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復率衆來伐歆將出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麥而去是歲歆遣使告晉嗣位冬十月晉拜歆

爲使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酒泉公

嘉興三年夏六月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顗顓一作上疏切諫曰涼土三分勢不久立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是宜減膳徹懸側身修道過一作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殘凋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

天下而亡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天挺神姿膺桓文之運流標萬里爲西夏所推左取酒泉有易俯拾右開西域兵不血刃實爲殿下開創豐規貽厥孫謀者也殿下不能奉承先志混一涼土侔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同一作均士卒百姓懷之咸樂爲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氾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

愛人主憂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殿下嗣位以來元年三月癸卯燉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於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

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熈旣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内多爲聚歛尋以滅亡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旣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篡弑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

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塵氛之所陵驕諺曰野
豕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也
又狐者異類天意若曰將有殊方入居於此城
雄踞而霸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於宋襄公卒
爲楚所禽地者至陰廣漠之象當靜而動反亂
天常天意若曰朔漠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
德將有宋襄之禍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臣蒙
先朝布衣之眷輙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
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欵願殿下親仁善隣養威

觀豐罷宮室之務止遊畋之娛宮嬪妃媵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賢儁修秦氏之術以强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臣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可以平定姑臧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南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社稷之危必不出紀歆亦不納

嘉興四年夏六月晉恭帝禪位於宋秋七月歆

遣使貢獻宋甲辰宋詔以歆為都督高昌等十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歆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止之又聞沮渠蒙遜攻秦浩亹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為不可（具太后傳）宋繇亦固諫歆怒不聽繇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計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尅浩亹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次都瀆澗蒙遜自浩亹來拒戰於

懷城敗績勒衆復戰敗於蓼泉爲蒙遜所殺歆子重耳脫身奔於江左遂仕於宋後復歸魏爲魏弘農太守歆諸弟驍騎將軍酒泉太守翻擊虜將軍新城太守豫征西將軍燉煌太守恂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皆西奔燉煌尋棄燉煌奔入北山蒙遜入酒泉禁兵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尹太后及諸女死於伊吾先是暠甞夢爲涼公領涼州牧代沮渠

氏至是歆爲蒙遜所殺歆之未敗也有一大蛇從南門而入至於恭德殿前又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燉煌父老令狐熾家見一白頭翁衣帢而謂之曰南風動吹長木梧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自暠僭位元年歲在庚子至歆爲蒙遜所滅歲在庚申凡二十一年

案唐書暠本老子之裔也暠子歆歆子重耳魏弘農太守重耳子熙金門鎮將家于武川

熈子天賜爲幢主天賜子虎爲後周太祖宇文泰開國功臣魏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號爲柱國宇文氏受魏禪時虎已卒追錄佐命功封唐國公以其子昞襲封隋代周復姓李氏昞官至隋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昞生子淵襲封唐公後頼次子秦王世民之力代隋而爲天子是爲唐高祖秦王四征寇盜以壹天下是爲太宗遡長發之祥則暠之於唐其猶周之后稷矣高祖武德元年追謚皇高祖

熙曰宣簡公皇曾祖天賜曰懿王皇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與武昭王祖父並祀以天子之禮太宗子高宗治追號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尊宣簡公爲宣皇帝懿王爲光皇帝高宗孫玄宗隆基加宣皇帝曰獻祖光皇帝曰懿祖尋加玄元號曰大聖祖又追號聖祖父周大夫敬曰先天太皇遠祖咎繇曰德明皇帝西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

西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恂

李恂字士誠歆之弟暠第六子也爲燉煌太守歆爲沮渠蒙遜所殺恂與兄翻等自燉煌奔於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燉煌太守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一作朱承）張弘等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遂率千騎入於燉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

刺史改元求建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二萬攻之恂閉門不戰攻之不下蒙遜乃自率衆來攻三面起堤引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承等開門出降恂先殺其妻子自殺蒙遜遂屠其城

李翻

李翻字士舉小字武彊暠少子也歷驍騎將軍祈連晉昌酒泉三郡太守翻子寳字懷素小字衍孫沉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伯父歆爲沮渠

蒙遜所滅父翻奔於北山蒙遜乃徙寶於姑臧歲餘隨舅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蠕蠕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接禮甚得衆心皆樂爲用每希報雪其後魏世祖遣將討沮渠無諱於燉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率流人及虜騎南襲燉煌據之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魏世祖嘉其忠款拜懷達散騎常侍燉煌太守別遣使授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

尉沙州牧燉煌公仍鎮燉煌承制玉門已西甚著威惠於西土百姓懷之在燉煌三年因入朝遂留京師徙爲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轉鎮北將軍魏太安五年卒諡曰宣公有六子冲最知名歷顯位

暠妻尹氏

尹氏天水冀人尹文之女也幼而好學清辨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暠繼室自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暠之

創業謀謨經略多所贊毘故西州諺曰李尹王燉煌及嵩死子歆嗣位尊爲太后河西王沮渠蒙遜來伐先引兵攻秦浩亹歆欲乘虛襲張掖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度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臨終遺令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安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況蒙遜驍武善於用兵汝非其敵觀其數年以來經謀規略常有兼并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汝國雖小足爲善政

修德養民靜以俟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兾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歆不能聽爲蒙遜所敗歆曰吾違老母明勑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我母也勒兵進戰遂大敗死蒙遜入姑臧見尹氏而勞之尹氏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謂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奈何倨傲之且國亡子死曾無憂色何也尹氏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奈何更如凡人爲兒女子

之悲耶吾一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可復惜餘生
爲人臣妾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
女爲茂虔婦及世祖以妹武威公主妻茂虔尹
氏與女遷居酒泉頃之女卒尹氏撫之不哭曰
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茂虔之弟無諱鎮酒泉
毋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欲就之乎尹氏
未測其意紿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
無幾便當死此不復作氊裘鬼也未幾潛奔伊
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

許吾北歸何爲復追汝取吾首以往終不復還矣追騎遂不敢逼引還尹氏至於伊吾年七十五卒

宋繇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僚爲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殺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

自勵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從師就學
閉戸讀書晝夜不輟博通經史諸子羣言莫不
綜覽吕光舉爲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拜散騎
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於暠歷從事中
郎尋加折衝將軍轉右將軍領燉煌護軍左長
史受遺輔政及歆嗣位遷武衞將軍廣夏太守
位至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旅講誦
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
談經籍尤明斷決事無淹滯沮渠蒙遜平酒泉

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十餘斛而已蒙遜嘆曰孤不喜得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死以子茂虔托之茂虔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魏世祖拜繇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魏并涼州從茂虔至魏卒

劉昞

劉昞字彥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見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

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長成欲覓一快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辟命弟子受業者常數百人武昭王嵩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嵩雅好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嵩嵩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値何異

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蒿謂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并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後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中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北涼錄自有傳

唐繇

唐繇晉昌宜安人也以涼土喪亂民無所歸推暠霸於河右以寧一方及涼亡繇子和與兄契携其甥武昭王孫寶避難伊吾招集人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餘年和與契遣使降魏遂爲蠕蠕所逼擁部衆至高昌蠕蠕復遣部帥阿若討之至白力城和先攻高昌契與阿若戰敗沒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

子樹後又從伊洛擊高寧白力二城尅之遣使奉表歸魏

辛淵

辛淵字子深隴西狄道人也四世祖怡晉幽州刺史寧朔將軍淵仕暠爲驍騎將軍歆亦善遇之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授歆而身死於難遂以義烈見稱於西土云其後子孫仕魏俱至顯官

陰仲達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也祖訓字處道仕髙爲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仕姑臧令仲達以文學知名西土

春秋第九十三卷

十六國春秋北涼錄目

仁和汪日桂重訂

北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四
沮渠蒙遜
北涼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五
沮渠茂虔
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六
沮渠無諱
沮渠宜得

DS 728.14 .T95 v.15

沮渠安周

沮渠唐兒

沮渠天周

沮渠萬年

沮渠秉

沮渠安陽侯

蒙遜母車氏

蒙遜妻孟氏

茂虔妻拓跋氏

北涼錄四　　春秋卷第九十七

曇無讖

道進

馬權

梁中庸

張穆

張譚

魏仁

劉昞

張湛

闞駰

胡叟

宗欽

趙柔

孫通

王樗

索敞

陰興

鹿壽興
趙敺

北涼錄目畢

北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右沮渠之官蒙遜之先世曾爲此職故遂以官爲氏世居盧水爲酋豪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徤有勇力祖祁復延封北地王（北一作狄又作乞）父法弘襲爵苻堅時以爲中田護軍卒蒙遜代領部曲雄桀多筴略好學涉獵書史頗曉天

文滑稽善權變數爲諸胡所推服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遊飲以自晦光之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伯父羅仇爲西平太守仇弟麴粥爲三河太守光遣其子纂璝率仇粥征河南王乞伏乾歸於枹罕前軍敗積麴粥言於羅仇曰主上昏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其智勇猜忌之時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憚必不見容與其死之無名不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乎

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一方所推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未幾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仇及弼蒙遜以仇弼之喪歸葬諸部多其姻族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奬竇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多殺不辜豈可坐觀成敗不上繼先祖安民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結謀起兵殺光中田護軍馬遂進攻臨松郡殺縣令井祥

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光遣呂纂逆擊蒙遜於忽谷蒙遜敗績將六七人逃入山中家戶悉亾散時從兄晉昌太守男成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還屯樂涫殺酒泉太守壘滕（一作壘澄）蒙遜乃收集部曲投之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鎭西將軍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酒泉太守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神璽二年夏四月段業將遣蒙遜攻光西郡太守呂純衆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經旬不克乃引水灌城城潰執純以歸於是晉昌太守王德燉煌太守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爲臨池侯以德爲酒泉太守敏爲沙州刺史徙男成爲晉昌太守六月業遣男成及王德攻光常山公呂弘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業遂徙治張掖議欲追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法

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何
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賴蒙遜救以免業歎
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冬十月業築
西安城以別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
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爲之築冢非築城也
業不從尋爲呂纂所破蒙遜懼業不能容已每
匿智以避之
天璽元年春二月業僭稱涼王赦其境內改元
天璽以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夏五

月三河王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來攻業請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弟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紹等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一作虜騎之強有窺覦之心紹纂深入置兵死地必决戰求生不可敵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

天璽二年春正月前晉昌太守唐瑤叛歸李暠酒泉太守王德亦叛自稱河州刺史業使蒙遜

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曲而還夏四月業懼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益生爲酒泉太守蒙遜爲臨池太守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權每輕侮蒙遜蒙遜譖而殺之因謂男成曰段業愚暗非濟世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向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誅之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爲吾家所建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之背

之不祥乃止
永安元年春正月蒙遜旣爲業所憚内不自安
求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
之變喜其出外許之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
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
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
夏四月業收男成逼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
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
在恐部衆不從故與臣克期祭山返相誣告其

意欲王之殺臣也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竟殺之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段王所能濟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罹於塗炭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鎭軍將軍臧莫孩率所部來降羌

胡多起兵響應之者蒙遜進壁侯塢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幽之於內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等攻蒙遜於侯塢業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狠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豐孫言旣不從昂至侯塢蒙遜自氏池逆之昂率騎五百降於蒙遜軍遂大潰中庸亦率衆來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散走蒙遜大

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瓢一作飄一已爲貴門所推願丐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不許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讖記巫覡徵祥故爲奸佞所誤男成弟富占將軍俱傑帥戶五百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六月梁中庸房晷田昂等共推蒙遜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大赦境內殊死已

下改元永安（白帖作永和）署置百官從兄伏奴爲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挐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爲左長史梁中庸爲右長史張騭爲左司馬謝正禮爲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是月燉煌太守李暠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軍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稱元庚子與蒙遜相抗秋七月秦姚興遣隴西公姚碩德攻呂隆於姑臧蒙遜因遣從事中郎李興聘於秦

以通和九八月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
於西涼李暠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建忠將軍
挐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於姑臧請軍迎接率
部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
守潛勸蒙遜東遷挐私謂蒙遜曰呂氏猶存姑
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必不能久何故違離桑
梓受制於人乎輔國將軍臧莫孩曰建忠之言
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
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群孽使桃蟲鼓翼東

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蠲省百徭專功南畆明設科條務盡地力九月遣子奚念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少可遣挐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欵而聖旨未昭復徵臣弟挐臣竊以爲苟有誠信則子不爲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昌松侯（一作張松）禿髮俱延興城侯禿髮

文支將騎一萬來襲擊之至萬歲臨松執從弟鄯善苟子虜其民六千餘戶十二月蒙遜遣從叔孔遮入朝於利鹿孤許以挐爲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
永安二年春二月蒙遜與西平侯禿髮傉檀共攻涼州爲呂隆所破冬十月西涼李暠遣唐瑤及鷹揚將軍宋繇攻酒泉獲太守益生十二月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奔於李暠是年大風震雹於震所得石冊

永安三年春正月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雍之美也況孤薄德寡昧智不經遠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內外臣僚其各搜揚賢雋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

永安四年春二月呂隆以蒙遜傉檀交侵遣弟呂超求迎於秦夏六月蒙遜遣輔國將軍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虜其民五千戶而還秋八月秦姚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等率衆迎隆隆

勸難引兵來伐難從之蒙遜使臧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遣弟建忠將軍挐入貢於秦是時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綱紀百姓乎皆逼之令自殺冬十月秦遣鴻臚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刺史西海侯時秦亦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

構對曰僭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褒其歸善即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勲驍將竝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而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

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
拜受之
永安五年春二月蒙遜襲狄洛磐於番禾不克
遷其民五百餘戸而還是年造刀一百口銘曰
永安隸書
永安六年秋八月西涼李暠遷都酒泉漸逼蒙
遜蒙遜攝軍以禦之
永安七年夏六月南涼秃髮傉檀率衆來攻蒙
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虜掠而去秋八月蒙

遜襲西涼李暠於酒泉至安彌（一作安珍）去城六十里暠乃覺引軍出戰遂大破之暠閉城自守蒙遜亦引而歸

永安八年春二月兩月（一作日）竝出山崩地震折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動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傉檀於均石大戰破之進攻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掖之統降拜爲右長史寵待踰於

功舊
永安九年酒泉南有銅駝山言犯之者輒大雨
雪蒙遜遣工取之得銅萬斤
永安十年春二月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李暠
秋七月蒙遜以羅仇子成都爲金山太守麴粥
子鄯善爲西郡太守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
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於丹嶺北虜大人
思盤率部落三千來降時木連理生於永安永
安令張披上書曰異枝同榦遐方有齊化之應

姝本同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也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時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

永安十一年春三月蒙遜率騎三萬伐禿髮傉檀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進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率衆來追及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敝必輕而無備及其壁壘未成可一鼓而擒也遂進擊之傉檀

大敗乘勝至於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嬰城固守遣使請和以子染干爲質許之掠八千餘戶而歸傉檀南奔樂都魏安人侯諶等閉門作亂遣使來降焦朗亦據姑臧自稱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臣於西涼李暠秋八月蒙遜率騎二千伐李暠敗暠子歆於馬廟擒其將朱元虎遂引兵還旣而以元虎歸暠

永安十二年春二月焦朗猶據姑臧蒙遜率騎攻拔其城執朗而歸宥之於是大饗文武將士

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署弟建忠將軍挐為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都三旬不克南涼王禿髮傉檀以子安周為質引還未幾傉檀復率衆來攻蒙遜擊之進圍樂都傉檀勢窮請降以子染干為質乃還是月挐死以從祖益子為鎮東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秋七月蒙遜遣沮渠百年襲西涼李暠暠子歆邀擊之失甲士數千百年為歆所擒

玄始元年冬十月蒙遜遷都姑臧十一月僭即河西王位於謙光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玄始置百官丞郎官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

玄始二年春正月尊母車氏爲王太后立妻孟氏爲王后夏四月立子政德爲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南涼王禿髮傉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傉檀湟河太守禿髮文支據湟川來降鎮軍

將軍成宜侯亦率衆來降蒙遜署文支爲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秋八月蒙遜復率衆伐傉檀傉檀懼以太尉俱延爲質乃還因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狡虜傉檀鴟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獫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寧處身披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

俘檀猶未授首其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爲臣妾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傉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既落命豈久全五緯之會已應淸一之期無賒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冬十月蒙遜西如苕藋遣冠軍將軍沮渠伏恩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俘獲二千餘戶而還是年蒙遜母車氏卒

玄始三年夏禿髮烏孤孫承鉢利鹿孤孫副周

皆來奔降冬十二月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諭以朝廷威德

玄始四年春三月蒙遜率衆伐西秦乞伏熾磐於廣武郡克之遣別將運糧於湟河以糧運不繼遂自廣武如湟河渡浩亹熾磐遣將軍乞伏魁尼寅邀之於浩亹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軍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騎二萬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乃以弟漢平爲折衝將軍湟河太守引還夏五月蒙遜

遣舍人黃迅報聘益州因上表於朝廷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於南裔蒼生沒於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入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儁謬為河右遺黎推為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嶮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為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臂一呼

攘袂而起衆無一旅地不滿百猶能成配天之
功著車攻之詠況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荆揚之
銳而可晏然垂拱棄二京以資寇敵若六軍北
軫苑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卒為晉右翼驅除
戎虜時赫連勃勃遣御史中丞烏落孤來結盟
蒙遜遣弟湟河太守漢平涖盟於夏西秦乞伏
熾磐率衆二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
隗仁夜出擊之熾磐大敗斬首數百將引兵去
漢平長史焦昮將軍段景密信招之熾磐復進

攻圍益急漢平納杲景之說面縛出降隗仁不屈爲熾磐所擒將斬之其將段暉固請得免尋遁還姑臧拜高昌太守

玄始五年春正月蒙遜率衆攻西秦進次石泉熾磐遣乞伏曇達來拒蒙遜引還遣使與通和好三月蒙遜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破之西至苕藿遣前將軍沮渠成都一作城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自率中軍三萬爲之後繼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復如金

山以歸
玄始六年夏四月西域貢呑刀吐火秘幻奇術
起遊林堂於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秋九月堂
成遂大宴群臣談論經傳
玄始七年夏五月蒙遜下書曰頃自春大旱害
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
寃獄乎役賦繁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
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免百姓夏稅秋糧翼日澍雨大降

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書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研研即屭強之貌遂殺之其唆暴如是頗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今歲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也秋九月蒙遜遣張掖太守廣宗詐降以誘李歆歆發兵來應蒙遜伏兵於蓼泉歆覺之引去蒙遜追及之與戰敗於解支澗一作西支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

終成大漢今宜旋師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還冬十月故秦將姚艾來奔蒙遜引兵迎之既至署爲征南將軍群臣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忘身爲效自皇綱初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令黜陟絕於皇朝駁議寢於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競勸之心苟爲

慶日之事豈能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振肅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命征南將軍姚艾尚書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姓振肅是年晉遣使拜蒙遜爲涼州刺史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玄始八年秋八月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可

當一作南行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愼勿露也遂遣兵伐西涼李歆於酒泉先攻浩亹音閤門而虵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南一爲騰虵通典作騰虵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廻師先定酒泉也遂燒攻具而還遜潛次於川巖聞歆徵兵欲乘虛攻張掖蒙遜曰歆已入吾計中但恐聞吾廻軍必不敢前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黃谷歆聞之引兵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擊敗之於懷城歆退走追至臨澤斬

歆及兄弟三人進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掠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涼之舊臣皆隨才擢敘九月歆弟燉煌太守恂據郡自稱冠軍大將軍冬十月蒙遜遣世子政德攻之恂閉門拒守

玄始九年春三月蒙遜自率衆攻燉煌乃築長隄引水灌城數十日不下攻之益急恂乞降不許恂武衛將軍宋承廣武將軍張弘等舉城來降殺恂而屠其城獲其弟子寶囚於姑臧李氏

由是遂亾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詣蒙遜稱臣貢獻冬十月巳未宋遣使拜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凉州刺史十一月遣右衛將軍鄯善建節將軍苟生率衆伐西秦西秦王乞伏熾磐遣征北將軍沒奕干等率步騎五千來拒鄯善等敗於五澗苟生爲其所虜

玄始十年春正月饗群臣於謙光殿蒙遜曰南方有惡氣經天暴兵象也不出一旬必有寇至

命治兵東死以備之未幾乞伏熾磐遣騎五千
來襲至於猢猻嶺聞有備而去秋八月蒙遜遣
前將軍成都率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
月乞伏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一作涉奕干）等帥
精騎五千（一作六千）來擊冬十月成都爲出連虔所
破掠民三千餘戸而去十二月晋昌太守唐契
據郡以叛遣世子政德討之
玄始十一年春正月蒙遜遣使詣宋貢其方物
宋以蒙遜爲使持節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夏四月政德攻晉昌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寶同奔伊吾招集流民歸附者二千餘人遂臣於柔然秋七月柔然來攻蒙遜遣政德拒之政德輕騎進戰軍敗見殺冬十月立次子興國爲世子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文武進位一等

玄始十二年秋八月西秦乞伏熾磐遣太子暮末等率步騎三萬出貂渠谷來攻遂陷白草嶺及臨松郡徙民二萬餘口而去

玄始十三年夏四月乞伏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來攻執蒙遜從弟成都及從子白蹄頞羅等徙民五千餘戶而去

玄始十四年秋八月乞伏熾磐率衆來攻至廉川其太子暮末等率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蒙遜發兵禦之因遣使說夏主赫連勃勃使乘虛襲枹罕熾磐聞之引兵而去冬十二月蒙遜遣使入貢於魏是歲魏始光三年也

玄始十五年春二月魏世祖諱燾遣行人持節冊

拜蒙遜爲河西王
承玄元年夏六月蒙遜遣兵伐西秦時乞伏熾
磐死暮末即位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
親蒙遜遣使入西秦弔祭暮末厚資成都遣將
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執伐以歸既而遣還
并遣暮末甚厚於是大赦境內妹死巳下改元
承玄秋九月暮末遣使報聘冬十月西秦涼州
牧乞伏千年來奔十二月蒙遜復率衆伐西秦
至磐夷西秦相國乞伏元基等將騎一萬五千

來拒蒙遜還攻西平暮末遣騎來援蒙遜乃引
而還

承玄二年夏五月乞伏暮末遷保定連蒙遜遣
世子興國攻之六月暮末率衆迎擊至於治城
興國戰敗被擒殺軍士三千餘人追擊蒙遜至
譚郊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弟沒利延帥騎來援
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逆擊之大敗而歸秋
七月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西
秦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弟菩提爲世子冬

十二月蒙遜復遣使詣宋入貢獻青雀頭黛百斤并求周易及子集諸書詔並給之合四百七十五卷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十二月蒙遜下書曰乞伏暮末頻年失信終日言笑要當一舉勦其巢穴軍次沃干嶺枹罕城中餓死大半

承玄三年冬十月蒙遜復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等入貢於魏因上表曰伏惟陛下天縱叡聖德超百王陶育齊於二儀洪基隆于三代

然鍾運多難九服紛擾神旗暫擁車書未同上
靈降祐祚歸有道純風一鼓殊方革面群生幸
甚率土齊歡臣誠弱才效無可錄幸遇重光思
竭力命自欣投老得觀盛化冀終餘年憑倚皇
極前後奉表貢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
審津塗寇險竟不仰達爲天朝高遠未蒙齒錄
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秪等還奉被
詔書三接之恩始隆萬里之心有賴今極難之
餘開泰惟始誘勸既加引納彌篤老臣見存遐

外無棄仰荷愷悌之仁俯蹈康哉之詠然商胡後至奉公卿書援引歷數安危之機勵以賁融知命之美顧惟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託大蔭庶徼誠上宣天鑒下降若萬國來庭百辟陛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難尚殷情願未遂章表頻修滯懷不暢許身爲國款誠莫表致惑群后貽慮公卿辭旨紛紜抑引重沓不在同獎之例未達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佪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

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啟聖姿幼登天位英詠侔於成康道化踰於文景方將振神綱以掩六合灑玄澤以潤八荒況在秦隴荼炭之餘直是老臣盡效之會舒等既至世祖與之飮宴執崔浩之手以示之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自此以後貢使相望

義和元年夏六月赫連定畏魏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冶城濟河欲擊蒙遜而奪其地定濟

未半吐谷渾王慕璝襲擊敗之執定以歸於是蒙遜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義和以世子菩提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秋八月乙酉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九月世祖欲精簡行人報使蒙遜以問崔浩浩曰蒙遜稱藩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李順卽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不宜先爲此使若蒙遜執王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

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異王入覲時也世祖從
之乃以順兼太常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
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
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使浩爲冊書以褒
賞之冊曰昔吾皇祖冑自黃軒總御群才攝服
戎夏疊曜重光不殞其舊逮於太祖應期協運
大業惟新奄有區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廣闢
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緒思廓宇縣然時運或
否雲霧四張赫連跋扈於關西大檀陸梁於漠

北戎夷負阻江淮未賓是用自東征西戎軒屢
動一作駕頼宗廟靈長將士宣力克剪兇渠震服
彊獷四方漸泰表裏無虞王先識機運經略深
遠與朕恊同厥功洪茂當今運鍾時季僣逆憑
陵有土者莫不跨峙一隅有民者莫不榮其私
號不遵衆星拱極之道不慕細流歸海之義而
王深悟大體率由典章任土貢珍愛子入侍勲
義著焉道業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論
功德則無二於當時言民族則始因於世爵古

先帝王褒賢賞德莫不胙土分民建爲藩輔是以周成命太公以表東海襄王錫晉文大啟南陽是用割涼州之武威張掖燉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封王爲涼王受茲素土苴以白茅用建冢社魏室藩輔盛衰存亾與魏升降夫功高則爵尊德厚則任重又加命王入贊百揆謨謀幃幄出征不懷登攝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將軍仗鉞秉旄鷹揚河右遠祛王略懷柔荒隅北盡於窮髮南極於庸岷西被於崑嶺東至

於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又命建國署將
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還武官
撫軍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
王故事欽哉惟時往踐乃職祗服朕命協亮天
工俾九德咸事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
皇祖之休烈
義和二年冬十二月李順復奉使至涼蒙遜遣
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舊患動發
腰髀不堪不堪拜伏比三五月消息小差自當

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以王祇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亾而敢凌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曰伯舅無

卜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
高勳厚未如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
拜之詔而遽自偃蹇妄爲尊大此乃速禍之道
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亦何
及豈社稷之福乎崇遜謝曰太常規之以古烈
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
禮畢崇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
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興治
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

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
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昌於
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地開邊隸首不紀僵屍
截馘所在成觀除蕩暴虐存恤黎庶威振八荒
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如今日之
盛者也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欽
袵屈膝天兵四臨昭德伐罪何云恃力夫聖王
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
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

亦願魏帝遠至何爲復遣驛告蘊不舍晝夜意
君之所言殆爲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叛
君有扈違后啟而從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
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初罽賓沙門曇
無讖東如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令
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陁林淫通發覺亡奔
涼州蒙遜甚重之號曰聖人無讖以男女交接
之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世
祖聞之遣使來迎且告蒙遜曰若不遣讖便即

加兵蒙遜事讖日久未忍聽去至是復使李順
命蒙遜曰聞彼曇無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
流秘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願一奉見
可馳驛送之蒙遜與李順宴於新樂門上謂順
曰西藩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
信納佞言苟見處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讖而今
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
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款誠先著遣愛子
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加殊禮而王以一胡

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
吐所不當言豈朝廷相待之厚意耶竊爲大王
不取也且主上虛襟之至弘文之所知也弘文蒙遜
所遣聘魏之使也蒙遜曰太常口美如蘇秦但恐情不
副辭耳仍留不遣後竟發覺其事拷訊殺之順
還世祖問與蒙遜往復之辭及政教得失順曰
蒙遜控制河西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
綏集荒裔群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此亦足
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壘無識及臣往

逆便事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祿福以臣觀之不復年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其子必易世易世之後早晚一作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不能保一隅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即茂虔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世祖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足為晚且

停前計以爲後圖蒙遜末年荒淫猜虐忍於刑戮群下苦之閨庭之中略無風紀

義和三年夏四月蒙遜寢疾左右常白日見鬼以劍擊之未幾薨於路寢五月葬元陵私諡曰武宣王廟號太祖蒙遜以晉安帝隆安五年歲在辛丑自稱張掖公至義熙八年僭稱涼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十年歲在癸丑卒在僞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六子茂虔嗣先是蒙遜王有涼土專弘事佛於涼州南百里崖中

大造形像千變萬化驚人眩目有土聖僧可如
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舍遂見則行人至便止
觀其而貌狀如其中泥塑形像人咸異之乃羅
上於地後往看之足跡隱隱令見如此

春秋第九十四卷

北涼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沮渠茂虔一作牧犍

沮渠茂虔蒙遜之第三子也初爲酒泉太守後遷燉煌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而菩提之兄茂虔聰頴好學和雅有度量乃立爲世子加中外大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及蒙遜卒遂僭即河西王位於謙光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永和一作承光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

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以燉煌闞駰爲姑臧太守張湛爲兵部尚書燉煌劉昞索敞陰興爲國師助教金城宗欽爲世子洗馬趙柔爲金部郎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爲世子侍講遣使請命於魏先是世祖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會蒙遜卒茂虔稱受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妹興平公主於魏世祖拜爲左昭儀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茂虔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百疋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

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決因遣順拜茂虔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爲河西王右相茂虔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世祖優詔不許冬十月茂虔尊劉昞爲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永和三年夏四月茂虔遣使上表於宋并告嗣位曰臣聞功以濟物爲務（一作高字）非竹帛無以述

德名以當實爲美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澤憺崐裔斐夷群㬥清灑區夏暨運終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班九秩亭惟永之丕祚功名昭著克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請銘之路無階懿跡雖弘而述叙之美有闕臣子感痛威用不安謹按謚法克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勳光天府標榜稱迹實並斯義輒上謚爲武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今遣使臣上表以聞五月戊

寅宋遣使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涼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蒙遜才兼文武勲濟西服爰自萬里款誠夙著方仗忠果翼宣遠略奄至薨殞悽悼於懷便遣使弔祭并加顯謚嗣子茂虔纂戎前軌乃心彌彰宜蒙寵授紹兹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悉如故

永和三年春正月西中郎將沮渠唐兒上言曰十五日有一父老見於燉煌東門投書忽然不見求之不獲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茂虔訪於奉常張慎慎曰昔虢之將亾神降於莘深願殿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茂虔聞之不悅

永和四年春三月大雷震電又於震所得石丹書曰河西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

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䧟不通茂虔征南大將軍沮渠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

永和五年夏六月茂虔遣鎮西將軍沮渠旁周詣魏入貢世祖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秋七月茂虔遣封壇如魏八月復遣使如宋奉表獻其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畧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

四科傳四卷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駁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邱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歐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贊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種帝皆與之冬十一月世祖以其妹武威公主妻茂虔茂虔遣右相宋繇隨順詣平城奉表入謝并請公主及母后妃定號

永和六年春正月李順自河西還魏世祖謂之

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違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荏苒之間遂及於此今和龍巳平三方無事比繕甲治兵指營河右掃蕩萬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鑒廢興若朕此年行師當克以否順曰臣疇昔所啟以今觀之私謂如然但民勞既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瘁西征之議請俟他年世祖乃止

永和七年春正月茂虔朝群臣於謙光殿有狐在於東序門者不見其入左右以告命禽之不

獲二月端門崩初茂虔爲酒泉太守起浮圖於
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見有流血夏五月太廟
階陷六月當陽城門崩先是魏每遣使者詣西
域常詔茂虔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
至姑臧（一作武威）茂虔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
蠕蠕可汗妄言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
死者大半復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
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
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惟我爲强若更有魏使

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二心使還具以狀聞世祖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且觀虛實多羅還亦言茂虔雖外修臣禮而內實乖悖世祖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茂虔逆心已露不可不討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於時行者內外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夷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驚駭騷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且茂虔劣弱諸弟驕恣爭權

縱橫民心離解加比年已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誠滅亾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茂虔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巳來職貢不乏朝廷接以蕃禮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寬宥恕其微愆且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敝不可大舉謂宜羈縻又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嬰城固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終無克獲此危

道也初崔浩薦尚書李順使涼州以後凡十二返世祖以爲能蒙遜數與順遊宴對其群下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洩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浩潛知之密以白世祖世祖未之信也至是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曰自温圍水以西至於姑臧地皆枯石絶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必致絶乏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

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世祖乃退命崔浩以其前言與斤等共相詰難諸人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液纔能斂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誑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人遊說謂我不見便可欺耶世祖隱

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群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馛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世祖從之夏五月丁丑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諱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樂安王一作長樂王稽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於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爲書以讓茂虔數其十二辠曰王外從正朔內不

捨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任士作貢不入司農罪二也既荷王爵又受僞官取兩端之榮邀不二之賞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懷遠固違聖略切稅商胡以斷行旅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托叛虜南引仇池憑援谷渾提挈爲姦罪七也承勑過限輒假征鎭罪八也欣勔之全幸我之敗侮慢王人供不以禮罪九也既婚帝室寵踰功舊乃恣慾情烝淫其嫂罪十也既違伉儷之

體不篤婚姻之義公行酖毒窺害公主罪十一也防備王入候守關要有如寇讐罪十二也爲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後誅王者之典也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旣臨面縛輿櫬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秋七月世祖自雲中濟河巳巳至上郡屬國城乃大饗群臣講武馬舍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鉅鹿公劉絜都

督諸軍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竝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督平涼鄜城諸軍以爲後繼平西將軍源賀爲之鄉導因問賀以取涼州方略賀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率歸命外援旣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世祖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器甲及牛羊畜產二十餘萬茂虔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援於

柔然遣弟征南大將軍董亟將兵萬餘人拒戰於城南望風奔潰魏尚書令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亟遂得入城世祖大怒丙申魏常山王赤壁率衆至姑臧遣使諭茂虔出降茂虔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世祖東還遂嬰城固守兄子祖踰城出降世祖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中軍將軍源賀前作平西又作安遠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世祖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世祖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遂恨李

順謂崔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初世祖將伐涼州太子亦以爲疑至是乃賜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一作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有此勅以釋汝疑九月丙戌姑臧城潰茂虔兄子萬年率下出降是日茂虔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降世祖釋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

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公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羆中軍將軍源賀分狗諸部雜夷（一作胡字）降者又數十萬世祖置酒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馥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冬十月辛酉世祖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鎭涼州徙茂虔宗族及吏民三萬餘戸於平城世祖猶以妹婿禮待之拜茂虔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又爲武宣王冢遜置守墓三十家涼州自張氏

以來號爲多士茂虔尤喜文學其臣闞駰張湛劉昞索敞陰興宗欽趙柔程駿程弘皆禮而用之初魏軍未入之前茂虔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寶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旣而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茂虔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於是賜左昭儀沮渠氏死并誅其宗族又有人言茂

虔猶與故臣民交通潛謀反叛世祖詔司徒崔
浩就公主第賜茂虔與公主訣良久乃自裁葬
以王禮謚曰哀王自蒙遜永安元年歲在辛丑
僭立至宋元嘉十七年歲在庚辰是爲魏大延
五年而茂虔亡凡三十九年

春秋第九十五卷

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沮渠無諱

沮渠無諱茂虔之次弟也封安彌縣侯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茂虔之敗無諱擁家戶西就從弟敦煌大守唐見魏使弋陽公元潔守酒泉無諱使唐兒保敦煌自與弟張掖太守宜得攻酒泉元潔輕之出城與語為無諱所執潔所部相率固守遂

攻拔之進攻張掖魏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擊破之壽復率兵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得四萬餘戸還據酒泉世祖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是時永昌王健鎭凉州無諱饑甚懼不自立欲引衆西行使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元潔及統帥兵士於健世祖遣兼鴻臚持節冊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凉州牧酒泉王世祖以無諱終爲邊患遣鎭南將軍南陽公奚眷討酒泉無諱戰敗遂率衆萬餘家棄燉煌謀渡

流沙遣弟樂都太守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比
龍懼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與戰連
旬不克退保東城明年無諱將萬餘家棄燉煌
西就安周未至鄯善王畏之將四千餘家西奔
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國中大亂無諱因據鄯
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帥
衆二千人據燉煌繕修城府安集故民初茂虐
之亾也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寶舅唐
契爲柔然所逼擁衆西趣高昌欲奪其地柔然

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餘衆奔
車師前部王伊洛時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
又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唐契之攻
闞爽也爽遣使詐降於無諱欲與之共擊契無
諱乃留安周住鄯善自率衆從焉耆東北趣高
昌比至契已死爽遂閉門拒之無諱怒遣部將
衛興奴詐誘襲之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留
屯高昌時前部王伊洛世爲東部落帥覲欲歸
魏無諱斷路伊洛與無諱連戰破之乃遣常侍

汜雋奉表詣建康貢獻方物宋主詔曰往年狄虜縱逸侵害涼土河西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寇逆累世著誠以爲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外結鄰國內輯民庶係心闕庭踐修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勳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未幾而卒其子乾壽代領部曲伊洛遣使前後招諭乾壽率戶五百餘家奔於伊洛

沮渠宜得魏書作儀德

沮渠宜得茂虔之第六弟也封武興縣侯爲征東將軍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姑臧既陷世祖使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擊張掖宜得乃燒倉庫西奔酒泉奚眷復進攻酒泉拔之宜得復收餘衆奔晉昌就唐兒於燉煌與兄無諱伐酒泉復據之世祖遂置守將戍張掖

沮渠安周

沮渠安周茂虔之第七弟也封屋蘭縣侯爲樂都太守初茂虔之敗魏使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其民數千戸而去世祖復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安周遂率戸五千人伐鄯善鄯善王比龍堅守不郎下安周攻之益急鄯善王西奔且末遂與其兄無諱據鄯善及無諱卒安周乃奪其子乾壽兵䙝領部曲因而自立遣使詣建康入貢宋主詔曰故征西大將軍河西王無諱弟安周才略沉到世篤忠

款統承遺業民衆懷歸雖亾土喪師孤立異所而能招率殘寡攘寇自全宜加榮授垂軌先列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二州諸軍事領西域戊己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其後遂爲蠕蠕所并

沮渠唐兒

沮渠唐兒茂虔之從弟也爲燉煌太守姑臧既破無諱收合遺民西就唐兒於燉煌唐兒拒而不納無諱乃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復與宜得引

兵討唐兒唐兒將萬餘人出戰大敗爲無諱所
執殺之

沮渠天周

沮渠天周茂虔之從弟也爲武威太守唐兒被
殺天周保據酒泉世祖遣鎮南將軍奚眷率兵
圍之城中糧盡饑甚萬餘口皆餓死天周乃殺
妻以食戰士食盡城陷爲魏所執送於平城殺
之俘獲男女四千餘人

沮渠萬年

沮渠萬年茂虔兄子也姑臧未破之先萬年與祖率所領降魏及城陷沮渠宗族皆被殺惟萬年及祖以先降獲免拜萬年張掖王祖廣武公萬年後爲冀定二州刺史復坐謀叛與祖俱賜死

沮渠秉

沮渠秉字季義蒙遜之幼子也仕魏爲東雍州刺史險詖多詐志行不端後與河東薛安都潛結異謀世祖聞之召還付其兄弟扼而殺之

沮渠安陽侯

沮渠安陽侯者蒙遜從弟也失其名氏封爲安陽縣侯故以侯稱爲人强志疎通涉略書記初曇無讖入河西闡弘佛法安陽侯乃銳意內典奉持五戒所讀衆經即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常渡流沙至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那咨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師故西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

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歸於高昌得觀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爲漢文及魏并吞西涼乃南奔於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卑初出觀音彌勒二經丹陽尹孟顗見而善之深加接賞後竹園寺慧濬尼（尼姓陳山陰人）復請出禪經安陽既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爲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般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絶妻孥無欲營利從容法侶宣通正法

是以熏白咸敬而嘉焉後以疾終

蒙遜母車氏

車氏不知何許人以蒙遜玄始元年立爲王太后旣而寢疾蒙遜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因下書曰孤庶憑祖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剝之運會拯遺黎之毒荼一作蓼上望掃淸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彌增將刑獄有濫泉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羣望不潔神所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

下俄而車氏卒蒙遜哀毀過禮詳其蒙遜傳

蒙遜妻孟氏

孟氏武威人以蒙遜玄始元年立爲王后孟氏有勇力蒙遜寢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擊之傷其左足孟氏禽而斬之夷其三族茂虔之敗隨入平城未幾而卒世祖詔以王太妃之禮葬之

茂虔妻拓跋氏

拓跋氏魏世祖之妹武威公主也茂虔先娶李暠女爲婦永和五年魏遣奉常李順以公主妻

之茂虔遣右相宋繇奉表詣謝獻馬五百疋黃金五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茂虔母后妃定號世祖使群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茂虔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世祖從之後茂虔淫於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茂虔姊共毒公主世祖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遂徵李氏茂虔不遣厚資給之使居酒泉及姑臧潰公主同茂虔徙於平城為之築第以居之未幾茂虔謀

爲叛逆詔於公主第賜死葬以王禮及公主卒詔與茂虔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親寵得襲母爵爲武威公主

北涼錄四　春秋卷第九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曇無讖 無一作摩 讖一作懺

曇無讖本天竺人六歲喪父隨母傭織氍毹爲業見沙門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羨之遂以讖爲其弟子十歲與同學數人誦呪聰敏出群日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酧抗後得樹皮涅槃經本讖讀之驚悟慚恨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

從兄善調象騎殺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其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識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識識曰王以法故誅之我以親故葬之並不違大義何爲見怒傍人莫不爲之寒心識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操赦而留之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即得識乃密呪石爲出水因賛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莫不歎服是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怠待之漸薄識

以久處致厭辭往罽賓賫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適龜茲尋至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驚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慙悟置之高處夜有盜者數過提舉不動明旦讖持經去不覺爲重盜者見之驚謂聖人悉來拜謝時蒙遜據有涼州自稱爲王乃聞讖名召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

欲請出經本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乖於理不許卽翻於是學語三年徧曉華言方譯初本分爲十卷沙門惠嵩道朗獨步河西値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横讖臨機釋滯清辨若流兼富於文藻辭製華密朗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猶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復還西域尋究値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

更得經本中分還至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為三十三卷以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冬十月二十三日三庚方竟時魏泰常七年也讖云此經梵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讖嘗告蒙遜曰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蒙遜不信欲躬見之讖即以術加蒙遜蒙遜見而驚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曰鬼已去矣境中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

逝境內獲安蒙遜益加敬事至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爲暮末所禽蒙遜大怒謂事佛無應欲遣斥沙門五十巳下皆令罷道蒙遜爲母造丈六石像遂涕泣流淚讖又極言切諫乃改心悔悟義和三年讖因請西行尋涅槃後分蒙遜怒其欲去密圖害之僞以資糧遣發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讖流涕謂使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非愛死而固欲相遠也以本有心誓義不能停

比發果遣刺客於路殺之一云拷訊殺之時年四十九

是歲魏延和二年即宋元嘉十年也

道進

道進或作法進又云法迎本姓唐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蒙遜所重嘗從曇無讖求授菩薩戒讖曰當自悔七日乃來旣而詣讖讖忽怒進曰此宿障也遂精修三年夢中感釋迦世尊爲授戒法是夕十餘人同夢如進所見於是復詣讖望見大喜曰善哉巳感戒矣今

爲汝作證及蒙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爲可克否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迴軍卽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立是歲饑荒死者甚衆進屢從安周求乞以賑貧民國用稍竭遂不復求乃淨洗浴取刀鹽至窮窟餓人所聚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饑困義不忍受乃自割肉拄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饑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存活若王使

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饑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皆至王使亦來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輿還宮安周勑以三萬斛麥施饑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明日氣絶

馬權

馬權盧水胡人也雋爽有逸氣武略過人兄爲涼將綦毋翊所殺權後殺翊剖其肝而食之仕段業爲門下侍郎甚見親重後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遂以權代爲張掖太守權每經侮蒙

遜蒙遜亦懼而怒之乃譖於業曰天下不足慮
惟當憂馬權耳業果譏而殺之

梁中庸

梁中庸燉煌人也初仕段業爲尚書右丞武衛
將軍蒙遜進壁侯塢中庸率衆來奔因與房晷
等共推蒙遜爲凉州牧張掖公蒙遜署中庸爲
右長史遷西郡太守未幾奔西凉李暠蒙遜聞
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相信但自負
耳孤豈在此一人耶乃盡歸其妻孥暠問中庸

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昺曰嗣才度若勍我者我何能於千里之外按長繩絞其頸耶中庸曰智有長短命有成敗殿下之與索嗣得失之理臣寔未之能詳若以身死爲負計行爲勝則公孫瓚豈賢於劉虞耶昺默無以應

張穆

張穆燉煌人也博通經史才藻清贍蒙遜克姑臧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後蒙遜伐卑和虜率衆來降遂循海而南至於鹽池祀西王

母於寺中有玄石神圖乃命穆爲之賦銘之於寺前

張譚

張譚字元慶武威姑臧人也爲和寧令政以德化爲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講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隗仁

隗仁蒙遜時任爲沮渠漢平司馬乞伏熾磐率衆襲湟河漢平面縛請降仁勒壯士百餘據而

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爲戰磐所擒怒欲斬之散騎常侍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臣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爲之固請得還及至姑臧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仁爲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爲失

劉昞

劉昞字彥明（一作延明）燉煌人初仕西涼李暠蒙遜克酒泉拜爲秘書郎中專管註記蒙遜下令曰

秘書郎中劉彦明學冠當時道先區內可擬玄處先生之號拜以三老之禮築陸沉觀於西苑以居之躬往禮焉蒙遜嘗讌群臣於遊林堂談論經傳顧謂昞曰仲尼何如人也昞曰聖人也蒙遜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畏於匡辱於陳伐樹削迹聖人固若是乎昞不能對蒙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見仲尼及七十二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

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魯侯不信俄而有群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既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返此所以稱聖人也昞學徒數百每月蒙遜使人致以羊酒茂虔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

張湛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酒泉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祖質仕涼位至金城太守父顯有

遠略李暠據有西夏引為功曹甚器異之嘗稱之曰吾之臧子原也位至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沖素有大志仕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

闞駰

闞駰字玄陰燉煌人祖倞有名西土父玖為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器

垂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刋定諸子三十餘卷加奉車都尉茂虔待之彌重拜大行遷尚書姑臧太守家甚貧敝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胡叟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二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

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接引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雋所尚時沙門法成鳩率僧衆千人鑄丈六金像義隆惡其惑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值直千金（一作千餘疋）叟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益州五六年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河西會蒙遜卒茂虔遇之不甚加禮叟亦本無附之之意乃爲詩示所知

廣平程伯達其略云群犬吠新客傚鬧排疎賓直遂旣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托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土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僻陋而僭徽號居小事大寧若兹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濶也歲餘茂虔果破

降於魏與既歸魏惟以酒自適謂其友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矣年八十乃卒

宗欽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群言聲著河右仕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甚見親重其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材迭用經叙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顯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罪其

度不日我新而忽其敝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
彼覆車望塗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
于三季道喪純邈桀起瑤臺紂醸糟山周滅妖
姒羿喪以田險詖蔽乎耳目鄭衛陳乎其前恬
非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亂殲焉茫茫禹
跡畫為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
橫美虞踈網改祝殷道攸敷龍蟠應德隨蛇銜
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於
昭偕后運應玄籙夕惕乾乾虛衿遠矚外撫幽

荒內懷兇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
臣廷立諍木本被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敢
告在僕欽在河西時撰涼記十卷記蒙遜事無
足可稱欽弟舒字景奏仕蒙遜庫部郎中與欽
同歸魏

趙柔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於
河西常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覓其
主還之仕茂虔爲金部郎中世祖平涼州隨之

徙平城後仕魏歷郡守

孫通

孫通咸陽石安人仕蒙遜為中書舍人沮渠氏滅入魏因居北邊子騰貴顯

王穆

王穆不知何許人仕蒙遜為尚書郎送戎罽千疋銀三百斤轉張掖太守以贓貨聞

索敞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蒙遜時任為劉昞助教專

十六國春秋北燕錄目

仁和　汪日桂　一之　重訂

北燕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八

馮跋

北燕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九

馮弘

北燕錄三　春秋卷第一百終

馮素弗

馮萬泥

北燕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小字乞直伐一作代其先畢萬之後也子孫食采馮鄉因以爲氏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局量慕容永僭號長子以安爲征東將軍永爲垂所滅安東徙和龍一作昌黎家於長谷跋幼而頴異及長懿重少言仁厚有大度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

素弗次丕次弘皆任俠放逸不修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既而家於昌黎遂同夷俗所居上每有雲氣狀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中永康末慕容寶僭號署爲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中衛將軍初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遊於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與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秘之熙怒及即

僞位客欲誅跋兄弟跋後又犯熙禁乃懼禍及遂與諸弟亡命山澤毎夜獨行猛獸爲之避路是時賦役煩數民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彌甚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未晚也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之潜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因而殺熙立夕陽公高雲爲主跋進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

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事無大小皆決於跋兄弟初跋讌群僚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番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太平元年高雲爲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乃拔劍而下桑斬班於西門泰殺仁於庭中群僚請跋爲主跋曰范陽公素弟才略非凡志於靖難掃清凶桀皆公勳

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者今鴻業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黎庶之心踧猶弗許群臣固請乃許之遂以晉太元二十年僭卽天王位於昌黎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乃下詔曰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徙齊號宜卽國號曰燕建元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皇太后立

妻孫氏爲皇后子永爲太子署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仍范陽公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廣川公務銀提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營邱公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爲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爲征西大將軍幷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爲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爲吏部尚

書廣宗公王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
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
太平二年春二月加廣川公萬泥開府儀同三
司萬泥與乳陳自以宗室至親並有大功謂當
入爲公輔久而不得二人皆憾阻兵俱叛跋命
將討之俘斬無遺遂平萬泥等秋八月跋下書
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
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
雲廟於韮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冬十一

月以范陽公素弗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以汲郡公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

太平三年春正月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於是上下肅然蠕蠕勇斛律（一作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疋求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

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非遠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遣遊擊將軍秦都率騎二千送女歸於蹀驪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疋許之處之於營邱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賑穀帛有差孝弟力田闔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邱張買成周刁温建德何纂皆以賢良擢叙秋七月遣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於長谷爲祖父園邑以太

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都尉䟦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役薄賦歛惰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自是朝野競勸

太平四年

太平五年有三石其形若輪大六圍見於山澗月餘而滅

太平六年夏五月河間人褚匡言於䟦曰陛下

至德應期龍飛東夏（一作遼碭）舊邦宗族傾首朝陽
以日爲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殊
域阻迴數千里如何可致匡曰章武郡臨海船
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署匡
爲遊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
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歸於和龍署
買爲衛尉封陽城伯睹爲太常封高城伯契丹
庫莫奚來奔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
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

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爲資生之本此土桑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椁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乎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於亡者徒有損於生人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䟦弟不丕先是避亂在高句驪䟦

召之以爲左僕射封常山公秋八月辛丑魏太宗諱嗣使謁者于什門載記作耿貳來聘至於和龍跋遣黄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爲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什門忿而不入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也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之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得幸又盛稱其

陵傲以激怒跋跋曰彼各爲其主耳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於群衆之中面身背跋披褌後襠以辱之終不肯降跋遂囚之不遣久之隨身衣冠弊壞略盡蟣虱流溢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和龍人嘆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冬十月跋與夏主赫連勃勃連和勃勃遣御史中丞烏落孤來蒞盟十二月遼西公素弗卒比葬跋七臨之是年跋造刀一口銘曰太平隸書

太平七年冬十一月井竭三日而復跋殺尚書令孫護弟昌黎尹伯仁及叱支乙拔等乃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未幾酖而殺之又殺遼東太守務銀提皆以怨望有叛謀也

太平八年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壞樂崩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於今豈所以穆章王化一作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大學

以長樂劉軒營邱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者教之冬十月初䟦別將厙傉官斌降魏既而復叛來歸太宗遣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擊斌拔之遂攻䟦幽州刺史漁陽公厙傉官昌征北將軍關內侯厙傉官提等皆斬之生擒厙傉官女生

太平九年夏四月䟦遣王特兒等入貢於晉魏章武太守捕之五月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䟦使中書郎李扶報之時自三月不雨

至於六月䟦減膳徹懸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冬

十一月蠕蠕大檀遣使獻馬三千疋羊萬口䟦厚禮其使而遣之

太平十年夏四月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張穆言於䟦曰此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絶自古未有隣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隣取敗之道竊懼大軍猝至必致吞滅宜還前使修好結盟䟦曰吾方思之五月太宗東巡至於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大將軍

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率精騎二萬來伐又遣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北趣遼西爲之聲援太宗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率師襲乙連城克之悉虜其衆進攻和龍李先乃言於道生曰宜畜使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塡城塹攻其西南絶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也道生不從跋遣單于右輔古泥率步騎二千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征南大將軍姚昭及將軍

皇甫軌等拒戰軌中流矢死跋嬰城固守魏攻之不克道生等以跋有備掠其民萬餘家而去

太平十一年春三月穴國遣使來朝其人多穴居多猪羊少牛馬夏衣魚皮冬衣猪毛至於漁獵常持藥草自鄣令人不見俗無尊卑之別寒則入穴聚

太平十二年

太平十三年跋境內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太史令閔尚曰比年屢有

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也蹳曰吾亦甚慮之於是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

太平十四年宿庫渾一作地燃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

太平十五年和龍城地徧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月餘而亡是歲遼西太守高讚潛謀叛逆事洩伏誅

太平十六年夏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右部王荀妻產妖傍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御覽作十五年）

太平十七年春二月北部人趙壽女既嫁化爲男子娶妻而無子跋問群臣曰此何祥也尚書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鷄化爲雄陰變爲陽君替臣僭之象卒有婦人專寵王莽篡立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徵也跋曰將何以禳之權曰桑穀生朝太戊修德而殷道以興熒惑

守心宋景責躬而延齡二紀惟修身崇善可以
轉禍爲福耳
太平十八年秋八月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爲太
子跋戒之曰吾聞君子以學爲本不學無以立
尊敬太師傅人倫之始汝其夙夜虔虔欽承明
訓
太平十九年春二月丁零氐楊道來降先是太
平初楊道獵於白鹿山爲契丹所獲流漂塞外
至大難北及大黎國逐山草而居射獵爲業至

十月乃收葦爲城水澆令凍高一丈五尺東北
七十八里西南二十餘里名陵城遂居於其中
有衆千餘至是來降
太平二十年
太平二十一年春二月有飄風從征南大將軍
上黨公姚昭宅至司徒中山公弘宅而散
太平二十二年秋八月跋寢疾召中書監申秀
侍中楊哲於內寢謂之曰吾患當不濟卿等善
相吾子衆決萬機九月疾甚輦而臨軒命太子

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跋妾宋夫人規
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之曰主上病將瘳柰
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
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遏絕內外遣閽寺傳
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皆不得見惟中給事胡
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
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曰主上疾甚
宋夫人專擅羣佞用事恐一旦不諱國家殊未
得安不可不爲之計也弘深然之於是與壯士

數十人褁甲入禁中爲亂宿衛左右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開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跋驚懼而死弘遂即天王位遣使廵城告曰天降禍凶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圖危社稷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率東宮兵出戰敗績兵皆奔散弘遣使賜翼死跋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命宗正馮眘黄門盧昭典葬事於

東宮葬趺於長谷陵僞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北燕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馮弘

馮弘字文通跋之季弟也高雲簒位拜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進位征北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尋遷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仍為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遷尚書令司徒録尚書事跋死遂僭即天王位

太興元年春正月壬午朔大赦境內殊死已下

改元太興文武百官叩門入者遷級二等二月立夫人慕容氏爲王后

太興二年春正月立慕容后之子王仁（一無王字）爲太子封嫡妃王氏子崇爲長樂公崇母弟朗爲廣平公邈爲樂陵公夏五月魏世祖（諱燾）治兵南郊將謀伐燕六月有鼠集於城西閭蒲數里地中西行至水在前者銜馬尾（一作矢）後者迭相銜尾而渡識者以爲民遷之象又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庚寅世祖來伐命太子（諱晃）錄尚書

事秋七月巳未世祖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宜城公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於和龍南伐神高世祖至遼西弘遣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巳巳世祖至和龍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等十郡並率衆迎降世祖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八月甲戌弘使數萬人出城挑戰魏昌黎公邱與河間公齊等逆擊破之死者萬餘人弘尚書高紹率萬餘家保羌胡以自固巳卯世祖攻紹辛

已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太守慕容玄於猴固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虜獲生口班賜將士各有差九月乙卯世祖引師西還營邱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民四萬餘戶於幽州開倉以賑貸之尚書郭緣勸弘送款獻女於魏乞為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舋一作釁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冬十一月乙巳弘黜長樂公崇使鎮

肥如十二月己丑崇遣弟樂陵公邈如魏請舉郡降世祖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弘聞之使別將封羽率衆圍崇於遼西

太興三年春正月乙卯世祖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二月崇母弟朗入朝於魏夏六月世祖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征南將軍樓敦別將五

千騎圍凡城凡城守將封羽以城迎降世祖徙其民三千餘戶於陰密秋八月崇上表於魏請求説降其父世祖不許

太興四年春正月戊戌弘遣給事黃門侍郎伊臣請和於魏世祖不許三月辛巳弘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奉掖庭世祖許之乃徵太子王仁入朝弘送使者于什門還魏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世祖下詔褒稱曰什門奉使和龍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爲

屈節雖昔燕武何以加之夏六月弘不遣太子王仁質魏散騎常侍劉滋（一作訓）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爲晉擒何則強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強於晉氏雖結婚通和而未遣侍子不從其欲魏若大舉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饑窮勸農桑省賦役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弘大怒殺之辛亥世祖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與征西大

將軍司空汝陰公長孫道生侍中安西將軍建興公古弼等督諸軍來伐弘嬰城固守健等收其禾稼徙民數千戸於雲中

太興五年春正月弘數爲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於宋癸酉宋封弘爲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三月癸亥弘遣大將軍湯渴一作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夏四月弘遣右衛將軍孫德乞師於建康六月戊申世祖遣驍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鎮東大將軍徒河屈

垣等率騎四萬來伐秋七月巳卯樂平王丕等至和龍弘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餘口冬十二月魏復率衆來伐弘日就蹙削上下危懼太常楊㟙勸弘請罪乞降速送太子入侍弘曰吾未忍爲此且姑置之若事急則東依高麗以圖後舉㟙曰魏舉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如土崩理無不克且高麗踈遠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爲變若不早裁悔將無及弘不聽密遣尚書陽

伊求迎於高麗
太興六年春二月戊子弘遣使入貢於魏請送
侍子世祖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
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三月和龍城端
門無故自崩辛未世祖遣侍中安西將軍建興
公古弼征南將軍東平公娥清一作鵝青率精騎一
萬攻白狼城平州刺史元嬰率遼西諸軍會之
夏四月古弼等克白狼城弘迫急復遣使求迎
於高麗高麗王璉遣大將葛居盧一作葛蔓盧孟光

等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來迎高麗屯於臨川弘欲東奔民多難之弘大臣畢于右輔古泥及尚書令郭生因民心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兵疑古泥譎詐不敢入城生遂勒兵攻弘弘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死葛居盧孟光既入和龍城命軍士脫其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城內皆高麗軍大肆剽掠五月乙卯弘率和龍見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

外葛居盧孟光率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率騎欲追擊弘弼因酒醉拔刃止之故弘得逃去魏之將士皆怨弼不擊世祖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卒戊午世祖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諭令送弘秋九月高麗不送弘於魏遣使奉表稱藩乞與馮弘俱奉王化世祖以高麗故違詔言議擊之初弘至遼東高麗王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

之高麗王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
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王奪其侍人取其
太子王仁爲質弘忿怨之遣使上表求迎於建
康詔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幷令高麗資遣高
麗王不欲弘南來遣別將孫漱高仇等殺之於
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僞追謚曰昭成皇
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己酉至此滅亡之歲
歲在丙子凡二十八年

北燕錄三　春秋卷第一百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馮素弗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拘小節故時人未之奇也惟王齊見而異之曰撥亂才也惟結交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熈尚書左丞韓業求婚業怒而拒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士也有高名素弗造

焉藻命門者弗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傍若無
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
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
熙僭號為侍御郎小帳下督慕容雲時遷昌黎
尹撫軍大將軍尋轉司隸校尉跋僭僞位素弗
所建之業居多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
封范陽公加大司馬錄尚書如故改封遼西公
身為宰輔謙虛恭謹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
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已率下百僚

侔之初爲京尹及鎮營邱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絶申拔舊門問侍中楊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安在乎哲曰皆在中州唯桃豹孫鮮在焉素弗乃召鮮爲左常侍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以跋太平六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

馮萬泥

馮萬泥跋之從弟也初仕慕容雲爲尚書令轉

幽冀二州牧鎮肥如及䟦僭位署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廣川公萬泥抗表請代䟦曰猥以不德謬爲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夷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之且折衝禦侮爲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後與兄子乳陳反叛伏誅

馮乳陳

馮乳陳䟦從兄子也性甚麄獷勇氣過人慕容

雲時仕至中軍將軍并州牧鎮白狼跋之與建大業有功力焉及即僞位署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封上谷公乳陳與萬泥自以宗室至戚素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並懷怨憾乃密遣人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并白狼阻兵以叛跋遣汲郡公弘與衛將軍張興帥步騎二萬討之弘先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命所鍾人望攸屬逼奉主上

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柰何欲尋
干戈於蕭墻棄友于而爲鬩伯過貴能改善莫
大焉宜舍茲嫌同奬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
怒曰大丈夫生死有命決之今日何謂降也遂
尅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襲
擊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仍令人
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萬泥乳陳果
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
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

馮崇

馮崇弘之長子也嫡妃王氏所生封長樂公崇於兄弟中最長弘初即位立慕容氏爲王后廢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令鎮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大運有在人無知愚皆知之王復受慕容氏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於是相與出奔遼西說崇降魏崇從之會世祖遣給事中王德諭崇陳示成敗崇遂遣邈如魏舉郡乞降世祖復遣兼鴻臚李繼持節

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武官征虜以下賜崇功臣爵秩各有差

馬弗勤

馬弗勤跋之僭立署弗勤爲吏部尚書封廣宗公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於弗勤弗勤以訓爲方畧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遼西公素弗言之於跋

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䟦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賂不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彞倫未叙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汚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賕路絶

孫護

孫護仕慕容氏爲比部尚書累遷尚書左僕射䟦之潛至龍城也匿於其室及僭僞號署爲侍中尚書令封陽平公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

惡召大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遘
性失其於洪範爲犬禍將勃亂失衆以至敗亡
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
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明公戒盈滿之失
修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說
呂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
才力以騎勇聞䟦之起兵勳力居多並冀開府
不得遂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
建興大業有殊功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

山之義乎跋怒殺之於是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以慰其心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悦之色跋怒酖之

姚昭

姚昭跋僭位元年署鎮南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封上黨公後爲征南大將軍與皇甫軏率兵拒魏魏以有備引還跋之末年有飄風入於昭宅至司徒中山公弘宅而散昭家人問太史令閔尚尚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吹塵去穢除奸慝

之禍也君侯當修德以禳之庶可以免禍昭不聽及弘嗣立以昭為大司馬昭貪暴無已其子肇諫曰大人不聞飄風之怪乎亦不納未幾弘乃殺昭及子姪四十餘人

蝚蠕斛律

蝚蠕斛律跋之婿本塞北夷也初遣使獻馬三千疋求婚於跋跋以樂浪公主妻之既而斛律將嫁女於燕斛律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幼女遠嫁憂思請以大臣樹黎等女為媵斛律不許

鹿真出謂樹黎曰斛律欲以汝女爲滕遠適他國樹黎恐與鹿真謀使勇士夜伏於斛律穹廬之後候其出而執之與女皆送於燕斛律至和龍跋乃館之於遼東待之以客禮賜爵上谷公納其女爲昭儀久之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粮運難繼兵少則勢不能固不足成功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衆願給步騎三百足矣得達勅勒國人必欣然來

迎䟦許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從至黑山殺斛律而還

務銀提

務銀提初仕慕容雲爲司隸校尉遷尚書令以䟦太平元年署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封營邱公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具陳頗有恨言密謀外叛䟦怒殺之

竇表

竇表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

爲遼西太守子孫因以居焉遂爲遼西遼陽人
父堪慕容氏時漁陽太守表仕弘爲成周太守
後竟歸魏子冏舉秀才早卒

李崇

李崇范陽人也祖產父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
崇仕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魏世祖至和龍崇
帥十餘郡歸降

游幼

游幼廣平任人也父鮮仕慕容熙樂浪太守幼

仕跋至廣平太守

高策

高策遼東新昌人也仕跋散騎常侍有功封新昌侯子育爲弘建德令

孫敬仁

孫敬仁字元和仕跋爲司隸功曹生二子苑尉有名於魏

春秋第一百卷